陈 益◎著

漂移的古镇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有着漫漫千年历史的古镇，

湖荡围绕，

看似恒久地保持常态，

事实上它却是漂移的。



定价: 2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



漂移的古镇

陈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移的古镇/陈益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169－6

Ⅰ.①漂... Ⅱ.①陈...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7384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傅惟本
插　　图　戴红倩

漂移的古镇
陈　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21.25　插页2　字数241,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69－6/I·779
定价　28.00元

目录

白 鱼 阵

是一个离今天很遥远的夜晚，当一条普通的柏木船在夜晚的港汊里灵巧地拐个弯，滑进湖荡镇南侧的野雉湖，关于那个夜晚的故事，便有了扑朔迷离的开端。

一股潮润的风带着哨音，蓦然从湖湾里吹来，让人不由打个寒噤，眼前却顿时开阔了。虽说是夜间，月色微弱，但湖面上无遮无拦，又泛起幽幽的波光，仍然能看得很远。春天总是野雉湖最美妙的季节，对于靠湖吃湖的人尤其如此。

船上是一对夫妇。男人的年纪不轻了，精瘦、稳健。他点燃船头的一盏风灯，将船儿泊在了湖中，熟练地布下丝网，然后盘膝坐在船头上，静静等候。用丝网捕鱼其实并不难，那些在野雉湖里窜来窜去的鱼儿喜光，看见哪儿有光亮，就会朝那儿游。游得畅快了，被网丝缠绕住都不知道，一挣扎，网杆就动了。这就给了捉鱼人信息，让他手到擒来。

今天却有些异样。抽掉了三支烟，还没有一条鱼儿碰网。他不耐烦了，直起身子，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就在这时，脚下的小船突然涌动起来。远处的波浪仿佛受到什么骚扰，起伏不停，发出噼噼啪啪的喧哗。

他不由一怔。

躺在舱里的女人叽叽咕咕说了两句梦话，翻个身，又睡着了。她有些发烧，脸色潮红，头脑晕晕乎乎，却说在家里睡不着，非要陪男人出湖捕菜花塘鳢鱼。进了湖，她倒是睡得很香。女人是细心的，唯恐他一个人忙不过来。黑色带斑点的塘鳢鱼，圆溜溜的头，在菜花金黄时节最鲜美，很卖得

起价钱，这个季节抢一夜，胜过平时忙十天。可平时每一季也有每一季的忙，忙得去年三伏里竟忘了将柏木船拖到岸上修修。柏木、麻丝、油灰、桐油，女人都准备好了，丢在小屋里，偏偏毫无理由地忘记了。他心里隐隐地懊悔。

远处，噼噼啪啪的声音仍在响着。

他倾听片刻，神经顿时绷紧了，一股热血悄然冲向脑门。

湖上的哪种声音他不熟悉？然而讲不出这噼噼啪啪是什么声音。他发觉自己过于敏感，连忙收起网，略一踌躇，将小船朝着发出喧哗的地方摇去。不知道怎么，心头浮起一丝不祥之兆，呼吸就有些急促。

咳，不管是什么，随它去吧。

然而好奇心又驱使他要到那儿看看，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噼噼啪啪的声音愈来愈清晰。

湖上没有大风，显然不是涛声。他使劲用鼻子嗅了嗅。嗯，风里裹挟着浓浓的水腥味和鱼腥味，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黑影在跳动。那是什么？是水妖，是湖神，是鱼仙，还是别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两只手却仍然掌着橹把，下意识地往前摇。弄不明白的事情越要弄明白。抬头看去，云絮像贴在了天上，纹丝不动，下弦月缓缓地钻出来，洒出朦胧而微弱的光亮。天气不错，不该冒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呀！

“嗳，起来，醒醒！起来！”

他有些不忍心，但还是大声把妻子喊醒。醒着总归比睡着好。他不相信女人上屋屋要漏、女人上船船要翻的说法，所以女人想跟他上船，从来都不反对。

“怎么，捉到多少鱼了？”

悠然的声音从舱里传来。女人这一觉睡得很舒服，看来热度退了，精神也好多了。可是一句话没有说完，船身一阵摇晃，她顿时感觉到了什么。连忙把头探出舱沿，四处张望。夜色里，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莫非是什么东西的溅水声？

她慌了：“是有人落水了，还是……？”

男人不作声。闷着头，机械地将船往前摇去。他不想回头，任随那异

样的声音诱惑。捉鱼人不怕水鬼，水鬼来讨命，你想逃也休想逃掉。仔细听听那声音，并不像有人落水。落水的人肯定会拼命呼喊的，呼喊不出，也就不可能扑腾了。

船，像是一支钝钝的箭，缓缓地穿越波浪。忽然，一条黑影“飕”地射了过来，像一根粗大的萝卜，击打在男人的胸前。他猝不及防，脚一软，竟摔倒在了船板上。也许是慌乱，好容易才爬起。摸摸胸口，有些潮湿，却好像不痛，没有受什么伤。随即，又一条黑影窜起，在空中晃了晃，沉重地落在船舱里。女人吓得叫出声来：

“妈呀！……”

那东西咚地蹦起来，往她怀里钻。她赶紧推出手，无意中发现那东西湿淋淋、滑腻腻，而且带着一股腥味——啊，是一条鱼！

“是鱼，是鱼！”

几乎在同时，男人也惊叫起来。

鱼，无数条鲜灵活跳的鱼，像发了疯似的，从湖里蹦到船上，又弹跳到湖里。人声不能惊扰它们，反而使它们蹦跳得更加起劲，甚至傻乎乎地往人的身上撞。

女人忘记了恐惧，兴奋地喊叫：

“鱼，送上门来的鱼，还不快捉呀！”

男人不等她叫喊，早已动手。此刻来不及拿任何工具，他用双手抓，用两脚踩，不顾一切地向前扑。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只觉得满世界都是鱼。鱼儿失去了理智，人也失去了理智。手里捉住一条，脚板踩住一条，谁知又有鱼儿莽撞地蹦到了他的腰间。脚下一滑，他仰面摔倒了，后背偏偏又压住了一条鱼！

“娘的，看你往哪儿跑！”

“喏，这里！……”

“快往舱里丢！……”

“嗬，好大的白条呀，起码有七八斤！”

“少啰唆，快捉！……”

夫妻两人的精神高度亢奋。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鱼自投罗网。转眼间，舱底里就铺了一层，白花花的，噼啪乱跳。这哪儿是

鱼，是天上落下来的金银财宝啊！

趁着喘息的时候看一眼，全是白丝鱼，又白又大的白丝鱼。别的鱼一条都没有。男人顿时醒悟了——他们遇到了“白鱼阵”。野雉湖十几年一遇的“白鱼阵”，他们无意中碰上了。

男人的脑子里倏然掠过一道闪电。

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到过，野雉湖里有“白鱼阵”。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略有些闷热的夜晚，无数条白丝鱼聚集在一起打雄交尾，来往穿梭，躁动不安。假如受到什么惊扰，立即会发疯似的蹦跳，激起的波涛几乎能将渔船掀翻。能见到白鱼阵是福气，也是灾祸，就看你良心平不平，是不是很贪婪。野雉湖畔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满载而归的不少，而船毁网破的也屡见不鲜。

他猛地喊道：“不能捉！回去，回去！”

“什么，回去？有鱼不捉，你发痴了？”

“这是白鱼阵，你懂不懂！这么多的白丝鱼你惹得起吗？要向你讨命的啊……”

“你说什么，捉鱼的人惹不起它们？”

男人知道，在这种时候跟她多讲没有用，也顾不上。他只管操起橹把，咬咬牙，粗鲁地掉转船头。再多的白丝鱼在湖里蹦跳，看都不想看。

已经晚了。

失修的柏木船本来就有缝隙，此刻经不起风颠浪涌、人蹦鱼跳，舱里又压了沉甸甸的白鱼，很快就渗水了。他只顾拼命摇船，没有任何感觉，摇出一段路，发现舱里已经进水，船身渐渐向下沉去……

男人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前摇。

一钩月亮悄然钻出云层的包围，给湖面洒下莹洁的辉芒。简直像变魔术一般，刚才铺天盖地满世界都是的白丝鱼，顷刻之间便在湖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白鱼阵”退去后，野雉湖泛起宁静的波光。

疯狂的一幕不复存在，仿佛做了一个春梦。

然而，渔船分明在渐渐往下沉……

男人没有犹豫，立刻跳下舱去，伸出双手抓住白丝鱼，接二连三地往湖



白鱼阵

里扔。

女人急了："你要死了，这是我捉来的鱼，给我放下，放下！"

说着一下扑到他的身上，揪住他的双臂。船失去控制，滴溜溜在湖上打圈子。舱里的水似乎更多了。

男人用力挣脱而出，粗鲁地吼道：

"你就知道鱼、鱼，这些鱼能随便捉吗？它们在孕子产子，一条母鱼肚皮里有多少子?!"

女人哑口无言。

他赶紧弯下腰，将舱里的白鱼一条一条往湖里扔。扔得一条也不剩，他才能安心摇船。

风，沙沙地掠过芦荻。惨淡的星，一颗又一颗落入湖里。

……

这个流传了多年的故事，结尾有几种版本。有说女人不愿意丢掉满舱的鱼，渔船最终还是沉没了，夫妻俩都没有生还；有说舱里的鱼全都抛弃后，两人毫发未伤，天亮时分把船摇回了家；也有说他们在湖里不仅见识了白鱼阵，还得到了更多的宝藏……

凡是在湖荡古镇住过些日子的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

因了白鱼阵，人们始终对野雉湖由衷地敬畏。

这几天，野雉湖畔发生了一件比白鱼阵更令人诧异的事：

湖荡古镇的旅游景点将被出卖。

不，讲得准确一点，是旅游景点的经营权将转让。

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出现后，传得不知比风快多少倍，而且一下子引来了无数帖子。

消息说，湖荡镇政府与上海古今投资有限公司经过多次磋商，终于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一家由古今公司控股的"湖荡镇古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从现在开始的三十年内，他们将拥有湖荡镇旅游景点的开发权和经营管理权。讲得通俗一点，以后不仅所有的门票收入都要交给这家公司，景点开发也以他们为主。镇政府对他们有监督权，但更多的是作出承诺，给予优惠的政策支持，使他们发展得更健康。古今公司的动作很快，马上

就要在西栅附近动工"新江南"项目了……

分管旅游的副镇长吴秋成，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打电话来的，彼此都相熟，他们对这件事表示了极大关注，有探询的，有怀疑的，有责问的，唯独没有赞同的。他不能按住电话机不让它响，便用最简短的话语作着回答：

"是的，他们答应拿出一笔转让费，具体数字……暂时还不能公开。过去我们是政府负责保护古镇，耗费的资金太多了，现在实行企业化运作，相信湖荡镇和古今公司会双赢的……"

有人问得很直率："那家公司，怕不是来捞好处的吧？"

吴秋成踌躇一下，说：

"古今公司当然是以赢利为目的，但协议规定得很清楚，我们不必担心以后古镇的保护维修缺少费用。他们还承诺，要以更多的资金投向古镇建设。拆迁工作嘛，也开始了……"

"老百姓议论纷纷，他们把老街拆得不像啦！"

"……"

傍晚回到家里，妻子何其一边为他端上饭菜，一边抱怨道：

"我阿爸来了两趟，等不及你，刚刚走掉。他说，我们何家的房子，从老太公手里一直住到现在，听说过几天就要拆迁，真的有这件事？半条老街要拆掉？"

"嗯。"吴秋成默默地把饭扒进嘴里，未置可否。

"他们古今公司要建什么新江南、新湖荡，说是跟上海新天地学的，还要超过他们，口气倒是不小，是吗？"

"唔。"吴秋成含混地点点头。

"难道你也赞同这样做？"一向不愿参政议政的何其，对秋成的态度很感惊讶，"这么多年你们搞旅游，我一直看在眼里，湖荡镇的老百姓也看在眼里，你就这样把宝贝都丢给他们，让他们瞎搞？"

"哎呀，你让我脑子里清静点好不好？"吴秋成不耐烦了，把饭碗往桌上一推，"别人烦，你也烦！"

何其更加感到惊讶："你怎么啦，我说错了？"

"你没有错，全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吴秋成闷着头，躺倒在床上，再也不愿意讲一句话。何其给他倒了一杯水，可他看都不看。

他的心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

三天前，是他代表镇政府与古今公司签订的协议。他从旅游公司总经理干到副镇长，心里自然明白，这对于古今公司来说，起码在理论上是一笔上算的买卖。湖荡镇每年有二千多万元的旅游门票收入，经营三十年，古今公司仅门票收入一项，粗算算就能达到六亿多元。何况，旅游收入只是古今公司盘子中的一块蛋糕。他们原本就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拿到了经营权，岂能不大张旗鼓、大肆进军？湖荡镇的土地价格比上海便宜得多，又有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作衬托，房地产所获得的利益，绝对不是“暴利”二字能概括的啊！

然而，湖荡自己经营旅游，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十几年来，游客总量逐年上升，门票和其他收入也很可观，但是到了年关算算账，仍捉襟见肘，员工的工资奖金都要拖个把月才能发放，银行却连连催促还贷。江南水乡那么多古镇，都在千方百计争夺旅游市场，竞争呈白热化状态，假如每年拿不出一两个新套路，各地的旅行社马上会给你颜色看。吴秋成老是在为明年该开发什么新项目而发愁。难哪！越是发展，越是需要投入资金；越是建设，越是觉得与预定的目标在拉远。

湖荡镇经过多年努力，成了一个观光旅游区。当古今公司董事长唐云飞雄心勃勃地提出，接收经营权，然后投入巨资，将湖荡提升为集观光、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居住为一体的综合型、多元态、国际化“度假区”时，这口号这前景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人们发现，湖荡的旅游过于传统，确实也需要提高层次。然而，吴秋成却明白唐云飞是在吹喇叭、掼浪头。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还看不出来？然而，自己却连掼浪头的底气都不足。不管是什么浪头，都要靠金钱支撑的呀！

要不要转让经营权，两种意见争论得很厉害。党委会开到深夜，仍无定论。但，湖荡的现状明摆着，不决策也不行。

国务院办公厅有过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不得将世界文化遗产租赁、承包、转让给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经营”。湖荡的旅游景点虽然算不上世界文化遗产，却是风景名胜。省政府也有规定：“风景名胜资源不得

出让或变相出让。"然而，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只能勉强度日。优胜劣汰，这个规律谁也无法违背。

党委书记最终还是拍板了。他对秋成说，你去跟他们谈吧。转让经营权不是好办法，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办法。哪怕不是白猫，不是黑猫，而是一只灰猫，也该让它捉捉老鼠看。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谁是心甘情愿上梁山的？

临睡前，秋成习惯地在电脑上收了一下电子邮件。有一封邮件来自瑞士。莫里茨这机灵鬼居然也得到了消息，询问秋成，这样一来对古镇的保护是否有影响，以后老外们来湖荡看到的东西，会不会串味？特别是李宅、尚书第、西栅，还有野雉湖。他说，前些时候去了意大利的丽晖谷，那也是一个小镇。除了滑雪场和越野自行车道、天主教堂，这里没有任何不协调的建筑，能看到土拨鼠、小羚羊、长须秃鹰和松鸡的踪影。在丽晖谷，他自然而然想起了湖荡……

"唉，叫我怎么说呢？"

秋成深深地叹了口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湖荡镇的旅游，好似野雉湖的白鱼阵，看起来风起云涌，浪涛拍岸，银鳞飞舞，不少人也确实如愿以偿地有了收获，但是任随白鱼游走的，也大有人在。湖荡镇发生的变化，对本镇人也难以讲清楚，更何况是对老外？

他明白，今夜自己是很难入睡了。无数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宁静之乡

是十年前的一天傍晚，当吴秋成陪着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过湖荡古镇的半条街、去往李宅的时候，一路上接受的几乎都是纳罕的眼光。镇小，交通又不便，来的人很少，出现一个陌生人就引人注目，更不用说是老外了。

其实，秋成心里也很纳罕。

莫里茨来湖荡干什么呢?

他和莫里茨——也就是这个老外，仅仅是几个小时前在轮船上邂逅的。午后，当他气喘吁吁地在苏州南门码头跳上拖驳，舱里早已挤满了旅客和行李，连一双脚都摆不下。是莫里茨很有礼貌地挪动身体，给他腾出了一个座位。他挤了进去，脚只好搁在莫里茨那只硕大的旅行袋上，便有些歉意。莫里茨却满不在乎。

轮船出了葑门，缓慢地驶近古运河，远远看见那座长虹卧波似的宝带桥，莫里茨为眼前的景色如痴如醉，忍不住赞叹道：

"哦，哦，太美了！湖荡镇的景色，也有这么美吗?"

"是的，也有湖水和古桥，"秋成回答，老外的中国话讲得如此流利，令人惊奇，"还有很多上年纪的老房子。"

"啊哈，我就是去那里看老房子的呀！"

从苏州去往湖荡镇有五六十里水路，轮船慢腾腾的，足足要走大半天。陪伴旅客的只有发动机单调的突突声。勤快的女人开始做针线活，有几个男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更多的人则以瞌睡来打发这沉闷的旅程。莫里茨却

丝毫也不感到厌倦，相反，对从窗口掠过的水乡景色，他都非常感兴趣，缠住了秋成问这问那，仿佛对什么都感兴趣。

很快，秋成从莫里茨嘴里得知，他来自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瑞士小镇，目前尚在上海同济大学读硕士。湖荡镇的名字，是从建筑系的宋教授那儿听到的。宋教授曾经组织前几届的学生考察过湖荡镇，对湖荡镇的印象很深。生性喜欢旅游的莫里茨心里一动，决定单独出行，先去苏州的几个园林，然后去陌生的古镇。他觉得这绝对是一次有趣的探险。

秋成被他的天真逗笑了："老房子很多年没人住了，除了断垣残壁和蜘蛛网，能有什么险可探？"

莫里茨却很自负："不，有的，有的。"

下了轮船，秋成自然而然地成了向导。

李宅是在古镇南栅，紧贴柳荫笼罩的市河。整齐有序的花岗岩，托起了临水的粉墙黛瓦。石库门黑漆驳落的门扇紧闭着，挂一把很大的铁锁。他们没有钥匙，即使有钥匙，也未必能塞得进锈蚀的锁孔——吴秋成是中学语文教师，在湖荡镇土生土长，知道李姓是大户人家，祖上经商致富，在明代崇祯年间置下了这幢规模不小的宅第，并屡经修葺、扩建。最近几十年间，李家的后代纷纷出外求学、谋生，远的去了中国台北、香港和美国洛杉矶，近的在上海、苏州、北京，几乎没有一个留在湖荡镇的，偌大的房子已空关多年。好几年前镇里在这里办过一家织席厂，把厅堂当作车间，架了几台织席机，从外面收购蔺草编织席子，兴旺了一阵，但很快关闭了。后来门口挂了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更很少有人进去。

他们钻进了李宅的陪弄。这条蜿蜒幽深的陪弄足有几十米长，几乎没有窗户，壁龛里也没有蜡烛，从明瓦中投下的光线很微弱。足音跫然中，一股潮润的气息从四周将人包围，心头难免有些忐忑。墙壁上似乎有谁绘了妖魔鬼怪，仔细看去，才发现是年代旷远的水渍。

陪弄有几扇腰门通往厅堂。然而每一扇都挂着铁锁，全都是锈迹斑斑。秋成与莫里茨观察了一番，无法进入，终于采取不正当的方式，绕到后门，从一堵坍圮的围墙缺口跳了进去。里面是一个蔓长着青苔和杂草的天井，莫里茨双脚落地时，差一点儿滑倒，秋成赶紧将他拉住。

"飕……"

就在这时，一个黑褐色的影子突然钻出草丛，从他们面前掠过，卷起一股冷风，随即消失在阴暗的门扇后。这让他们都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野兽？"

"哦，是……"秋成定神想了想，安慰他说，"是一只黄鼠狼，没关系的。"

"我们两个不速之客，打搅它的安宁啦！"

莫里茨笑了。他觉得他们已经开始了探险之旅。

吱呀一声，秋成推开了通向厅堂的门。随着门臼的转动，一股潮湿的霉蒸味夹带着灰尘扑面而至。他犹豫片刻，才走了进去。天色已经渐渐暗淡，老房子内愈加昏暗，静谧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莫里茨掏出了手电筒，借着光亮打量四周的一切。从外面看，李宅门口不大，也不事华丽，里面却显得高大、宽敞、进深。历经岁月风尘，厅堂、楼宅的桁条、椽子、大梁仍十分坚实，庭柱浑圆粗壮，还雕着精细的花纹，室内铺设清水方砖，天井里则铺有青石板。不难想象，当年需耗费多少钱财，动用多少工匠才能建造而成。

他们是从后门进入李宅的。如果从正门走，第一进是门厅，第二进是轿厅，第三进就是主厅。主厅雪涵堂空荡荡的，拆除了织席厂的机器设备后，留下几个搬不动的铁架子，黑乎乎的，总让人觉得暗处有什么诡秘的东西隐藏着。后面有堂楼和厨房，左右则是客厅、书房、厢房和杂屋。主厅的天井里有一座砖雕门楼，颇有气势，可惜用手电筒照了半天，仍然看不清门楼上雕的是什么。

莫里茨饶有兴趣地四处张望，突然拍着手说："嗨，吴，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好吗？"

"你说什么？"秋成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住这里？"

"啊哈！看，多宁静的环境呀！躺在地面上，我也许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还能和两百多年前的古人说话呢！"

"不，不，这里怎么能住人！"这个老外居然想与黄鼠狼作伴，让秋成无法理解，他连连摇头，"到处是灰尘，太脏啦！"

"你看，我带了睡袋呐！"莫里茨指指肩上很大的旅行袋，"吴，你不必担心的，我在中国跑过不少地方了，西藏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广阔的内蒙古草原，都去过了，没有关系的，明天早晨你一定会见到完整无缺的老外莫

里茨!”

“莫里茨,你真是太顽皮了!”秋成忍不住笑了。随即又十分严肃地说,“不过,既然我陪你来了,就要为你的安全负责,我不会让你住在这里的……走吧,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吃饭去了。”

连拖带拉,好不容易才把莫里茨请出了李宅。如果再逗留十分钟,恐怕这个浪漫的老外又要生出什么鬼点子来。

湖荡镇恰如它的名字,四面都是湖荡,仿佛一个孤岛,咫尺往来,皆须舟楫。与外界的沟通,唯有让人坐得心焦的轮船,每天来回各一班。不管是谁,来了以后,当天是走不掉的,只能住进镇上唯一的旅馆。最近,县里制定了修筑公路的计划,已经做了勘察,首先是要在镇边野雉湖口造一座跨度很大的桥,没有几百万元资金是拿不下来的。镇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

秋成无论如何要让莫里茨住进旅馆。转念一想,对这个顽皮的家伙仍然不放心。这样吧,不如我也不回家了,陪他一起睡在旅馆里,时刻看住他,哪怕遇到什么不测也容易处理。

晚饭后,莫里茨乖乖地被他押送进旅馆,开了一个房间。

秋成想,按西方人的规矩,是必须给莫里茨单间的,可是由一座老宅改建的旅馆面积很小,仅有的几个单间已经客满。好不容易才挤出一间,提供给这位稀客。那些贩卖鸡雏的,弹棉花的,做裁缝的,只能睡大统铺,十几个人挤一间房。好在他们习惯了,更重要的是能省钱,所以只管操着各自的方言,大谈山海经,热闹得很。

用花毛巾包头的女服务员,殷勤地拎来热水瓶,让客人们洗脚解乏。

秋成与莫里茨一起,坐在洗脸间的小板凳上,卷起裤管,脱掉袜子,舒舒服服地把双脚伸进了木盆,让冒着热气的水浸泡。一股暖意顿时从脚底向后背心升起。

入乡随俗的莫里茨,享受着中国式的休闲,忽然想起了什么:

“吴,这座旅馆的房子,也有不小的年纪吧?”

秋成说:“是啊,你看天井里的砖雕门楼上,镌有‘厚德载福’四个字,下面的落款是民国三年,也就是公元 1914 年。嗯,算起来,距离今天有七十多年啦!”

"能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很让我骄傲。吴，你说，再过七十多年，它是不是还会存在?"

"你让我怎么说呢，"秋成皱着眉头回答，"湖荡镇的南栅和北栅，还有市中街，这样的房子原本多的是，几乎都是临水而筑，可是已经陆陆续续拆了不少，以后说不定还要拆。"

"拆？为什么要拆?"莫里茨露出惊异的神色，"难道你们不懂，这都是些宝贝！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贝!"

"咳，讲起来原因就复杂啦。有的是因为房子太陈旧了，要倒塌，又无力修缮；有的是因为住在里面要倒马桶、烧煤炉，还没有自来水，太不方便，不如拆掉了以后建新房子；也有的房子主人死了，没有继承人，由政府接手，干脆拆了建造礼堂、粮库或者其他建筑……房子也像人，有各种各样的命运啊。"

秋成简单地介绍了几种情况。讲完了他觉得有些后悔，有些事不适宜多讲，即使讲了，老外也弄不明白。前些年镇里曾有一任领导心血来潮，决定仿照首都北京的风格，建造湖荡镇的"人民大会堂"，不仅能开千人大会，还能给二十几个村每村一个会议厅，用各自的村子命名。镇里的旧厅堂太多了，拆下来的木材完全够用，只消各村派遣人工动手干就是。"人民大会堂"建成后，附近的几个镇领导前来参观，无不流露羡慕的神色，只可惜自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假如那时候莫里茨就跑到湖荡镇来，对镇领导说，你们太傻啦！这些老房子是宝贝，千万不能乱拆！"人民大会堂"很可能不造了。然而，在很多人的眼里，一件宝贝不能变成钱，甚至还要花钱去维护，去保管，这件宝贝也就成了累赘。讲得现实一点，几百年的老房子阴暗潮湿，到处孳生蚊虫苍蝇白蚂蚁，还不能安装空调，每天一只马桶拎出拎进，除了一些上年纪的人恋恋不舍，年轻人谁还愿意住呢?

"咳，吴，你们守着宝山不识宝!"莫里茨瞪圆了眼睛，感到很不理解，"这些房子真是太好了，别的地方很少见到，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价值连城呀!"

"确实，是价值连城，"秋成点点头，又不无赌气地慨叹道，"同时也可能一钱不值……"

莫里茨的话，犹如一块石头丢在了池塘里。秋成的内心泛起了波澜，久久不能平静。要知道，就在前天，他正是特地为了那些古建筑，才乘轮船匆匆赶到县里，去找交通局副局长梅智君的。梅智君对他的到来感到十分突兀：

"什么，秋成，你想让公路改道，从渡口北岸走？你当你的中学教师，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

"公路一旦走了南岸，河道上的桥梁要拆除，整个古镇的面貌都会改变。湖荡就不再是湖荡啦！"

"让它焕然一新，不是很好吗？"

"不不！"秋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上有十几个人的签名，有的还盖着手指印。"梅局长，我们盼望修公路，可是公路不能离古镇太近，因为我们想开发旅游。"

梅智君把信浏览了一番，觉得有些意外："湖荡镇也要开发旅游，像周庄、同里、南浔、乌镇那些古镇一样？"

"湖荡也是古镇，为什么不开发？"

湖荡镇上有很多人——包括秋成的祖父母，一辈子呆在水乡，从来没有乘过火车，更不用说是飞机了。能够去一趟上海，在外滩看看大轮船，去南京路看看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足以成为一生的骄傲。秋成说要开发旅游，吸引城里人到湖荡镇来旅游，这是多么有趣的想法啊！

秋成却理直气壮。这些年，他和文化站长刘甄等那些年龄相仿、意气相投的人在一起，常常议论这个话题。他们觉得湖荡丝毫也不比附近的那些古镇差，它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凭什么就不能开发？只可惜没有人牵头做这件事。现在听说公路要修到镇边，甚至把西港桥改建成水泥桥通汽车，这不更要让人急得跳起来吗？

他二话没说就跑到县里找梅智君。梅智君是自己的老领导，至少不会吃闭门羹。

高中毕业后，秋成和无数同龄人一样，失去了高考机会，无可奈何地去野雉湖畔的白莲村插队落户。与那些去往千里外的边陲之地、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的知青相比，他算是幸运的，毕竟离湖荡镇很近。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三年多田。尽管他也努力像队里的男劳力一样罱河泥、挑草泥、装

运粪肥，夏天晒得脱一层皮，冬天冻得手脚皲裂，但因为身体虚弱，拿到的工分仅仅够自己糊口，连给母亲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贩卖过稻草，做过裁缝，也当过记工员，只要有活路，什么都肯干。

晚上躺在床上，却越想越觉得不甘心。脑子里老是浮现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难道我就这么庸庸碌碌地活下去？不，绝不！可是我又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秋成无法回答自己。

沉浮了两年，也算是老天有眼，他被推荐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那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单班校，一间教室里参差不齐地摆放着三十几只凳子，坐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他必须像走马灯似的，轮流给学生讲课、检查作业、默生词。只有上体育课的时候，才把所有孩子鸭子似的赶到门外，"一二一、一二一"跑步。

秋成是努力的，终究想方设法让这些孩子学到了知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看中了他——在湖荡中学任校长的梅智君，听说秋成书教得不错，还喜欢写一些文史类的文章在报刊发表，特意把他借调到中学当语文教师。梅智君是爱才的，也是识才的，试用了两个学期，随即把吴秋成送到地区师范学院进修，让他有机会拿到了一张相当于大专的文凭。等秋成进修回来，梅智君又通过县教育局，帮他解决了编制，使他正式成为公办教师。

秋成对梅智君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他常常想，假如不是这样，也许自己至今还在乡下苦斗。于是总想着要用什么方式来报答。梅智君却说，当好你的语文老师，让湖荡中学的教学质量打个翻身仗，就足够啦。秋成果然没有辜负梅校长的期望，凭自己的努力，仅仅三年，统考成绩便名列前茅，令全县所有的同行都刮目相看。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在秋成当上教导主任时，梅智君奉调离开湖荡中学，成了县教育局副局长。后来，县委调令发来，考虑到他在大学里读过测绘专业，又让他去交通局当副局长，主管公路建设。

梅智君见秋成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给他泡了一杯茶，随即侧转脸注

视他，不无疑惑地说：

“凭你们几个人自发的热情，能搞得起旅游来吗？”

秋成毫不迟疑地回答：

“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梅局长，湖荡镇要开发旅游资源太多啦，镇上也有很多人一直盼望开发旅游。当然坦白地说，要开发，不利因素也很多：第一是缺钱，第二是缺人，第三是交通不便，还有第四第五……可我们开发旅游，既对得起祖辈留下的遗产，又能为子孙后代造福，在这方面投点资是值得的，而且很快就会有回报。不少古镇已经做出了样子。”

“缺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梅智君点燃了一支烟，缓缓抽着，“一个镇，要办工业、办农业、办教育文化、计划生育、民政福利、信访调解，哪件事不要花钱？你看，县里要开工建造县乡公路，通往湖荡镇，这要投资几千万呀……”

“梅局长，你是知道的，湖荡镇上有一半是古建筑，五进、七进的明清老宅，包括李宅、朱宅、尚书第，少说有十来幢。看起来没有哪一幢是完整的，但是只要好好修缮，就能让人眼前一亮啊！”

梅智君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变动规划，修改图纸，让公路往北边挪一下。可秋成你不知道，规划是请同济大学教授做的，就这么挪一下，少说要增加三四公里长度，多花几十万元钱。灵溪县的财政并不宽裕，郭书记一再说既要有大手笔，又要精打细算……”

“可我们保护古建筑也很重要，”秋成涨红了脸，他不知怎样才能说服梅智君，“开发旅游的经济效益，会比办企业强得多！只有目光远大的人，才会这样去做啊！”

“哦，你是在说我的目光看得太近？”

“不，不是这个意思，”秋成慌了，“我……我只是想让湖荡古镇不要有什么损坏……”

“你呀，还是不太会讲话！”梅智君哈哈笑了，说道，“有很多事，并不是靠心血来潮能办成的。你们这封信先放在我这里，公路要改道，难度很大，即使我答应了，负责规划的教授也未必同意。再说，多出来的几十万元，你

们王镇长肯拿吗?”

秋成头上被狠狠地泼了一盆凉水。听梅局长的口气,好像他把责任推向规划专家了,已经很少有商量的余地。

告别梅智君,离开交通局,秋成十分郁闷。当天回湖荡的轮船早就没有了,他灵机一动,干脆乘汽车去了苏州,在观前街的新华书店里买了几本教学参考书。思来想去实在太不甘心,又去拙政园和虎丘考察了一番,想弄明白人家是靠什么吸引游客的。他和刘甄等一帮人想搞旅游,确实是心血来潮。然而湖荡镇是个好地方,谁也不能怀疑。一提起旅游,大家就热血沸腾,觉得落后于其他古镇,实在不甘心。

是的,难得到此一游的人和始终住在古镇的人,体会终究是不同的。你想想,这个离上海和苏州都只有几十公里水路的古镇,轮船足足要走大半天,必然落后于时代。这里缺乏文化娱乐,文化站小小的电视室里,每晚要坐一百多人,挤得水泄不通。老百姓的生活,就像是市河里漂浮着菜皮和稻草的水,波澜不兴,就这么缓慢地流动,似乎几十年也不会冒出一件新鲜事。上了年纪的人安之若素,也出于无奈。孩子们中学毕业后,却千方百计考出去,只要考取大学的,往往读得很好,然后就远走高飞了。他们在上海、北京、西安甚至国外做事,偶尔回来,能让邻里们骄傲好几天。有些阅历的人,便以满腹经纶的姿态,一代一代细数他的家谱。连他穿开裆裤时闯过什么祸,也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话语里分明透露出赞赏的口吻。

作为中学教师,秋成对这一点颇有感触。很多家长尊敬他,不只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好,更因为他能够让孩子成气候,一步步读出去,最后离开这个偏居一隅、闭塞落后的水镇!

洗完脚,秋成陪着莫里茨回到房间里,躺在吱吱嘎嘎作响的床上,他还在默默地思索。梅智君的话,给他那股热情泼上了一盆冷水。就这么几个人,哪怕三头六臂,又怎么能搞得起旅游?然而,无论如何,湖荡是不应该再这么默默无闻了!吴秋成啊吴秋成,碰了一个软钉子,你就灰心丧气了吗?

吴秋成思索着,久久难以入睡,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天色已经发亮。急忙睁开眼睛,一看,旁边的床上空荡荡的,被窝里哪儿还有莫里茨的影子!

秋成急了，一边披衣下床，一边大声喊道：

“莫里茨，你在哪里？莫里茨！”

没有任何回音。

他定神思索一下，若有所悟，赶紧出去向女服务员打听。得到的回答是那个老外早就独自一人往外跑了。

“哎呀，这家伙！”

秋成一拍大腿，毫不犹豫地冲出了旅馆。

古镇的清晨，分外静谧。拎着竹篮的老人三三两两地去往集市。花岗岩石板铺成的街巷恬静如水。含着潮润气息的风犹如纤手，抚弄着关闭的排门，却毫无声息。

湖荡镇的孃孃、婶婶、阿婆们，又聚在一起吃早茶了。她们每人一只青花盖碗，泡着碧绿的龙井茶。面前是一碟碟茶点，有腌菜苋、酱瓜、兰花豆，也有糖果。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她们不太关心，似乎也轮不上她们关心。她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有别人难以体味的乐趣。当银练似的开水从铜吊的壶嘴里汩汩倾注，顿时茶香四溢，话语也就在茶盏的边缘泛起了。

“想来想去，还是我们湖荡好，几十年住惯了，哪件事都方便！”

“是啊，城里有什么呢？城里除了楼房，还是楼房！”

“住楼房，弄得不好还要走错门口。”五婶婶忽然想起了什么，忍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那一年，我在城里女儿家，清早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晕头转向，也不知道走了几层楼，觉得到家了，一肩胛撞开门，哎呀，是三楼！一看，海东夫妻俩正搂在一起亲嘴！真要命，做这种事情也不锁锁门！吓得我丢掉了篮子就逃……”

“海东？就是王家婆婆的儿子？”

“是啊，他和我女儿凑巧住楼上楼下。他倒不怕难为情，追上来喊我，五婶婶，你的篮子，你的篮子！……我一想，自己真是老封建，这有什么好怕的？电影里不一直看见？”

“哈哈哈……”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正笑得起劲，门开了，梅阿姨费力地走了进来。她在居民委员会里有

一个主任的头衔。在吃阿婆茶的这些女人中间，她算是最年轻的，五十刚出头。不过身体发了福，行动不太方便，路走得急了，嘴里就呼哧呼哧地像拉风箱。

姚家婼嬢把沏好的茶放在她面前，说："王家婆婆怎么样了？"

"吃了药，挂了盐水，眼下不要紧了。"

"等一会我就去找海东。这个家伙，连望都不去望，简直像陌路人似的！再忙也不能这样啊！"

姚家婼嬢说着，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

煤炉上的水又潽潽地开了。

"喝茶，喝茶！来，尝尝我腌的洋姜，喏，还有香椿头！"

今天是姚家婼嬢作东，她忙着用铜吊把客人的盖杯加满。这只深褐色的紫铜吊，不知传了几代人，瘪瘪凹凹，补了好几次。她却总是舍不得送到废品收购站去。早先，在熏得乌黑的壁炉里，往这只铜吊下塞竹片木块烧水，现在则把它放在煤炉上。

五婶婶往嘴里递了一块洋姜，咯喳咯喳地咀嚼着：

"梅阿姨，我真佩服你，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就把王家婆婆驮到了医院，整整一条街啊！"

前些天，王家婆婆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听说是吃了红烧肉和隔夜的茶水，结果又呕又泻。梅阿姨知道后，急忙前去服侍，帮她揩身，换洗衣裤。一边又派人去打电话叫海东。谁知海东不肯来。他说这几天忙得很，没有空回湖荡。从城里乘轮船回家也实在不便当。

梅姨一直陪伴在王家婆婆的身边，到了半夜，实在不行了，她只好弯腰驮起王家婆婆，停停歇歇，一步一挪地送进医院抢救。一条街，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

这件事既让人感动，又叫人生出莫名的忧虑。梅阿姨这样做，好是好，可总不能一年到头服侍她呀！从油盐酱醋柴，到搞卫生、招工、处理邻里纠纷，这街道里的几百户人家，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她这个居委会主任操心呢！

五婶婶呷了口茶，撇撇嘴说：

"王家婆婆呀，你服侍她，她也不领情。有一次她躺倒在床上，我去帮

她煎药、烧水。可是她一会儿嫌家具摆乱了，一会儿又说东西不见了，咳，谁还敢往她家里跑啊！要不，儿子也不会和她分家的！”

“年纪大了，难免有点疙瘩脾气。当初海东对象找不到，姚家婼孃帮了很多忙，才算成功。可王家婆婆总是嫌媳妇娇嫩，吃不起苦。不过结了婚，一家人还是挺和睦的。咳，真叫小辈不愿吃老辈吃过的苦，老辈不愿享小辈享受的福啊！”梅阿姨举了一个例子说，“前几天，海东借来一台录音机，夫妻俩在房内里听流行歌曲，台湾的那个什么邓丽君唱的，听得正起劲，李家婆婆却厌烦得脑子发涨。她连喊了几声‘轻点’，里面没听见，就忍不住骂了两句，偏巧被媳妇听见了。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好一场争吵哟……其实都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伤了感情。海东被老婆缠得没有办法，就搬到城里去住了，到现在已经分开了一年多。唉，没有吃过奶，也该有骨肉之情啊……”

王家婆婆从未生育过，三十多岁时领养了海东作为儿子。为了把海东养大，她常常天麻麻亮就扛了一扇耥网，下河滩耥螺蛳，然后背到街上去卖。她提着篓子，穿街走巷地到处喊：“螺蛳，阿要买螺蛳——”她那在困乏、沙哑中透出些韵味的叫卖声，湖荡镇上谁都熟悉。日久天长，竟得到了一个“螺蛳婶婶”的称呼。多亏了那三分钱一斤的螺蛳，海东才能穿了新衣服，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啊……现在，她从婶婶变成了婆婆，也不再耥螺蛳了。没有想到，尽管海东给她钱，她不愁吃不愁穿，晚景却寂寞得近乎凄凉。她一个人孤单单地住着，只有一群鸡陪着她。她养鸡也真怪，既舍不得吃肉，也舍不得吃蛋。每天一有空，她就坐在小凳上，对着一群鸡，叽里咕噜地和它们讲话。

有一天，雨下得不小，她的鸡棚漏了，看见那些鸡湿淋淋地缩在角落里，她十分伤心。姚家婼孃看见了，连忙帮她把鸡棚遮好，她才又高兴地笑了。姚家婼孃问：“这些鸡和蛋，是留给媳妇月子里吃的吧？”王家婆婆点点头，又叹了口气，眼角边滑出两颗混浊的泪珠……

这时，姚家婼孃又拎起铜吊给大家筛茶：“来，不要光顾说话、纳鞋底，喝茶，喝茶！”

提起纳鞋底，又引起五婶婶一阵感慨：

“唉，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哪一个会做鞋子的？说真的，从前是媳妇给

婆婆做鞋子，现在是婆婆给媳妇做鞋子。做了还不讨好，说不如皮鞋耐穿、挺括。”

“穿皮鞋，还不用老是洗呢！”

梅阿姨摆摆手，似乎不想让大家把话题扯得太开：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王家婆婆家里不和睦，老的小的都有责任。可我们这些做乡邻的，也很欠缺啊！开头大家还去劝劝，后来听到争吵，都关紧了房门，捂住了耳朵。要不，他们也许不会闹分家的……”

姚家婄孃说：“梅阿姨，王家婆婆脾气疙瘩，可看到你总是百依百顺，反而像个小辈。你有什么‘拿人法’吧？”

“我有什么‘拿人法’？”梅阿姨不由笑了，“还不是人心换人心！你真心待她好，她哪能还会朝你发脾气？”

“是啊！”

“人心换人心，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在座的孃孃、婶婶、阿婆们都有些感慨。

茶香和水汽，在客堂里氤氲。少顷，梅阿姨又说：

“我一直在想，不单单是王家婆婆一个。凡是街道里的老人，小辈不在身边的，没有小辈的，或者是小辈忤逆不孝的，我们都应该照顾他们……”

“靠你……一个人？”

“不，还有五婶婶，还有姚家婄孃，还有今天来喝茶的各位。海东别人的话不听，就是听姚家婄孃的。”梅阿姨笑眯眯地望着大家。她那霜鬓相衬、皱纹镶嵌的脸庞，显得颇有气度。“今朝，在这里我们商量商量，建立个包户制度。街道里一共有六个孤老头、孤老太。我们两个人包一个，包吃、包穿、包健康，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就找包的人。怎么样？”

“哟，谁担当得起这个责任？我身体不好，也没有空，我不包！”五婶婶忙使劲把手一撩，抢着说。面前的茶杯盖在桌上骨碌碌滚动，要不是抢得快，就跌碎了。

“你呀，五婶婶，挥起拳头连老虎都打得死哩！”梅阿姨大声地笑起来，“还记得不，那时候甲鱼乌龟没有人买，你呢，买来当青菜吃。这真叫会过日子！难怪你平时连伤风咳嗽也没有，都是从前打下的底啊！”

“嗬嗬嗬……”大家也笑了。

有人插了一句：“听说甲鱼和乌龟是防癌的，上海人就最喜欢这两样东西。到乡下来，连个价钱也不问，丢下一张大钞票，拎了甲鱼就走……”

姚家娒孃想了想，接上了梅阿姨的话题：“包户，我看倒是个好办法。梅阿姨说得对，我们老人自己可以互相照顾嘛，这样，也好让年轻人无牵无挂地在外头做事。”

梅阿姨说：“喏，建立包户制度，互相照顾，也就像吃阿婆茶，轮流做东，一道聚聚，有什么不好呢？五婶婶，过个十年八年，你动不得了，也会有人上门来相帮你的！”

大家一听，也纷纷说：

“是啊，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将来做父母的老了，一对小辈照顾两对老人，怎么照顾得周全？”

“还是我们自己互相照顾吧……”

五婶婶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显得很不自然。想了想，说：“好，金乡邻、银亲眷，不帮忙也过意不去。包就包吧！不过，梅姨，我想跟姚家娒孃搭班，一个组！”

姚家娒孃说：“好，我跟你一个组，就来包王家婆婆！”

“真的？”五婶婶眨巴着眼睛，唯恐自己失算。

“告诉你，王家婆婆在我面前一直是夸你热心肠的，说你有时候喉咙响，听起来梗耳朵，但过后想想，还是很对心路的。”姚家娒孃说笑着，“其实，我们只要想办法叫海东回来，和王家婆婆住在一起，就算包成功了。他在外面跑供销，可以住回来的。不过，心急吃不得热粥。再说他的丈母娘身体也不好，乳房癌开了刀……眼下李家婆婆还是由我们来照顾，让海东先把自己的事情弄弄好。”

“好，我听你的。”五婶婶点点头。

“喔唷，只顾讲话，忘记吃茶了！来，筛上，筛上！”

作东的姚家娒孃心里高兴，忍不住哼起了田歌：

结识私情隔条河，
手倚杨柳望情哥，

娘问小女在看啥，
河里穿条鱼实在多……

这首田歌应该是姑娘唱的——姑娘故意转移视线，巧妙地回答着母亲的问题，可是唱词里早已把几分含羞几分狡黠的神态透露了出来。年逾八旬的白发老人唱起来，却格外逗趣。

就在这时候，她们发现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站在门口，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他十分稀罕地看着，看得高兴，还端起手里的照相机，咔咔地拍照。令人费解的是他的手里竟然拎着一串鳝笼，拍照时实在腾不出手来，就把它像一只帽子似的扣在头上，那样子显得非常滑稽。

黄头发、蓝眼睛的莫里茨站在门口，听得津津有味，脚步越发不肯挪动。姚家婚嬢见他目不转睛，顿时有些害羞了，连忙收住，不肯唱下去，转而笑着招呼他说：

"嗨，这位客人进来坐坐，吃口茶呀！"

莫里茨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但从手势和神色中，知道她们在邀请自己，却也不忸怩，兴高采烈地走了进去。

恰好在这时候，秋成在老街上绕了一圈，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今朝做东的姚家婚嬢，一生清贫，也没有亲生儿女。她的一个外孙女——其实是她远房侄女的孩子，正在湖荡中学读初三，语文成绩忽高忽低，不太稳定。请吴秋成上门辅导过几次。那女孩悟性不错，经过点拨，作文进步很快。

"吴老师，你早啊，这位外国朋友是你带来的吧？"

"是他带我来的，"秋成笑道，"可他太调皮了。要不是他大清早出来看稀奇，我会跟过来吗？"

莫里茨耸耸肩膀，摊开手，一脸无辜地说："吴，她们这样的聚会很有意思，我不可以看吗？"

"谁说不可以看？"姚家婚嬢说，"坐，坐，一起吃茶！请到你这样的稀客，我们开心还来不及呢！"

姚家婚嬢是湖荡镇上都知道的苦命人，年轻时就在李家做帮佣，住在李宅二十几年，服侍过老少三代人，与他们的感情都很好。据说，1949 年

时，李家的大女儿阿琪跟随丈夫从上海去往台湾，曾经想把她带走，但她终究没有去。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由于姚家婄嬢与李家的关系太密切，差一点也被划成地主。后来经过反复说明，工作队才知道她家是世代苦出身，是不打折扣的雇农。她从小就在田里干活，没有读过一天书，二十岁刚出头丈夫就死了，为了生活，她只好去李家做佣人。然而，由于她一直忠心耿耿地为地主服务，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海外关系，一遇什么政治风浪，就难免受到冲击。如今，总算一切都过去了，她虽则年近八十，头发花白，身体仍然很健康，苦尽甘来，终于能够享几天清福了。

待莫里茨和秋成坐下后，姚家婄嬢递上一只青花盖碗，放进一撮龙井，先用少量沸水点好茶酿，将盖子捂上，稍等片刻，再冲进开水。莫里茨迫不及待地揭开盖子，喝了一大口。谁知茶水很烫，让他张开嘴巴，舌头半天缩不回去。

秋成忍不住大声笑了："性急吃不得热茶，要慢慢呷的呀！"

他做了个示范，先是揭开盖子，嘘嘘吹开蒸腾的热气，随即用碗盖轻轻撩去茶水上的浮沫和茶屑，只见碗内的茶水碧澄清澈，闪烁着晶莹的光泽。他举起碗，呷了一口，却并不往下咽，而是留在唇颊间细细品咂。茶水热得发烫，含有一股略带苦涩的清香，四处弥漫。品咂中，却发现它的余味是涩中有润、苦中有甘的，更有一股醒脑的气息直冲鼻腔，神情不由为之一振。

莫里茨依照他的样子品了一口，咂嘴道："嗯，很好，很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饮料！"

姚家婄嬢她们都被他的样子逗笑了。

莫里茨却不笑，一本正经地对秋成说："吴，告诉你吧，今天早晨趁你睡得香甜，我已经把湖荡镇走遍啦！这是我买的艺术品，你看，编织得多么精美！我要把它带回瑞士去！"一边说，一边骄傲地举起手里的鳝笼，晃了几晃。

秋成哭笑不得："哎哟，我的莫里茨先生，你不知道，这是渔民用来捕捉黄鳝的呀！你看它装着倒刺，黄鳝游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这些吃阿婆茶的婶婶嬢嬢，都会用竹篾编织鳝笼的。"

"真的吗？你们太了不起啦！"莫里茨惊讶地看着她们，"湖荡镇真是上帝创造的好地方，将来我有了钱，一定要在这里买一幢老房子，买不起李宅

这么大的，可以买小点的。”

“只怕你住不满几个月，就要逃走！”秋成故意逗他说，“除非你做了湖荡镇的女婿。”

“你说什么？女……婿？”莫里茨听不懂他的话，满脸狐疑。

“也就是说，你要娶了湖荡镇的女孩子做太太，才有可能在这里长久住下来。”

“是吗？”莫里茨像个孩子似地眨眨眼睛，“那我一定要征求妈妈的意见，也许她会同意的。吴，你说湖荡镇能成为我一生中留下永恒记忆的地方吗？”

“能，一定能！”秋成点头说，“湖荡镇有这个魅力的！”

所有的人都笑了。

秋成却没有笑，他发觉自己突然间获得了一个灵感。

钱与酒

吴秋成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转眼间自己竟被任命为湖荡镇旅游公司总经理，真的要开发旅游！

用意外、激动、惶惑之类的字眼都无法形容他此时复杂的心情。

总经理，这头衔听起来很吓人，然而他仅仅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助手，没有办公室，没有交通工具，甚至没有航行的方向——自己犹如一条孤独的小船，突然被一阵狂风卷到无边无际的野雉湖里，一时竟无所措手足。

前些时候，刘甄邀了几个人，和秋成兴致勃勃地聊过几次，想由文化站出面，成立一家旅游公司。纸上谈兵不行，总要有人做事呀！大家纷纷推举秋成，说他当领头羊，肯定能成功的。秋成跃跃欲试，又有些犹豫，一则是丢不开教师岗位，二则是不知该从哪儿着手。没想到，游击队刚刚想拉出旗帜，正规军就来收编了。一个任命仿佛从天而降，镇里要成立旅游公司，让他当总经理。

他感到很意外。与此同时，内心也浮起一股按捺不住想干一番事业的兴奋感。

梅智君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对他表示衷心祝贺，又说：

“你本事真大呀！连同济大学教授都被你说服，答应修改图纸了。告诉我，你搞了什么鬼把戏？”

秋成嘿嘿笑了。我还能搞什么鬼把戏？完全是瞎猫抓住了死老鼠！不是有个老外莫里茨送上门来吗？他的老师宋迪，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古建筑专家，对湖荡镇感情深得很。我不过是让莫里茨陪着，去同济大学找了

一次宋教授，嘿嘿，剩下的事情就由宋教授代替我做啦！宋教授说，为了保护湖荡古镇，我愿意两肋插刀！

“我跟你是老相识，说话就不拐弯了，”梅智君说，“你很聪明，可是最大的缺点是不会理财，所以给你一个忠告：当了总经理，在用人之外，第一是理财，第二是理财，第三还是理财！”

“梅局长，话是这样讲，”秋成苦笑一声说，“我也想学会理财，可必须有财可理呀。现在却是两手空空……”

“这我管不着。为了保护古镇，同意把公路线挪动，及早开工，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谁让我在湖荡工作过呢？秋成，你既然当了总经理，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思想单纯的中学生，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

“那你也不能割了缆绳，让我到处乱漂呀！”

“我昨天跟王海良镇长通了电话，公路改线多出来的投资额，仍然按照县政府的原则，各拿一半。建野雉湖大桥的钱嘛，就由县里出了。他叹苦经说，湖荡眼下真的是石子里榨不出油来。我告诉他，你们是捧着金饭碗讨饭，还不止一只金饭碗呐！”

不管捧着什么饭碗，讨饭是肯定的。秋成想，什么叫做一切从零开始，现在我也要亲身体会了。

镇长王海良果然找他谈了一次话。先是鼓励几句，然后叮叮当当掏出一串钥匙丢给他，说：

“秋成，李宅从今天起就交给你啦，开发旅游，维修古建筑，我们就从李宅开始。它是一件怎样的宝贝，你比我懂得多，也用不着我絮絮叨叨了。到湖荡的专家，没有一个不对雪涵堂跷大拇指，都说哪儿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旅游景点。怎么维修，你和刘甄先商量一下，拿出个方案来。至于经费嘛，能不能由文化站打个报告，向上面争取一点？”

“那镇里……”

“镇里能不能给经费，下一步再说。反正，你要记住，钱不是雷阵雨，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王镇长摆摆手，打断了秋成的话，又说，“过一段时间，镇里要给旅游公司下达一个经济指标。这个指标是跟总经理个人的收入挂钩的。镇里的每一家公司，都必须把创收摆在所有工作的第一位。

当然，考虑到你是新公司，有困难镇里会帮助你的。有什么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我，我……”

秋成无言以对。他想起了梅局长关于理财的话。这方面，自己确实毫无经验。王镇长的门关得很紧，要从他手里拿到钱，比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咳，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干吧。天无绝人之路，实在干不下去了，语文教师总还有得当吧？

有一点，他总算从王镇长那里弄明白了，李宅的权属是清楚的，它原本是李家的私产，由于种种原因被公家单位占用。李家的后代怯于政治风浪，在土改时干脆将它交由政府处理。此后，人们在里边办了集体所有制的织席厂。直到定为省级文保单位，文物专家再三呼吁，才将工厂关闭，并搬走了机器。所以它不像其他古宅，里面的厅堂、厢房、灶屋没有被七十二家房客分而治之，也就省去了搬迁安置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然而，房子终究已破旧不堪，要维修好，谈何容易！

梅智君出的主意不可谓不好。看来，维修经费的事情，也应该托他跟文管委说说，无论如何以文保单位的名义，弄一点钱下来。秋成知道梅智君的为人，看起来严厉，却绝不会袖手旁观。再说，旅游公司办不成，他脸上也没有光彩呀！对了，王镇长的手里，总归还是要设法讨一点。没有钱，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秋成灵机一动，自己动手将雪涵堂打扫了一番，找了几只桌椅搬进来，使它成了旅游公司办公室。也许应该装一个电话，没有经费，只好暂时缓一缓。好在邮电支局就在附近，有事到他们那里去打电话，或者让他们传呼吧！

独自在雪涵堂枯坐了一天，注视着空荡荡的四周，秋成竟不知道自己这个总经理到底该如何当。

傍晚回到家里，妻子何其辅导女儿做完功课，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他对电视毫无兴趣，独自坐在了灯下。以前这种时刻，他不是备课就是看书，单调、忙碌，却没有烦恼。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师，驾轻就熟了。现在让他突然转变角色，心里不免有些惶惑。他想起了一句俗话：“砻糠搓绳起头难”。

但，秋成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的面前正出现一个机会。是的，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是多么渴望机会啊！

四十来岁的人了，还能够有多少机会呢？

从懂事以来，秋成就不甘心像父辈那样，拘囿在小小的湖荡，终其一生。他应该去往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相信凭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考取名牌大学，即便不能成名成家，也要做有用之才。然而，"文化大革命"一闹，课桌翻天，"老三届"们的美好梦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他又下乡插队当农民，一年到头为解决温饱而奔波劳作。不要说别的机会，就连书都无法读下去了。乡下的日子清贫、乏味、孤独，晚上躺在床上他常常想象，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在街市的霓虹灯下穿梭，觉得那才是一件最畅快的事情。然而，即使是自行车铃，他也不能拥有。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无奈地降了温。除了认命，还能怎样？

妻子比他小两岁。秋成读高中时，她读初中，接着也去白莲村插队落户，彼此住得很近。一开始，秋成从未注意这个瘦小而又安静的女孩，更不懂得如何与异性交往。有一次，天色突变，哗哗地下起了暴雨，他在外面干活，想起窗户没有关，衣物还晾晒在门口竹竿上，来不及赶回去，心里有些着急。傍晚回去时，竟意外地发现什么都收拾好了。桌上的一本《鲁迅诗歌选》被谁拿走了，留下一张并不署名的借条。后来，这本书悄悄地回来了，又被拿走了另一本书。

后来，听到生产队长不止一次地讲何其她怎么能吃苦耐劳，怎么朴素、善良，肯帮助人，他才醒悟，这个朴实无华的女孩身上，有很多让自己心头发热的东西。

他与何其是从一把嫩笋、一桶清水、一本旧书开始，渐渐地走到一起的。说不清谁比谁更主动些，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恋爱。知青在乡下的生活太艰辛、太孤寂了，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夜，凛冽的寒风尖厉地掠过电线，野雉湖出现"湖膏"，所有的船只都因封冻而停航，两颗年轻的心怎能不渴望温暖的抚慰？青春的觉醒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终于，他们互相敞开了心扉，也不期而遇地有了肌肤之亲。

秋成记不起他的第一次，是如何的慌乱、紧张、笨拙而又难以抑制地冲

动。何其似乎比他冷静些，温柔地接纳着他，也毫无保留地把姑娘的一切都给了他……

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也许，平日在田畈里听到村上的人们讲的那些粗俗的俚语荤话，成了性知识的启蒙。反正，该经历的事情自然而然地经历了。

很快，他们合并了锅灶，这样可以相互照顾，也更加节省些。为了避人耳目，才没有合并床铺。但既然走到了这一步，秋成就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到了夜晚，不是秋成去偷偷何其那儿，就是何其偷偷去秋成这儿。是何其让秋成明白，什么是男子汉，怎样成为男子汉。

正是这样相濡以沫，他们在白莲村度过了一段最艰难、最难忘的岁月。当一切的苦涩与艰辛都逝去后，留下的回忆唯有甘甜。没有什么能替代这种更简单的幸福。

后来，两人先后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在乡下以一个简单的方式举办了婚礼，孩子长到三岁，秋成当了中学教师，何其也调进了中心小学，他们才搬到镇上。何其很能干，哪怕捉襟见肘，也依然能使小家庭充满温馨。秋成想，自己的一生还能奢望什么？与插队落户的那些日子相比，什么都应该满足了。

然而，正当他服从于命运，只想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时，一个不期而遇的机会打破了他原有的想法。

王镇长找他谈过话，就算是接到任命了。他随即把要改行当总经理的消息告诉了何其。

何其把饭菜端上桌子，又递给他筷子，淡淡一笑说：

“你想当，就能当好的。”

“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你又不比别人缺什么！”

“哦……”

妻子的话不多，却让秋成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觉得今天的晚饭格外有滋味。何其的话是对的，只要想当，就能当好。信心最最重要。确实，自己哪一点比别人差呢？当旅游公司总经理，不仅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改变古镇湖荡的命运。假如能做到这一点，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

想吗?

湖荡由村落衍变为镇,已经将近一千年了。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这里休养生息,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谁也不曾想到,它那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民俗风情,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能够让整天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们回归大自然,勾起怀旧意识,得到身心的休闲。

这,正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啊!

吴秋成自然不知道,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人选,镇里的领导层商量过好多次,再三权衡,才确定的。他们看中了秋成的文化特长,也看中了他的勤恳踏实。

那么,公司该如何运作呢?他想,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源源不断的客流是公司得以生存的前提。有游客愿意从四面八方跑来,就有门票收入,也必然会在湖荡镇购物、食宿,有各种各样的消费,旅游公司就能有收益。

当然不能用绳索把游客绑来。那么,靠什么吸引他们,让他们争先恐后地乖乖掏腰包呢?独特的景点、上佳的设施、精美的纪念品、恰到好处的服务,娓娓动听的传奇,深厚的文化渊源……以及由清澈的湖水、清澄的空气和清洁的街巷构成的环境。

这些是必备的。

似乎还应该有别的。

湖荡镇,因湖荡纵横交错而得名。今天看来交通不便,从前却十分有利于水运。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这里的湖面上帆樯林立,货船穿梭,绵延不绝,形成了太湖流域古镇之间的商贸中心——包括李家先祖在内的很多人,不因此而发了财?水镇历来安谧宁静,众多的湖荡围拥,使它避开了兵燹战乱,在都市做官、经商的人们很喜欢回来修筑庭院居室,颐养天年,各种不同来源的财富在这里积累,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拥有众多手工作坊的大镇,也有了厚实的文化积淀。

太湖流域分布着多少古镇啊!苏州府的震泽、同里、平望、章练塘、周庄、陈墓、唯亭、南翔、安亭、江湾、月浦、马陆、娄塘;松江府的七宝、枫泾、法华、朱家角、诸翟、金泽;杭州府的塘栖、硖石、临平、长安;嘉兴府的濮院、王店、王江泾;湖州府的南浔、乌青、菱湖、双林……古镇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

串。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经营盐业、渔业、编织业、刺绣业、窑业、竹木山货业、制笔业和榨油业之际，无不依赖于便利的水运而不断兴旺。地方史料中这样记载："海舟巨舰每至吴淞江、青龙江取道，直抵平江城（今苏州）东葑门湾泊"，乃至"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宝"。

湖荡镇有很悠久的窑业史，最繁盛时，拥有烧制砖瓦的土窑上百座，由此而来的是发达的商业和水上运输业。现在，随着公路和铁路运输的发展，经济重心早已向大城市转移。即使在古镇，商业区也从南栅、北栅渐渐转移到了宽阔的新街——商贩们的信息很灵，知道新街将与不久后建造的公路衔接，纷纷把店铺迁了过去。

然而，古镇的格局没有改变，一千年的文化积淀随处能捕捉，湖光水色，诗情画意。因为闭塞和落后，湖荡无意中保留了很多能让旅游者感兴趣的东西——确实是无意的，有些东西你有意识保护，还不一定能保护下来呐！把那些东西管好用好，旅游就能办起来……

这一夜，秋成在憧憬中睡得很香。

湖荡镇西，明代建筑尚书第的附近，有一个水产市场。三排绿色的玻璃钢天棚筑在河港边，离野雉湖很近，水上交通尤其方便。这里的灯火彻夜通明，当居民们还在梦中酣睡时，带着大竹篓和氧气袋的鱼贩子们，早已驾着船，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他们取好货，随即用快艇送往县城的火车站，那边有人接应，天亮之前就能进入上海的菜市场，随即以诱人的姿态展示在各大宾馆的餐桌上。

凌晨两点，"鸡毛菜"打扮得山清水秀地出现在水产市场了。

她姓季，人们都叫她"鸡毛菜"。这不仅仅是谐音。早先她贩卖过一阵鸡毛菜，没有赚到多少钱。后来结识了几个贩鱼的男人，很快跟他们合起伙来，一起做鱼生意了。"鸡毛菜"的外号正是他们起的，或许包含着样子虽然鲜嫩，却卖不起大价钱的意思吧！

"鸡毛菜"不在乎别人叫她什么外号，只要能赚到钱，就行。她贩鱼别有窍门，身上从来不沾一丝鱼虾腥味。每天到时候她在摊位那里站定，很快便有人将整篓整蒲包的鲜鱼活虾送到她脚边。她一一过磅。转眼间，约好的下家过来了，让他们一一搬走。就这么左手来右手去，稳笃笃地赚得让人眼红。

此刻，昏黄的灯光下，各种各样的声音搅在一起。粗鲁的、横蛮的、阴冷的、调侃的、诱惑的、激将的、恳求的……汇成鱼市场特有的腥味十足的声浪。

"兜底——二六，怎么样？"

"二六？哼，二八也早就出手了！走，找别人去吧！"

"好了，有饭大家吃吃嘛！来，先放秤上吊吊！"

双方都慷慨大方，又都斤斤计较。再三讨价还价后，几十斤鲜灵活跳的鲫鱼就成交了。操着上海口音的鱼贩子将鱼倒入挂在摩托车后的铁皮箱里，上面盖一些湿淋淋的水花生，高高兴兴地走了。

"真洋盘！"

"鸡毛菜"不屑地瞄了他一眼。这个上海鱼贩本事不小，骑着摩托车绕机耕路和公路的沙石路基，颠颠簸簸前往湖荡镇，却比别人用船要快捷得多，可是他并不懂得这种内河里养殖的家鱼，鳞片发白，只长肉不长滋味，就像是浇了化肥的青菜，根本不能跟野雉湖的野鲫鱼相比，只好去骗骗几个城里人。

"阿姐，你要的货来了！"

一只大竹篮沉甸甸地放满了子虾，出现在"鸡毛菜"的手边。她抄起一把，嗬，一色的大青虾，只只一样。头里有黄，肚里孕子，哔叭哔叭跳得人满心欢喜。

来人是一个又黑又瘦的男孩，最多十五六岁。一件正面印着青龙花纹，背面印着"香港"二字的汗衫，湿漉漉地粘在发育未足的身上。

"爷叔说，今朝就这些了，明天除了子虾，还有鳜鱼和黄鳝，他亲自从湖对岸送来……"

爷叔是湖对岸渔业村的大好佬，"鸡毛菜"的一个上家。她不由啐了一口，鄙薄地说：

"这只赤佬！明天他要是不把东西送足，我上门找他算账去！"

"爷叔就想请你去喝酒呢！"

说话间，一个无锡口音的贩子抢先一步，盯住了虾篮："我全部吃进，你开什么价？"

"鸡毛菜"斜睨了他一眼："是你呀，无锡佬！什么价，你心里还不清楚？

要不要绕市场兜一圈?”

无锡人腆着脸道:“好咧,叫声阿姐,不要开玩笑哩! 有饭大家吃,你总归要给我一点优惠吧!”

“哼!”

“鸡毛菜”鼻子里冷笑一声。

这时候,一个始终在旁边静候的上海人,眼明手快地抓住了虾篮:“给我,一口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无锡人眼睛一横:“我早就来了,你不要胡搅!”

“我胡搅,还是你胡搅?!”上海人喉咙响了,头颈里青筋饱绽,“你懂不懂规矩?”

“少跟我来这一套!”无锡人一捋袖子,怒气冲冲道,“有本事你到十六铺去逞能,这里没有你的世界!”

“你凶什么?”

“你凶什么?”

“你混账!”

“你才混账! ……”

两个人扭起了胸脯,眼睛里红红的,大有决一雌雄之势。

“也不怕难为情! 这篮虾是我的,我还没有答应卖给谁,你们瞎起哄干什么?”“鸡毛菜”忍不住咯咯笑了,随即伸手比划了一下,“好吧,这个价,你们谁愿意吃进,谁就拿去!”

无锡人一看她的手指,顿时萎了:“你……也太煞心了!”

上海人却得意洋洋:“口袋里没有花纸头,也想来摆大王! 好,讲定了,给我称分量!”

望着无锡人快快离去的背影,“鸡毛菜”喊住他说:“你明天过来,我给你留好子虾,还有鳜鱼!”

无锡人回过来身,挥了挥手。

天色微明时,“鸡毛菜”腰里的钱包鼓鼓的,胸脯挺挺的,往家里走去。赚了多少钱,只有她心里清楚。反正,湖荡镇的鱼贩子没有谁能像她这么潇洒的。

她的家就在紧靠尚书第的一幢住宅楼里,离水产市场不远。这里一直

是渔民聚居的地方。“鸡毛菜”小的时候，常常看见河岸边缆着不少连家的小网船。低矮的船篷下住着一家老小，往往有五六个赤脚光屁股的孩子。网船后梢的小行灶飘起缕缕炊烟。他们逢河捕鱼捉蟹，见沟钓黄鳝扒螺蛳，把网船往河埠上一靠，吆喝一声，将鲜活蹦跳的鱼虾卖掉，就能换回几斤大米或早已告竭的油盐。后来，他们在西栅岸边找片空旷地，用竹竿和芦扉搭个草棚，落下脚来。再后来，成立了渔业大队，政府鼓励渔民上岸定居，帮助他们建造了几幢楼房。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居民点，后来连镇上的一些居民也慢慢地迁移了过来。

此刻，丈夫李惠根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水潽鸡蛋和小馄饨，吃饱以后，她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下午照例是有几个朋友过来，坐在他们家的客堂里，打几圈麻将。打麻将是她最大的嗜好，尽管输多赢少，手面却越来越大。外界传闻说她和别人打麻将，堆在桌子上的钞票不是蘸着唾沫数的，而是用尺子来量的。李惠根从来不插嘴，他的任务是烧水泡茶，准备香烟瓜子，然后清扫地皮……

湖荡镇的人不晓得“鸡毛菜”心里有什么忧愁，就像不知道她赚钱的诀窍一样。

“咚咚锵，咚咚锵！……”

这天，新上任的旅游公司总经理吴秋成正在李宅前前后后地兜圈子，酝酿维修方案，忽听门外一阵锣鼓声传来。

他耐不住了，急忙跑出雪涵堂去。

原来，是摇快船，有人家迎娶新娘呢！

“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愈来愈近。当他和很多看热闹的人们候到市河边时，只见几条张灯结彩的快船，你追我赶，正从远处破浪而至，打破了古镇平日的宁寂。

这几条喜船，不仅搭起花棚，披挂幢幔，悬挂彩灯，还在船舷左右配备大橹和小橹，大橹旁专门搁一块跳板伸向舷外。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橹手，无不是挑选出来的精壮小伙子，一个个身穿紧身衫衣，脚蹬绣花布草鞋，精神抖擞。你追我赶中，龙腾虎跃的橹手纷纷使出全副本领。挡橹的沉着冷静，在颠簸中稳住船身；出跳的站在跳板上猛力拉绷，身体后仰，几乎贴掠

水面。扯绷的一边跺脚一边吆喝，让众人合着同一个节奏，奋力推进快船。谁都想得第一，谁也不肯吝惜自己的力气。但这毕竟是很累人的，仅仅两三个回合，在后排摩拳擦掌的橹手就马上冲上去接力。此刻，没有一个人不是汗流浃背。宁静的河面被搅起雪白浪花，哗哗作响，与夹岸观看的人们一样亢奋。只有掌篙者在船头挺身屹立，舞动长篙，左撑右点，指挥自如。

快船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如飞箭出弦，划破水面。

没想到，冲在最前面的那条船上，竟有一位女孩在扯绷，她长得很秀巧，但与小伙子们配合默契，把大家的士气鼓得高高的，让落在后面的船儿无可奈何，岸上的人们纷纷为之喝彩。

“好，快！快，冲上去了！”

“后面快摇啊！”

“南旺村的女孩真厉害！……”

新郎张小龙本来也是摇快船的好手，此刻却穿一身簇新的衣服，坐在舱内做相公，满脸掩不住的笑容。看见秋成，忙向他挥挥手，喊了一声：“吴老师！”

小龙和他的哥哥大龙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毕业后先后回到了南旺村。一晃有几年不见了。听说他们的副业生产搞得很出色，小龙家里种蘑菇、养甲鱼、酿米酒，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而大龙则是烧窑能手，承包了一座龙字窑，专做仿古青砖，销售给苏州和上海的古建公司。兄弟俩两三年间就把平房变成了楼房，听说最近正筹划办厂呢！

秋成心里一动。他们也可以来参与旅游开发呀，摇快船，不就是一个好节目吗？还有红烧蹄髈，比起扎肉、东坡肉、四喜肉，它更加惹人喜爱。从前是逢年过节，才将它作为重头菜摆在八仙桌的正中。如今它却变成了一份旅游食品，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吃。万三蹄、状元蹄、甫里蹄、送子龙蹄……无不是浓油赤酱、香气扑鼻，肥而不腻、酥而不烂。那一根蹄骨抽出来，轻轻一划，蹄髈就被剖开了。不仅营养丰富，据说还可以美容，让始终警惕自己腰围的女子，也忍不住纷纷举箸。其实，不管编出多少动人的故事，不管用怎样精美的包装，蹄髈的制作方式都是相似的，吴风越俗历来难以分割，仅仅是销售的诀窍各不相同而已。

旅游市场的纪念品千篇一律，缺乏新意。云南的葫芦丝在西安大雁塔下叫卖，俄罗斯套娃在海南岛跟椰子摆在一起，完全脱离了它们的文化环境。我们必须动脑筋，创出自己的特色来。别的不说，周庄借沈万三的名气推广万三蹄，我们为啥不能有永福蹄、永福糕、永福酒、永福糖果……先来它个永福食品系列呢？

"秋成，秋成，你也在看摇快船呀！"正沉思，忽听有人在人群里喊他。转身一看，原来是文化站长刘甄踮起了脚，站在街沿挥手。

"阿甄，是你呀，我正想找你呐！"秋成没有心思看摇快船了，连忙把她拉进了李宅，没等坐稳，就对她说："雪涵堂维修的事情，要靠你打头阵呢！"

"嘿，我们老同学之间还能分彼此吗？只要你吩咐，我保证鞍前马后地跑！"

"哪里的话！你毕竟当了好几年站长，有经验，我还是新手呢！"

"可你能干呀！否则怎么把你隆重推出当总经理？"

"咳，谁知道哪块石头砸到了我头上！"

"那怎么不砸在我头上？"

两个昔日的高中同学说笑了一阵，才又转回正题。刘甄说：

"依我看，我们要找一家古建公司，赶快把雪涵堂修起来，没有资金，让他们先垫着。与此同时，抓紧向省里和市里打维修报告，多少能够要一点……"

"是啊，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不过，王镇长那里，也应该拿一点。"

"只怕他不肯呀！"

"我有经验，能挤点牙膏出来的！"

"能挤多一点就更好了。"，秋成说，"阿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湖荡镇发展旅游，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必须有长远的规划。这规划也不能我们自己做，而是要请权威部门做，比如说请同济大学。他们的教授和学生来湖荡镇作过调查，对这里的明清建筑兴趣很浓，很想再来做实习，甚至把这里作为实习基地……"

那天，秋成让莫里茨陪着去找宋教授。宋教授说，湖荡是个好地方，我们以后还要组织老师、同学一起去。秋成当然表示欢迎。可他当时只顾了

公路改变规划的事，没有往深处想。上任做了总经理后才明白，自己对于古建筑，仅仅一知半解，至多算个草台班，写几篇小文章根本无济于事。要把事情做好，太需要专家指导啦！

"让他们把湖荡作为实习基地，是个好主意！这样，就可以借他们的智慧为我们所用。"

"我想找机会跟王镇长说说，到时候由他出面接待。将来假如要用点钱，也方便一些。"

"我跟你，真是难兄难弟，遇到事情就为钱发愁！"刘甄忽然灵机一动说，"哎，对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请王镇长喝酒，怎么样？"

"请他喝酒？"秋成疑惑不解。

"是啊！秋成，你真是个书呆子，现在有很多事情不都是在酒桌上办成的？"刘甄说，"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你只要到场就行了！"

"那……好吧。"

秋成想，王海良是一镇之长，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怎么会有时间和他们两个小干部喝酒？

刘甄偏偏顺利地把他请到了四季春饭店——看来女人自有女人独特的优势。

这家饭店原本是副业公司的招待所，刚刚由私人承包。规模不大，位置却不错，就在留春桥堍，坐在楼上的小包间，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垂柳依依的市河和苍颜斑驳的拱桥，环境十分幽静。

刘甄显然是熟客，一进门就笑着喊道：

"老板，今天有贵客到，给我们上最好的烧酒！"

王海良故意一脸愠色，说："刘甄你存心要灌醉我呀！"

"哪能呢？谁不知道王镇长是大名鼎鼎的'王海量'？一斤两斤烧酒根本不在话下，我和秋成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书生，怎么拼得过你！"

"秋成，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她的肚皮里鬼主意多的是！"王海良满不在乎地坐下，随手拧开了洋河大曲的瓶盖，"我们三个人先平分一下，谁也不许偷懒！"

顷刻间，一瓶酒咕咕咕全都倒在了三只玻璃杯里。为了表示公平，他还匀了匀，然后让他们选择。秋成看见这个阵势，不由慌了手脚。他平时

几乎不喝酒，偶尔喝点啤酒，都会面红耳赤。现在眼前摆了这么一大杯烧酒，看见就发晕了，怎么敢拿？

刘甄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既然来了，就不要害怕，有我呢！随即恭恭敬敬地举起杯子，摆在胸前说：

"王镇长，我先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关心！别的话我就不说了，一切的一切全在酒中！"

说罢，仰起喉咙，猛喝了一大口。

秋成在旁边不由为她捏了一把汗。菜还没有上来就这么喝，简直把烧酒当成了白开水。在学校里读书时她很腼腆，一开口说话就脸红，现在却变得这么厉害。

刘甄却似乎毫不介意。

"好个刘甄，你真够意思！"王海良不由呵呵笑了，"我奉陪，今天我们喝个痛快——酒桌上只有朋友，没有性别，也没有职位，秋成，你怎么啦？不要有什么拘束呀！"

秋成鼓起了勇气说："王镇长，我真的喝不来，就用小酒盅敬你一杯，好不好？"

"不行！既然坐下了，就应该一视同仁。"王海良朝他举起了酒杯，"感情深，一口闷，喝，喝！男人不喝酒还算男人？"

"我……"

秋成心里暗自叫苦，看样子今天非要醉倒在桌子底下不可了。可是事到临头，无法畏缩，硬着头皮喝吧！他站起身，将酒杯凑近嘴边，闭拢眼睛，使劲地喝了一口。只觉得一股火辣辣的液体从唇舌间滑向喉咙，犹如一条火蛇在五脏六腑间游动。他不由自主地张嘴嘘气，恨不能将这股液体嘘出来，脸色却已经涨得通红。

"太少了，太少了！"王海良并不放他过关，"喝了酒，你这旅游公司总经理就当得好啦！喝，喝！……"

"王镇长，秋成今天这么喝，已经是破天荒啦！来，我敬你，我敬你！"刘甄一看苗头不对，急忙帮他解围。说着，又一次举起杯子，"既然是一视同仁，那我喝多少，你也喝多少，怎么样？"

王海良狡黠地一笑，说：

“嘿嘿，你以为还会像上次那样，趁我喝得稀里糊涂，什么都答应你？告诉你吧，刘甄，王海良再傻瓜，也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上次，刘甄也是在“四季春”请王镇长喝酒，趁他喝得高兴，提出要求经费补助。说文化站今年按照镇领导的要求，搞了八个大活动，刚刚进行到一半，钱就花完了。文化站的人员几乎每天加班，累得半死不活，却连一分钱的加班费都拿不到，恨不得把站长都杀了！王镇长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们拨点经费。

王海良喝了一瓶多洋河，早已过量，舌头都木了，涨红着眼睛说，要钱可以，喝酒！喝一杯烧酒，给你一万块钱。喝三杯，就给你三万！

刘甄一听，马上来劲了，说：

“王镇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政策落实，布衫出湿。我就是滚倒在地上，也要多喝两杯。”

那一天，刘甄是怎么把喝得烂醉的王海良送回家去，自己又是怎么回家的，稀里糊涂记不清楚。到了家，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吐得遍地狼藉，恨不得连胆汁也吐出来。

尽管如此，她的阴谋最终还是得逞了——与王海良讨价还价，拿到了一万八千元补助经费。

刘甄忙说：“那次要是拿不到一万八千块，我真的上吊啦！今天我和秋成请你来，就是要表示感谢啊！”

“感谢啥，这一万多块钱本来就答应给你的嘛！一个女人能喝成那样，我也开眼界了，天下的男人都会甘拜下风的！”

“这么说，我仍然吃亏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不算最穷，可是哭的本事最大，当然占便宜。”王海良斜睨一眼说，“秋成，你胸有成竹，一点也不愁，大概是梅智君给你钱了吧？”

“哪能呢！”秋成满脸委屈，“梅智君说，公路改变规划，交通局能同意，已经是帮大忙了。”

王海良连连摇头：“嘿，这个梅智君，门槛真精！多筑几公里，还要让我们出一半钱。等到旅游区形成了，他的脚跑得比任何人都快。哪天我跟他换一个位置就好了！”

“你肯吗?”

秋成和刘甄都笑了。

王海良点燃一支烟,讲起了俏皮话:“其实呀,要赚钱非常简单,也不要做什么了,就做三件事情,第一是给长城安装一架电梯,从山海关直通嘉峪关;第二是给飞机设计一种倒车装置,在天空中就不用转圈子了;第三是在月亮的广寒宫挂一个空调,让它冬暖夏凉。只要做成一件,你的钱就赚死啦!”

他的神色一本正经,他们却又捧腹笑了。秋成想,王镇长原来是很容易接近的。

说说笑笑间,菜肴一道一道地送上来。红烧昂刺鱼、清炒河虾仁、酱方、素三鲜、花鲢粉皮汤,外加刚刚上市的蚕豆用蒜苗一起清炒,都是本地的时鲜家常菜。湖荡镇多水面,鱼虾价格便宜,味道也比别处鲜美。秋成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觉得未免太奢侈了,哪里吃得完呀,家里就是过年也不会有这么多菜肴的。

他不明白,对于喝酒的人而言,席间的气氛比菜肴香味更重要。

王海良呷了一口酒,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突然叹着气说:

“说实话,我这镇长是一个空架子,哪儿有钱呀!看我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其实是欠了一屁股的账,每年到年底就像是喜儿的阿爸杨白劳。讲得难听一点,还不如‘鸡毛菜’那些人活络呢!她赌博输掉五六万元,根本不肉痛!湖荡镇这几年招商引资,搞工业小区,要七通一平,工程款永远也付不清。这几天又要修公路了,县长的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他说县镇两级各出一半资金,我能不答应吗?好家伙,一公里路就要十万块,等于是用‘大团结’一张张铺出来的呀!”

“王镇长,你总归比我们有办法。”刘甄说,“只要你的名字签下去,银行行长还不快快把款子打过来?”

“嗨,哪有这么容易的!你以为贷到了款,就是你的啦?银行贷给你,到期就连本利一起算,不把你逼死?!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动过脑筋,真的山穷水尽,就把镇政府的办公大楼抵押出去……”

“不会走到这一步吧?”

“难说的。没有棋走的时候,也只好走了。唉,就说修公路吧,大家都

盼望已久了，可是它复杂得很呢！不仅几百亩土地要挖废，还有不少农户要拆迁，光青苗补偿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假如我有一架造钞票的机器，就好了！”

王海良说得大家又笑了。

酒真是个好东西。热辣辣地几杯下肚，脸上泛起了酡红，什么拘谨、羞涩、胆怯、犹豫，全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觥筹交错中，大家称兄道弟，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什么关系都拉扯上了，彼此间的距离就无形中拉近了。

秋成心想，看来各有各的难处，一镇之长念的也是一本缺钱的经。本来他打算趁机会向王镇长提出要求，希望能下拨一点经费，话到嘴边却忍住了，以后看机会再说吧！

酒，让每个人都醺醺然了。秋成尽管竭力让自己少喝，然而在这种场合，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只觉得头脑涨得像一只斗，身体却轻飘飘的，仿佛要向空中飞起来，走路就摇摇晃晃的。他很感激刘甄，今天假如不是她帮忙，恐怕早就醉得一塌糊涂了。

临走的时候，王海良拍拍秋成的肩膀，说：

“好好干，秋成！等你卖出第一张门票，我请你喝酒，一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秋成说：“我就盼望着这一天呀！”

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何其早已安谧地入睡了，他不想吵醒她，用凉水洗洗脸，便上了床。紧靠着妻子温暖而丰腴的身体，躺在被窝里，觉得浑身疲乏，头也发晕，很想尽快入睡，脑子却仍在飞快地转动着，不肯停歇。

他想起了一件事。

算起来，至少过去了二十年。

那时候，秋成的父亲还健在。在他们家居住的西港街上，有一户操着无锡口音的邻居，夫妻俩加上三个孩子。丈夫阿德在农机厂做临时工，每月二十四块钱工资，妻子只是夏收和秋收时去粮库做短工，收入就更加少了。他们租借一间半房子，外面搭一个灶披。狭窄的客堂里，摆着一张旧餐桌，没什么值钱的家具。

父亲吴志敏为人热情而又厚道，阿德有些活不会干，少不了得到他的指点。两家住得很近，又在同一个车间做，自然而然地他们成了朋友。那时候哪家都不锁门，吃饭时只要看见家里有人，就端着饭碗进来了，随便挟一筷桌上的菜，说说笑笑，毫不见外。

阿德夫妇刚从无锡搬来时，曾经租赁门面，开过一家德记饭馆。早市的小笼馒头很有特色，都说与赫赫有名的无锡“王星记”不相上下。但是饭馆的生意始终比较清淡，那时候大家穷，上馆子对于谁都是一种奢侈。恰逢四清，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要砍资本主义尾巴，不准私人开店，为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没有任何技术专长的阿德夫妇只好出去靠体力吃饭。那只浸润过很多油腻、榫头有些松动的八仙桌，算是德记饭馆留下的唯一纪念。

与吴志敏交往多了，阿德很多事情对他都不隐瞒。阿德说，父亲以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一阵军需官，颇有些实权，上司也很赏识，所以阿德从小生活很优裕。但是后来因为身体患病，父亲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回到无锡老家，解放后没多久他就死了。尽管土改、肃反等历次运动都没有对他家有什么冲击，当过国民党军需官的父亲毕竟给阿德带来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不能入团、入党，更无缘进大学深造。一旦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浪，他们就担心有什么麻烦。

这，正是他决意搬到湖荡镇来的缘由。他是把湖荡镇当作世外桃源的。开德记饭馆其实也是出于无奈，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由于周围的人们并不清楚阿德父亲那一段故事，他平时待人接物也很谦恭，哪怕收入低，手头总是不宽裕，日子依然过得很安稳。体力活干的时间长了，慢慢也适应了。

就在这时候，冷镬子里爆出了热栗子。

有一天，吴志敏突然被公安派出所传讯，原因是“贩卖黄金”。这个罪名，让全厂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党支部书记两天两夜没有睡着觉。吴志敏竟然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吴志敏却丝毫也不隐瞒，很快承认自己确实有四只金戒指，本来打算卖给银行，可是觉得价格太低了，实在舍不得，就想转让给私人，好多卖几块钱。正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知怎么让居委会干部发现了，一个电话

打到了派出所。

民警立即把他喊去，桌子一拍，气势汹汹地责问道：

“姓吴的，难道你不知道私自买卖金器是违法的吗？你哪儿来这么多的金戒指？”

吴志敏低垂着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金戒指是偷来的，是从朋友阿德家里偷的。阿德真的有金戒指，藏在客堂间的餐桌里，他家的门是从来不关的……

民警随即把阿德叫到派出所。

阿德说：“吴志敏跟我是好朋友，他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他老娘生了风湿性关节炎，一受寒冷就痛得哇哇叫。他是个孝子，宁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也要给老娘治病。可他家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两个孩子又小，每天吃咸菜萝卜干，实在太可怜啦！”

“那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吗？比如说——金戒指？”

“金戒指？没有没有！”阿德苦笑一声说，“你晓得，我们两夫妻都没有正式工作，三个小孩子又在长头上，要吃要穿要读书。唉，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金戒指？”

“你，最近有没有丢失贵重物品？”

“假如丢失贵重物品，我早就到派出所报案啦！可是我哪儿有什么贵重物品呢？”

阿德矢口否认家里失窃，民警查不到任何证据，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民警觉得不能到此为止，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他又专程去了阿德家，仔细观察了一番客堂里的餐桌。那只八仙桌是杉木做的，已经用了不少年头，桌面要么油腻，要么裂缝，稍微使劲推一下便摇摇晃晃。这样的餐桌即使扔在马路上，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把它搬回家去，怎么可能藏金戒指？即使要藏，又能藏在哪里呢？

这时候，农机厂党支部书记也出面帮吴志敏说情，说他母亲的病愈来愈严重，已经卧床不起，家里确实困难，厂里正想考虑给他补助呢！既然承认了错误，念他平常表现不错，就放他过关吧！

民警把四只金戒指交到银行，充了国库，让吴志敏作了书面检查，事情也就不再追究，他仍然像以前那样上班干活。

只是在车间里见到阿德，吴志敏的神色总显得有些尴尬。

过了一段时间，阿德突然听到消息，说吴志敏的母亲故世了，他立即和老婆一起上门去吊唁，还送去了白纸包的丧仪。吴志敏十分感激，无论如何请他们吃豆腐饭，阿德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两个朋友又像从前那样，开始密切交往。

这天黄昏，吴志敏来到阿德家里，泡了一杯绿茶，一边喝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阿德忽然用手指伸进餐桌的裂缝，把桌面掀了起来，眼前忽地一亮，只见桌肚里金光闪闪地躺着两条长蜈蚣，仔细看去，原来是用麻线穿着的两排金戒指，至少有一百几十只！显然是很久没摆弄，金戒指蒙上了灰尘，还夹杂点点蟑螂屎。

"志敏你这个家伙，平常看起来很厉害，关键时刻却缩头缩脑。老娘生病躺在床上，靠四只金戒指能办什么事？你看这里有多少，要拿就多拿几只嘛！口口声声自家弟兄，还不好意思跟我说！"

吴志敏一脸愧色，忙抱起双拳，恳求道："阿德，谢谢你不要挖我的伤疤了！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德摇摇头说："这些都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可是我丢在这里，从来都没有动它们，连手上都没有戴过一次。人家都说金戒指值钱，我却觉得没什么用，反而是一种思想负担！唉，你只拿了四只，要是都拿走，我就轻松啦！"

"咳，都怪我，我还给你惹出了麻烦。阿德，你这样对我好，我吴志敏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千万不要这样说。黄金要用在刀口上，才是黄金。否则只是一堆废铁。真可惜，有这么多金戒指，也没让你妈妈多活几年呀！"

…………

秋成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事的。

一向很了不起的父亲，在他的印象中竟变得怪怪的。

直到他成人以后，肩膀上也承受了沉重的生活压力，才渐渐对父亲的行为理解了。是啊，难怪有人说一钱能逼死英雄汉。钱啊钱，世界上最诱人也最烦人的就是钱呀！

从兴办旅游开始，一个钱字始终缠绕着秋成。他们憋着一股劲，想让

湖荡闻名中外，吸引天下所有的游客，也想改变穷困面貌。这个目标不能说没有达到，湖荡的知名度越来越大，老百姓也越来越富裕，但，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达到了一个目标，又有新的目标冒出来。难怪王海良常常调侃："假如我有一架造钞票的机器，就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秋成的总经理当了十来年，却依然要为钱发愁。如今，湖荡要转让旅游经营权，说到底不也是为了钱？

秋成想，唐云飞的古今公司也未必有聚宝盆、摇钱树，可是他们头脑机灵，有手段、会运作，能把别人的钱——包括银行的钱拿来给自己用，所以拍大了胆子在湖荡开发。

事至如今，秋成仍然承认自己缺乏理财的天分。当初梅智君说，当了总经理，在用人之外，第一是理财，第二是理财，第三还是理财。理财确实是一个难题，过去了十来年，还是一个难题。

签订协议后，古今公司果真给湖荡镇汇来了二千万元。这是经营权转让费的十分之一。半年内，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汇二千万元，直至汇足一亿元。对于工业经济基础薄弱的湖荡镇来说，这将为财政支出缓解很多矛盾。维修景点拖欠的工程款，也可以逐步付清了。原本有些人对转让经营权持怀疑态度，听说有资金到位，也不再讲什么了。何况，古今公司聘请美国的一家设计事务所，拿出了"新江南"总体规划，并且获得了有关部门批准。工程的前期准备，也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秋成想说什么，却不便说。

人，往往要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唉，这些年为了消除书呆子气，把旅游公司的财理好，学当总经理，下了多少工夫，耗费了多少精力啊！尤其是最初的两年，白手起家，日子过得很不寻常，在忙忙碌碌中自己改变了很多，仿佛脱胎换骨似的。该经历的酸甜苦辣经历了，该适应的也就适应了。可是他至今仍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很多时候，秋成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条在野雉湖上漂移的船，为风浪所左右，难以把握航程……

河泛

湖荡镇的每一天，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这天清晨，当人们接二连三走出家门，匆匆赶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市河涨水了，河面有些浑浊。令人惊异的是竟然浮起了很多白鲢、青鲫和穿条。这些平日里机敏狡猾，在河水里窜来窜去的家伙，像是吃了傻药似的，呆头呆脑地唼着水泡任人摆布，根本不需要渔网。

有经验的人说，这是“河泛”。天气非常闷热的时候，气压较低，河里严重缺氧，鱼虾觉得发闷，就会泛起来。

节令已经立秋，气候却迟迟不肯转凉，尤其是午后，黄狗依然热得在树荫下直吐舌头。老人们纷纷抱怨来了秋老虎、木樨蒸。昨晚下了一场秋阵雨，终于带来了明显的凉意。谁知涨高的河水呈现怪异的浑黄色，夹带着发懵的鱼虾哗哗流淌，而不像平时那样宁静得犹如一匹绸缎。

以往只是黄梅季节才偶尔发生的“河泛”，在秋天出现，总归难以解释。但，听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河泛”，很多人十分兴奋，纷纷扑下河去捕捞。这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不拿白不拿。

此刻，谁会去想得那么多呢？

翁中杰老人站在河岸上，饶有兴趣地看着人们捉鱼，自己却不下去，而是摆出一副老资格说：

“这点小鱼算什么呀！野雉湖里遇到白鱼阵，才叫厉害呢！不知道有多少条鱼，拼命地往你船上跳，想挡也挡不住。湖荡镇上有谁看见过？只有我！那时候我也只有十三岁……”

捉鱼的人们只顾手忙脚乱地捉鱼，哪儿有空跟他磨嘴皮，让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人呀，不能太贪心的，贪心了就要出事的！……"

他嘀咕了几句，也就没趣地走了。

太阳很快就露头了。这时候，初中学生阿培匆匆行走在河岸上。他黑皮、圆脸，剪着板刷似的小平头，手里玩着一条青灰色的蛇。那蛇昂起头，张开嘴，拼命地将身体扭曲向上，但只要他轻轻抖动，青蛇就骨酥体软，变成一根长长的面条。

原来，这是一条塑料蛇。

他抬起头，发现市河里挤满了赤脚赤膊的人。他们拿着网兜和木盆拼命捞鱼虾，你抢我夺的，好不热闹。连"鸡毛菜"也赤脚站在河里，催促她的丈夫用网兜拼命捞鱼。

一瞬间，仿佛附近野雉湖、箬帽荡、明镜湖、矾清荡的鱼虾全都涌到了市河里，它们傻乎乎地浮在河面上，使劲赶都赶不走，即便是瞎子也能捉住两手的鱼！

连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事！

阿培心里痒痒的，也真想跳下河去，伸手抓几条鱼。多好玩呀！可是迈了一步，又收住了。不行，今天他没有时间抓鱼，必须马上到野雉湖渡口去。

阿爸要开会，让他替半天工。去晚了，要骂的。

幸好还是暑假，他不必去学校上课，剩下的作业也不多了。

雨后的天穹被洗得无比湛蓝。朝阳就像一只熟透的大柿子，缓缓升起在湖面上。顷刻间，东天的薄云就仿佛点燃了，一片火红。野雉湖大桥已经竣工了，那恐龙骨架般的雄伟身影，投射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随着波浪不停地晃动。桥身上披挂着彩旗和大幅标语，犹如一个准备迎娶嫁娘的新郎官，分外引人瞩目。

阿培头枕着书包，独自躺在渡船的船艄上，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怔怔地望着空荡荡的路口，茫然若失。他自己也不明白，到底在等待什么，在思索什么。

从前却不是这样的。野雉湖渡口始终热闹，用"人来车往"形容，一点

儿也不过分——当然那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或手推车。爷爷从一个青皮后生开始摇渡船，一直摇到白发苍苍才肯歇息。然后是阿爸虎根接他的班，每天在这里摇渡船。湖荡镇开出门来就是水，从前的人们也很想有一座桥，可是湖口太宽阔了，常常有风浪，根本没有能力造桥。渡口渡船，始终成为古镇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平常忙碌且不说，即使大年三十晚上，也随时可能被渡客从吃年夜饭的桌子上喊出来。虎根总是二话不说，跳上船就摇。这些年，小木船、水泥船、铁皮船……渡船更换了一条又一条。但不管什么船到了虎根手里，都服服帖帖的。

但，从明天，不，从今天开始，他将告别渡船。

野雉湖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了，这是湖荡镇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一清早，镇里的那些干部都跑到桥上，忙忙碌碌地作通车的准备。很多人不去看河泛，而是跑到桥边看热闹。是呀，从现在开始，汽车可以从公路上直接驶进湖荡镇。原本轮船走大半天的水路，不消一个小时就到了，谁不高兴呀！

只有吴秋成没有从桥上过，而是独自走下湖滩，乘了一趟渡船。阿培认识他，喊了他一声老师。秋成拍拍他的脑袋，说你在舱里做作业，我自己动手摇船，这是渡口历史上的最后一渡啦！慢悠悠把船摇到对岸，他把船还给阿培，跳上岸，往大桥那边走去了。

真的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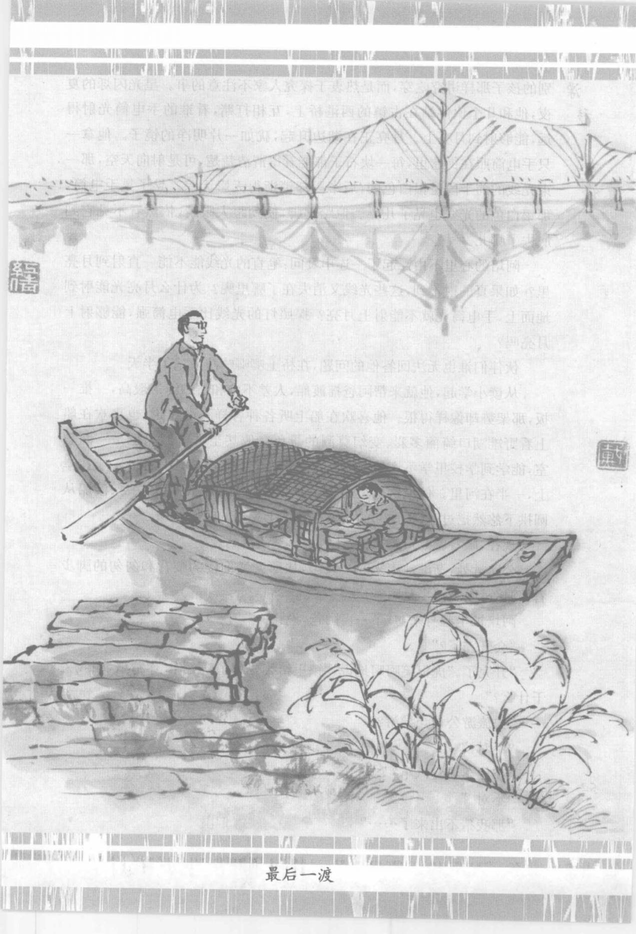
渡船和渡工都要改行了。

阿培觉得这没什么，通汽车不是也很好吗？阿爸虎根却不这样想，双手抚摸着油亮光滑的橹把，说不尽的感慨：

"唉，算起来，这个渡口是清朝康熙年间就设立的，有一百多年啦！我们祖孙五代摇摆渡，到我手里，算是完成历史使命了！"

阿培嘴里吹着不成调的口哨。阿爸的话，给他增添了一丝忧愁。尽管他心里明白，建了桥，通了公路，谁都愿意乘汽车、骑自行车，还有哪个傻瓜来坐慢悠悠的渡船呢？不过，阿培也有点留恋渡船，渡船始终和自己的家一样。撤掉渡船后阿爸靠什么收入呢？

家里经济并不富裕。别的同学玩魔方的时候，阿培只有竹制水枪；等他有了魔方，人家早已玩变形金刚了。不过，阿培并不稀罕那些，他也不像



最后一渡

别的孩子那样讲究吃穿，而是热衷于探究人家不注意的事。星光闪烁的夏夜，他和几个伙伴站在古镇的西港桥上，互相打赌，看谁的手电筒光射得远，能够射到月亮上。月亮正在湖边升起，犹如一片明净的镜子。他拿一只手电筒照在街巷里，每一块石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射向天空，那一束光线的前半段是银白色的，后半段却消逝得无影无踪。晃了晃手电筒，那银白色的光线也晃了几晃。他踮起脚，使劲瞪大眼睛，依然看不见它到底去了哪儿。

阿培的心里不由浮起了一连串疑问：笔直的光线能不能一直射到月亮里？如果真的射不到，这些光线又消失在了哪里呢？为什么月亮光能射到地面上，手电筒光就不能射上月亮？探照灯的光线比手电筒强，能够射上月亮吗？

伙伴们谁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在桥上唧唧喳喳争论了半天。

从读小学起，他就来帮阿爸摇渡船，人差不多和橹绷绳一般高，一推一扳，那架势却像样得很。他喜欢在船上听各种各样人的议论，也喜欢在船上看野雉湖口绮丽多彩、变幻莫测的景色。他甚至觉得渡船也是一间教室，能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花岗岩做成的石拱桥，圆圆的，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河里。他说这也是一轮用石头做成圆月，特别是当一条渡船从圆拱下悠然摇过，橹板搅起的波光在石拱上晃动的时候……

现在，眼看着渡口要撤销，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公路远处，渐渐地走来一个人影，从那微微佝偻的腰背和匆匆的脚步看，阿培一眼就认出是阿爸。

阿培忙坐起身来，喊了一声阿爸，说：

“会开完了？”

“开完了。”虎根笑呵呵地说，“镇里给我分配了新工作，你猜猜，叫我去干什么？”

“去旅游公司当导游？”

“不对。”

“在停车场管汽车？”

“不对。”

“那我猜不出来了……”

"告诉你吧，说我人头熟、活络，叫我去博尔化工厂跑供销。这条船也跟着我到博尔化工厂，运运货什么的。"

虎根是个很随和的人，碰到什么难处都不会发愁。平时，有熟人上船，递一支香烟，说几句问寒问暖的话，便高兴得合不拢嘴了。有一次，交通局梅局长到野雉湖渡口检查安全工作，他原本在湖荡中学当校长的时候，进出也常常乘摆渡船，和虎根是熟悉的。在他与虎根攀谈的当口，秘书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居然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虎根听说后，特地让阿培去买了一份报纸回来，横来竖去地看。阿培知道，人家报纸这样做，是表扬交通局长深入基层，可只有半个侧影的阿爸却感到很光荣，双手掌橹，有使不完的劲。

太阳升上半空，渐渐模糊了轮廓，却把无穷的光线洒在了宽阔的湖面上。一股清凉的风从芦苇丛中吹来，驱散了像青灰色的轻纱那样缠绕在大桥桥墩间的雾气。没有谁来摆渡，恐怕接下去也不会有了，四周分外静谧。渡船上的父子两人，闲得无聊。

阿培说："阿爸，你有没有听说市河里'河泛'？"

没有回答。一看，坐在船尾的虎根，两眼怔怔地望着流淌的江水，正陷入沉思。阿培又问了一句，虎根才猛地省悟过来，说：

"是呀，好多人在捉鱼呐！"

"你说，为啥会河泛呢？"

"天气闷热，河里缺氧，那些鱼虾忍受不住了，才……"

"可昨晚并不闷热呀！"

"哦，是啊，是有点奇怪。"

"我听老师说过，环境污染也可能让鱼虾死亡的。市河里的水黄黄的，黄得很怪，我看是什么污水流出来了……"

"污水？是的，河水太浑浊了，哪家黑良心的厂放污水？"

虎根像一尊雕像似的坐在那儿，默默地抽烟。对于阿培提出的问题，他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阿培走过去，坐在阿爸的身边，也默默地望着流淌的江水。他感觉到阿爸有很多的心事。是啊，换了别人，也会有很多心事的。几代人摆渡的渡口，就要撤掉了，舍不得啊！

不知坐了多久，虎根终于把手里的烟头抽完，说：

“阿培，我们走吧！回家吧！”

“快吃饭去，我肚皮早就饿瘪啦！”

父子俩一个解缆一个动橹，让渡船掉了个头，摇进了野雉湖，故意绕一个圈子，才向镇西头的自家房子驶去。似乎有些恋恋不舍，船比平常行得慢了许多。

这，是野雉湖上的最后一渡。

几乎是在修筑野雉湖大桥，把公路从县城引到湖荡镇的同时，李宅的主厅雪涵堂完成了维修。厅堂里安放的天然几、冠帽椅、雕花屏风等都是新仿的。原先的家具经过这么多年变迁，早已不复存在。他们设法买了红木原材料，请人按照明代的规制设计，又做了旧，不是内行根本看不出来。而且用过一段时间后，效果会更好。

厅堂内的那块匾额，行书“雪涵堂”三字，轻松自如而又法存笔端。如果仔细分辨，可以发现有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落款与印章。原来，李家的先祖经商致富后，也很懂得风雅。耐人寻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到处“破四旧”，举起铁榔头，狠狠地把那些有“封资修”嫌疑的建筑构件砸得粉碎时，不知是哪个有心人，偷偷用造房子用的纸筋将它厚厚涂抹，使它幸免于难。维修时纸筋剥落，匾额便完整地显露出来，稍稍髹漆一遍，顿时光彩照人。

西栅的尚书第，也是一幢体量不小的明代建筑，骨架还算完整，可细部损坏太厉害，修缮的难度比较大，由于缺钱，只能慢慢来。说是尚书第，其实并不是尚书的府第，而是夏元吉治理水患时借住的宅第。县志上记载，明代洪武末年，作为太湖水入海通道的吴淞江下游严重淤塞，致使浙西连年遭受涝灾。永乐初年，吴淞江和黄浦下游壅塞，苏州府、松江府一带大水成灾。朝廷十分重视水患治理，委派户部尚书夏元吉来江南筹划根治事宜。夏元吉在湖荡镇住了几十天，每天布衣徒步，不辞辛劳地指导施工，终于使太湖、淀山湖和浙西之水顺畅入海，解除了水患。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住过的宅第称为“尚书第”，倒把宅主淡薄了。

王海良镇长特意送来了两只青花镂空鼓形瓷凳。他说，这对瓷凳是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没收的“胜利果实”，摆在办公室里几十年了，不如沙发有

弹性，没有几个人愿意坐，所以满是灰尘。放在雪涵堂里让游客看看，倒是古色古香，蛮有味道。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秋成的第一炮打响了。

湖荡古镇景区终于如愿以偿地卖出了门票。当第一批游客进来时，秋成躲在搬到后堂楼厢房的办公室里，默默注视着那些东张西望的人们，内心的感情很复杂。埋头苦干了一年多，求教了很多人，碰了很多钉子，也欠了很多情很多债，总算见到了一些成果。他心里积聚的那些劳累、委屈、困惑、懊恼，也就烟消云散了。

门票是每张三十块钱。按照不成文的行规，旅行社组织的团队必须打折，最低打到六折。王镇长有些不满意，那湖荡镇还剩下多少呢？秋成再三向他解释，假如门票定得太高，人家不愿意来，收入岂非更少？权衡左右，也只能如此。用一句商业上的行话，叫薄利多销，期待着将来往上涨吧！

修完了雪涵堂，其他的几进看起来就更加破旧不堪了。秋成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抓紧时间把另外的几进都修好，这个景点就完整了。其他几幢古建筑也必须开始维修。此外，湖畔还应该做两个小游园，种植花草树木，堆砌假山。目前湖荡镇的旅游点还不多，相互之间不太配套，行走线路也不沟通，这必然会影响对游客的吸引力。他们已经设想了几个方案，正一步步抓紧实施。眼下是越做事情越多，缺钱、缺人、缺物的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刘甄突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

“嗨，你知不知道，苏州的干将路要变成大马路了，将来从东到西的汽车，大都从干将路走。路的两旁，有很多老房子不得不拆掉……”

秋成的眼睛顿时一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赶快去苏州收购那些拆下来的建筑材料？”

“对呀。我就是提醒你这件事。他们拆了下来，还能派什么用场？我们可以用一分的价格，买十分的货。全都是宝贝呀！”

“是的，这样就能保证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了！”秋成说，“看来我们自己也要有一支古建队。”

修筑了大桥，天堑变成通途，旅游局又通过各种方式帮他们推介，湖荡

镇的名字不再像从前那么陌生，果然有很多游客前来游览了，尽管很多旅行社是试探性的，路过时让游客绕一下。但毕竟得到了市场认可，下一步工作就有了推动力。秋成想，有志者事竟成，将来一定要让湖荡镇增强吸引力，成为公认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公司买下了一处民国年间的建筑，经过修缮，作为办公室，李宅的房子退出来，全都做了景点。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断招兵买马，各项规章制度也随之健全。

为了强调服务的重要性，秋成给每一个新来的员工，都发了一套蓝印花布中式服装，并且送给他们这样一句话：

“你，就是湖荡镇的形象代表！”

他自己也带头穿了蓝印花布服装。想想以前拿粉笔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个学生的样子，再看看现在的打扮，觉得很有些滑稽。然而，几十个人都穿一样的服装，就成了旅游公司的显著标志，还颇具江南水乡风味。什么事情都是能很快适应的。

旅游公司的领导班子也得到了充实。秋成挑选了两个青年人，一个当副总经理，一个当办公室主任。镇党委会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方案。同时，他又建议，不妨让文化站长刘甄兼任副总经理。湖荡镇的旅游开发，离不开文化内涵。王镇长对刘甄的印象一直不错，当场表态，这个建议也可以考虑。

任命的文件很快就下发了。

秋成带着旅游公司一班人，专门出去考察了一番。他们主要考察了江浙沪邻近地区几个开发成功的古镇——周庄、同里、乌镇、南浔、朱家角等，大家兴致勃勃，回来后都说收获很大，最重要的是在对比中看到了湖荡镇的长处与短处，树立了信心。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同样能做到，也许还能避免许多弯路呢！

在没有通公路之前的很多年，地偏一隅的湖荡镇是闭塞的、寂寞的，甚至是落后的。然而，闭塞也有闭塞的好处，毕竟保存了很多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看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如今名副其实能称得上古镇的，还剩几个？

不是吗，古镇的消亡，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湖荡镇恰恰由于闭塞

落后，比外面的世界慢了一拍，没有遭受破坏，侥幸地保存了自己的天生丽质。这句话，是宋教授对湖荡的评价。秋成觉得非常中肯，也非常形象。

即使是旅游界的人，从前也都没听说过湖荡镇的名字，现在跑过来一看，他们惊异地发现，这个四面环水的古镇，街道、民宅、水巷、拱桥，处处保持着明清风格，更有着城里无法寻觅到的静谧。无论是拙朴的青石鼓墩，还是精美的砖雕门楼；无论是摇过拱桥的小船，还是毛竹穿石的河栏；无论是沿河修筑的廊棚，还是人家后门延伸的河埠，都有着独特的神韵，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芒。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也是耐人寻味的人文景观；是朴实的，却又是雅致的。

来自大都市的游客，见多识广，难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古镇，并且拿其他景点作比照。但是一旦走进李宅、朱宅、顾宅等一幢幢古建筑，那充满传统气息的厅堂、庭院、河埠，使他们想起了早已流逝的童年，勾起了怀旧意识，也深一层地理解了历史和现实。这，无疑能让他们有新鲜感和满足感，所以很愿意来游览。

不少游客非要乘坐小船不可，让船娘摇着，慢慢行驶在驳岸围拥的水巷里，荡漾在野雉湖上，比坐汽车的感觉好多了。这里的每一个情景，都仿佛是一首富有韵味的诗呢！

很快，不仅仅是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的人们愿意来到湖荡古镇，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也以纳罕的神色，打量着水边的一切，然后跷起大拇指，连声赞扬：

“OK，OK！”

啧啧，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水乡呀！“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优美的诗句一瞬间都从脑海里冒出来了。

秋成心想，人跟人真是不一样。我们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东西，在城里人看来，却是那么稀奇，那么珍贵。早知道这样，以前不该为了建所谓的“人民大会堂”而拆掉那么多老房子呀！那件事做得多么笨，真是让人后悔莫及！

秋成在当中学教师时，曾经对湖荡镇的历史作过一番研究。发现它的兴盛与江浙一带许多古镇一样，跟南宋皇帝迁都临安（今杭州）有关。成为

旅游公司总经理后，他觉得更有责任做研究，所以抽空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市报上，题目叫做《南宋迁都与江南古镇》。

当年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时，由于凭借了长江和钱塘江天堑，足以偏安一隅。大量的逃亡者从北方带来的财富，一旦与江南沃土结合，竟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结果——只要有哪位皇室成员滞留在水乡集镇，集镇很快就人烟稠密。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也有利于开发江南的农田，交流耕作经验，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南宋王朝在临安建立起的政权，控制了半壁江山。于是，皇室贵族们将战争的创伤丢在了脑后，纷纷在临安城里建造起富丽堂皇的宫室。林升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描绘的正是这番情景。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江南一带涌现出大批经济繁荣的城镇。仅临安城外就有十五个城镇，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许多集镇成了商业贸易的交易处，商贾云集，甚至还有不少商人漂洋过海，去往二十几个国家做生意。

李宅是湖荡望族李氏的宅第，建造于明代崇祯年间。据《湖荡镇志》记载，李氏世祖是北方人，曾经跟随宋高宗赵构南迁，力主抗金，并且转战沙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因遭受诬陷而被害。很多年过去了，他的子孙隐姓埋名流落到了江浙一带，直到明代中叶才略有起色。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李家成为远近闻名的巨商，并且迁徙到水网环绕的湖荡镇定居。李宅，正是在那个时候建造的。

李家人秉承了先族的智慧与胆略，转为商贾后，又深谙明哲保身的道理，看准了水乡的清淳幽静，安居乐业，不管是政治风浪还是兵燹战乱，都不会找上门来。他们将异乡作故乡，营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自然也促使湖荡镇居民稠密，日益富庶。

…………

文章发表后，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有的表示赞赏，有的向他请教，也有的觉得不妥，要与他商榷。梅智君也看到了这篇文章，打电话给他，鼓励

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有更多成果的。

“也许开发旅游后，人口会比从前更加稠密……”

秋成知道，人气旺不旺是旅游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

正是湖荡镇出现河泛的这一天，秋成很早就从家里出门，匆匆走在河岸上。他让办公室向公司的各部门紧急传达了镇政府的一个通知。今天早晨，市河里发现工厂排放的染料废水，废水中含有二甲苯和荧光黄。河水中的鱼虾浮头，并呈现呆滞现象，根本不是什么“河泛”，而是废水中有毒物质造成的。二甲苯对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会产生麻醉作用，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严重的甚至会抽搐、神志不清。慢性中毒者，也会出现神经衰弱综合征，可以导致脑病及肝肾损害。所以，居民们捕获的鱼虾绝对不能食用。各单位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信息传达给每个员工，采取措施，以防不测。

居委会主任梅阿姨带着几个妇女，也得到了消息，正挨门逐户地通知居民，马上把捞来的鱼虾处理掉。不仅人不能吃，猫也不能吃，尤其是小孩。她们神情紧张，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

“鸡毛菜”和她的丈夫一边捞鱼一边收鱼，然后转手用低价卖给外面来的贩子。有些贪小利的人家，自己不敢吃，偷偷转让给“鸡毛菜”。梅姨她们得知后，立即上门动员“鸡毛菜”把那些鱼虾追回来。“鸡毛菜”哪儿肯这样做，说我们愿卖，他们愿买，不会有事的。我们贩了这么多年鱼，什么时候出过事了？

叽叽呱呱吵了一架，“鸡毛菜”的响喉咙才关闭。

五婶婶家里捞了一大堆鲫鱼，中午就红烧了，全家人吃得兴高采烈，转瞬间便碗底朝天。听到居委会通知，五婶婶吓得脸色都发白了，女儿女婿隐隐约约觉得肚子有些不舒服，连忙跑到医院去。医生左检查右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却不准他们回家，说至少要留在医院里观察一天，弄得他们哭笑不得。

很多单位和住户家里挂着的有线广播喇叭，及时地响了起来。镇广播站的播音员连续播送着镇政府的通知，把信息告诉大家。人命关天，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翁中杰一副早已预料的神色，到处对人说：“嘿嘿，告诉你们不能太贪

心，贪心了肯定要出事的！”

有人捧他的场，说姜到底是老的辣。他听了更加得意洋洋：“是嘛，是嘛！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秋成把一切安排当，打算回到公司去，忽听远远地有人喊他：

“吴老师，吴老师，我们又来啦！”

一看，原来是莫里茨。他俨然是熟门熟路的向导，身后跟着一群同学，还有一位两鬓斑白的教授宋迪。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铺盖、脸盆和水平仪之类的行李。

“莫里茨，你们真的又来了。”秋成立即迎上前去，“宋教授，您最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什么都不要紧啦！”宋迪说，“你看我走起路来，不是一步也不比他们慢？”

两个多月前，宋迪在李宅的蟹眼天井里观察瓦当纹饰，不慎踩在青苔上，一滑，扭伤了腰肢，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无法正常走路。经过康复治疗，如今已经没有大碍。

“吴总经理，我们这批同学不仅来实习，还要做一个古镇保护的规划，给你添麻烦啦！”

“哪里的话，帮我们做规划，用轿子抬都请不来的！”秋成说，“吃的住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缺少什么，你尽管跟我讲！”

“恕我直言，湖荡镇要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使它真正成为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宋教授一开口就有些怒气冲冲，伸手指着河沿的几间房子说，“你看，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见那边的青瓦房顶上夹杂着大片红瓦，这太不协调了。古镇的天际线都乱啦！”

秋成解释道：“是的，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江南水乡的建筑历来是粉墙黛瓦，用了这种机制的红瓦，很煞风景。但因为房子的所有权不相同，要改过来，不仅要花费力气，资金也是问题。”

“不行，一定要尽快把红瓦都换掉！”宋教授毫不客气，“只要大家增强保护古镇的意识，这件事不难的。”

秋成点点头：“是这样。”

“换掉红瓦还是小事，”宋教授神情严肃地对秋成说，“吴总，还有一条意见，我是无论如何要向你提的。河边那座贴马赛克的水泥房子，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种建设性破坏，难道你们镇上就没有人管，放任他们乱搞吗？”

“宋教授，这……这件事我明天再跟你讲，行不行？”

秋成脸上一阵发烫。

他明白宋教授说的是哪一座房子。古镇老街有一片空地，据说原先是某户人家的住宅，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突然失火，全家人都被烧死，房子也付之一炬。由于无法重建，就留作旷场，成为公众活动场所。每逢节日，人们在这里舞龙、荡湖船、踩高跷。平常则打打太极拳和木兰拳。可是没想到，前些时候却突然出现一座崭新的水泥房子，与旁边的住宅完全不协调，确实很煞风景。

但，建造房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王海良的堂弟王海东，这情形就复杂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为了出租给别人做生意赚钱，却敢怒而不敢言。他原本在外面跑供销，去年才回到湖荡来，办了一个家具厂，听说也不太景气。

“不管是谁建的，哪怕皇亲国戚，也必须拆掉！越快越好！连这种现象都不能制止，请我们来搞规划，还有什么意义？摆样子嘛！”

宋教授是直率的，一开口便毫不留情地批评，丝毫也不考虑人家能否接受。秋成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心想，我让他骂几句倒也罢了，大街上人多嘴杂，要是把话传得失真了，很容易惹麻烦的。急忙拉了宋教授一把，将话题岔开，有什么回头再讲。

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不觉来到姚家娒嬢的家门口。

两年多前，莫里茨曾在这里看那些婶婶嬢嬢们吃早茶，不仅拍了不少照片，更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再来，每次都会去那里坐一坐。此刻，他快步向前，想去和姚家娒嬢打个招呼，谁知，那一面临水一面临街的房子，已面貌大变。

莫里茨感到很纳闷，忙问：

“吴，那个姚阿婆……她怎么，不住在这里了？”

秋成明白他的意思，说：“哦，你是说姚家娒嬢吧，她最近刚刚搬走，房

子已经租给人家开古玩店了。”

老房子改建成了店堂。玻璃柜台内，摆放了许多青花瓷器、古铜镜、老玉和脚炉漆盘之类，无不古意盎然，悄悄将人诱惑。墙壁上挂了一些绘有三四十年代美女的月份牌和一幅幅水乡题材的水粉画、水墨画。操着不太顺溜的普通话的店主，笃悠悠地站在店铺里，与前来光顾的游客大谈瓷器窑口和雕工。

这间旧房子，去年有人愿意出一万五千元，把它租下来，经营旅游纪念品。到了今年，租金一下子涨到了两万多，仍然有人抢着要租。姚家婄孃就把它租掉了。她识字不多，租房合同还是请别人帮忙起草的。

姚家婄孃很早守寡，没有亲生子女，有一个远房侄女把她接过去住在一起。她本来不想去，靠这些房租，生活费也完全够了。但是侄女坚持说：“你这把年纪了，孤零零一个人住，要是有个头痛脑热，谁给你递水送茶？”姚家婄孃只好听她的。尽管心里也明白，侄女是让她去帮忙烧饭洗衣做家务。也许，还看中了那些房租收入。只要湖荡镇的旅游发展起来，房租肯定会一年比一年涨得高。

秋成心里颇有些感慨，湖荡镇真的是“河泛”了！

不是吗，每当看到旅游大巴士一辆又一辆开进镇来，身穿各种服饰的游客悠闲地在河边漫步，在古宅之间穿行。原本不太赞成开发旅游的人，也纷纷动脑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赚点钱。几乎在一夜之间，老街上冒出了七八家小饭店。出售旅游纪念品的摊贩就更多了。前几天还有人向他提意见，说李宅旁边有人在家门口出租水乡特色服饰，供游客拍照。旅游公司应该管起来，假如都这样，市场不乱套了?!

连鱼贩子“鸡毛菜”在大街上看见秋成，也笑嘻嘻地走过来缠住他。讲了半天的好话，归根结底是要秋成答应让她丈夫李惠根摇游船。她又说，公路一筑通，贩鱼的人越来越多，生意难做得多了，她以后也想到旅游公司来了……

谁能想象得到这样的变化？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往往是他自己的仆人。这个道理讲起来也不复杂，因为人不可能不服从于自己的目的。也许，当他一无所求时，就没有任何约束，心灵就能自由自在了。然而，一无所求，这自由自在又有什么

意义呢？

走在老街上，秋成突然发现冒出了一户人家的门口，用红纸写着“瓦当博物馆”的字样。他很奇怪，走近一看，原来是翁中杰的杰作。他在临街的客堂里摆了玻璃展柜，陈列了不少瓦当，吸引人们观看。有些瓦当还标了价格，显然是打算出售。

老人看见秋成，十分高兴，连忙拉他去房间，欣赏自己的收藏。没想到，这位年近古稀的退休教师竟收集了大量的瓦当。房间里有一只漆水锃亮的三门橱，橱门上镶着一面穿衣镜，打开一看，只见三门橱每一格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瓦当，衣服却被挤到了角落里，家里人已见怪不怪，任随他这样做。

翁中杰喋喋不休地说：“你不要小看瓦当，花头多得很呢！它也叫滴水、花檐，扣挡在檐头，用来保护椽木，当然也有装饰作用。江南哪幢古建筑都离不开它！”

他的那些瓦当，足有两百多件，无不镌刻着各种文字或图案，从篆书隶字到祥禽瑞兽，从花卉翎毛到草木鱼虫，应有尽有，年代也是宋元明清各不相同。

秋成一边听一边看，兴味盎然。

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做砖坯和瓦坯。田畈里搭了凉棚，地上放着青瓷茶壶。一边是犁起的黑泥，又用双脚踩了又踩，使它们油亮坚韧。做坯的范子熟练地在手里颠弄、拍打，转眼之间坯子就像刀切出来似的，闪着潮润的光，整整齐齐排成一行。砖坯要用草帘盖起来，中间留几条弄堂，使它们慢慢风干，否则会开裂的。假如要做瓦，先用泥弓在泥墩上切一张泥膜，双手捧起，裹在瓦模上。随即左手转动瓦盘，右手握住木手，揉平泥膜，切齐边缘，一个光滑、圆整的泥瓦筒就做成了。做瓦当的难度要大得多，尤其是有花饰和文字的模型，不是一般人能刻出来的。

论年龄，翁中杰比秋成父亲还要大，可以说是看着秋成长大的。所以老人毫不客套，得意洋洋地说：

“秋成，我这瓦当博物馆怎么样，够水平吧？”

秋成笑着说：“我们湖荡是窑业之乡、砖瓦之乡，做这样的博物馆是很对头的。没想到你搜集了这么多的藏品！”

前几天秋成刚接待过一位从香港来的陶先生。陶先生的老家是福建永春，投资却在山西。显然是上了年纪，他颇有些怀旧，说最近很想在香港修建一座房子，全部是中国传统家居的风格，希望了解明清建筑结构。秋成陪他游览了李宅，陶先生看了半天，似乎仍意犹未尽。

翁中杰眨眨眼睛，突然问："假如我要卖门票，你批得准吗？"

"哦，翁老师，这……"秋成心想，这是一件新鲜事，恐怕要请示王镇长，自己不能轻易表态。

"反正这个博物馆，我是办定的，哪怕卖了家当，也要办！"老人的性格很倔，说话也有些偏激，"你知道，收藏不容易，这些瓦当是我几十年的心血啊！锁在箱子里，别人想看也看不见，实在太可惜了。如果有了门票收入，我就能继续出去收集。门票卖五块还是十块，那不要紧。只要有人来买，就好。买门票的人进来，比不买门票的人看得认真，他要对得起那几块钱呀。"

"嗯，有道理。"

秋成完全理解他的话。从旅游公司的角度看，私人创办博物馆，政府不投入资金，就能增加景点！何乐而不为呢？湖荡旅游公司眼下就是缺少景点呀！有了瓦当博物馆，或许还会有明清家具博物馆、水乡服饰博物馆、奇石博物馆、工艺品博物馆……这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不是增加了许多看点吗？

"翁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支持你，政策方面的事我帮你咨询，尽快地解决！"

"秋成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啊！"

"晓得，晓得！"

秋成一边回答一边想，镇上的人若都像翁中杰，湖荡的旅游事业还能不兴旺？

仅仅从外表看，"鸡毛菜"和李惠根就颇不相称。所以夫妻两人从来也不会一起在街上走。

男的脸黄肌瘦，整天病恹恹的，仿佛一个指头就能把他单薄如纸的胸脯捅个窟窿。女的呢，却永远春意荡漾。要线条有线条，要身段有身段，加

上喜爱打扮，说话嗲声嗲气，时时香气袭人。陌生人谁也不会想到，“鸡毛菜”是以贩卖鱼虾为业的。

确实，“鸡毛菜”与浑身腥味的鱼贩之间，没有等号。她从小就长得水灵灵的惹人喜爱，书读得不多，聪明才智也不肯花在书本上，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在家里闲逛了两年，母亲求爷爷、拜奶奶，好容易给她在南酱店里找了一份临时工。尽管每天卖一些酱油、黄酒、乳腐、酱瓜之类，但因为她站在柜台内的半身像漂亮，竟使一向冷落的南酱店变得生意兴隆。然而没多久，一封匿名的人民来信，使店主任不得不将她辞退。接着，她下乡插队当了农民。

原因很简单，她是反动军官小老婆的女儿。

她的父亲季某曾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少校团副。淮海战役时他指挥士兵顽强反扑，被解放军战士击毙在徐州远郊。正因为如此，“鸡毛菜”和她的母亲成为反革命家属，动不动就被别人牵头皮。

“鸡毛菜”很快长大成人，虽风姿绰约，却没有人敢于向她求婚。愿意与她搭讪的人不少，一旦要转入正题，便像躲避瘟疫似的逃开了。

幸运降临到了李惠根身上。

这个农机修配厂的车工，家里三代贫农，父亲又是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工人。除了为人木讷，身体虚弱一点，很难说他还有什么缺陷。但是快到三十岁了，对象一直没有找到。

“鸡毛菜”的母亲为女儿看中了他。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且不必说。另外的原因，一是李家经济上尚算宽裕，不像自己孤儿寡母生活拮据；二是女儿大了不能不嫁，与其在乡下嫁给农民，不如嫁给这个浑身油污的工人。工人阶级，在那时是一个最时髦最吃香的称号。唯一的担忧是李惠根身体太差。看来女儿嫁给他以后，免不了要服伺他。

一天半夜，阴雨霏霏。“鸡毛菜”在田里给水稻浇氨水，挑了一天的担子，累得浑身筋骨痛，吃了晚饭躺到床上就不愿起来。睡得正酣时，“咔哒”一声，木窗的插销被拔开了。一条黑影飕然从窗外跳了进来，蹑手蹑脚直奔她的床前。

当“鸡毛菜”从梦中惊醒时，她发觉一个沉重的躯体压在自己的身上，

一边粗粗地喘息，一边粗暴地拉扯着她的衣裤。“鸡毛菜”顿时明白了那人想干什么。姑娘的自卫本能使她立即拼命挣扎，并使劲呼喊：

“来人哪！救命呀！……”

谁知话刚出口，嘴巴就被一只粗大的手掌掩住了。那男人目露凶光，嗓子低沉地喝道：

“你敢再喊，我就掐死你！”

“鸡毛菜”听出来了，这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对自己垂涎已久的生产队长。她反抗着，可是四肢被他压着，浑身绵软无力，犹如狼口里叼着的一只羊，任其摆布……

这件事促使“鸡毛菜”母女俩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决定了与李家的婚事。她们托一个远房亲戚去李家说媒。李家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迅速准备聘礼，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亲。

结婚还没有满一个月，“鸡毛菜”把生产队长告到了公检法军管会。撕破的内裤、斑斑血迹、拔坏的窗户插销……都是不容抵赖的证据。生产队长供认不讳，伏在地上磕着响头连连求饶。可是毫无办法，最终仍然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他触犯了高压线——当时，奸污女知青与侵犯军婚的罪行是同等的。

“鸡毛菜”第一次成了胜利者。

远远近近的人们议论纷纷，有同情的，有鄙视的，也有感慨的。李惠根却始终一言不发。他不知说什么，也无法说。一切都成了定局，遭人污辱与损害的人已经是他的妻子，他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思去找那个枪毙鬼算账。吃亏还是便宜，老天爷也讲不清。

从此“鸡毛菜”靠丈夫，吃丈夫，再也不到乡下去。因为都知道她惹不得，谁也不敢催促她回生产队干活。到了时候却不忘记把她名下的一份粮食、一份稻草用船装来。

后来知青陆续上调，“鸡毛菜”的户口迁到镇上，仍然安排到南酱店。不过那时候是临时工，现在却是正式工。也许是有了孩子，加上这几年懒散惯了，她对站柜台这个行当毫无兴趣。三天两头请病假，病假单上永远是那种男人弄不明白也说不出口的毛病，店主无可奈何。

不久，“鸡毛菜”结识了曹阿留等几个男人，开始做贩鱼生意。钱，果然

像流水一般涌进口袋。李惠根很高兴，没想到一直依傍自己，做白相人的妻子，竟突然变得如此能干！

然而，"鸡毛菜"不仅变得能干，更变得潇洒，潇洒得让他看不懂。衣服、化妆品、首饰、食物……迅速赶上了潮流。惠根埋怨她太会花钱，反而被她呵斥了一顿：

"我自己赚的钱，用几块你还啰嗦？我嫁给你李惠根十几年，苦了十几年，什么时候有过一天好日子？哼，你还有什么脸来讲我?！老实告诉你，这天底下没有人能管得住我。明天我还要去上海希尔顿吃西餐呢，把你馋死！"

李惠根不由噤若寒蝉。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鸡毛菜"常常与曹阿留他们一起喝酒、打麻将、唱卡拉OK，甚至多次彻夜不归。这让他心里笼罩的一层阴影愈来愈重，难以驱散。什么东西都不能郁积太久，哪怕是潮湿的稻草，也会沤出沼气而着火燃烧。

终于，李惠根忍不住了，悻悻地对她说：

"外面的闲话，我实在听不进去。你看着我们这么几年夫妻的分上，也……"

"夫妻个屁！你那根东西像浸了水的油条，还能派用场吗？"

"我……"刚刚冒出的沼气，没点火就消散了。

"老实告诉你李惠根，你想惹我，谈都不要谈。要是还啰啰嗦嗦，我就跟你拗断，让你喝西北风去！"

一转身，"鸡毛菜"就浑身香喷喷地出门去了。

李惠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差点儿晕倒。

阿培的家里，像湖荡镇的很多人家一样，也在悄悄地变化。

这些天，他总是听见阿爸说：

"是啊是啊，有了公路，汽车从桥上过，把那么多的游客载进来，摆渡船是该让位啦！唉，就是……"

其实虎根心里还在为撤销的野雉湖渡口惋惜。

他叮嘱儿子："阿培，你一定要把外语读好。将来说不定真的能去旅游

公司当导游，把那些老外逗得眉开眼笑的！”

刚刚升入初中的阿培，却朝着他撇撇嘴：“哼，当导游，整天陪着人家逛东逛西，那有什么意思！”

阿培的兴趣是在船上，当然不是水巷里摇的小船。他想，有朝一日能驾驶几层楼高的大轮船，顶风破浪，漂洋过海，周游世界，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呐！

虎根无奈地摇摇头。儿子阿培渐渐长大了，心也变大了。

“哼，将来你想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吗？没有这么便当吧！你还是乖乖地把自己的书读好吧！”

近来，虎根的心情不太舒畅。要么闷着头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么无缘无故地发一通牢骚，远不像当渡工时那么开朗。

这都是一次送货事故造成的。货要得很急，本来厂长说是派卡车送的，谁知卡车出了点故障，发动不起来，便让虎根立即摇船送去。好在是邻镇的一家人造皮革厂，路不太远，半天就能摇到。没想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雷阵雨，偏偏遮雨的篷布没带够，船上装载的化工溶剂进了水。阿爸只管摇船送货，哪儿会想到溶剂进了水会发生变化呢？

结果，这样一来影响了人造皮革厂的生产周期，由于订单无法如期完成，与经销他们产品的贸易公司关系搞得很僵。这还不算，贸易公司原来签订的第二批、第三批购货合同，也暂缓执行。印染厂没办法，只得找博尔化工厂追究责任……

从那次送货回来，虎根的脸上就没有出现过笑容。

这天晚上，阿培睡了一觉醒来，迷迷糊糊中，听见阿爸在跟妈妈嘀咕：

“真是该我倒霉，把账算到我的头上。唉……说质量问题，倒真有问题。人家就是不来买你的……”

“那怎么办？”

“看样子，我还要改行。”

“改行？”

阿培一怔。他用力拉拉自己的耳朵，一阵生疼，发觉并不是在做梦。阿爸到博尔化工厂才大半年，他就要改行，干什么工作呢？

“唉……”

一声深沉的叹息，分不清是阿爸的，还是妈妈的。

阿培浑身一激灵，腾地坐起来，说："阿爸，我看你应该去做导游。湖荡镇角角落落里哪个地方你不熟悉呢？"

"睡你的觉去！"虎根伸手打了他一记屁股，"导游都是小姑娘做的，穿着花裙子，挥着小旗子，兜来兜去。我这半大老头子，导什么游？不怕被人笑话？"

"怎么可能笑话？当个好导游，每天讲很多动听的故事，让四面八方的人都喜欢湖荡镇，多么美妙呀！"

"好啦好啦！我让你以后当导游，你让我现在就当导游！"虎根说，"睡觉吧。反正，现在是谁也别指望捧着铁饭碗过日子……"

虎根的话说对了。没有多久，他和厂里的一半工人就都改了行。博尔化工厂产品积压，卖不出去。更因为他们生产中偷偷排放的污水，严重影响了野雉湖的水质，被环保局查获，一连罚了两次款，名声也大大地打了折扣。然而要改行，要试制新产品，在银行里一时又贷不到资金，只好一批批辞退工人，让他们另谋出路。

不仅仅博尔化工厂，湖荡镇有好几家乡镇企业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阿培的话也说对了，阿爸最终还是当了导游。四十多岁的人，只读到小学毕业，在野雉湖渡口摇了半辈子的船，既不懂什么技术，也不会做生意，做哪一行合适？想来想去，还是老本行——摇船，让游客坐在船上，一边摇，一边讲，这样的导游干起来倒是得心应手。

那条摆了好多渡的柏木船，上了一次岸，用油灰和麻丝将渗水的缝隙补满，通体用桐油细细地抹了两遍，看上去亮锃锃的，简直像新的一样。妈妈帮他用漂亮的防雨布在船舱上搭了个凉棚，舷边又插上几面彩旗，它就变成人见人爱的游船了。

离开博尔化工厂时，虎根提出，要带走这条伴随了自己多少年的船。他熟悉船上的每块船板、每只船钉、每条纹路，就像熟悉自己的掌心。离开了船，他赤手空拳的，还能够干什么呢？厂长想想说，船是公家的，你要带走，也不是不可以，多多少少作个价，付点钱吧？

虎根体谅厂长的难处，咬咬牙，出钱买下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船。

船下水的那天，邻居们都来看热闹，大家说这船好漂亮，简直像人家喜日子用的娶亲船。阿培左看右看，总觉得美中不足。他想了想，找来一罐蓝漆、一罐白漆，在船头的醒目处，写下了一行字：

Welcome to the Water Tow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这些像蚯蚓一般曲曲扭扭的英文字：对于阿爸来说，完全是天书，怎么也看不懂。但阿培坚持要这样写，他说，这翻译成中文是八个字："欢迎光临江南水乡！"老外看见了，谁不愿意来乘这条船？

虎根想，儿子说得有道理。这也算是一条广告呢。

靠了这条船，阿爸当上湖荡古镇的导游。他一边让城里来的游客欣赏水巷景色，一边讲水乡的许多传奇故事，让人感到其乐无穷。星期天游客多，他也会让阿培来帮帮忙，遇上碧眼金发的老外，还能结结巴巴地说上几句英语呢！生意好了，整天没有空闲，心情就显得很舒畅，摇起船来，身上的每条肌肉里都是力气。

没料到，一花引来百花开，一条游船引出了四五十条游船。不少离开化工厂或别的厂的工人，也在水巷里摇起了游船。那个李惠根瘦得像只猢狲，连橹把都挡不牢，也要来摇船。旅游公司居然还同意了，说让他摇几个月试试。现在的古镇水巷变得分外热闹。游客们都喜欢来坐船，手里还举起照相机，嚓嚓地拍照。说到了水乡不坐船，就像是到了草原不骑马，多没意思啊！

可是游船多了，生意就不如船少的时候好。眼下，哪儿都有竞争，马上就要进入九十年代了嘛！

这天，虎根回家后，很谦虚地向阿培请教——他不能不承认儿子的头脑比自己活络。这些孩子没尝过在冰天雪地里汗毛孔冻出血珠来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还要挑起粪桶是如何难熬，当然更没有"狗崽子"的切肤之痛。然而毕竟年代不一样了，他们能轻松自如地用英语与外宾对话，会灵活地上网聊天发伊妹儿，还要在饭桌上挥动筷子，严肃地讨论美国总统选举、证券行情和加入 WTO 的问题。

上次湖荡镇突然出现"河泛"，谁也没想到是什么原因。阿培却怀疑是

环境污染。果然，当天就有人向环保局举报，环保局派人来取水样，化验了那瓶浑黄的河水，结果证实河水里排放了溶剂废水，含有二甲苯和荧光黄成分，而且指标比较高。这几种化学物质，会对人或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醉作用，会使细胞产生变异。一旦进入人体，会成为潜在的致癌因素。

肇事者是谁？

博尔化工厂。

湖荡镇附近只有博尔化工厂生产这种产品。

博尔化工厂高高地砌着一圈围墙，把厂区里的那些反应锅、阀门和管道之类，都遮挡住了。围墙与小河交汇的地方，有一根碗口粗的管子。有时，趁着夜深人静，谁也不注意的时候，他们为节省生产成本，关闭了污水处理设备，把各种颜色的污水，悄悄地从这里排放出来。这两年环保局已经查获了几次，并且给予罚款处理。

话也要说回来，出现“河泛”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倒不是故意趁着暴雨排放废水，而是由于一个值班工人操作失误，打开了本该封闭的阀门，造成管道中的液体原料泄漏。那些液体原料混入河水，足以令鱼虾中毒泛起。幸亏环保局和镇政府采取应急措施，及时通报，没有酿成大祸。但，有几个嘴馋的，吃了那些鱼虾，或肚皮痛，或恶心，甚至住进医院挂盐水。差不多折腾了个把星期，才算太平。

博尔化工厂在被处以罚款的同时，还被环保局责令停产整顿。无可奈何的厂长在乖乖认罚的同时，减少了产品，也趁机辞退了一批员工。事实上，不少员工看见厂里这么不顺当，也想另谋出路了。虎根他们几个人正是这样去了旅游公司。

阿培毕竟快要成为高中生了，脑子也聪明。

虎根想的是该不该把原先的船上旅游线让给别人，开辟一条新线。比方说，恢复野雉湖渡口，让游客不是坐汽车而是坐渡船进镇，或者是在野雉湖里开辟水上游览项目。当然，摇船的人不是摆渡工，而是导游，会编会讲很多好听的故事。

“这怎么问我，你要去问秋成老师呀。”阿培故意搭架子。“你现在不是归他管吗？”

"秋成我当然要问的，你就不能先说说？"

"我说？"阿培想了想说，"嗯……你可以去试试！"

"唉，摇船跟摇船不一样，摆渡跟摆渡也不一样！如果开辟水上旅游线，由我来承包，赚钱就快啦！"

"秋成老师会答应吗？"

"现在谁不想多干活多赚钱呀！我听说，街上的翁中杰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要对外卖门票。哼！只要秋成答应他，就不怕他不答应我。大家都是湖荡镇人，难道只准他发财，就不准我发财？"

虎根原先只关心摆渡船，不愿离开白蚬渡。只要摇起船，就感到非常开心。现在嘴巴上却常常挂起一个钱字，说事至如今才明白以前太穷了，也太傻了，根本不知道赚钱。没有钱，怎么能把家里的老房子翻造？没有新房子，阿培将来怎么找对象娶老婆？

阿培笑歪了嘴："我还刚刚读完初中，接着要去城里读高中，找对象的事情是飞机上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呐！"

虎根却想得很严肃。

野 雉 湖

还是刚当旅游公司总经理的时候，秋成曾陪着宋迪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翻箱倒柜似的仔细看了个够。从小他就生活在这里，每堵墙壁、每条弄堂、每座石桥、每处屋脊，都不知看过了多少遍。然而，他熟视无睹的建筑物，在宋教授眼里，以各自的风格标志着不同的年代和工艺水平，显得那么的鲜活。

宋教授性格鲜明，遇到看不惯的事，拿出来就批评。可是面对古建筑，却是如数家珍，耐心地介绍这些构件的特征和它们的作用，并引导同学们发表不同意见。

"你们看，水巷两侧这些引人注目的封火山墙，突起在屋顶上，白墙与青瓦的对比清新雅致，形成了起伏变化的天际线，富有韵律美。防火墙主要用以防止火灾蔓延，封断火路的建筑，所以必须高耸于屋顶之上，以砖墙阻断木构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前人创造的成功的防火技术，不是艺术品，却充满了艺术的魅力……"

秋成默默地听着，恨不得把每句话都记在了心里。

什么时候也能坐在同济大学的教室里听课，就过瘾了！可惜湖荡镇的旅游刚刚开了头，要做的事情堆成了山，根本腾不出时间来。

有一次，他向宋教授透露了自己的心思。

宋教授却说："你这些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了，也许将来我们要请你去上课，讲讲古镇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呐！"

"讲课？我怎么敢？"秋成大吃一惊，"我是草台班，连正儿八经的大学

文凭都没有的……”

“文凭与真才实学之间，并不画等号。读大学仅仅是打理论基础，能够干事业的人，知识来源是多方位的。有很多学者，根本没有上过大学，却非常有创见，实践出真知嘛！”

秋成笑了笑。心想，你作为教授当然强调实践，可是对于渴望提升的人来说，理论基础就显得很重要了。人总是希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一直想弥补这个缺憾。

他们就这么说着，一起走向西栅。

古镇的街市有东西南北之分，俗称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栅，最初是指在水巷里设置的栅栏，慢慢地却成了街区的方位词。

西栅是一条怎样苍颜斑驳的老街啊！

临河的房屋年久失修，凋敝、灰暗、寂寥，在无奈中颓然而立。早已退淡了漆色的亭柱梁椽，露出疏松的木纹。低垂的屋檐下是一排久违的矮趾门，灰暗的蠡壳窗飘零着蛛网。花岗岩的阶石仍坚固如昨，只是被难以计数的脚印磨出了深深的凹痕。有一处砖砌的公墙，是民国年间的建筑，露出砖身矗立在街心，早已失去了安全防卫的作用。旁边，私宅界石和带有祭祀色彩的柱石历历在目，却无人关注……

沿着一条幽暗的陪弄，他们走进了尚书第。

比起李宅来，这座老房子毫不逊色，厅堂、门楼、天井、厢房，仍然保持着清代中期的格局。铺地的大方砖已支离破碎，阀阅人家的气派却依旧在每一条缝隙里渗透。楼板上，堆放着一些弃之可惜的杂物，脚一动，便尘土飞扬。被岁月烟尘熏黑的轿厅和花厅内，那些云头、斗拱和粗大的廊柱，显示着昔日的华贵。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木雕——典型的浙江东阳木雕，显得那么精致细巧，那么富有艺术感染力，又保存得那么完整。犹如一件件神奇的绣品，它的绷架都已损毁，连布幅也已腐烂，富丽的花卉却光彩照人。

宋教授十分感慨地对秋成说：

“这些年，我看过的古建筑也不算少了，不能不承认，如此精美的木雕超过了想象。你无法计算它们花费了多少心血和劳力，各具风姿的人物、花鸟、走兽，也不知寄托了主人多少寓意。可惜啊，时至今日，这样好的古建筑却乏人问津……”

这里的每一处都能令人触摸到岁月的遗存，甚至不难想象当年丝竹弦歌、觥筹交错的情景。然而，一切富贵豪华都已随风而逝，一座古宅仿佛是一首往昔的挽歌。

宋教授全然是一丝不苟的学者风格。他不仅自己动手，给尚书第的每个厅堂、每间厢房、每个门楼拍摄照片，还让学生们分工，一一绘制主体和局部图纸，仔细标明尺寸。对于那些精彩的构造，更是让大家再三研究、剖析。

“你们看，这座典型的明代建筑，恢弘清丽，处处强调平淡天然之美，显示出当时的人们追求心灵自由。尽管明代制度对建筑形制限制很多，可是民间住宅仍然努力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使个人审美情趣和要求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

“到了清代，情况开始改变了。夯土、琉璃、木工、砖券等等技术都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民主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对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风尚和爱好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贵族正统意识开始受到冲击。人们追求生活的富足、艺术的华丽，表现在民间住宅上就是注重装饰，形式绚丽多彩，技艺纤巧精湛。装饰的重点在门窗、额枋、柱础、山花等处，雕琢的气息比较重，有时还会产生堆砌之感……”

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捧着茶杯，坐在门窗破损的客厅里，用平静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来湖荡镇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时常会有人走进尚书第探究一番，包括那些留着长头发和大胡子，穿着奇异的艺术家。他们已见怪不怪。或者说，他们也可以反过来欣赏游客的神态举止，给自己单调的生活增添乐趣。

不远处的朱宅，规模还要大一些。砖木雕饰同样精美而又气派，仅花园和大天井就有三个。从建筑风格可以看出，这个既善于经商又有人入仕做官的家族，自明清以来以大量的雪花银不断扩建装饰，使宅第在古镇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李宅。

如今，朱宅里住的仍是朱家的后裔——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是第几代子孙，守着这份曾经光宗耀祖的家业。但宽敞的后花园已经完全废弃，人迹罕至。

秋成用力推开以朽木支撑的园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残砖乱瓦，苍苔蔓延，杂草丛生。几棵给院落投下大片荫翳的老树上，乌鸦正扑动黑色的翅膀。一转眼，他发现翁中杰躲在墙角里寻觅着什么。

“秋成，你也来啦？看我，找到了几片多好的瓦当！明代中期的东西，越来越少见啦！”

“翁老师你真是有心人，跑到哪里都能发现宝贝！”

“嗨，我就是这点乐趣。孵在家里捧茶壶，还不会享这个福呢！”

“你的眼光很厉害呀！”

秋成看了看他拣好的几片瓦当，抬起头来，却发现院落的墙壁上用毛笔恭恭敬敬地书写了一行大字：“明清古宅，历史遗存，欢迎参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进门拍摄、写生请付费。”

翁中杰说：“告诉你吧，秋成，这是我写的。有不少人来拍电影，拍照片，不收钱不行啊！”

秋成笑了笑，没说什么。这里的情况他是知道的，前些时候一家电视台来拍摄电视剧，在东栅逗留了七八天，借用了不少老人们的生活场景。临走时，每个老人都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得到了一份报酬。后来，一家电影制片厂又来拍摄故事片，同样请老人们协助，也折腾了好几天。谁知他们拍拍屁股走了，一分钱都没有支付。老人们感到很不理解。他们想，看电视是不收钱的，拍电视的人却给报酬。看电影要买票，拍电影却一毛不拔，这算什么道理？以后遇到拍电影的，再也不欢迎他们！旅游公司费了很多口舌，还拿出了一点钱作为给他们的补偿，才算做通工作。毕竟拍电视、拍电影都是通过旅游公司进来的。

他们的讲话引起了宋教授的注意。他走过来与翁中杰聊了一会儿，仔细问了这幢古宅的来龙去脉，布局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也问了如今的管理状况，随即对秋成说：

“总经理你看，老百姓以收费的方式来保护古宅，这很有意思。意味着他们不愿意离开这里，对古建筑十分珍爱。”

“是的，只有大家共同参与，古镇的保护和开发才能成功。不过，他们要向艺术家收费，这值得探讨。”

“我看这未尝不可。收了费，至少能限制人数，愈来愈多的人涌进来，

不仅损害古建筑，还制造污染……”

“可是没有人气，旅游收入又要降低呀！”

秋成想，毕竟身份不同，考虑的角度也就不同。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摄影家挎着照相机，在湖荡镇走街串巷，到处拍摄。西栅是他们必到的地方，因为这里老房子多、老人多、旧家具多，许多年前的传统生活方式，至今仍然保留着。随处可见的青石鼓墩、壁龛、吴王靠和蠡壳窗等建筑构件，是他们的主攻目标。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觉得西栅很有原生态，一个个像猎犬似的，到处寻嗅目标，到处拍个不停。为了让老房子里的住户积极配合，拍出高水准的作品，有的摄影家宁肯拿点钱出来，作为报酬。一来二往，住户们有了经验，欢迎游客参观，然而谁不肯付报酬，就不准进入古宅拍摄、写生，更不用说是瞄准住在里面的老人了。他们的理由十分充足——这里是他们的领地，怎么能任意打扰，任意侵犯？

作为旅游公司总经理，秋成很想出面干预，却又克制住了。这些风烛之年的老人们生活很清苦，有这么一点一滴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何况，艺术家也愿意这样做。

秋成想，湖荡搞旅游，靠自身力量是薄弱的，必须借助于外界。所以不仅不能设阻碍，还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吸引各家电影厂、电视台和摄影家、画家、作家们络绎不绝地前来，使湖荡真正成为他们的创作基地。收费拍摄、写生，多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湖荡镇恰恰要靠他们的作品声名鹊起啊。古镇周庄的成功，不正是这样的吗？

想当初，在美国自费留学的青年画家陈逸飞还默默无闻时，去往四面环水、无人问津的周庄写生，周庄人向他收费了吗？不仅给他派了船，还请他喝酒、吃饭！他在那儿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才获得了创作灵感。到了美国后，他把在周庄拍摄的一挎包柯达胶卷冲洗出来，挑选出双桥的那一幅，然后创作了油画《故乡的回忆》，以及其他的三十几幅油画。这些描绘江南风情的油画，在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创办的画廊里展出，终于引起了美国观众的关注。1984 年秋天，当阿曼德·哈默访华时，又把《故乡的回忆》赠送给邓小平。经过媒体披露，顿时在国内外造成轰动效应。

古镇旅游由此形成了热潮。太湖流域的许多水乡古镇纷纷投资开发。

谁不想像周庄一样，成为旅游热点啊?!

其实，像双桥—钥匙桥这样的古桥梁，水乡古镇哪里都能拿出几座，湖荡镇西栅的裕丰桥，不也是人称"一步两桥"的小双桥吗？然而，周庄的神话是不可复制的。谁要是企盼画家张逸飞或摄影家王逸飞突然出现，给自己带来轰动的机会，不是愚蠢，便是近乎痴妄。机会永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宋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忙说：

"对了，我昨天当面跟你们王镇长讲过了，老街上的那座新房子，一定以最快速度拆掉，决不能让它摆在那里。要是十天内不拆掉，我去县委告状，谁也拦不住我!"

"真的?"秋成很感意外，"那……他怎么说?"

"他说好好，马上想办法解决。可是看样子他有些为难。我还是要盯住他，不管什么样的老虎屁股，该摸的还是要摸。否则，古镇保护还不成了一句空话?!"

秋成想，这下子要得罪王镇长了。

"我是不怕得罪人的，再大的官我都敢顶。你说，该服从于真理，还是该服从于乌纱帽?"

秋成以钦佩的眼光望着他，说："只要你不怕，我当然也不怕!"

秋成始终有这样想法，如果湖荡镇能成为一匹千里马，宋教授就是长着一双慧眼的伯乐。他主持制订的古镇保护规划，奠定了湖荡的大局，谁也不敢乱来。李宅的维修做到修旧如旧，原汁原味，镇长、书记完全尊重他的意见。要不是他，一条公路穿镇而过，西港桥四周的大片建筑群要受影响，旅游怎么搞得起来?

关于要转让经营权的事，秋成是签订协议的当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的，想听听他怎么看。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话音刚落，宋迪便毫不客气地朝他吼道，"协议都签订了，还有什么余地!"

"我……"秋成十分尴尬。湖荡镇班子里的人，对宋教授是既敬重又畏惧，既觉得离不开他，又想躲避他。这件事秋成前几天就开始犹豫，讲得早了，会把局面弄僵的啊!

宋迪电话里的声音震得秋成耳边嗡嗡响：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就这么点遗产。每一幢建筑都是无价之宝，我给一个亿，古今公司能拿出尚书第来吗？秋成啊秋成，一旦毁在我们手里，将愧对子孙后代啊！”

“宋教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不会毁坏的……”

“可是他们拿走了开发权，古镇保护规划能管得住吗？你吴秋成凭什么来保证？”

“这……”

秋成嗫嚅着，不知道讲什么好。

应该承认，宋教授的话是对的。他对湖荡旅游资源的认识，对古建筑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深。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古建筑保护摆在个人的生命之上的啊！古今公司一旦插手经营和开发，第一个不放心的就是他。然而，湖荡镇的领导不仅仅要保护古建筑，更要保障几万人的吃喝拉撒，一个镇的方方面面，值得操心的事太多啦！转让旅游经营权，是权宜之计，这步棋子不走也难啊！

此刻，秋成只能乖乖地垂下头，任随宋教授刮南瓜。从内心说，他的想法是跟宋迪完全一致的。唉，要是宋迪的这番话能讲给书记、镇长们听听就好了！

“秋成，快，快走！去野雉湖！”

这天，刘甄突然跑来，说湖里有文物出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秋成就往野雉湖去。

白莲村，也就是秋成、何其和刘甄他们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与湖荡镇隔湖相望，绕道而行，足足要走四五里路。现在修筑了一条机耕路，可以走摩托车、自行车，方便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一条砖砌的狭街贯穿南北，驳蚀的青砖陈述着村庄的古老。村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从石栏镌刻的文字可以看出，是清代乾隆年间造的，至今还很完整，走过蜿蜒的青砖街，是覆盖着绿色的农田。农田尽头，就是宽阔的野雉湖了。

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由服饰就可见一斑。妇女们头戴三角包巾，身

穿大襟纽襻布衫，腰束白作裙，外罩青束腰，脚蹬绣花百纳鞋。这种装束，根本不受洋装异服的影响而世代相传。

引人瞩目的三角包巾，是用一块精心裁剪的梯形布做成的，戴在头上，仿佛一片卷曲待展的荷叶。年轻姑娘的包头巾总是用漂亮的花布做的，中年妇女常常戴黑底青角或蓝角的包头巾，上了年纪的妇女则戴全黑的包头巾。包头巾不仅仅用来遮阳、避露、保洁，更重要的是为了装饰和美化自己。姑娘们往往在包头巾的中间缝上一条绒线编织的两端有流苏的绳子，将绳子缚住头发，包头巾就定型了。

有一个情景，秋成至今不能忘记。

那是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夏天，一连几天的酷热令人难耐，却又轮到抢收抢种双季稻的时节。秋成和社员们一样，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起早贪黑地干活，背梁上都晒得脱了一层皮。这天，队长见他太累了，照顾他，让他和一群妇女去湖边的秧田里拔秧。

午后，妇女队长吹响哨子，让大家去牛车基那里歇烟。歇烟是男人的说法，女人们要么坐下做针线，要么叽叽喳喳地说话。牛车基上搭着凉棚，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枫杨树投下荫影，秋成感到很困倦了，忍不住在习习凉风中打了个瞌睡。

当他睁开眼睛时，不由吃了一惊。面前竟出现了一幅难以想象的情景。二三十个女人全都脱掉了上身的布衫，裸露出她们的乳房。那些丰满的圆润的硕大的乳房，无遮无掩，纷纷挺立在她们的前胸，健康而又白皙，跟她们被晒得黑黑的手臂相比，像是长在了不同的人身上，白皙得能看见皮肤下青色的血管。她们就这么毫无羞涩地袒呈着，任随颤动，根本没想到要回避什么。

秋成怔住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不能不承认，眼前的情景对于他这个初涉人世，很想探寻异性神秘身体的大男孩，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足以令他血脉贲张，呼吸急促。但他咬紧牙，拼命克制住了。

她们却只顾叽叽喳喳地说话，根本不在乎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天气实在太热了，脱掉一件衣服，让自己身上凉快些，这本来就很自然。俗话说，没有结婚的姑娘是金奶，结了婚的是银奶，生了孩子的女人就是草奶，没啥

稀奇的了。即使在湖荡镇的大街上，孩子饿得哭了，她们也能随时随地解开衣襟，袒露乳房，给孩子喂奶。

秋成想朝她们看，却又不敢抬起头。在这群纯洁无邪的女人面前，他反而羞怯起来，觉得自己胡思乱想太不应该，于是站起身，快跑几步，"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湖里，好久也不肯冒出来……

一晃，就是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这样的情景再也不会发生了。即使遇见，秋成也不至于那么惶乱。

刘甄与他说说笑笑，几里路也不觉得长。虽说在一个公司共事，但刘甄毕竟是兼职，大部分时间在文化站，所以他们很少单独出来。今天恰好利用这个机会，交换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村边。如今的白莲村，新建了不少房屋，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封闭，随着电视天线像蜻蜓一般架设在屋顶，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地涌入。城里唱的流行歌曲在这里一样流行，服饰也跟城里没什么差别。人们懂得了生态平衡，不再干那些围湖造田之类的蠢事了，为了保滩，使湖岸边的农田免遭浪涛时刻不停地啮咬，他们用石块和泥土加固了堤坝，堤内则开挖养鱼池。

眼下，伸展长臂的挖泥机仍在作业。

养鱼池高高的坡岸，就是用湖底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的。

他和刘甄低头在晒得半干的泥土中细细寻觅，果然发现了期待中的东西——陶片。从形状和纹饰不难看出，有六朝的，有春秋的，也有良渚文化时期的黑皮陶。然而，并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遗存。

这很有意思。看来，宋代以后人们不再在这片区域活动，也就是说，这片区域真的是在宋代陷落的?

看见他们在寻找什么，一个推土机手停下手里的活，从远处跑了过来，挥着手大声说：

"吴老师，告诉你，我昨天早晨还发现过几只陶土做的瓶子呢！黑黑黄黄，样子很难看的。"

发现野雉湖岸边有文物，正是他报告的。

刘甄笑笑说："你看见的是韩瓶，当年韩世忠的士兵们打仗时，曾经用它来做水壶，这倒是宋代的器物。那东西还在吗?"

推土机手不由吐了吐舌头："我没有当一回事，不小心打碎了。那东西值钱吗？"

"要说值钱，倒也未必。不过，样子难看的韩瓶，能够说明野雉湖在宋代经历的巨大变迁。"刘甄说，"以后你说不定还会拣到的，就不要打破了，放在旁边，好不好？"

"好的，"推土机手说，"他们忙吧，我干活去啦！"

"谢谢你呀！记住，推土机翻到什么东西都不要丢掉，啊？"

"噢，知道啦！"

他们继续寻找。可惜，没有更多的发现。

两人都感到疲乏了，便坐在湖岸上歇息。

湖风吹来，到处飘散着一种成熟季节才具有的稻草与泥土羼和的清香。放眼望去，野雉湖澄澈得犹如一幅淡绿色的丝绸，一块透明的平板玻璃。缕缕阳光从湖面直透湖底，让每一滴水都变得十分明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水的颜色，胜似那种纯度很高的宝石。在你追我赶、前赴后继的波浪下，孕育着无数生命。满湖的鱼虾蚌蟹、水草绿藻，以及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微生物，还有在湖面上画出优美弧线的银白色的湖鸥，该是湖水最亲密的朋友吧？

秋成不由陷入了沉思。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听长辈们讲野雉湖的山海经。插队时，村上的老人也常常讲自己的经历，说某一年夏天，他们乘船经过野雉湖的西北角，天气实在太热了，纷纷脱掉衣裤，赤条条地跳下湖去游泳。大家玩得兴起，便比赛看谁在湖里潜得深、潜得久。无意中，发现湖底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深不可测。他们的手竟然摸到了湖底的淤泥，不，不只是淤泥，还有坚硬的石条。整块整块的大石条，仿佛在街巷里铺设的那样，铺在了湖底里！

有人说，这有什么稀奇，前几年在湖里罱泥、卷水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过上马石和石井圈呐！野雉湖，难道就是因为湖上芦苇茂密，藏着很多野鸡野鸭，才叫这个名字吗？不，它原来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城市！

秋成不由瞪圆了眼睛。野雉湖是一个陷落下去的城市？那它为什么会沉没，究竟在什么时候沉没的呢？

后来，翁中杰老人告诉他说，据方志记载，这里原本确实是一座繁华的

城市。可是不幸得很，唐代天宝年间，由于地壳陷落，它一下子变成了滔滔汪洋，街巷楼宇全都消失了。

由于野雉湖，让秋成对历史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有空，他就仔细端详校园里几块石碑上模模糊糊的文字，研究石拱桥上镌刻的对联。初中时代的班主任金老师，是一位考古爱好者，他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的杂志上，这让同学们非常崇拜。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在课堂里的说教更令人信服。下乡插队后，只要有机会，他也常常读一些考古方面的书刊。他觉得，那些文字虽然艰涩，却能让人冷静、理智，跟街上贴满的狂呼滥喊的横幅标语完全是两回事。

恰好在这时候，班主任金老师遇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那一年春天，农民们在白莲村一带围湖造田，人工筑起了三条大坝。人们抽干湖水以后，在后湾的湖底里发现了不少文物。他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去与考古人员一起参与挖掘。

所有的一切，都是金老师从考古工地回来后告诉同学们的。他说，湖底被抽干后，湖底暴露在阳光之下，显得十分平坦。大片黄色的泥土上，分布着一个个灰黑色的圆坑，坑内积满了软而烂的淤泥。人们清除了淤泥以后，圆坑内很快渗出了清水。这圆坑，竟是已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古井！很多文物从井坑里出土了，它们几乎都是用来汲水的陶罐、陶壶、陶尊等陶器。出土时，它们有的口朝上，有的口朝下，很随意地散落在淤泥中。这是人们当年在汲水时，无意中失手落下的吧？有一只陶壶，口小颈细，如果在壶内放一截竹棒，卡在壶颈里，中间就可以系一根绳子。这清楚地揭示了先人当年汲水的奥秘。还有一只硬陶尊，口大颈小，出土时颈部还带有竹箍的痕迹——草绳系结在竹箍上，同样可以用来汲水。

貌不惊人的井坑告诉人们，早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能普遍使用水井。有的刳木而成井筒，有的以木板和短木构成井壁，再铺上一层蚬壳，用来过滤水源。老祖宗凿井的技术也不可低估，井体采用直圆筒式，这可是最科学的井的几何形体！

秋成不由问："那，这些古井又是怎样陷落在湖底的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

大约在公元8世纪以后，随着全球性冰后期海面的升高和太湖的三条

主要泄水通道——吴淞江、娄江、东江的不断沉降，使河流的比降发生了改变，三江之水的流速大大减缓，江水所挟带的泥沙经常在河道内沉积。当东海潮汛时，三江居然变成了海水内侵的通道。海水一度逆吴淞江倒灌至苏州城东一二十里，泥沙大量地在河床内堆积，使娄江、东江相继淤塞，吴淞江下游的宽度由二十里缩小到不足两里。

内河宣泄不畅，终于造成太湖流域经常内涝成灾。宋代，苏州府、平江府和吴县境内的大水灾，达十六次之多。尤其是南宋隆兴元年和二年，竟连续发生水灾。在洪水猛烈的冲击下，不少房屋和圩田被毁，街道进水齐膝，人们只能靠船儿行走。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一片汪洋，那个古城很可能是在那时候被淹没，而变成湖泊的。

金老师十分感慨地说：

"其实，这既是自然灾害，也是人为的灾害啊！"

原来，由于辽、金和宋朝连年征战，兵荒马乱，连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变得满目苍凉。偏偏宋徽宗又重用朱勔，建立应奉局，大搞什么花石纲，将无数玲珑剔透、造型奇特的太湖石经由大运河，运往京城。老百姓穷于应付，怨声载道。当时，无论官民，都没有财力和精力疏浚太湖水系，根治水患。恰恰在这时候，宜兴的商人为了将山区的竹木通过太湖直接运往浙江谋利，拆毁了阻拦荆溪之水进入太湖的五堰。而朝廷为了调运江南的大米进京，贯通挽舟之路，修筑了吴江大堤，这也堵住了太湖水入海的通道……

"咳，那些不合理的做法，更加剧了太湖的水患！"金老师叹息道，"在北宋至南宋的六十年间，苏州这一带竟发生了七次大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想象……"

时间过得很快，班主任金老师退休了。后来，他跟随在北方某钢铁公司工作的女儿，离开了江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安享晚年。秋成始终与他保持着信件来往，因为下乡插队当农民，秋成在白莲村呆了几年，整天与泥土打交道。恰逢"文化大革命"后期，考古发掘处于停顿状态，秋成当然无缘看到那些漆黑锃亮的陶器，以及成堆的鱼篓形罐、贯耳壶、带流宽把壶……

直到当了旅游公司总经理，才有了机会。

为了探究野雉湖的文化底蕴，秋成迫切需要向金老师请教，弄清楚盘

旋在心头的几个疑问，一连写了四五封信给金老师。谁知等待了很久，没有得到一封回信。他忍不住打电话过去，竟也没有人接。这让秋成感到十分困惑。

前些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箱资料和一封信。读完信，他才恍然大悟——金老师因患肺癌，在医院里足足住了半年多，终因药石无效而去世。临终前，他再三嘱咐陪伴在病床边的女儿，一定要把自己积累的关于湖荡镇的一切资料，全都赠送给秋成。他远在异乡，却始终惦记着湖荡镇的一切。

秋成捧着一箱资料，忍不住嚎啕大哭。

此刻，刘甄见他沉默不语，不由问：

"秋成，你在想什么呀？"

"没想什么，"秋成说，"我想起了金老师，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喜欢历史文化……"

刘甄嘻嘻笑了："我读高中时，最害怕考历史了，什么年代、人物、事件，老是背不出来。可现在当了文化站长，免不了跟文物考古打交道，只好从头学起。"

"你不要谦虚啦！谁不知道你刘甄是大才女，读高一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我们从低处望你，只有羡慕的份！"

"一篇小文章算什么呀？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你现在肯定在省城的哪所大学当教授，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啦！当旅游公司总经理，其实是委屈你了。"

秋成忙说："好了，阿甄，好了，我甘拜下风。再说下去，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帽子要往我头上戴！都这点年纪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面对现实吧！"

刘甄轻轻叹了口气："是呀，一晃也都四十出头了，美丽的理想早已离我远去……"

"阿甄，你还记得冒雨去镇上看电影的事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那时候真傻啊！"

那时候到处都闹精神饥荒。除了红宝书和样板戏，别的好书好戏好电影全都失踪了。他们在白莲村插队，每逢雨天不能出工干活，无所事事时，

不是天南地北乱嚼山海经，便是傻呆呆地望天。

青春的心不甘寂寞，总是要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做。有一次，有同学传来消息，说湖荡镇上晚上将放电影，是一部从未放过的新片子。这让每一个人都兴奋起来！秋成没有犹豫，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其中包括何其与刘甄）一起去看。去湖荡镇有四五里路，摆渡过桥，曲折迂回，很不好走，又怕去晚了看得没头没脑，边走边互相催促，赶得背上都出了汗，偏偏天空中又突然下起了毛毛细雨。可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电影是《青松岭》——他们至少已经看过了四遍，更倒霉的是电影昨天已经放过了，空旷的小学操场上，散落着西一摊东一堆的砖头和稻草把——那是观众们看过电影后留下来的坐椅。

当晚，他们在浓黑的夜色里结伴往回走。忘了带手电筒，路上又不时听到恶声恶气的狗吠，秋成心里十分恼怒，说这只草狗，不如把它杀了，明天红烧烧吃一顿。居然马上有人赞同，连刘甄也跟在后面，帮他们到处找木棍。

回到白莲村已经是半夜，身上的衣服几乎都湿透了。一只不知道是谁家的大黄狗，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秋成不小心，手臂上被它咬了一口，流了不少血。但大家很开心，十七八岁的词典上，是没有疲倦这个词的，也没有懊恼。

他们一起回忆起了这段往事，感慨了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风景，秋成忽然想起了什么，忍不住问：

"刘甄，我一直想问，你们夫妻俩……最近怎么样？"

"离婚是迟早的事，"刘甄有些满不在乎，"一件瓷器既然已经破裂，就没必要勉强粘合。"

"真的吗？"

"骗你干什么？外面的人都在议论，打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说离婚最吃亏的总是女人。其实，夫妻之间不和睦的原因是天底下最复杂的，根本无法解释。"

"难道，真的不能弥合了？毕竟你们结婚十几年，感情基础不错，儿子也这么大了……"

"感情这东西，是变化无常的。既然已经把离婚挂在了嘴上，再好的基

础也会粉碎。实话告诉你吧！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夫妻早就不成为夫妻了！”刘甄对离婚的事根本毫无顾忌，“离了，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也就无所谓吃亏不吃亏了。”

“我也要说你一句，你天天在乡下工作，家里照顾少了，丈夫难免有孤独感……”秋成说，“唉，其他没什么，苦了孩子啦！”

“你以为他孤独？他要真有孤独感，也不会那样了……唉，不谈了，不谈了！反正儿子要归我。其他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儿子。这辈子有一个儿子，我也足够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乐观，”秋成说，“对什么都想得很开。”

“我想不开，还能买一块豆腐撞死呀？”

秋成无声地一叹。

读高中的时候，秋成和刘甄在班上都是出众的人物，彼此也谈得来，遇到征文比赛、朗诵比赛之类的事，只要他们一出马，就稳拿头筹。同学寻他们开心，说两人是一对金童玉女、才子佳人。十七八岁时，什么都是懵懵懂懂、青青涩涩，尽管一提到“爱情”这个词就会让人耳热心跳，可是谁敢越雷池一步？恰恰相反，他们两人为了避开嫌疑，还故意疏远了。听到同学的玩笑话，刘甄似乎毫不在乎，秋成却十分恼火，追上去抡起拳头威胁，谁敢再讲，揍扁他的头！

下乡插队时两人并不在一个大队（那时不叫村），知青开会时才难得见上一面。若干年后，彼此都成了家，各人忙各人的工作，联系就更少了。偶尔看见，有很多话不知从哪儿说起。很多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想象，从前的那种纯真、浪漫和幼稚似乎已不复存在。

秋成沉思片刻，换了一个话题：

“这几天宋教授帮我们做保护规划，也批评了我们，有些问题让我很为难，可是不解决也不行。”

“是王海良堂弟建的那座水泥房子吧？”

“你也听说了？消息传得真快呀！”

“大家背地里都在议论，宋教授还想在镇政府的办公会议上，公开批评呢！他当然是无所畏惧的，可是断了王家的财路，肯定会得罪人……我真为你捏一把汗。”

“是的，宋教授是有名的古建筑专家，很多领导都让他三分，为了保护古镇，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可我们总归是在王镇长手下……”秋成沉思着，“阿甄，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

刘甄皱拢眉头说：“唉，这种事情很复杂，弄得不好，一堆屎一堆尿都会丢到你头上的。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宋教授他们早点结束调查回上海，关在书房里做规划……”

“可这座水泥房子放在那里，确实很不协调，迟早要拆掉的。难道就没有人敢坚持原则？”

“秋成，你不要书生气十足啦！堂弟造房子，王镇长会不知道？既然他默认了，批评水泥房子，就等于批评王镇长。镇里那么多干部不发言，你为啥做出头椽子？不怕他将来给你小鞋穿？好不容易当上个旅游公司总经理，你就吃点太平饭吧！”

“我相信宋教授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也不会就这么罢休。既然让我管这件事，我也不能无动于衷……”

“沉默是金，懂吗？”刘甄嗔笑着瞪他一眼，“你呀，好像还是读高中时的脾气，磨了这么多年，棱角还没磨平？”

秋成嘴唇动了动，却不再说什么。心想，她毕竟当了这么几年文化站长，跟领导们交道打得多，确实比我老练。可是，看见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听之任之，这算什么呢？可惜，我只能生闷气，像宋教授这样敢说敢为的人，毕竟是需要资历的……

你想要什么

站在野雉湖畔放眼望去，蜿蜒的湖岸上耸立着十二座黑碉堡似的土窑。这十二座土窑，是依次用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来命名的。那些微微倾斜的烟囱，看上去似乎会倒塌，却每天向澄净的湖面上吐出缕缕青烟。

南旺村上的人世世代代会做坯、烧窑。男的点火、搪门、挑水，女的掼坯、装船。出窑，好比是稻熟收割，人们迫不及待走进余热未散的窑洞，一沓沓把青砖传出来。为了防护，人们胸前都有一块厚厚的千缝百纳的“系身”。青砖端在手里，蚂蚁搬家似的往外传，运输的木船早就等候在河边了。不多一会，从头到脸全都是乌黑乌黑的，只露出白白的牙齿，身上也没有一寸干净的地方，活像是非洲黑人。假如是夏天，出完窑后，人们把身上仅有的短裤脱个精光，“扑通”一下跳进清凉湖水里，伸开手臂游个畅快。那些女人们，也毫不羞涩地在湖滩上把自己清洗一番。兴致来了，她们相互之间还会说几句荤荤素素的笑话，把水花泼得老高。当夕阳在西天坠落，把湖面涂抹得姹紫嫣红时，她们便大声唱着田歌，快快活活地回家。

有一些年，责任不明，分配不均，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让窑身上长满了草，窑场上长满了草，人的心里也长满了草。

终于，张大龙跳出来，带头承包了龙字窑。

大龙性子急，也是为了争一口气，一接手就千方百计想多烧几窑。按照惯例，每烧一窑砖，从熄火打开窑门，到出窑、装窑，至少要停上三天，让窑温慢慢降低。可是大龙却只舍得停一天，他觉得这样既能缩短烧窑的周

期，又能充分利用窑内的余热，节省燃料。

当然，干活的人就辛苦了。不说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即使是在北风凛冽的寒冬，窑洞内的温度也有五六十度。人钻进去搬砖、垒坯，热得耳朵发烫，眼睛发红，还不知道要流淌多少汗水。

和聪明伶俐的小龙相比，大龙显得憨厚敦实。他初中一毕业就回村里干活，跟着父亲学烧窑。刚烧好的青砖滚烫滚烫，手粘上去能“嘶”地拉下一层皮来。他咬紧牙关，跟着大人拼命干。靠着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脯，端着的一摞砖，从腹部直抵下巴，热气和烟火腾腾地往鼻孔里钻。一天干下来，浑身筋骨又酸又痛，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顿似的。夜里，听到儿子在睡梦中发出阵阵呻吟，做母亲的心酸了，眼睛里噙满泪水，无论如何不准大龙再到窑上去。

大龙却坚韧得很，对母亲说：

“你不要急，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多干几天，习惯了就好了！”

果然，干了一年多，大龙就把烧窑的技术学到手了。什么叫做“羊角火”，什么叫做“香烟火”，什么样的砖坯要掌握什么样的火候，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更何况他喜爱摆弄机器，假如窑上的抽水机不出水，别人急得跳脚，他却三弄两弄就搞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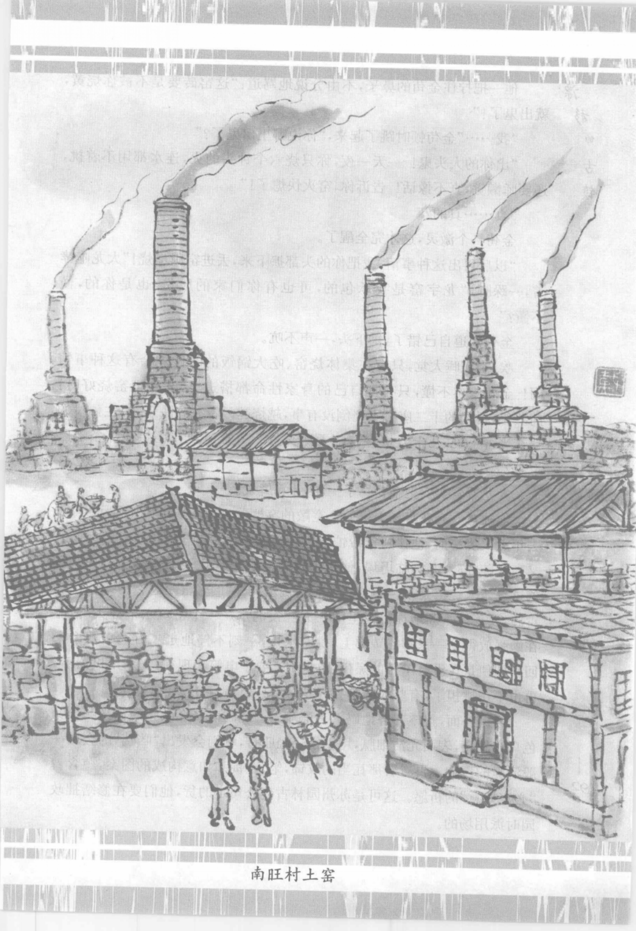
去年，大龙承包了龙字窑。阿爸对他说：

“大龙，我年纪差不多了，眼看也做不动了。我想邀几户亲戚入股，大家一起做吧！如果能赚钱，大家都赚一点。最经心的，还是你啊！小龙想办厂，由他去办！”

大龙点头说：“嗯。”

这天，大龙吃过晚饭，不想看电视，朝湖边随便走走。夜色尚未完全降临，透着橙色的天空中，乌窑的烟囱飘浮起淡淡的薄纱似的轻烟。只有龙字窑的烟囱空荡荡的，仿佛窒息了。他觉得不对头，拔腿就往窑上跑。到了窑棚外，听见里面传出“呼，呼……”的鼾声。

大龙一脚踢开竹篱门，只见当班的小伙子金苟仰面躺在柴堆上，睡得正香。他“呸”地吐了口唾沫，几步奔进窑膛。探头一看，啊呀，窑火已经发白了！他的心怦怦跳，急忙加进燃料，仔细拨弄一番，火势终于渐渐地旺了起来。



南旺村土窑

他一把拧住金苟的鼻子，不由分说地骂道："这窑砖要是不被你烧黄，就出鬼了！"

"我……"金苟顿时跳了起来，"你说哪里出鬼了？"

"出你的大头鬼！一天一夜，你只烧六个钟头的火，连水都用不着挑，还要睡懒觉，真不像话！告诉你，窑火快熄了！"

"真……真的？"

金苟一个激灵，这才完全醒了。

"以后再出这种事情，我把你的头都捩下来，丢进窑膛里烧！"大龙咆哮着，一跺脚，"龙字窑是我承包的，可也有你们家的股份，也是你的，懂不懂？"

金苟知道自己错了，垂下头，一声不吭。

唉，当班睡大觉，只有在集体烧窑、吃大锅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事情啊！金苟根本不懂，只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才能把窑烧好呀！前些年，村上的十二座窑不烧倒没有事，越烧越亏本。到头来，买主预付的钱充当了工资，几十万块青砖却无法交货……难道现在还想往那条老路上走？

大龙着着实实把金苟骂了一通，才算解气。

他独自一人在窑场上徘徊。宽敞的窑棚曾经被一场台风掀翻了屋顶，去年点火烧窑前，他让阿爸帮忙，一块砖一片瓦地将它修好。窑身上那条又高又陡的砖梯，濒临坍塌，他带了金苟他们用了几天工夫挑土筑齐。阿爸这一辈人烧窑是很苦的，谁不知道"挑水大王"的名气是怎么得来的？烧青砖，要连续不断地往窑膛里浇一天一夜的水。一个窑班六个钟头，他能在勉强放得下一只脚的砖梯上，挑着水担，一刻不停地走二百七十几个来回！即便是在没有星月的黑夜，他也不需要手电筒。现在，浇水用机器了，再也不用挑担了，有些人却越省力越懒惰！

窑棚外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堆瓦当。烧制得多么漂亮的瓦当啊！颜色乌青发亮，表面光洁细腻，用手指轻轻叩打，它们会发出"噹噹"的金属一般清脆的声响。再看看那瓦当的纹饰，笔、金锭和如意构成的图案，蕴含着"必定如意"的祈愿。这可是苏州园林古建公司定的货，他们要在修缮拙政园时派用场的。

大龙当然知道这批货的分量，哪怕贴钱也要做好。他拿来明代的瓦当，一丝不苟地刻了范子，即使瓦坯跟原件一模一样，他仍不放心，又亲手当班烧火。这件事，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扩大声誉，何乐而不为？他雄心勃勃，将来还想做金砖——明清时期在宫殿里铺设的地砖，工艺要求非常高，但他很有信心把它们做出来。

哪儿想到，金荀这小子竟然拆烂污，差一点儿坏了事！剩下的几窑瓦当，决不能掉以轻心了！烧坏了，谁也不会如意的。

"阿哥，阿哥！"

一个身影一边从远处走来，一边喊，好像有什么急事。

"小龙，是你呀，你不是到镇里去了吗？"

"早就回家了。我在村里四处找不到你，估计在窑场。喃，一猜就猜对了！"

"吴老师他答应你了吗？"

"可以说……答应了。办旅游食品厂这种事情，他是赞成的，不过还要请示王镇长。"

"你的胆子比我大，一搞就搞上规模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想做，就有办法。银行贷一点，亲戚朋友借一点。你的瓦当质量没问题吧？"

"苏州那家公司的人说，可以免检。可我仍然不太放心，要是不盯紧，就容易出纰漏，刚才金荀这小子就……"

"阿哥，我有个想法，一定要跟你讲。将来你要做更多更好的仿古砖瓦，我负责出去推销，肯定有市场的。还有，要多做点砖瓦工艺品，卖给那些到湖荡来旅游的游客。"

"哦，这个主意倒不错！卖砖瓦工艺品，这个利润肯定比普通瓦当高。你说，会有人愿意买吗？"

"只要东西好，自然有人买。湖荡是窑业之乡、砖瓦之乡，把砖瓦工艺品做得很精致，配上好看的锦盒，谁见了都喜欢的。带回去，也是一种旅游纪念品嘛！"

"你的脑子真机灵，别人想不到的，你都想到了。"

"想到了，我们就要去做。做起来，有可能失败，但是不做就什么也没

有……”

“好，我听你的！”

秋成急匆匆走进镇政府大楼。

他觉得，有些事情非要和王镇长当面说说不可。

他一路走，一路沉思。“你到底想要什么？”这段时间以来，秋成常常以此问自己。

维持生计的物质其实是有限的，但人们既然来到世上，就绝不会满足于维持生计，何况现实世界充满了那么多的诱惑。膨胀的欲望与严酷的现实，永远互不相让……这几年，湖荡镇不宁静了，常常像在河泛。人们纷纷依照自己的欲望去追求。但是所得到的，未必是想要的，想要的，却未必能得到。

“嗬，你来得正好。”王海良看见秋成，忙给他拉过一张椅子，热情地说，“坐吧，我也有事情要问问你呢。”

“王镇长，”秋成注视着他，很认真地说，“我昨天下午就来过了，说你在开会，没有敢打搅……”

“是的，昨天下午开党委会，研究旅游开发的事。群众积极性很高，都想来参与，有的要办博物馆，有的要开饭店，有的要承包旅游点，外面也有人想来投资宾馆，形势真是不错喔！”

“投资宾馆？湖荡镇就是缺少宾馆，来了大一点的旅游团队，连吃饭都难安排，更不用说住宿了。”秋成顿时有了兴趣，“有人愿意投资，真是一桩好事情！”

“是的，他们这几天就要过来谈判。是上海的那家……对，古今文化投资公司，资金非常雄厚哪！”王海良一边说，一边从一堆名片中找出一张来，“喏，总经理名叫唐云飞。他说，湖荡镇风景好，开发前景好，人也好，很值得投资。假如能建造一个四星级宾馆，这会给我们招商引资也会带来很大便利啊。”

“王镇长你真有办法，把大公司都吸引过来了。”

秋成牢牢记住了古今公司唐云飞的名字。他心想，如果要使湖荡成为旅游目的地，除了有好的景点，宾馆也是一个先决条件。许多团队就是因为接待条件不理想而走掉的。

“不是我有办法，而是开发旅游带来的社会效应，将来还会越来越明显。更多的项目会引进的！”王海良点燃一支烟，眯缝眼睛抽了一口，显得老成持重，“秋成，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像翁中杰这样办私人博物馆，上面有没有政策限制？”

“我已经请示过旅游局了，他们那头肯定没问题。我又让刘甄请示了文管委，他们说藏宝于民，值得提倡。但是有一点——门票该怎么卖，谁也不肯表态，都说要请镇里领导决定。假如不卖门票，翁中杰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听说上海有个教授搞了家性博物馆，因为缺经费，难以维持，我们要是把它弄过来，就好了。这样的博物馆谁不愿意看呀！翁中杰的积极性倒是很高，可每天能有多少人参观他的瓦当？”

“他也不容易。谁愿意像他这样，衣橱里不放衣服，放瓦当？我觉得，翁中杰的瓦当，确实有丰富的文化含量，不妨作为一个旅游点。周围的古镇还没有这样的专业博物馆……”

“这么讲，你对他很有兴趣？”

秋成愣了一下，承认道：“是的。不过涉及门票，有些难办。所以我专门来向你请示。”

王镇长吐了一串烟圈，目光犀利地望着他：“你说是难办，还是根本就不能办？”

秋成立即感觉到了他这句话的分量，思忖片刻，说：

“我考虑过了，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把它纳入我们旅游总门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给瓦当博物馆分成。只要旅游公司顺利发展，它就不用担心收入……”

“你是说，采取股份制的办法？”

“可以这样说吧！”

“那旅游公司怎么得益？”

“你不是常常说要放水养鱼吗？我们这就是要把鱼塘做大。不仅仅是瓦当博物馆，有条件的博物馆，书画陈列馆、古琴馆、奇石馆、工艺品收藏馆……只要能受游客欢迎的展馆，都可以介入，旅游景点不就能迅速增加了吗？”

王镇长赞许地点点头，又说："我们的旅游景点少，服务设施更不够，确实要多开辟渠道。"

"所以我想从瓦当博物馆开始，有了点经验以后，再推广。"

"嗯，你这叫发动群众，开门办旅游，还不要政府拿一分钱投资！俗话说乡下狮子乡下调，我们的博物馆不同于城里的博物馆，门槛不能太高，否则人家不肯进来的。"

"是的，我想和几位副总商量一下，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来决定……王镇长，我今天来找你，还想请示一下，能不能办一个生产旅游食品的工厂？"

秋成说，他的学生，南旺村的张小龙来过几次，说要办一个做旅游食品的工厂，挂在旅游公司的旗下。设备、管理、产品、销售等完全不用秋成操心，每年还给旅游公司上缴百分之四十的利润。秋成对他说，政府鼓励创办民营企业，你自己做就是了。张小龙却说，想来想去，还是要以旅游公司作靠山。做生意，牌子很要紧啊！外面游客来买东西，总是要找最正宗的。有旅游公司的牌子，就不愁了。

"我觉得可以呀！"王镇长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秋成，你的胆子还可以放大一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们就是要鼓励湖荡镇的人都来参与旅游，大家抓住机遇发家致富呀！"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秋成，你是教师出身，千万不要书生气太足呀。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大家拿出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谁能赚到钱，谁就是英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难道你不明白？"

"到处都在讲赚钱，赚得像河泛啦！"秋成感慨道，"可惜旅游公司还是穷。"

"穷不可怕，怕的是思想不解放。放大胆子，放开手脚，钱自然会来的，还会越来越多！"王海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秋成，老街上的那座水泥房子，听说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议论。这确实是王海东搞的，他这个人，唉，叫我怎么说呢，总是会惹事。前些年为了筹款办工厂，他欠了几十万元债务，真叫走投无路……"

王海东在湖荡的名声不太好。四五年前，他说要办家具厂，在亲戚朋

友中到处筹款，还答应每家每户都可以派人进厂做工。谁知家具厂开办后，经济效益不好，到年底，亲戚朋友追着他要钱，他哪儿拿得出来？干脆跑到外面躲债，连春节都不知道在哪里过的。后来王海良帮他作了担保，答应分期还清债务，家具厂才没有倒闭。

"我……"秋成犹豫一下，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王镇长，宋教授说，他认为水泥房子跟老街的风格不协调，不能让它存在。他又说，假如谁都不按照文物维修的方法做，还搞什么古镇保护？他连红瓦屋顶都看不入眼，希望要尽快改成黑瓦。"

王海良的脑子转得很快，沉吟片刻说：

"嗯，既然如此，这个问题就好办了。由你出面，让海东立即改建，必须做成粉墙黑瓦，跟周围的环境完全一致。只要你这里通不过，就不允许他开业！"

"我……"

秋成绝对想不到王镇长会一脚把皮球踢过来，让自己去处理这件麻烦事，不由深感为难。他听说那座水泥房子没有经过审批，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施工了。而且建造的速度非常快，简直像变戏法似的，不到半个月，就完工了。假如说按照旅游公司的意见改建，不是无形中承认了这栋违章建筑？一旦上面追查，旅游公司便成了挡箭牌，首当其冲，无缘无故承担起了责任。

见他沉默不语，王海良又说：

"秋成，海东的情况你是清楚的，想争气，偏偏气不争。他的家具厂生产不稳定，资金也短缺，弄得他很头疼。他的丈母娘生了乳房癌，去年开了大刀，半边肋骨都抽掉了，至今还一直在化疗，花钱就像流水。他的儿子正在上高三，马上要考大学，小猢狲偏偏不争气，读书成绩总是上不去——你当过他的老师，比我更了解，如果凭本事他儿子是考不进本科的，可是不读本科怎么甘心？那就拿几万块钱出来吧！……"

"老百姓看病、读书，是最大的难题，想不花钱都不行。海东眼前确实是困难蛮大的。"

他暗忖，哪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哪家都有难念的经，可是这能成为违章建筑的理由吗？

“你不知道，我那弟媳妇很烦人，天天跟他拌嘴舌，家里一大堆的事情，可海东这死鬼连脑筋都不动。看人家姚家婚孃，临街的两间小房子租出去，就是几万块钱，多少快活！海东被她逼得没办法，偷偷造了这间水泥房子。他还不敢跟我讲，要是讲了，我哪儿会同意呢？即使我不同意，别人也以为我是同意的。唉，做人难哪……”

秋成想，此刻的王海良，满脸愁容，倒是很值得同情。那么，他絮絮叨叨地对我讲这些，莫非是想推卸责任，让我一起替王海东擦干净屁股？

王海良说：“不瞒你说，我前几天就批评过海东了，他连水都泼不进去，还说谁敢拆房子，就跟谁拼命。唉，这头犟牛！好不容易才讲通，让他在门面上按照古镇区的风貌作一次调整……”

“王镇长，你又不是不清楚，宋教授这一关很难过的，”秋成说，“这恐怕不是门面的问题……”

“秋成，这就要看你总经理啦！无论如何要帮帮我的忙，把矛盾缓和下来。千万不能因为这件小事，影响了湖荡镇的安定团结呀！”

想不到，王镇长居然以一种恳求的口吻，让秋成替他摆平这件事，而且放在了一个政治高度。言下之意，连你这个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也是镇长给的，难道这点事也摆不平？秋成当然并不笨。可他明白，这件事很难处理，横过来竖过去都会得罪人。用直通通的办法，更不利于缓解矛盾……

他思忖着，不知该怎样回答。

“要不这样吧，秋成，你去跟宋教授探讨一下，假如水泥房子不拆的话，能不能给它动动手术，改建得跟旁边的房子协调起来？改建的方案，可以由他们设计。”王海良满不在乎地笑笑，“他们的设计费，就让海东付好了。”

“设计费什么的，倒不是事情。宋教授这样的人，把理看得比钱重一百倍。前些天他们去北方的一个古城做保护规划，宋教授到了现场，发现明城墙附近蛮不讲理地建起一幢新大楼，与古城门很不协调。他气得鼻孔冒烟，双脚直跺。开会的时候，他把一大群局长、主任、秘书长狠狠地骂了一通，骂得他们连头也抬不起来。市长坐在旁边，还只好赔笑脸……”

“反正宋教授的交道由你去打。今天晚上，你请他们去‘四季春’吃饭，无论如何要上好一点的酒——费用记在我的账上！”王海良显得十分豪爽，

说，“秋成，记得以前说过，卖出第一张门票，我要请客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兑现，过几天一定请你一次。”

秋成连忙摆手说：“王镇长，你快饶了我吧。听见一个酒字，我的头脑就发涨了！”

“古今公司的唐总约我谈投资的事，说至少要丢在湖荡八千万元。这条大鱼能让他游走吗？今晚我非要和他喝个天翻地覆不可！你就代表我去请宋教授吧！”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下午，野雉湖上突然冒出了一个事故。

一个三十多岁的上海游客在乘坐游船时，不慎落入水中，经紧急抢救无效身亡。

湖荡镇上下都被震惊了。

秋成把与宋教授探讨的事丢在了脑后，他闻讯后便急不可待地赶往事故现场察看，随即又去了医院。

这件事说起来也有点蹊跷。这天，一支由上海某旅行社组织的团队一行二十多人，来到湖荡镇，看了古建筑和老街，品尝了水乡湖鲜，喝了本地酿造的米酒，游客们意犹未尽，于是临时增加了旅游节目，他们分别跳上了几条游船，慢悠悠地晃进了野雉湖。这些始终生活在大都市，与车间流水线打交道的人，很快就陶醉在湖光水色中。那拂面的凉风、碧澄的湖水、茂盛的芦苇，以及偶尔会“扑通”一声跃出水面的鱼儿，都令人精神为之一爽。有人忍不住手舞足蹈，大声唱起歌来。

当了几十年渡工的虎根见这些城里人来到乡镇，一个个快活得像孩子，心里想，野雉湖终究名不虚传，光是这明镜一般的湖面，就让他们迷得像进了仙宫似的。一双挡橹的手，便愈加有劲了。游船忽而破浪而行，忽而绕起圈子，忽而又故意向一边倾斜，让胆小的游客在哄笑中发出尖叫。

虎根头上戴一顶草帽，藏在帽檐下的眼睛不时扫视一下大惊小怪的游客们，却也不说话，只顾把船摇得悠然自得。按旅游公司的规定，游船只能在湖岸边圈定的范围内活动。那里湖水浅，风浪也不大，安全系数比较高。只要玩一些小名堂，就能把他们逗得很开心。

这时候，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突然站起身来，扭动腰肢，嘴里哼着欢快的乐曲，竟摇摇晃晃地跳起了迪斯科。

旁边有人拍手起哄：

“嗬，嗬！”

“嗬，嗬……”

虎根发觉不对，急忙阻止他，让他赶快坐下去，不要随便乱动。那游客却不以为然，反而挥舞双手，朝着他大声叫喊：

“嗨，你给我们朝外湖摇呀！那儿湖面开阔，波浪起伏，更加给人刺激！那才好玩呀！”

虎根哪儿肯答应，提高嗓音，向他猛喝了几声：

“喂，你快坐下！坐下……”

恰恰在这时候，那个游客双脚趔趔趄趄，无法挺立，身体直向船舷边歪斜。虎根还以为他是故意装出怪样子，跟大家开玩笑的，谁知他竟失去控制，左右摇晃着，“扑通”一声掉下湖去。

旁边的游客顿时手足无措，发出了惊叫：

“不好了，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快救命！快……”

“救命啊……”

船被慌乱的人们颠腾着，不停地晃动。虎根急了，一边挡橹，一边大声叫喊，让所有人都坐下，一旦翻了船，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掉头一看，落水者在湖里扑腾了几下，拼命挣扎着把头浮出水面，使劲呼喊着，可是嘴巴刚一张开，就被湖水噎住了。两只手伸向空中乱扑乱抓，可是什么也抓不住。转瞬之间，他就向湖底沉去……

虎根顾不得多思考，丢下橹把，纵身往湖里跳了下去。

他仗着自己水性好，看准了那一丛飘飘忽忽的头发，伸手要抓，哪儿想到，一个浪头打过来，扑了个空。再一抓，落在手里的却是一把滑腻腻的水草。

…………

当虎根把落水游客救上岸时，已经精疲力竭，连爬上湖滩的力气都没有了。谁曾想，那个游客沉溺时，因为呛了太多的水而窒息，立即送医院抢救，已经来不及了。

旅行社的导游小许，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女孩子，遇到这种

突发事件，早已脸色苍白，乱了方寸。她手抖抖地拨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接通。领导告诉她说，已决定另外派一个导游过来，把其余游客带回上海，让小许留在湖荡镇，配合旅游公司领导处理善后，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

死者的家属闻讯后，立即雇了出租车赶到湖荡镇。他们绝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死者年纪轻轻，身体还不是一般的健康，篮球场上一直打中锋，标准游泳池里能游两个来回，怎么可能被浅浅的湖水淹死呢？这说到天边都没有人相信。

随即，他们聘请了律师，把旅行社和湖荡镇旅游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死者是在野雉湖出事的，责任显而易见。

秋成万万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桩人命案的被告。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清晨，秋成匆匆赶到办公室，没想到报纸、电台、电视台来了一帮人，记者们的鼻子很灵，纷纷围着秋成，逼着他就事故真相、如何处理善后、如何接受教训、消除隐患确保水上旅游的安全等一一作出回答。

秋成明白，他是怎么也躲避不了。不过，所能讲的只有一句话："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

秋成一边与他们周旋，一边想，记者实在是一种最难对付、却又不能不对付的人。尽管他们很辛苦，采访不到好新闻，无法向总编交账，哪怕学富五车、妙笔生花也没有用。可是出了人命，你还缠住了究根问底，也太狠心肠了。唉，将来儿子长大了，即使站柜台做商店营业员，也不要让他去干这种职业。

但，此刻他既然无法回避，就必须尽最大限度给他们回答。毕竟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

谁知刚把那些缠住不放的记者应付完，死者家属又涌了进来。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哭哭啼啼的妻子、满脸愁容的孩子，还有那些声色俱厉的表兄、堂妹、姨丈等，老老少少十几个人，把旅游公司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逼着秋成表态。既然死者不能复生，事至如今，他们所要得到的，也只能是经济赔偿。当然，赔偿得少了，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但，秋成不能表态。何况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他没有这个权利。即使表了态，也未必会让他们满意。于是，他尽可能地耐着性子，向他们作解释：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令人痛惜，我们应同心协力把后事处理好。从另一方面看，湖荡旅游公司刚成立，为了消除负面影响，也应该……”

还没有等他讲完，一大堆呵斥声就如石块一般掷来：

“哼，没有条件还搞什么旅游！”

“天下哪有这样的旅游，把游客的生命当儿戏！”

“那个船工太差劲了，故意把船晃来荡去，怎么会不掉到湖里？”

“……”

秋成抑制着自己的冲动。他明白，这种时候必须冷静处事。死者家属是带着一股怨气而来的，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理解，跟他们计较，只会让矛盾激化。他用平静的口吻继续说：

“据我所知，你们已经向法院起诉，那我们别无选择。不过，有一点请大家放心，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旅游公司绝不会推卸。上面领导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今天早晨联合调查组已经赶到了现场，他们会认真对待这件事的……”

“一清二楚的事情，还调查什么？”

“唉，死了的人最倒霉，三十刚出头的人，好端端跑到湖荡镇，竟然落得这样的结果……”

“去他妈的，这种倒霉的地方，以后就是用轿子抬我，也不来了！”

“真是想不到呀……”

眼看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那一群家属仍然缠住秋成，毫无离开的意思。秋成想请他们去外面的饭店用午餐，也不肯同意，唯恐他是在用金蝉脱壳之计。秋成没办法，只好让公司的员工买了十几份盒饭，送进来让他们吃。拌了半天的口舌，他早已唇干舌燥，肚皮饿得咕咕叫，更要命的是尿急，急得几乎憋不住了，讲了两次，他们总算答应派人跟在后面，让他去厕所解决问题。

就在这时，联合调查组有人走进来，说因为要给死者作尸体检查，请家

属签字同意。死者的妻子抹着泪水，犹豫不决地拿起笔，那一群表兄、堂妹、姨丈们却叽叽喳喳像烧开了一锅粥：

“哎哟，人到了太平间还不得安宁！”

“检查什么呀？快点赔偿损失吧！”

“少说也要拿几十万……”

“少啰嗦，赔钱吧……”

秋成闭拢眼睛，用指骨使劲敲打着额角和太阳穴，让自己嗡嗡作响的脑子有所松弛，他们的话只当没有听见。

昨天晚上，为了让自己心里有数，他亲自出马，找到与落水事件有关的人，一一了解情况。包括船工虎根、导游小许，以及其他几条船的船工——他们都是目击者。

虎根原原本本地叙述了当时的过程。那个游客落水后，虎根随即跳了下去。他水性很好，钻进水里，睁开眼睛，不多一会就找到了他，马上把他抱住。谁知，拼命用力把他拖上来，他却像潮湿的米袋一样，只管往下沉。一连反复了几个回合，虎根被灌了不少水，弄得精疲力竭。事后，他才想起，很可能那个游客落到水里后双脚突然抽筋，不停使唤，又被水草缠绕住了……

导游小许感到很懊恼，也很无奈。本来，这个团队吃过午饭就结束活动，准备返程了。但游客们觉得，湖荡镇虽然离上海不太远，由于是一个刚开辟的景区，有很多新鲜感。再说，厂里组织一次活动也不容易。所以大家纷纷要求下午延长两个小时，乘船下湖，在野雉湖兜上一圈，也算领略水乡风光。哪儿料到，这附加的自费节目，偏偏闹出了大纰漏。这叫她回去怎么向旅行社交代？

秋成问她：“那个落水游客的情况，你了解吗？”

“我了解得不多，如果不是因为淹死了，要向旅行社报告，我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小许仔细想了想，说，“印象中，他比别人活跃，唱歌、跳舞，似乎很容易亢奋，一路上老是逗别人开心。嗯……乘船去野雉湖兜一圈，他最起劲。唉，假如我不答应，坚持让大家按原计划返程，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中午你们是在哪家饭店用餐的？”

"在西栅的老渔夫酒家。我们前几天就打电话预订好的,这家新开的饭店,靠近水产市场,鱼虾很新鲜,口味也不错。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旅游团队,所以价格比较便宜,生意蛮兴隆的。"

秋成随即去了老渔夫酒家。

这个酒家的老板是曹阿留。他和"鸡毛菜"等几个鱼贩子原本给镇上的许多饭店提供水产,后来看生意蛮好做,干脆大家入股,自己办起了酒家。他们也常常在这里吃吃喝喝,玩玩麻将。开张的时候,他们也请秋成和旅游公司的几个领导去喝酒,秋成恰好有会议,派人送了一只镶嵌了湖荡水乡风光图片的镜框,作为贺礼。

曹阿留不在酒家,下湖去了。

女服务员回忆说,那天中午,这个二十几人的团队,是分成三桌坐的,或许是他们嫌原先定好的旅游餐简单了些,临时添加了几个菜,也上了几瓶酒。

"哦,对了,他们加菜,主要是为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喝得非常开心。"

"都喝了些什么酒呢?"

服务员记不起来了,忙把那天结账的单子找出来。一看,喝了好几种酒,有绍兴黄酒、青岛啤酒,也有湖荡米酒,还喝了两瓶庐州老窖,是高度的,总量并不少了。

"哦,原来是这样……"

秋成不由低头沉思。二十几人的团队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真正能够喝酒的,算起来只有五六个人。五六个人喝了这么多烧酒、黄酒、米酒、啤酒,还又唱又跳,非常开心。哪儿想到,竟会乐极生悲?

从老渔夫酒家回到家里,他难以入睡。恰好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一听,是刘甄打来的。她很关心这件事,问了问镇领导的处理意见,又告诉他要沉着应对,什么都会过去的。

她的话虽不多,却让秋成感到心里暖呼呼的。

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原来是旅游局长要了解情况和处理打算。

秋成忙向他作了汇报,并诚恳地说,看起来,这是一个偶然的溺水事件,给人的教训却是非常深刻。那么多的游客从四面八方乘车赶来旅游休

闲，我们只能提供温馨、舒适、细致的服务，没理由出任何问题。这至少暴露了我们的管理比较粗放。

“这对全行业都是一个教训啊！局里准备发通报，在全行业强调加强管理的必要性。明天清早，局里会有领导和联合调查组的同志一起去湖荡。吴总，不管出现什么复杂情况，你都要妥善处理好。”

“我知道，”秋成说，“我会这样做的。”

“湖荡的旅游刚刚起步，声誉好坏至关重要，你一定要尽可能缩小这个事件的影响，尤其是新闻界，不能让他们把负面的东西都捅出去！”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担心的是死者家属，恐怕他们会提出无理的要求……”

一个突发事件，把秋成所有的工作计划都打乱了。早晨，当死者家属涌进门时，他正想给王镇长打电话，假如王镇长在办公室，就过去向他汇报。可是电话刚接通，那批人就不容他讲下去，整整缠了他三个多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王镇长也给他打来了几次电话，可是没讲几句，话筒就被他们夺走了。

宋教授去了一趟县城。他是乘公交车去的，特意不想让王镇长给自己派车。下了公交车就直奔县委机关。谁知，郭书记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一边开会研究社会安定问题，一边要接待省城来的客人，还不时有电话找他请示工作。宋教授极其耐心地坐在接待室，呷着秘书泡来的碧螺春茶，说宁愿等候。

他顺手拿起了一个报夹子，那是《灵溪报》。它既不像《人民日报》或省市大报那样有气派，也不像某些晚报或娱乐小报那样花哨，仅仅是四开四版，却因为报道着本地发生的各类新闻而受人欢迎。宋教授发现这张报纸上，有很大的篇幅是跟招商引资有关的。头版上以醒目位置报道郭书记的有两条：一条是说他带领一班人视察工业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做好“七通一平”，确保完成引资任务；一条是写他接待日本一个经济考察团，日本客人对灵溪的投资环境表示浓厚的兴趣。二版上，也有一则消息是关于宋教授他们来湖荡古镇做保护规划的，篇幅很小，稍不注意，就被忽略了。

终于，当一杯茶水泡得发白时，郭书记把一批客人从里间送出来，看见了他，忙热情地向他伸手：

"是宋教授吧？实在对不起，让你等了很久。可是我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恐怕还得麻烦你等一会儿。或者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有什么事吃饭的时候谈？"

"听说你的会议是有关社会安定的，"宋迪笑着说，"郭书记，与其坐在这里干等，还不如让我也进去听听。不会妨碍你们吧？"

"怎么可能妨碍呢？"

"其实我想找你谈的问题，跟社会安定也扯得上。"

"那好呀，欢迎你来指导！前几天我还收到了湖荡镇的一封群众来信，说他在家里安装一台空调，可是镇里的领导不同意，认为会影响旅游景观。写信的人实在想不通，不仅委屈，而且愤慨……这类事假如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安定因素。"

"是啊，也不能太左了，不顾老百姓的生活……"

郭书记陪着他走进会议室，并向到会的部委办局负责人介绍：

"这位是宋迪教授，著名古建筑专家，正在帮我们湖荡镇做古镇保护规划。在座各位应该都听到过他的名字，对吧？他是满腹经纶啊！我建议，这个会放一放，请宋教授讲讲话，怎么样？"

会场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掌声。

"真对不起，把你们的会议都打搅了！"宋迪有些意外，但随即站起身来，鞠个躬继续说，"既然郭书记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也不客气了。说实在的，本来我是赶来向他告状的，可到了这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告状了。好吧，各位领导，请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里讲讲古镇保护，讲讲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郭书记带头打开了笔记本，准备记录。

"不，不，请不要记录。一记录，我就不敢放开胆子说了。"宋迪摆摆手，笑道，"好吧，我就讲啦！在当今工业化的洪流中，古镇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后的遗产。古镇，包括湖荡古镇，透彻地讲是因为贫穷而保留下来。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认识到它的资源很重要，所以想要保护它、开发它。保护和开发，给老百姓带来了致富的机会，也给我们的古镇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各地开发的积极性更高了。然而，值得警惕的问题出现了，过度的开发会让古镇走向自己的反面……"

"宋教授,"郭书记插了一句:"湖荡镇刚刚开发,你就说要警惕过度,是不是早了一点?"

宋教授重新拾起话头:"听起来,我的话有些危言耸听。但过度开发最终会毁灭古镇,这是一条规律!江南古镇,是古镇居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所在。古镇的文化元素,体现在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既是长久积淀而成,又是一种鲜活的形态。从本质上说,我们要保护古镇,首先是要保护古镇居民的这种活的文化,让他们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那是一种恒定的安逸的生活,人们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狭小而又熟悉的老街里,进行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甚至终老一生。所以,真实性是古镇文化的基本特征。

"真实性要求文化以本来的面目呈现,而不是装扮的、异化的、掺杂的、改良的。然而,对于在旅游开发浪潮中的古镇来说,要想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比登天还难。恰恰相反,不少古镇努力以'国际化'为己任,试图成为集观光、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居住为一体的综合型、多元态、国际化度假区,正大胆地引入外来文化。

"丽江古城的名气不小吧?可是我们只要去丽江看看就不难发现,这个古城,街道两边原先安静整洁的民宅,如今已经被鳞次栉比、游人如织的商铺和酒吧所取代,青砖老瓦淹没在喧闹的叫卖声和游客的喧嚣中。店铺里,身穿纳西族服装的姑娘整天大声叫嚷,用夸张的动作推销商品。布满古建筑的老街,本来很素雅寂静,如今到处挂上了大红灯笼,每当夜幕降临时,就成了一片流行音乐的海洋,喧闹声在几里路外都能听到。古镇的老宅,大多数是土木结构建筑,房屋的框架由十六根柱子支撑,一旦受到外力冲击或者流水侵蚀,很容易损坏。但是被外来经营者租用后,房间改造成了带卫浴设备的标准间,老房子的损害就无可避免了。而许多与古镇环境不相协调的建筑也纷纷冒了出来——这样的情况,我不说大家也清楚,江南水乡古镇同样存在。"

交通局副局长梅智君也坐在会议室里,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宋迪喝了一口茶,清清嗓子,抬高声音又说: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领导们呼吁:千万不要把开发旅游作为发展古镇的唯一目的。古镇的价值是多元的,不仅仅在旅游,更在于它的历史功能、

文化功能、建筑功能。它有史以来就是人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的一个空间。如果只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唯一目的，人为地把保护与开发对立起来，必然会陷入一开发就混乱，一保护就冷清的局面，也必然会出现很多假古董、假景点。

"我去了湖荡镇好多次，最近还在那里搞古镇保护规划，又住了两个星期。我发现，违章搭建搞商业设施已成为苗头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老街空地上的那一幢水泥房子，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而且在施工前，什么手续都没有办。为啥有人敢于这样做？因为他是镇领导的亲戚，有背景、有靠山，想怎么就怎么……"

郭书记把茶杯"砰"地一下丢在桌子上，喝道：

"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建设局有负责同志在吧？散会后，你们立即给我调查清楚，不管是谁的亲戚，都无权搞违章建筑，该拆除的坚决拆除！宋教授，你的提醒很重要啊！"

梅智君跟坐在身边的副县长沈江平耳语道："听说那座房子是王镇长的一个堂弟搭建的，蛮横得很呀……"

"真不像话，一定要拆掉！"

"郭书记讲了话，不拆也不行了！"

"哟，这个宋教授也够厉害的，当面给书记提意见……"

宋迪高兴地说："郭书记，有你这样的领导，湖荡古镇的保护，我就丝毫也不必担忧了！"

郭书记站起身来，说：

"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确实是一对矛盾。尤其是各地都在竞相发展旅游经济的时候，矛盾会更加突出。有人曾经提出，古镇旅游应当取消门票。国外很多遗产地的景点都是不收门票的，日常支出主要来自国家投入。显然，这不现实，至少目前我们还办不到。也有人提出，古镇门票应该大幅度涨价，比如说每张五百元，甚至一千元。这样做是可以减少游客流量，使古建筑免遭破坏。从保护的角度看，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同样也不切合实际。

"宋教授刚才的一席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县的古镇何止是湖荡一个？可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大办乡镇企业的浪潮中几乎都被破坏了……"

副县长沈江平忍不住插嘴道："邹港镇的一片明清建筑，还是三年前才拆掉的，为了给一家机械厂的扩建工程腾出土地，真可惜呀！这样的蠢事，做的时候还振振有词。"

"是啊！我们有些人确实很蠢。他根本无法回答，自己想要什么！官阶、职位、尊称，宅第、财产、衣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在追求着这一切。然而，舍本求末，是一个很容易滑进去的误区啊！对于我们肩负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来讲，究竟是追求眼前的几个数字，还是要持续发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抓经济，还是各方面工作均衡协调？是要给自己的乌纱帽上贴金，还是改善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从理论上讲，孰是孰非，很容易解释，可是动手做的时候，往往就串味了……"

宋迪发现，说这番话的时候，郭书记动了感情，会场里寂静无声。他不由赞许地点了点头。是的，你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

宋教授赶到县委向郭书记提意见，秋成是事后才知道的。

郭书记对宋教授很尊重，当天晚上就指示湖荡镇，一定要从法律的高度落实规划，切实抓好古镇保护。

其实，宋教授那次的态度很婉转。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假如到了现在，当他知道湖荡竟把旅游经营权都交给了古今公司，不冲进郭书记办公室骂人才怪呢！

秋成真后悔把事情告诉了他。但是不告诉他，自己良心上又过不去。他比湖荡人更关心湖荡呀！

转让经营权，是党委会集体决定的。王海良讲得很坦率，丝毫也不隐瞒自己与唐云飞的关系，说这几年他和唐总已经成了"铁哥们"。他对湖荡情有独钟，一笔转让费打过来，能救多少急呀！湖荡财政的账，对外不便说，在座各位都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没有几家外资企业，民营老板也都是小打小闹，每年的财政收入只够给教师医生发工资。机关奖金也是全县最低的。

秋成暗自思忖，不知道县委郭书记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书记镇长不至于会瞒着他吧？

正当外界众说纷纭时，省报上发表了一篇宋迪的文章，题目是《湖荡经营模式质疑》。他说："有人认为通过资产重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运营，来保证古镇旅游开发的商业价值不致流失，合理体现投资商的收益，理顺产权关系，将是新一轮古镇旅游开发的方向。可我觉得，湖荡的生命力在于明清建筑文化，今天是，明天依然是。只有政府才能够真正确保古镇开发建设按总体规划执行。一旦政府无法作主导，建设性破坏的现象随时都会发生。试问，把老祖宗的遗产折价转让，后果谁人负责？"

他的文章被几大门户网站转载，跟帖犹如满天飞雪，纷纷扬扬。只要对湖荡古镇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秋成暗暗叫好，心想这篇文章《灵溪报》应该转载的呀……

偏偏到第二个月，古今公司该支付两千万转让费时，他们拖延着，迟迟没有音信。

王海良听到了一些议论，忍不住给唐云飞打电话。

唐云飞说："快了快了，就在这几天，款子就打出来了！"

"不要下空阵头雨呀！"

"哪能呢！"

"一定信守诺言？"

"放心，放心！"

风波骤起

刘甄手下有一支舞龙队。

他们舞的不是一般的龙，而是远近闻名的“断龙”。

一般的龙，用布匹和竹子做成长长的龙身，外面用金色或黄色涂画龙鳞，每个舞龙手举起一根竹竿，随着锣鼓点子翻滚起舞。舞龙头每走一步，舞龙尾的要甩出去十步。断龙却是每个人举起一节龙身，相互之间是没有布匹衔接的，然而夜明珠一动，后面的每一节龙身都要随之舞动，或翻滚、或逶迤、或盘旋，看起来是断的，实际上却浑然一体。这要求舞龙手有更高的技巧。

即使斩成一百截，野雉湖的青龙仍然耕云播雨，生气蓬勃，这正是断龙的神奇之处。

湖荡镇舞断龙，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从前，逢年过节，听到锣鼓声响，人们便迫不及待地赶到镇中心的留春桥堍，看那些神采奕奕的小伙子们如何将断龙舞得呼呼生风。在激荡人心的锣鼓声中，只见一个身手矫健的小伙子手擎红光熠熠的夜明珠，踏着绞花小步，在前面引路。十二个青衣青裤的年轻人控制着长长的龙身。青龙瞪着圆圆的双眼，盯住那夜明珠、张牙舞爪向它扑去。夜明珠一躲闪，引得龙身焦躁不安地急速摆动。倏然，夜明珠从空中滚落在地，那青龙也俯首向下冲去。眼看龙身快要落地了，人们的心里悬悬的，转瞬间夜明珠又跳了起来。那青龙也抖擞身上的水珠，呼啸着扑向半空。此刻，街面如江，人流如潮，青龙就在江心追波逐浪。假如天空下雨，雨滴纷纷击打在龙身上，恰似飞珠溅玉，使青龙变得玲珑剔

透，别有风采。

围观的人们不停地喝彩、鼓掌。看一次断龙，足以让人们再三回味，再三议论，直到下一个节日再掀起热潮。

刘甄在文化站成立舞龙队，却别出心裁，无论是持夜明珠、舞龙头，还是舞龙身的，都清一色是姑娘。她还请人设计了一条青龙，青色的龙身、绿色的龙鳞、银白色的云纹和水波。姑娘们则是一身湖绿色的紧身服装，头戴缀花头巾，显得秀美而又矫健。

秋成跟她开玩笑说："阿甄，你这是要宣扬女权主义呀？"

"哪里，小伙子都跟你开发景点去了，还不让姑娘跟我呀？说实在的，我这副总经理虽然是兼职的，不拿你一分钱工资，假如干得不好，别人也会在背后点点戳戳呀！"

"你提醒我了，过几天，公司给大家发一点辛苦费。"

"来点物质刺激，好呀！"

每天傍晚，刘甄都要带领十几个姑娘在学校的操场上练习。舞断龙很累，几个圈子下来，姑娘们都汗水淋漓。可是只要听见有人喝彩，所有的劳累就烟消云散了。刘甄比她们大了好几岁，却不甘示弱，挤在她们中间舞得分外起劲。

秋成常常去观看排练，给她们助威，心里很为她们的精神所感动。是的，这才是干事业的样子啊！刘甄身在文化站，心常系旅游公司，两方面的工作结合得很好，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她的家庭矛盾却难以处理，可惜秋成怎么也不能帮她的忙，只好寄予深深的同情。有几次，她似乎很想把满心的痛楚向秋成倾诉，话到嘴边又岔到了别处。显然，她在用很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

他想，让繁忙紧张的工作来消解心里的烦恼，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实在是有些无奈。要不要找个机会和她谈谈，劝劝她？要么与丈夫重归于好，要么干脆一刀两断，然后重新组建一个家庭。没有边际地拖在那里，总归不是个办法。四十多岁的女人，刚刚走到人生的中途，单桨划船未免太艰难了。

转而，秋成又憧憬起来，再过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早晨，当游客从四面八方赶带湖荡来时，就会有很多支演出队迎接他们。不仅仅是舞断龙，

还有其他传统节目——挑花篮、荡湖船、唱田歌、打腰鼓、江南丝竹……总之是所有充满乡土气息的东西都要拿出来，让游客们感觉到，湖荡镇是最热情、最有个性的、最令人难忘的。位于野雉湖南岸的南旺村，向来有拿手节目摇快船，他们早早就挑选了二十来个男女青年，备好了船橹跳板，争取在表演上拔个头筹。

这些天，各村都根据不同的条件，申报了节目，并且开始紧张排练，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再过一两个月，就能公开展示了。

刘甄给他出了个主意，应该筹办一个湖荡旅游文化节，内容与形式当然都要有创新。到时候邀请上级党政领导、各旅行社和新闻单位的代表参加，保证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秋成想，举办旅游文化节确实是提高知名度、吸引游客的好办法。眼下，开发旅游的江南古镇越来越多，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跟旅行社拉近关系，办法多种多样，目的是争取客源。不过，湖荡的旅游刚起步，举办旅游节，是否早了一些？

“形势发展很快，往往是估计不到的，”刘甄对他说，“不管怎么样，准备好节目，到时候就能拿出来了！”

对于别人的事，刘甄很能出主意，然而自己遇到的麻烦却难以处理。她故意让自己忙得脚不沾地，晚上躺在床上，什么都来不及想，就睡着了。但有些事情终究无法回避。早晨醒来时，一股苦涩而又痛楚的思绪便将她缠绕，挥之不去。她明白，心里有太多的话要倾诉，却找不到值得倾诉的人，这才是孤独，天荒地老的孤独。

与丈夫的感情破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说起来，也实在是叫人难以启齿。几个月前的某天晚上，丈夫林贵生居然昏了头，跑到县城斜土街的一家发廊里嫖娼，被治安联防队当场抓获。罚了五千块钱不算，还要行政拘留十五天。他是四海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进出口生意，平时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谁知口袋里有了一点钱，竟然连名声都不顾，做出这种龌龊的勾当来！

刘甄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眼前直冒金星，简直要晕倒。

丈夫哭丧着脸，再三向她解释：

“那种地方是跟着别人去的，一时冲动，没有把持好自己……我真是后

悔莫及，以后再也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以人格保证！求你看在十几年夫妻的情分上，再给我一次机会……”

刘甄一言不发，甚至不屑看他一眼。

干了这样的丑事，仅仅是没有把持好自己？还想以人格保证，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她心里非常明白，任何一个放纵情欲的男人，都会作出同样的解释。他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情感越轨，仅仅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可他恰恰忘了，自己是一个有妻儿老小、道貌岸然的男人，在别人眼里家庭生活还十分美满！假如……假如他与别的女人产生了感情，不由自主地上了床，或许还能够用一时冲动作解释，他却偏偏去那种地方发泄情欲，这不是把自己等同于禽兽吗？

恶心，实在太恶心了！

刘甄越想越痛苦，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丈夫。

半年前，她曾无意中从丈夫脱下的羊毛衫上发现了一根长长的染成黄色的头发，发梢还有些蜷曲。这显然不是自己的。丈夫支支吾吾，用装糊涂的方法来搪塞。刘甄追问了几句，由于没有拿到更多的证据，只得原谅他。这一次，他却怎么也支吾不过去了。

不假思索，“离婚”二字便脱口而出。

有几个贴心的朋友听说后，悄悄地劝她说，教训够了以后，还是放丈夫一马。说穿了，寻花问柳是男人的本性，聪明的女人一是要满足他，二是要管束他，手里的缰绳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也有人说，儿子都读初中了，家里突然有变故，对孩子的刺激太大啦，不利于他成长。何况，你不为孩子着想，也要为自己着想，四十来岁的女人，再婚的机会或许有，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却不多了。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要么被别人抢走了，要么还没有生出来。你看看，有多少夫妻凑合在一起过了几十年，没有感情却仍然凑合？

“不，我宁愿单身，也不想凑合！”

刘甄被一股愤愤不平之气别住了，怎么也不肯转弯。她让儿子搬到外婆家住，自己则在湖荡镇埋头工作，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回县城，也不和丈夫打一个电话。

夫妻两人进入了冷战状态。丈夫知道自己处于劣势，几次三番地给刘甄写信，得不到一点回音，便赶到湖荡来找她，希望能挽回残局。只要能保住家庭不破碎，不管刘甄提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哪怕让他咬破手指写血书作保证。

刘甄却避而不见。

要说刘甄是铁石心肠，倒也未必。独自关在宿舍里时，她也会扪心自问，丈夫捅出了这个纰漏，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呢？想起那天在野雉湖岸边，秋成也说过这样的话："你天天在乡下工作，家里照顾少了，丈夫难免有孤独感……"坦率地说，强调工作忙而少回家，这显然太矫情。普天下比自己忙的人多得很，他们也不见得没有空闲。她不想回家，根本原因是缺乏与丈夫之间的激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于床笫之间的事情，她倦于应付，提不起兴趣来。丈夫的满腔激情得不到回应，也只好草草了事，仿佛是投递员送报纸，丢掉就抽身而走。前几年的那种不断期待、你呼我应、默契配合，竟悄悄地消失了。奇怪的是，还似乎找不到任何精神或生理方面的原因。刘甄感觉到了丈夫的不满，有几次他特地下厨房做了她喜欢吃的菜，摆上酒，等她回家，主动地营造氛围。然而，再精彩的节目也会有审美疲劳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等你醒悟过来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刘甄觉得自己很笨、很傻、也很倔。然而渗透在血液中的性格，要改变也难。有时候她也会问自己，究竟什么样的婚姻是美满的呢？你究竟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才算幸福？难道女人一定要依附于男人，为什么不能试试独身？

没有答案。

偶尔的，她会无缘无故地想起老同学吴秋成，当初如果选择了他，也许生活会是另一种状态……然而，没有这个也许。一切都在命中注定了，而自己的性格又决定了命运。

在湖荡镇，能理解自己的人几乎没有。有时候，她真想把内心的痛苦一五一十地全都向秋成倾诉，然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该叫人怎么说呢？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将自己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让疲乏把心头所有的痛苦冲淡，乃至忘却。至少是能把自己的情感封闭起来，免得不期而遇

地遭受刺痛。

翁中杰创办瓦当博物馆，是一种必然。换句话说，假如他不办瓦当博物馆，也会办另一种样式的博物馆。他很执著，既然热衷于这件事，就一定会做得比别人好。

他一有空，就坐在临街的博物馆里，给游客们义务讲解。

他常说，湖荡窑业最值得骄傲的，是镇边的大乌窑——烧制砖瓦的称为乌窑，烧制石灰的称为白窑。很多座土窑沿着野雉湖滩分布。许多窑口点火时，烟囱浓烟滚滚，大有刺破青天的气势。窑址的坐落，极其讲究水口，必须建在交通十分方便的河道边，以便船户上下装卸搬运，同时也因为烧制青砖一定要适时浇水。

从前，野雉湖边还有“御窑”，烧制供皇宫或者陵墓铺设地面用的金砖，运往京城。金砖很大，足足有二尺二寸见方，由官府监制，精选泥料，做工非常讲究，放入窑火烧制前还用桐油浸渍数天，从选泥、制坯、烘干、焙烧到窨水，足足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烧制完成。二十几道工序，环环紧扣，只要一道不达，就前功尽弃。出窑后的砖还要仔细打磨，所以成品犹如乌金一般闪闪发亮，而且经久耐用。不相信，你就到北京十三陵去看看，走进平整如砥的地宫，说不定踩在你脚下的方砖就是几百年前从湖荡御窑运去的呐！

假如有谁提出不同看法，他还会和那人争论不休，非要把那人说服不可。有一次，打算做仿古瓦当的大龙上门来请教，翁中杰很得意，喋喋不休地讲了半天，说：

“不是我卖老，只有我晓得，三百年前湖荡镇的大人家都建造土窑。这里的八结黄道砖、蝴蝶瓦和石灰早就闻名江南，为什么？全靠上好的土质、清澈的湖水、烧窑所用的稻草、麦秸也比较丰富，烧起来火力足。不过，烧金砖却必须用砻糠。”

大龙说：“用煤炭烧，只要掌握火候，也可以的。”

“唉，你年纪太轻了，哪里懂得从前的做法？用砻糠烧，火力才能调匀，煤炭哪里及它！你不相信？我们可以打赌，去查一查《灵溪县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可是窑口大了，哪里有这么多砻糠喂它？现在连稻谷都种得越来越

少啦！还是用煤炭，火力持久，人工也节省。”

“有没有砻糠跟我浑身不搭界，反正从前送到京城去的金砖，都是那样烧的。你大龙要是烧得出呱呱叫的金砖来，我到野雉湖岸上，趴在泥地绕三圈！”

大龙没有烧过金砖，只好吃瘪。

翁中杰在湖荡镇是个有趣的人物，也是个怪人。他不仅创办瓦当博物馆，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手视。讲得通俗点，就是手掌心能看得见东西，知道的人无不称奇。

据说，有一次，他在西栅街上踱步，看见几个老头正在街边的小方桌上掼老K，恰好是“三缺一”，经不起人家撺掇，一屁股坐了下来。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出现了。只要他动手理牌，大小王牌就像他养在家里的花猫，总是依在他身边，逃也逃不掉。不用说，十有八九是他赢。一开始，大家怀疑他在理牌时做了手脚，不准他理牌，但是他照样能抓到好牌。

有人忍不住叫嚷：“你怎么得了仙气呀？”

翁中杰咧开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不瞒你们说，我的手掌心跟你们不一样，能够认字的！”

“瞎说，手掌认字，那眼睛要用来出气呀？”

“人家说耳朵认字是伪科学，是骗人的把戏，你也是那种玩意儿吧？”

“当心，吹牛皮也要交税的！”

有人抓过翁中杰的手，细细观察。那一双手，修长，白皙，几乎没有老茧。手指甲也剪得很整齐。显然因为一辈子拿钢笔和粉笔，右手的第一个指肚有些隆起。那是职业造成的，没有什么奇怪。换一个教师出身的人来看看，也会是这样的一双手。

说来也巧，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市旅游中专的学生。他们是来湖荡实习的。看见街头几个老人在议论手掌认字，顿时来了兴趣，纷纷围过去，嘻嘻哈哈地让翁中杰当场一试。

翁中杰卖了一阵关子，才答应他们，说：

“好曲不唱三遍，要试就试一次。要是成功了，你们要为我的瓦当博物馆义务服务两天。怎么样？”

“行，没问题！”

"义务服务两个星期都可以！"

一个学生撕张纸条，匆匆写了几个字，让同学走远几步，传阅了一遍，然后在神秘兮兮的气氛中折叠成方块，塞进他的手里。

翁中杰闭拢眼睛，双手放在了背后，用手指轻轻地将纸片摩挲着、搓揉着，嘴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所有的人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但他似乎胸有成竹，一会儿就当着大家的面，把纸片拿到小方桌上，仍然是折叠成方块。显然没有做过任何手脚。

翁中杰的脸上浮现诡异的笑容，说：

"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不过，让我先去一趟厕所——人老尿多，还越尿越近……回来后，再告诉你们认出来的是什么字。"

厕所并不远，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等待揭晓谜底的学生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几个老人也催促着，叫他快点。翁中杰把裤子束好，舒舒服服地坐下，却叹口气说：

"唉，你们这些中专生呀，真会捉弄人，那也算是字吗？好好，也算字，不过不是汉字，是英文字母，罗马字母，还有……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图案，我的手第一次认这样的字，真是累坏了！"

"那究竟是什么字呀？"

"我依样画葫芦，画出来给你们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人递过来纸和笔。翁中杰一边想，一边画；一边画，一边想，好一会儿，纸上终于出现了一个不规则形的图案，旁边还有英文字母和罗马字母，却并不成句。

有人赶紧展开了折叠成方块的纸片，一看，除了英文缺少个把字母，其他竟没有大的差别。

"老天，翁老师真是神了，这么复杂的东西都认出来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是亲眼看见，怎么会相信？"

"什么叫特异功能？开眼界了吧！"

街头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叫嚷起来。翁中杰却故意若无其事地笑笑，眨着眼睛说：

"玩的，玩的，没有啥稀奇的。"

可他越是这样，人们越是觉得稀奇。

不管怎么样，翁中杰的瓦当博物馆带了个头，各种各样的民间博物馆——诸如手炉馆、奇石馆、书画馆、木雕工艺馆、水乡服饰馆……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尽管在宋教授看来，这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因为称得上“博物馆”，至少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有足够丰富的值得观赏的藏品，二是有能够向公众展示的条件，三是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湖荡的那些馆，跟正宗的博物馆相比，最多只好算是室——展览室。不过，他很快也默认了。它们来自民间收藏，其意义就非同寻常。很多游客是来看稀奇的，不仅没有挑剔真伪，反而觉得凭个人的力量拥有这么多藏品，非常不容易，即使不懂行的，也要进来看一看。

王海良再三告诉秋成，旅游嘛，门槛不能太高，只要展品吸引人，就尽可能多引进，越热闹越好。所以，镇上陆续修复的老房子，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根据不同的规模，旅游公司给以不同的支持。有的纳入总门票，按比例分成，有的适当地补贴费用。刘甄还从外面请了几位文物专家，给他们作指导，帮助他们鉴定藏品，调整展览布局。这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谁也没有想到，恰恰在这时，冷镬子里爆出热栗子。迷人的野雉湖竟冒出游客溺水死亡事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超出了预想。一些旅行社已经签订好的合同，无缘无故地延期，有的干脆就取消了。秋成跟他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却又不能来硬的，得罪了那些旅行社，以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在这种情况下，野雉湖游船项目不能不宣布暂停。几十名船工只好临时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班。

秋成和副总经理连续召开了几个紧急会议。大家心里明白，发生溺水事件的几率非常小，然而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类似的事件再也不会发生。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却是压倒一切的。水上游览是湖荡的特色，其他古镇是很难与之相比的。这个项目的停止，肯定会影响其他项目，古镇景区的吸引力必然大大减弱，但只能亡羊补牢。

果然，办公室送来的报表上，各项数字指标都让他笑不出来。

刚刚有些气色的旅游公司，遭受当头一棒。

这一切，让秋成感到身心疲惫。

但他无法逃避，也不想逃避。哪怕面临的矛盾再复杂，他也必须挺起胸，硬着头皮去解决。

野雉湖游客溺水事件，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终于找到了主要原因。法医在作尸体检查时，测出那位上海游客的胃液内积聚着酒精成分。尽管从中午十二点钟算起，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但依然发现酒精有一定浓度。显然，他是喝了不少酒才上船的。

团里的其他游客也提供了证明。他平时酒量并不大，可那天非常兴奋，先是喝黄酒，接着又喝烧酒——喝酒的人都知道，"黄夹烧"是最容易令人精神迷醉的。他手舞足蹈地唱歌、跳迪斯科、不停地说话，显然是酒精在其体内产生了强烈作用，让他异常兴奋。

如果喝了酒只在镇区游览，并不会酿成什么灾祸。但他迫不及待第一个跳上了船，在船上愈加兴奋，双脚却站立不稳，摇摇晃晃中不慎落到湖中。被凉水一激，他的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拼命地往湖面上冒。谁知双脚乱蹬时被水草缠绕住了，怎么也挣脱不了。在船工虎根下湖救他前，他因为灌了太多的水而窒息，已不由自主地向湖底沉去……

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法院开庭审理的那天，秋成坐在了被告席上。在听众席后排的刘甄给他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秋成看到了，回过头去，会意地笑笑。

法院的判决是意料之中的。游客、旅行社和湖荡旅游公司三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游客是因喝酒过量而失去控制，在无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行落入水中，窒息而亡的。船工向他提出警示，他仍不听劝告，游客自身应该负主要责任。旅行社在完成预定的游程后，未经签订合同就随意增加游览内容，在活动中疏于管理、引导，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湖荡旅游公司开展水上游览项目，缺乏防范意识，没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当游客出现危急状况时，抢救不力，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责任也不可推卸。

根据法院的裁定，湖荡旅游公司和旅行社分别给予死者八万元和三万元经济补偿。补偿这些钱似乎没有什么标准，但是合乎道义的。

死者所在的工厂闻讯后，认为死者很值得同情，也表示要给家属一定的补助。他在厂里一直是先进生产者，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出了这种意外事故，对企业也是不小的损失。

死者家属最终接受现实，哭哭啼啼地把丧事料理了。

好不容易尘埃落定，竟又冒出了另一件事。

这天下午，湖荡镇的很多人看见镇长王海良亲自出马，带了一帮人过来，想把老街上的那座水泥房子拆除。动手之前，先是跟海东说好话，叫他让开，谁知海东却犟犟捩捩，丝毫也不给一镇之长情面，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海良本来完全可以挥挥手，让手下的人冲上去强行拆除，可他踌躇了一下。没想到，这一来王海东反而更嚣张了，双手叉在腰里，沙哑着喉咙破口大骂：

"我王海东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死，谁想动这座房子一根指头，我就跟谁拼到底！"

正在他当街发飙的时候，刚刚从水产市场贩罢鱼虾的"鸡毛菜"，一副财大气粗的架势，也来看热闹了。她嘴里怪声怪气地说：

"哎哟，你们也真是，不看看海东是谁？我要是有个阿哥当官，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啦！"

"姓季的，你胡说八道什么！"王海良不由呵斥道，"不要把公事私事什么关系都乱扯在一起！"

"哟，我胡说八道？你去问问西栅水产市场的人，我姓季的手臂上能跑马，哪句话胡说过？王镇长，现在是什么年代，早就开放啦，谁有本事赚钱，就让他去赚嘛！"

"谁不让你赚钱了？你只管贩你的鱼去，少管闲事！"

"我贩鱼赚钱你眼红了？这些年我风里来雨里去，深更半夜往外跑，容易吗？赚的都是血汗钱呀！要不，你为啥不来试试？"

这些话，也多少有几句是真的。她的门路很宽，春天的菜花甲鱼、塘鳢鱼，夏天的子虾、黄鳝，秋天的螃蟹、鳗鲡，冬天的大青鱼、野鲫鱼，自会有上家送来，都是湖里鼎鼎有名的上品，一转手，花花绿绿的"大团结"就进了口

袋，一天抵得上工薪阶层一个月的收入。可是时刻要跟乱七八糟的人周旋、哄骗、哀求、争吵，甚至拿出辣豁豁的泼劲当街谩骂，不是每个女人都能这样做的。

“好了，好了，谁不晓得你赚钱本事大，比镇上所有人本事都大！”王海良知道不能跟她多缠，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回家吧！惠根有多少天没有见到你了，想你了！”

“嘻嘻，他想我，我还不想他呐！要是你想我，嘿嘿……”

有人不禁笑出声来。

“走吧，走吧！”王海良的脸色愈发阴沉。

秋成从人丛中钻了出来。他看见“鸡毛菜”痴头怪脑的，越说越不像样，赶快让旅游公司的人把她连推带拉地劝走。这个时候能当街开镇长的玩笑？这明摆着要把矛盾激化嘛！

宋迪教授从县城回到湖荡时，秋成忙去请教他，说王镇长既然提出了这个方案，能不能同意把水泥房子改建成粉墙黛瓦，以缓解某些难处理的矛盾？

宋教授哪儿会同意妥协？他说：

“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搞假古董。这座房子即使改建了，做店铺卖小商品，仍然不像是民居。这颗眼中钉，非拔掉不可！这也是杀一儆百，它不拆掉，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违章建筑搭出来。”

“但是王镇长那头该怎么交代呢？”秋成不无担忧。

“你不要担心王镇长会不高兴，”宋迪给他透露了一些情况，说，“我已经在郭书记面前告了状，郭书记在灵溪县终究有权威，他说了话，还能不解决问题？”

秋成嘘了口气，感激地说：

“如果这样，那太好了。谢谢宋教授，你帮了我们的大忙！”

“咦，你真是一家人讲两家话了！这件事，我出面比你出面好，所有的责任，你只管往我身上推……”

谁知，他们的估计过于乐观。即便上面领导说了话，镇长下了命令，办不下还是办不下。王海东嘴巴里喷出浓浓的酒气，两只充满血丝的眼睛涨得红红的，那样子更如一头喝了迷魂药的犟牛，一副谁也无法把他拉回头

的架势。他嘴里毫无顾忌地骂骂咧咧，有些话说得很难听，让王海良气得脸色发白。

“妈啦个×，你们还发什么呆？给我上！”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王海良大喝一声，让跟在身后的联防队员们冲上去，把王海东拉开。哪儿料到，王海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嘴巴里乱喊乱叫，不准他们走近。

联防队员忽然发现他衣袖里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真要惹急了，恐怕会闹出人命来的，于是收住脚步。

“海东，你这只拎不清的畜生！”王海良恼火了，匆匆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服，破口骂道，“你以为我王海良给你面子是白给的?！好说好话你不听，难道真的想吃辣火酱?”

“哼，我是畜生，你是什么东西？你这一套狗屁花招，没有人吃！”王海东忽地扬起手，衣袖里果真探出一把雪亮的尖刀，吓得王海良慌忙后退了几步。“告诉你，我王海东今天是六亲不认了，不管是谁，想来吃吃我，先问问这把刀答应不答应！”

他气势汹汹的样子使周围的人们都惊呆了。

王海良只好换一种方式，耐着性子说：

“海东，你总要讲道理吧，领导不同意建这座房子，就爽爽快快把它拆掉，有什么损失，我负责赔给你，总可以了吧?”

“你负责赔？哼，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的！”王海东冷冷地说，“还镇什么长嘞！”

“你晓得我是当兵出身，”王海良喉咙拉响了，“不要说你一个海东，再来两个，我都能掼出去几个麦垄沟！想不想试试?”

秋成见火药味太浓了，忙走上前，替王镇长说话：

“海东，保护古镇、发展旅游，镇里是发了文件的，有些事大家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才能一步步走下去……”

“哼，你算旅游公司总经理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互相体谅，那你怎么体谅我?”

“海东，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谁不知道谁？家里有点困难，大家都会帮你想办法克服的。你想做经营，旅游公司开辟的门面可以租给你，商品

也可以批发……"

"算了吧,"海东斜睨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就是把门面房子送给我,我也不要!"

"不要这样倔,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我今天当众说一句话,将来我们会开发门面房,你完全可以参与……"

"没有什么商量的,这间房子我就是不拆!"

"海东……"

他是牯牛跌到井里,怎么也转不过弯来。王海良和秋成好话讲了一大堆,他仍然丝毫也不肯退让,四周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还是外地游客,指指点点看热闹。这让秋成很难堪。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他这样蛮不讲理,真是丢尽了湖荡镇的面子!

秋成的内心十分矛盾。眼前的情形,让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把握。一边是湖荡镇的镇长,他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镇里的老百姓负责,不准有违反古镇保护规划的现象存在;一边是违章建筑的始作俑者,他咄咄逼人,无理取闹,连镇长也无可奈何。他们两人偏偏又是堂兄弟!作为旅游公司总经理,秋成理应帮助镇长,坚持真理,反对乱搭建。但他发觉自己有些犹豫,不敢冲上去理直气壮地批驳王海东。尽管他心里清楚,王海东嘴巴里酒气熏人,脑子却十分清醒,他手里的刀子仅仅是吓唬人的,不见得会砍下来。

明哲保身并不是秋成的性格。他不相信不能把王海东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把这座水泥房子连根拔掉,然而,此刻王镇长出了面,海东都不肯听,让他显得无能为力,自己这个角色又该怎么演呢?

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分开人丛,缓缓挤了进来。她注视着浑身冒火、随时想要与别人打斗的海东,一言不发,一双苍老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祥、温柔而又不容执拗的神色。

王海东抬起头来,看见了她的眼睛,也看见了她眼角上方的一条伤疤。那伤疤如一条泛红的卧蚕,在花白的头发下分外引人注目。

他一愣,身体忽地坐直,嘴唇不由自主动了动:

"婶嬢!"

秋成也认出了她,不由脱口而出:

"姚家婶孃！……"

"阿三，"老人喊着王海东的小名，每一句话都很轻，却绵里藏针，"你今天脾气不小啊！海良的话不听，秋成的话也不听，在大街上撒泼，难道就不怕惹笑别人？嗯？"

"婶孃，他们……"

在其他人面前，王海东犹如一头斗红了眼睛的困兽，在笼栏边咆哮撕咬，总想寻找报复的对象，可是看见姚家婶孃，他却换了另一种神态，所有的恼怒顿时收敛了起来。

在四周围观的人都感到奇怪，不由屏息敛神，听她说话。

老人非常有耐心，伸手给他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像对待一个不乖的孩子似的说："阿三，你马上跟我回家去！有什么脾气，回家对我发，有什么话回家对我说！"

"不，我不……"

尽管海东的口气依然很犟，脸上却是一副尴尬的神色，有些愤愤，有些蛮横，也有些委屈。看得出，他那爆发的野性已不再火药味十足，这不能不令人惊讶。

游客们在一旁纷纷低声议论：

"这老太是不是居委会干部，怎么比镇长还管用？"

"恐怕是他本家的长辈吧？"

"嗬，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孙猴子再厉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姚家婶孃向王海良和秋成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们先离开，让他单独在这里冷静一会儿。王海良会意地点点头，挥手叫联防队员们跟他一起撤离，这里交给姚家婶孃就行了。

秋成也让手持小旗的导游赶快将游客引开。他明白，在海东的心目中，姚家婶孃举足轻重。

一场眼看就要发作的暴风雨，悄然消散了。刚才还相互对峙，一触即发的街头，归于平静。很多游客不明白，为什么转眼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姚家婶孃若无其事，像劝说自家孩子似的，附在海东的耳边，轻声地说

了很多话。随即，又拉住他的手臂，让他站起身。可她年迈力衰，哪儿拉得动这一百几十斤的男人？

海东感到羞愧，连忙扶住老人，让她站稳，说：

“娒孃，我，我送你回去……”

海东的神色终于和缓了。

一会儿，白发苍苍的老人由海东搀扶着，缓缓地离开了老街。围观的人们也纷纷散去了，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秋成注视着姚家娒孃的背影，心口像是塞进了一团棉纱，堵堵的。

王海良神色依然有些不悦，把秋成拉到一旁，说：

“唉，这样的堂弟，实在是让我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不知道烦了多少心思呀！海东他为啥这样，其实也只有我知道。前些时候他做仿古家具，被人狠狠地骗了一下，骗掉了两百多万元啊！整个家具厂都要被拖垮了，发急了，才动这种脑筋……”

秋成很感意外：“哦，原来是这样！”

“怎么不是，前一阵他还想跳野雉湖自杀呢，好不容易才拉住！”

“海东他……看来是心情不好，喝醉了酒，才控制不住自己。做生意真是不容易啊！”

“唉，今天这样子，让我脸上都没有光彩……”

秋成知道，海东这么一闹，让王镇长心里很不好受。

娒　嬢

在湖荡镇，姚家娒嬢姓什么，叫什么，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但提起姚家娒嬢却是家喻户晓，不管是比她年纪轻的，还是比她年纪大的，人前人后都要叫她一声“娒嬢”。

娒嬢，在吴方言中是姑母的意思，也是人们在习惯中对年长妇女的一种尊称。她没有子女，亲戚也不多，然而大家都喜欢请她吃茶，或者到她家里吃茶，见面时亲亲热热地叫她一声娒嬢，遇到事情也喜欢听听娒嬢有什么说法。

她是大家公认的娒嬢。

那个瑞士小伙子莫里茨初次来湖荡镇，就对姚家娒嬢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说这位老人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不管是谁，都愿意跟她在一起。他问秋成，是不是江南的妇女都这么慈祥？

秋成觉得莫里茨的问题很有意思。

刘甄也说，姚家娒嬢是个苦命人，可是她生来乐观。她唱的田歌在湖荡镇上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命运给她的磨难和不公似乎都被她的歌声消解了。她没有多少文化，却因自幼聪明，学来的田歌船歌长久不忘，甚至还有立地编、立地变的本领。可惜她年轻时没条件读书，否则早就是一个响当当的艺术家。

刘甄曾经陪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下来采风。当场就请姚家娒嬢唱了几首。姚家娒嬢说，黄梅的季节，她帮东家干活，头顶着烈日，在田里耘稻、耥稻。干活干得太沉闷了，她一甩汗水，便开腔唱起田歌来。四周马上会

有人唱和。她声色圆润，高亢悠扬，在宽阔的田间传得很远。伴唱的人纷纷跟着“赶老鸦”，一时间歌声连绵不断。

日落西山一点红，
锄头柄上挂灯笼。
只要在家有蜡烛，
哪怕做到东方太阳红。
……

关于姚家䂖孃的身世，还要从半个多世纪之前说起。

那一年的盛夏，江南的天气出奇闷热。太阳犹如一盆烈火悬在半空中，烘烤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低垂的柳丝卷起了叶，连市河里的水也仿佛凝固了。

水乡古镇湖荡，仿佛笼罩在蒸笼中，连风丝丝都没有。傍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纷纷躺在河边的廊棚下，不停地摇着蒲扇，驱除一阵阵袭来的暑气。大家一边呷着薄荷茶，一边传着一条消息：

“听说雪涵堂李先生快要不行了……”

“是啊，躺在床上好几个月了，请郎中吃药都没有用，这几天已经滴水不进。”

“唉，李先生是个好人啊……”

李家老宅雪涵堂一侧，那间被李之瑚先生称为“风雨静心斋”的书屋，显出一片异常的寂静。李之瑚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褪色的黄表纸，瞳仁里失去了平素常有的睿智的光芒。他怔怔地注视着侍候在床边的夫人邹秀娴。夫人的腹部微微隆起，她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身孕。转过眼去，又注视着偎依在佣人姚家䂖孃身边的两个女儿。十二岁的阿琪和九岁的阿芗，她们长得俊秀而又伶俐。在李家这个诗书传家的宅第里，她们自幼靠父母亲教育，比同龄的孩子读的书多，懂的事情也多。此刻，她们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眼睛里充满了忧虑的神色。

“梅花，”闷热的空气让李之瑚止不住喘息，“这些年多亏了你，里里外外帮我们李家做了多少事情呀……”

“李先生，你不要这样说，秀娴姐和我从小就要好，阿琪和阿芗与我也很亲热，我在李家比哪儿都自在。”

梅花——姚家婚嬢出嫁前的名字，眼圈有些泛红。她的发髻上原本戴着一朵黄绒花，那是为两年前死去的丈夫戴的孝。可是这几天，她预感到了什么，悄悄地把黄绒花取下了。

“这个家，将来还是要靠你多帮忙。母亲上了点年纪，两个女儿还小，你看，秀娴她又要生养……”

“李先生，你不要多想别人了，还是自己养病要紧。”梅花说着，示意让夫人和孩子退出去，自己绞了一条毛巾，给李先生擦去额角上的虚汗，又端来了两盆井水，放在床头给他降温。

此刻，李之瑚怎么能安下心来养病呢？

十几年前，他和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苏州虎丘山初次雅集。十几个气度不凡、热血方刚的读书人，结成了南社。为了避免外界的注目，他们尽量不露声色，让人们以为南社仅仅是文人饮酒吟诗的雅会，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用文学来鼓吹革命的团体。柳亚子所在的黎里镇、陈去病所在的同里镇、王大觉所在的周庄镇，都和湖荡镇相距不太远。那时候，李之瑚经常乘船越过野雉湖，钻过小河港，和南社的同仁们一起聚集在盟主柳亚子的磨剑室里，编印社刊、诗酒唱和，以宣泄胸中抑塞不平之气。想当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南社社员的意气是何等风发啊！

可现在，局势起了急剧的变化。由于柳亚子倾向革命，贯彻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被国民党右派视为眼中钉。地方上的一些乡绅地主也向官府告发，说南社创办的小报是宣传“普罗文学”的，想尽办法要把这些小报全部查禁。

一个傍晚，国民党右派以“清党”为名，突然派兵赶到黎里镇，包围了柳家的磨剑室。幸亏柳亚子先生躲进了藏书楼旁的一道“复壁”——板壁与西墙之间的夹弄里，才免遭拘捕。

藏在夹弄里时，诗人面壁瞑目，默成一诗：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

柳亚子在吴江是呆不下去了，不得不亡命日本……

明年，将是南社成立二十周年，陈去病他们正在酝酿着举行一个纪念会，地点很可能在虎丘山上的冷香阁，李之瑚是多么想去参加啊！可是，他分明感到，在凶恶的病魔面前，自己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让人非常不甘。

李之瑚的母亲李老太太，一个守寡多年的未亡人，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系结在儿子的身上。她平素郁郁寡欢，只有在看见儿子时，布满阴霾的脸上才会露出欣喜的阳光。之瑚前些年在上海做事，当过教师，做过律师，也担任过报馆的副刊编辑。他从小好学不倦，特别钟情于文学，发表了很多作品。每当看见儿子印上报纸杂志的名字，老人那干枯龟裂的心田里，总会注进了一脉甘洌的清泉。然而，作为母亲，她时常为儿子孱弱的身体担心。她不放心儿子独自在外，一次次写信叫李之瑚回来。看到儿子，心里才觉得踏实。去年，儿子终于辞去了在上海的差使，回到湖荡镇。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谁能想到，前些日子他突然病倒，而且一病不起……

李老太太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李之瑚，这位"南社"志士阖上眼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雪涵堂里，响起了一片悲恸的哭声，阿琪和阿芗姐妹俩，伏在放着父亲遗体的门板上，哭得死去活来。李老太太更是痛不欲生，几次晕了过去。夫人邹秀娴，像一尊泥石塑像似的守在灵堂里。她没有想到，自己竟会遭受与婆婆相同的命运！她欲号无声，欲哭无泪，过分的悲伤，使她的灵魂都变得麻木了。

梅花也很痛苦，但她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帮着料理丧事。

开丧时，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在苏州、上海和吴江等地的一些南社社员，得到消息后，也都寄来了挽幛。

傍晚时分，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突然进来了一个陌生的青年人。

他留着分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白皙的脸庞上流露出无限的哀戚。踏进灵堂，他怔怔地站立片刻，便扑通跪倒在地，向李之瑚的遗体一连叩了三个响头。

当他起身时，梅花看他有点面熟。思索一阵，不由想了起来，这位不速

之客，不正是李先生的好朋友林帆吗？

“林先生，是你呀！你……”

林帆忍着哽咽，点了点头：

“娪孃，真想不到，之瑚他会走得这样快……”

梅花在李家帮佣多年，经常进出于李之瑚的书房“风雨静心斋”，为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送茶送点心，因而认识了好多南社社员。对那些风流倜傥而又彬彬有礼的青年人，她始终怀着敬意。此刻，她发现林帆的长衫上沾着斑驳泥土，头发蓬乱，神色更是有些慌张，觉得十分奇怪。但这种场合不便多问，忙招呼道：

“林先生，请到厢房里坐坐，喝口茶……”

“不，时间很紧，我不坐了……”林帆的神色显得有些不安，“我马上就要走的。”

“急什么，老远赶来，总得喝口茶，落落汗啊！”梅花有些不解，“天又快黑了，你还要到哪儿去？”

邹秀娴也认出了林帆，她木然抬起头，神情哀伤地喃喃道：“林先生，你是之瑚的好朋友，你就留下，陪他一会儿吧！”

“嫂嫂，你要节哀，千万当心自己的身体……”林帆说，“我真的还有急事，马上要走。”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说话间，有人报信，外面突然出现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气势汹汹地将雪涵堂团团围住，声称要抓共产党。

“共产党？哪儿来的共产党？”

梅花一怔，但她顿时明白了，他们要抓的共产党，莫非就是这位林先生？情势紧急，她顾不上多考虑，连忙将一身孝衣丢给了正在灵堂来不及离开的林帆，自己转身迎了出去。

“干什么，我们在办丧事，还看不见？”

“丧事不丧事，跟我们不相干。我问你，刚才有没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进来？”

“李家世代是书香门第，戴眼镜的人经常出进，不过，今天倒是一个也没有。”

“哼，没有？骗人我绝不饶你！走，进去看看！”

“李先生还停在门板上，难道……难道你们竟然要闯灵堂？不，不能进去！……”

梅花在门口拼命阻拦，可是几个国民党士兵一把就推开她，闯进了灵堂，灵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哭喊声。披麻戴孝的人们，伏在李之瑚的遗体旁，以眼泪表示着自己的反抗。

国民党士兵仔细看过，灵堂里没有一个是戴眼镜的，人人眼睛红肿，看不出究竟是不是深度近视眼。

“他妈的，搜！”

那些国民党士兵不甘罢休，端起了枪，将跪在遗体边的人赶起来。

“长官，”梅花心里一急，忙走上一步说，“我们李家就是这么大的地方，要搜要寻，全由着你们，不过我也要问一问，要是搜不着共产党，你们怎么说？”

“这……”

“告诉你们，李家不是好吃的软豆腐。今天你们扰乱灵堂，谁担当得起？”梅花挽起衣袖，双手叉在健壮的腰里，“别说李老太太不答应，就是我这个当佣人的，也不答应！”

灵堂里的老老少少，一边哭，一边叫喊：

“你们平白无故欺负孤儿寡母，实在太不讲理了！”

“李先生啊，你在九泉之下，也被他们弄得没有安宁啊！……”

“天地良心，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头发披散的李老太太，发疯似的冲了过来，双手揪住一个当官的，用头往他身上撞：

“儿子办丧事，你都不让我安生！我不想活了，我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那些汹汹然而来的士兵，一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了。当官的看了看躺在门板上的遗体，见那苍白的脸庞瘦得可怕，不由感觉到了什么，有些胆怯地问：

“他……是得病死的？什么病？”

“什么病，是瘪罗痧！”

一听这个回答，他连忙用手帕捂住了嘴巴，头一晃，示意士兵们赶快退出去。

一会儿，穿着一身孝衣的林帆从门板下钻了出来。

梅花忙说："林先生，那些家伙已经走了。看样子你不能在这里久留，我马上想办法送你离开。"

"婚嬢，今天多亏你了！"林帆十分感激地说，"有人送我过来的，有一条小网船停在野雉湖的岸滩头，到了网船上，我就不要紧了！"

夜幕早已降落，乌沉沉的天空中只有几颗残星在闪烁。湖荡古镇的郊野一片朦胧。梅花在夜色中将林帆送上了小网船，又目送着船儿在江上渐渐远去。

过了很久，她还伫立在江边。

江风拂动，芦荻摇曳。江水也不大平静起来，一阵阵哗哗地拍击滩岸，让人心里不安稳。

不知怎么，由李先生的死，她想到了自己的命。按照别人的说法，自己是"克夫"的，才结婚两年，没有生养一男半女，丈夫就病死了。现在，自己帮佣的李家，主人李先生年纪轻轻，又在不应该走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偏偏自己跟邹小姐那么好，跟两个孩子那么亲，李老太太也总说离不开自己，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命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李家老小的命连在了一起，要分也分不开了……

一转眼，就过去了二十几年。

1948 年，在上海读书，后来又进报馆当记者的阿琪，跟着经商的丈夫去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夫妻俩在那里经历了很多艰辛，换了几个行当，才站稳脚跟。后来，她依靠自己的努力，笔耕不辍，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成为一位颇具名声的作家。妹妹阿芗原本在灵溪县城的一个单位当会计，谁知因为突发肺病，实在支撑不下去，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湖荡休养。

年近八旬的祖母早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自从儿子李之瑚病故，媳妇邹秀娴在生第三个孩子时因为难产，惨死在产床上，这给她极大的刺激。她整天不是像一尊木偶似的沉默寡言，就是唠唠叨叨，一句话要说上几遍。

想当年，雪涵堂里充满纸墨清香和欢声笑语，可现在，家里沉闷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

土改以后，李家被评定为地主成分，家里的房屋财产，大多数被没收了，留给她们老少三人居住的，是李宅最后一进的几间平房。房子虽然破旧了一些，但收拾干净，还算宽敞。可是住了两年以后，居民委员会的一个主任找上门来。他左右一打量，就毫不客气地向李老太太提出，公家要派用场，必须借他们的房子使用半年。她们没有办法，只好搬到了三间又低又潮的小屋里。

梅花却留恋着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总觉得那儿附有李之瑚先生的神灵，不愿离开。于是，她在李宅老屋的天井里种了一塘南瓜，常常借着为南瓜施肥、理蔓的机会，去老屋看看。可是直到秋天，南瓜都收完了，藤蔓也在寒潮中枯萎了，老屋仍然没有归还的意思。

第二年春天，梅花又满怀着希望，在老屋的天井里埋下了南瓜子。然而，直到秋天，房子依然被人占着。

一连种了五年的南瓜，她们仍然只能住在三间破旧的小屋里……

小屋里的三个人相依为命。不久，年迈的祖母终于离开她们去了。剩下的两个人更加孤苦。幸而，在台湾的阿琪，总是按时设法给她们寄钱来，供养着孤立无援的主仆两人。事实上，阿芗和梅花——姚家婄嬢这么多年来相依为命，已经比亲人还要亲。

直到三年前，由于政策渐渐开放，某些限制取消了，阿琪终于让阿芗通过申请，以去香港投靠亲戚的方式，离开了湖荡。阿芗偶尔会给好婄嬢寄信问候，但她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姚家婄嬢不再当女佣了，也没有谁敢让她当女佣。

然而，为了维持生计，她仍千方百计地出去干活，在粮管所扛米包，在装卸社搬货物，在环卫所倒马桶……别人不愿干的，她都愿意干，别人干不动的，她咬牙干。不过，干得最顺手的还是在食堂。供销社的食堂请她去做饭烧菜，一干就是七八年。她不仅吃苦耐劳，手艺也好，还很有人缘。外单位的人听说她掌勺，纷纷前来搭伙。人们都说，姚家婄嬢用野雉湖里的青鱼烧成的鱼块，肥嫩可口，鲜得简直要落脱眉毛！

据说是在李家帮佣时，苏州太监弄的一位厨师教给她一种烧鱼的本领，这道菜称“千岁鱼”。别人也用野雉湖里的青鱼做原料，却绝对做不出那种口感。不知道她究竟用的是什么秘方。

听到大家的赞扬，姚家婚孃也很开心。她说：

“哪里有秘方，我只是土厨师，不懂什么。你们愿意吃我烧的‘千岁鱼’，我每天起得再早也心甘情愿……”

王海东与姚家婚孃非亲非故，但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缘分。

这，最初要从那年夏天说起。

人们刚刚忙完了紧张的“双抢”，不满二十岁的王海东顾不上歇息，在一个寂静的黎明，悄悄离开了王家厍村，独自搭乘轮船去往县城。那天，因为天气热，更不想脱班，他起了个绝早。

他的贴身短裤的口袋里藏着五十元钱。这笔钱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堂哥海良手里借来的。海良去部队当兵几年了，恰好从黑龙江回家探亲。海东想去县城寻找工作机会，没有钱怎么行？他二话没说就拿了出来。然而，能不能打到工，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机会，海东心里一点都没有底，所以他尽可能地避开熟人。

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直想翻身却始终被稻杆子绊住脚。王海东初中毕业时，父亲突然病故，母亲身体也不好，他无奈地回到了王家厍村，背朝青天面朝土，种了几年的田。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心里蕴藏着多少雄心壮志啊！继续读书深造、穿军装当兵、进城当工人……这些都对王海东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可是，那个年代，连城里的知识青年都下乡插队落户，丢失了读书的机会，何况是本来就出生在农村的？穿上工作服当工人，显然也与他无缘。他本可以和海良一样去参军的，谁知体检时发现肝脾肿大——那是血吸虫造成的后遗症。算啦，除去回家当泥腿子，还能有什么选择？

他忘不了这样一件事。那年大年三十，生产队里杀了一条养不肥的僵猪，打算分给各家，让各家的年夜饭上有一碗红烧肉。队长通知各家各户派人到晒谷场去排队领取，母亲也让海东去了。到那儿的时候，猪身上已经斩掉了一半肉。海东仔细一看，按照顺序，轮到他时，恰好可以割一块最好的肉，心里不由暗暗高兴。

没想到，负责分肉的人见了海东，竟冷冷地说：

"这块肉没你的份，要分给队长的！"

"你……你太不讲理！"海东非常气愤，"轮到谁，就该分给谁，你凭什么非要把好肉给队长？"

"嘿，我怎么分肉，你管得着吗？"

"你分得不对，我当然要管！"海东年少气盛，毫不示弱，"村里定的规矩，大家都要执行，队长为什么要特殊化？"

"你……你要是当了队长，我也给你分好肉！"

"哼，我将来当什么，关你什么事！"海东气愤地抡起了拳头，"老实告诉你，我的拳头是不吃素的！"

负责分肉的人见海东这样说，不由愣住了。

海东又说："你问问在这里排队的人，你这样的做法，应该不应该！你这马屁精太过分了！"

分肉的人见他得理不让人，说不定还要真的动手，没办法了，只好按照次序，把那块应该分给王家的肉，斩给了海东。

拿到了一块最好的肉，海东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要不是因为母亲已经两个月没有尝到肉味道，他真想把肉狠狠地扔到湖里去。

这件事，给他心里留下了很大的刺激。分肉看起来仅仅是小事一桩，却让人咽不下这口屈辱之气。

海东下决心要离开王家库，到外面去闯一闯。

海东是不安分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当农民的料。假如就这样在乡下种田，无论如何也不会甘心的。他想起，自己跟着堂伯——也就是海良的父亲学过一段时间木匠，有一点做沙发床椅的手艺，也许应该做做这样的事情。他暗暗对自己说，别看我王海东现在很穷，可是将来一定会非常富裕、非常有钱。我要让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天！

那么，究竟该到哪儿求发展呢？

他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县城。比起河湖围拥、交通闭塞的湖荡镇，县城有高楼大厦，有霓虹闪烁，有马路汽车，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那儿充满了活力。不管怎么样，只有走出王家库，才能遇见各种各样的机会。否则，一腔热血只能抛洒在栽种六棵稻杆子的泥土里。

灵溪县城以一副傲慢而冷淡的面孔迎接着这个皮肤黝黑、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他住进了浴室，由于夏天浴客少，躺椅上睡得宽敞，价格也要比旅馆便宜一半多。早晨起来，买两只大饼充饥，中午要么一碗阳春面，要么一碗馄饨。口袋里的那些钱，他必须省点用。

“同志，你们单位里有没有铁床、桌椅要翻新的？”

“对不起，你听我说完，我……”

“爷叔，你们做不做沙发？保证做得又好看又便宜……”

一连几天，王海东迈开双脚，在喧闹的县城街市来往穿梭。他说一口湖荡方言，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怯意，鼓足了勇气，挨门逐户地与那些陌生的单位打交道。

不知道有多少人给他吃了闭门羹，也不知道他遭受了多少白眼。他很有接受各种委屈的思想准备，然而被人家这样看不起，毕竟给他满怀着的希望，泼上了一盆盆冷水。依照他的性格，他真想把那些人臭骂一通，然后扭转头，回王家厍乡下去。然而，灰溜溜地回去，面子往哪儿放呢？又怎么对得起堂兄王海良？

邹港镇，那时叫邹港公社，有一家集体办的邹港家具厂。为了开拓业务，厂长公开对外宣布，不管是谁，只要能够为厂里拉到生意的，都给他一定的提成。要是贡献大的，还能招收到厂里来，吃公家粮。也许是有公社书记撑腰吧！这位厂长的胆子真够大的，居然搞起了经济刺激，这对于很多人颇有诱惑力。

在县城连连碰壁，一筹莫展的王海东听到这个消息，眼前顿时为之一亮。是啊，我为什么不去邹港试试，碰碰运气呢？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吃上一份公家粮呢！

为了这个机会，他必须到王家厍大队部开一张外出务工搞副业的证明。出门在外，假如没有一张证明带在身边，简直是寸步难行，公安派出所经常会来查的，连最起码的浴室和大统铺旅馆都住不进去，更不用说联系业务了。谁知，王家厍大队部不肯给他证明，虽然嘴巴上不讲什么理由，但海东明白，他们是存心刁难自己。

一气之下，他扭头就走。

他心里想，你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自己吗？我王海东这次是非要出

来闯一闯不可，不混出个人样来，我是不会回到王家库的！没有你们开的证明，我就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然而，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奔波了好几天，一点业务也没有接到。

一连碰了几次壁，王海东慢慢冷静下来，不由想，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莽撞了呢？要赢得人们的信任，在外表上应该和他们一样，至少还得会说几句普通话、城里话。否则，我这两腿泥巴的乡下佬，连他们的大门都进不去的。

口袋里的钱，再怎么节省，也只会一点一点地减少。他必须在五十元钱花完前找到业务，否则连家都回不去。

他走进百货公司，咬咬牙，买了一件衬衫，换下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土布衣服。偷偷地对着橱窗玻璃照照，嗨，还真像那么回事！他顿时增添了信心。随即，挺挺胸，又走进了一幢幢办公楼。

不愿向命运屈服的王海东，给自己作出了计划。哪怕走遍全县、全市，也不能叫一声苦。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知道应该找大单位，找正规的单位，他们那儿才会有业务。可越是正规的单位，越是无法走进去。他们的上下班制度很严格，陌生人进出必须在传达室登记，没有正当理由谁会给你放行？他在旁边仔细打量，看人家是怎么进门的，后来，就混在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群中间，像模像样地进去了。进去以后，再按照门上的牌子，找行政处、总务科，和他们磨嘴皮，千方百计地打动他们的心。

慢慢地，胆子也练大了。有一天，他抱着侥幸心理，走进了驻军部队的营房，把从海良那儿听到的部队知识批发了一下。没想到，竟意外地受到了热情接待。总务科长很爽快地给了他一笔业务：翻新几十张铁床和一批台凳，而且希望尽快地完成任务。他喜出望外，出了营房大门，便迫不及待地一路狂奔……

第二天，邹港家具厂就派出一批工人，在营房里大干了起来。

当他们干得正起劲时，又一支做家具的队伍也开进了驻军营房。他们是鹿秀帆篷厂的工人。看见邹港公社的人在做家具，不由愣住了。这笔业务明明是已经给了鹿秀厂的，怎么会到别人手里了呢？驻军部队究竟玩的是什么名堂？

两批工人面面相觑，都说是与驻军部队讲得好好的，绝不同意把业务让出来。王海东当然不买账，拔出拳头就要和对方打架。好不容易接到的一笔业务，怎么可能让别人抢去？绝对不会让的，否则他连吃阳春面的钱都没有了！

后来才弄清楚，是部队误会了。原来的总务科长前天刚刚调离岗位，临走时匆匆向接替他的人作了交代，说帆篷厂的人要来干活。新接手的科长刚上班，恰好遇到寻找业务的王海东，他以为王海东正是帆篷厂的，就让他们赶快开工。谁知阴差阳错，该干活的人没有干，不该干的却风风火火干了起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王海东只能与他们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他知道，这个时候谁的喉咙响、臂膊粗，谁就能赢。

驻军部队的领导见状，急忙把他劝住了，答应另外给他一笔业务，这才算罢休。

他在城里乡下四处奔波，偶尔才接到一笔业务，扣除吃用开销，口袋里剩不下几个钱，日子却过得很不安稳——由于口袋里没有任何证明，有好几次被警察抓住。后来还是靠做业务的朋友帮忙，替他向警察求情，才免于受罚。

转眼间就过去了两三年。父亲死后，母亲孤身一人，又长期患病。海东千方百计在湖荡镇上租了一套房子，把她从乡下搬了出来。可是婆媳之间难免有些疙瘩，弄得不好就要拌嘴舌。自己又三天两头要在外面跑业务，无法服侍她。不仅如此，妻子还逼着自己在县城租房子。要是不搬，就跟他离婚。海东被逼得没办法，不得不搬了出去。

看见母亲仍然是孤身一人，无法照顾，做儿子的总归不是个滋味。幸亏有姚家婄孃和五婶婶她们照顾，日子才勉强过下去。

他从心底里感激她们。

就在这时候，堂兄王海良从部队转业回乡了。他在黑龙江边陲当过炮兵连的指导员，经历了珍宝岛事件，见了不少世面，还立了一次三等功。回乡后，县里领导安排他担任湖荡镇副镇长。没多久，党委书记就让他分管乡镇企业。这可是重头戏，乡镇企业搞好了，湖荡镇才能摘掉落后的帽子。王海良虽然不懂得怎么办企业，但相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什么学

不会的。

海良回乡，让王家的亲亲眷眷都感到兴奋，有个很硬的靠山啦！唯独海东似乎无动于衷，差不多有一年了，堂兄弟还没有见过面。一直到过年时，突然接到海良的电话，约他回家来，有事商量，海东才借看望母亲的机会回家来。

海良请他喝了酒，还特地拿出了一支野山参，说是从东北带回来的，给婶婶补补身体。这让海东心里热乎乎的。堂兄弟俩天南地北地聊了好半天，最后海良劝说道：

"海东，小丝网捉不到大鱼的，我看你还是回湖荡吧！"

"回来干什么呢？"

"寻地方办个家具厂，也可以做一番事业……"

"好，你说让我回来，我就回来。"

海东本来想，反正也闯惯了，干脆单枪匹马闯到底。可是经不住海良的劝说，终于回到了湖荡。心想有堂兄做靠山，总归方便得多。姚家婚嬢她们也劝他回来，母亲年纪大了，现在不尽孝心，还想等什么时候？他跑了两三年业务，也了解家具的市场行情，于是雄心勃勃地办起了一个东风家具厂。办厂要钱，他手头很紧，便向很多亲戚朋友筹款。大家看着王海良的面子，都五千一万地拿出来，一下子筹集了三十几万元。于是租借几间厂房，买了不少设备，干了起来。

哪儿想到，王海东原本性子就很躁，在外面跑了几年，又散漫惯了，让他当厂长抓管理，缺乏经验，也实在没有耐心。筹集的钱，初看蛮多，花起来却哗哗地像流水，应收款又迟迟不能到账。没多久资金就转不动了。如果不是堂兄王海良给他撑着，要债的人早已踏破门槛。

会计几次提醒他，他只怪会计不会理财，说手下没几个是能干的，一遇到什么看不顺眼的事情，拉出来就要大骂。

姚家婚嬢上了年纪，在供销社食堂应付五六十人吃饭，已经力不从心，打算回家养老了。她孤身一人，即使没有收入，靠银行存折上的那点积蓄，苦日子也能过了。王海东听说后，却派人登门请她到东风家具厂食堂里干。说厂里另外有一个厨师和几个勤杂工，你不要动手的，指点指点就行，只要一个星期吃一次"千岁鱼"，大家很满意，干起活来劲道就更足了。姚

家婄嬢见他诚心诚意,便答应了。

这一段时间,厂里接到了一家宾馆的家具业务,不仅要求高,而且要赶时间。但完成后,利润却比较可观。王海东当然不肯漠然置之,让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

那天,一个姓沈的师傅用木车床加工五斗橱的老虎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连车了几个,老虎脚都开裂了。沈师傅原本是上海一家木器厂工人,退休后应聘到湖荡上班。考虑到他技术好,能给别人指导,厂里不仅安排好食宿,还特意给他双倍工资。

王海东恰好接到了一个催货的电话,心里着急,忙下车间叮嘱工人抓紧干活,发现连沈师傅都接连出废品,心里非常不高兴,呵斥道:

"哎呀,堂堂上海老师傅,怎么连老虎脚都车不像?这种活连学徒工都会干的嘛!"

沈师傅不由钝了他一句:"你聪明,那你来试试!这样的木料,仙人的阿爹都车不好的!"

"你……你不要嘴硬!告诉你,要是耽误了交货,不扣你这个月的工资,我把王字颠倒写!"

车间主任发觉火药味很浓,忙走过来打圆场:

"王厂长,这件事怪我没有安排好,木料多晒了几次太阳,过于干燥了,所以会开裂。我马上调换木料,让他们抓紧干!"

"哼,都是吃了猪脑子!"王海东骂了几声,说,"不把事情解决好,我先撤了你的职,让你回家种田去!"

"我来解决,我来解决……"

车间主任苦着脸,把沈师傅拉到一旁,劝说了好久才算平息。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王海东又看见沈师傅,问他现在怎么样。沈师傅满满一口饭塞在嘴巴里,顾不及回答。性急的王海东十分恼怒,大声骂了两句"饭桶"。沈师傅也是有性格的人,故意斜睨了他一眼,只管咀嚼,不理睬他。

"你耳朵聋掉啦!?"

王海东怒不可遏,朝着沈师傅猛地抡起了手里的饭碗。

姚家婄嬢正在饭堂里收拾餐桌,看见王海东突然发怒,想掷饭碗,急忙

转身过来劝阻他。哪儿想到，王海东手里的碗带着汤水残迹，已飕然飞了过来，不偏不倚恰巧砸在了姚家娪嬢的额角上。“砰！”随着饭碗落地的破碎声，姚家娪嬢也跌倒在地，一股鲜血顿时流注而下，把胸前的衣襟都染红了。

王海东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了，一时间慌了手脚。

在食堂里吃饭的工人有好几十个，他们也都被眼前的情形惊愣了。沈师傅冲到厨房里，找到一条毛巾，赶紧捂住姚家娪嬢的伤口，给她止血。旁边有工人喊道：“送医院，快送医院！”沈师傅二话没说就把她抱起，夺门而出，几个工人紧紧跟在后面。

…………

姚家娪嬢在医院里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十分惶惑，好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她丝毫也没有责备海东的意思，反而愧疚地对沈师傅他们说：

“我不要紧的，稍微有点血……耽误你们干活了，你们快回去吧！千万不要怪王厂长，生产任务重，他是心里火冒啊……明天我就好了，给你们烧好吃的，干活劲头更足……”

后来，王海东听说了这一幕，十分后悔。他万万没想到，姚家娪嬢会如此宽宏大量，会如此为自己着想。谁的心不是肉做的？再蛮横的人也有柔软的一面。

海东跪倒在了姚家娪嬢的床头，流着眼泪，再三恳求她原谅：

“娪嬢，我这个人贼脾气，做得太不像样了！从今往后，只要你娪嬢说什么，我要是有一句话不听，你就扇我耳光！……”

姚家娪嬢眼圈也红了：“海东，我怎么能扇你耳光呢？你心里明白，就好了……”

王海东脾气不好，在湖荡镇是出了名的。当初找对象，谈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好容易看中邹港镇的一个姑娘，忙请姚家娪嬢出面撮合。女方父母亲听她说海东其实心地很善良，也知道要改变自己的急躁性子，处处尊重别人，终于不再反对。

结婚一年以后，小宝贝便出生了。由于自己的母亲身体不好，丈母娘也生病，姚家娪嬢又帮他们照顾了好几个月。海东很想留姚家娪嬢在家

里，和他们一起过。姚家婼孃却笑着说，我一个人自由散漫过惯了，你有什么事叫我，我即便睡在床上也会过来的。

姚家婼孃额角上的一道伤疤，比王海良说多少话都有用。

过了很多天秋成才知道，姚家婼孃这个救兵，是刘甄急中生智搬来的。她什么话都没有说，仿佛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秋成同样没有对刘甄讲半句多余的话，想起她，心里却漾起一股暖意。

人言似刀

古今公司在西栅的动迁工程，并没有因为宋迪的公开质疑而停止。包括一家工厂、一长排临街的商店、一个破旧不堪的仓库以及几栋有十多年历史的住宅楼，在三天之内就全都夷为平地。住宅楼里的居民自找门路，安排临时住处，但古今公司每月给予租房补贴，并答应一年后把居民搬迁到新建的住宅区。古今公司开发的住宅区，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金湖豪宅，一踏进门便让你身价百倍。

为此，唐云飞专门在灵溪宾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他先简要地介绍情况说，那些厂房和住宅楼，都是近年来建造的，马赛克墙面、红瓦屋顶、铝合金门窗，与李宅、尚书第、朱宅等古建筑年代差异很大，在风貌和景观上不协调显而易见。更何况，在由宋迪教授主持制定的"湖荡古镇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中，这些建筑并没有列入保护范围。也就是说，把它们拆了，建造仿古建筑，才能更好地凸显原有古建筑的风貌。当然，古建筑也不是一成不变，也要暗埋水电管道、安装卫生设施，让使用者有现代化的生活享受。与此同时，"新江南"的规划也被批准了，一揽子项目的设计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要动迁一结束，就能大规模投入施工了。

有不少记者当场提问，《灵溪报》的一位记者说：

"请问唐总，你们在湖荡的投资额很大，拆迁量也很大，人们难免有疑惑，在古镇保护区内大动干戈，不怕伤了筋骨吗？"

唐云飞伸手捋了捋十分熨帖的头发，老练地笑笑：

“这位记者的问题比较尖锐，这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古镇保护区是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的每幢房屋，并不都是文物建筑，就像养蟹池里不都是螃蟹，也有螺蛳、小鱼、虾米，对吧？大家一看就明白，这里有不少建筑是新的，根本没有文化内涵。再深一层看，严格保护古镇并不等于原封不动，大部分的明清建筑年代久远，假如不更新功能，就很难展现它们的生命活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公司很慎重，特地请教了不少古建筑专家，包括宋迪教授——他是我最尊重的一位专家。我去同济大学进修时，听过他的好多课，他其实也是我的老师，尽管我这个学生不太有出息。宋教授他们认为，古镇保护区内不是不可以建新建筑，合理的、能够体现古镇文脉的新建筑，同样可以成为古镇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句话就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灵溪报》记者又问：“根据我了解到的规划，你们的‘新江南’项目有大量新要素的介入，但是会不会由于工艺不到位、实施者的价值取向等原因，制造‘假古董’呢？”

“是的，‘新江南’确实有新要素介入，否则怎么能称为‘新江南’呢？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提升明清建筑的价值，而不是抛弃其原有的形态，损害它们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古今公司遵循的一条根本的原则，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唐云飞的经历比较丰富，在政府部门干过多年，接着又下海经商，在担任古今公司总经理后，他专门进修了建筑专业，所以他的回答颇具专业水准。“在我们的周围，确实有些人观念比较模糊，一听到‘新江南’几个字，就觉得那是现代建筑。其实现代建筑跟高楼大厦之间并不画等号。你们有谁去过欧洲？到过欧洲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城区建筑变化不大，一两百年都是旧模样，内部设施却非常现代化，这样的建筑，就很能体现文化价值……”

这时候，灵溪电视台的记者插嘴问：

“唐总，按照你的说法，古今公司所开发的地段，是在湖荡镇核心保护区之外，可是在尚书第附近安排了艺术中心、展示馆和旅游饭店，有容量不小的餐厅和停车场，这势必会给环境带来影响，你们请环保部门评估过吗？”

“这，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很快会做的，”唐云飞踌躇片刻，才说，“湖

荡旅游开发了十几年，始终停留在初始阶段，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少服务设施、缺少旅游商品。前几年我们就想投资旅游饭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搞成，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秋成没有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直到第二天，他才从《灵溪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知道了会上的一些情况。唐云飞说他们的“新江南”项目征求过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其中包括宋迪教授。这让他感到难以理解。宋教授始终把原汁原味挂在嘴上，怎么会赞成他们介入新要素？可唐云飞却似乎言之凿凿……

秋成无论如何不相信宋教授会这样做。宋教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阐述的观点十分鲜明，他怎么会轻易改变呢？即使他认为古镇保护区内可以建造一些合理的、能够体现古镇文脉的新建筑，这句话也并不错，更不等于他赞成做“新江南”呀！那么，是记者的文章写错了，还是唐云飞在编造谎言？

唐云飞这家伙，真是老奸巨猾，把话抢先说了！

秋成立刻用手机拨打宋教授的电话，电话“嘟……嘟……”地响了半天，却没有人接。莫非宋教授出门了？他怕被别人牵着鼻子跑，从来不用手机。

秋成想，晚上打到他家里，总归能设法找到他。

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身。这，秋成是有体会的。

还是湖荡旅游刚刚起步时，那天，湖荡旅游公司永福食品公司挂牌成立。厂门口的牌子上，缀着一个鲜红的绸球，在阳光下分外引人注目。旅游公司从县、镇以及苏浙沪一带已建立良好关系的旅行社，请来了包括副县长沈江平在内的不少宾客参加揭牌仪式。秋成和张小龙喜气洋洋地分发他们的产品——永福牌云片糕，让大家品尝。云片糕其他古镇也有，但湖荡做得更加讲究。做糕的米，全部用上等的长粒糯米，按照祖传配方加料、蒸烘成型，再人工切成白纸一般的薄片，并用印刷精美的白纸包着，看着就很舒服。它有核桃、椒盐、芝麻、薄荷、花生、松子等很多品种。放进嘴里，顷刻间就融化了，留下香甜醇美的回味。

临时取消野雉湖水上游项目后，虎根放下橹把，也进了永福食品厂。

上海游客溺水身亡的事件，秋成代表旅游公司承担了全部责任，也没有叫他拿一分钱出来，虎根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公司让他改行，他什么意见都没有，只讲了一句话："以后水上游开放了，还让我摇船呀！"然后跑东跑西地打杂差，干得非常起劲。

云片糕仅仅是永福系列食品的一种。他们还做出了蹄髈、卤鸭、凤爪、焐熟藕、熏青豆、酱瓜、水面筋……几十个品种。这些菜肴的原料全都是湖荡本地的土产，烧法却是在传统工艺基础上作了改良。张小龙考虑得很周到，购买这些食品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口味差异也很大，必须设法适应他们。

秋成支持张小龙搞真空包装，说你要是缺资金，我无论如何给你担保，让银行贷款给你。前来湖荡旅游的人吃过了这些东西，必然希望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这无形中也给湖荡的水乡风情做了广告。古镇的形象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积累的呀！

张小龙一边迎接客人，一边笑着对秋成说：

"我们湖荡呀，还有很多小吃，像麦芽塌饼啦、黄松糕啦、鸳鸯团子啦，我想把它们都发掘出来。"

"还有姚家婠嬢的'千岁鱼'，确实与众不同，"秋成说，"你再研究研究，假如能做成真空包装，肯定会畅销的。"

"嗯，湖荡镇虽小，也聚集着各路神仙，大家都把自己的功夫拿出来，就好啦！"

"是啊！"秋成有些感慨地说，"旅游能不能搞成功，说到底是靠策划和创意。景点也好，纪念品也好，导游词也好，甚至连门票设计，都要有自己的特色，死死地跟在别人后面跑，那你就喝汤吧……"

听到他们的议论，镇长王海良走了过来，说：

"人呀，说到底还是要享受的。假如除了拼命干活，就是拼命赚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说不想吃喝玩乐，那是假话。不过这吃喝玩乐四个字也大有文章。"

"王镇长你说得真现实！"

"不仅现实，从理论上我也会讲，就是更大程度上让人们获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我们做旅游的，不正是要让游客到湖荡吃喝玩乐，然后乖

乖地把钱掏出来？想方设法让他们掏，掏得越多越好！”

“是的，是的，”秋成说，“最近我们公司领导层开了几次会，大家积极性很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要想方设法搞多种经营，张小龙的厂，还只是一个开端，他们兄弟俩点子蛮多的。”

“秋成，你要多培养几个张小龙，放大胆子抓钱。钱这个东西很怪，任何时候都不会嫌少，而且是越多越不咬手。”王海良笑呵呵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年的经济指标，我又给你加了百分之三十，压力不小吧？不过，有了压力，才有动力呀！”

“百分之三十，增长幅度也太快啦！”秋成惊讶地说，“我们怎么能完得成呢？”

“灵溪县委、县政府给我们镇的指标年年加码，我只好分解给各部门。说句老实话，谁都在跺脚。可即使这样，我王海良还时刻把镇长的乌纱帽拎在手里，压力比你大得多啦！”

“可是，我们什么积累都……”

秋成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恰好交通局副局长梅智君也过来了，秋成忙迎上前去，与他紧紧握手，寒暄了几句，说有一个想法要汇报汇报。梅智君不由笑了：

“秋成，是王镇长逼得你太紧吧？”

“叫我怎么说呢，指标加码再加码，逃也逃不了。不过，他让我抓旅游收入，这也是应该的。湖荡的各个条线都在上，旅游不能落后。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收入总是不太稳定，我们正在想办法抓上去……”

“有点起伏是正常的，也不要急，”梅智君说，“搞旅游我是外行，可是作为朋友，我既然到了湖荡，很想帮你出出点子。你先招待客人，等一会我们再探讨。”

“好的，梅局长。”

当了几年的旅游公司总经理，他始终被资金短缺困扰着。本来以为，景点开发了不少，客源也不断增加，可以放缓资金投入了。谁知，随着事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要求提出来。比如说供电线、通信线、广播线要入地掩埋，像蜘蛛网似的架在空中，怎么称得上古镇风貌？市河里的水漂浮着油花、纸屑和塑料残片，非常难看。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带来了财源的同时，也

带来了污染。还有不少饭店天天在往河里排放下脚水，必须加以治理。这些事情要解决好，投资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与此同时，他正在筹划建立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而道路、停车场、码头、公共厕所等设施，也显得很不适应了。

别的不说，光是旅游厕所，就不可等闲视之。英国的《焦点》杂志曾经邀请专家学者和读者，评选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高居榜首的居然正是抽水马桶！人类排泄物的处理，是一件头等大事啊！对于湖荡古镇的旅游业来说，假如不能妥善解决厕所问题，也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现在当然不会有人拉开裤子，在街巷的角落里方便了，但是厕所太拥挤太肮脏，布局不合理，游客肯定会骂娘的。

账，颠过来倒过去地算，总是有缺口。

然而，秋成毕竟不是白手起家时的秋成了。他不怕借债，即便身上负了上千万元的债务，他也不会有丝毫慌乱。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怪，你能借到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你的本事越大。银行也同样，越是大的债主，越能得到他们的尊敬，唯恐你不再去贷款。让你还贷款，也许会请你吃饭呐！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正是这个道理。

千头万绪，哪一头都不能忽略。最应该做的，却是举办上档次的湖荡旅游艺术节。前些时候梅智君有这个提议，秋成觉得早了一点，时机不太成熟，现在看来不能拖了。不仅该办，还必须办好。

从 1995 年起，国家实行了双休日制度，星期五成了周末，接着是连续休息两天，这让劳碌惯了的人们不知道怎么办。总不能让自已抱着电视机睡大觉吧？短途旅游线路顿时热了起来。随即又推出了黄金周——五一、十一、春节，席卷全国的旅游热潮令人始料不及。湖荡镇得益匪浅，每个景点都挤满了游客，连上厕所都要排队。

这就是机遇啊！如果湖荡有古镇周庄一样的知名度，不是能更加赚得盆满钵满？但知名度不会从天而降。举办旅游节无疑是好办法，对于做大湖荡旅游的盘子，至关重要。

秋成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搞大，挂上"国际"的牌子，宁肯多花一些钱，也值得。许多古镇不都是这样做的？刘甄似乎比他性急，催着他抓紧准备，千万不要坐失良机。

中午，旅游公司设宴招待从四面八方来的客人。这其实也是他们对各部门各单位的一种答谢。人际关系是做好事情非常重要的环节，哪个环节上都有熟人，做起事情来就方便了。

饭后，客人们拎着装有纪念品的纸袋陆续离开，秋成把他们送上汽车，挥手告别，这才有机会与梅智君坐下来。

梅智君仔细听罢关于举办首届湖荡国际旅游艺术节的打算，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这计划可以呀！假如我当旅游局长，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搞这样的活动。你们可以通过省旅游局，甚至国家旅游局，邀请几支国外的民间艺术团体到湖荡古镇来演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嘛！只要新闻媒体一宣传，影响就大啦！秋成告诉你，做下级的，要学会争取领导。领导重视了，你就成功了一半。"

秋成说："是的，我已经草拟了一个报告。早一点是金秋十月，迟一点是明年春暖花开季节，湖荡国际旅游节就要开幕，也不能拖得太久了。各项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在做了。"

"你要出去考察考察，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嗯，国家旅游局要在北方举办一个旅游交易会，具体地点还没有定，到时候我们争取去参加，一方面把湖荡镇推介出去，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习的机会。"

"旅游公司总经理第一个要出去旅游，那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取长补短，开阔眼界！"

"真的，要是你来管旅游，我们就容易沟通了。"秋成笑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要创出湖荡的特色，走错位发展的路子。周庄呀、同里呀、南浔呀、乌镇呀、都开发得比湖荡早，影响也很大，跟在他们后面走，就没有意思了。"

"这当然。湖荡除了古建筑群，最大的特色是水，野雉湖、明镜湖、古泖湖……水面上可以做多少文章呀！"

"梅局长你放心，我们会不断开发的。如何确保安全，大家也动了很多脑筋。"秋成说，"对了，你也知道，湖荡的民俗民间歌舞很有历史。光是刘甄她们排练的断龙，就很有看头了。此外还有十几个节目……"

“嗬，提起刘甄你的情绪就高涨了！”梅智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小子也搞活了，听说最近跟刘甄打得火热，还跑到野雉湖对岸重温当年的知青生活，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跟刘甄打得火热，这算什么话？”秋成心头一震，脸色都不由得涨红了，忙分辩说：“那天我们是去寻找出土文物的啊！再说，我跟她是老同学，现在也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这你都清楚的。别人信口开河，难道你也相信？”

“嗯，我问你，刘甄和林贵生闹离婚，拖了很长时间，除了林贵生出的那点事，你知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她离婚的事，最近总算解决了，双方协议离婚，客客气气地分手。刘甄说，家庭财产宁可放弃，也坚持要孩子，林贵生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一切都显得很平静，没听说有别的什么呀！”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梅智君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讲的。你这几年工作很有成绩，根据我的了解，从上到下对你的评价都不错，但越是这样，各方面越是要注意。俗话说人言似刀，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

秋成顿时敏感了起来：“梅局长，你一定听到了什么闲话？”

梅智君说：“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讲这些话。秋成，世界是复杂的，有些捕风捉影，没有根据的事，却不得不提防。当然，身正不怕影子歪，该做的事情你还是要理直气壮地去做。”

梅智君的话很含蓄，好像未必真的要弄清什么，但秋成心里却被搅动了波澜。显然，他一直对自己很钟爱，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将自己与刘甄扯在一起，必然是有所耳闻，或者是有人特意向他传递了信息，才友善地提醒自己。这也是一种保护。

难道，是有谁存心跟自己过不去？

平心而论，他对刘甄是有某些好感，但是这种好感几乎停留在当年男女同学之间的那种朦朦胧胧的阶段，始终没有向前发展。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与刘甄在一起合作共事，一起说笑逗趣，确实让他有一种回到天真烂漫的学生时代的感觉。由于刘甄的支持，让秋成获得不少精神激励，工作中顺畅了许多。然而要用“打得火热”来形容，实在太过分了。这从何说

起，又怎么可能呢？

秋成相信自己站得正、立得稳，跟刘甄之间的关系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跑到哪里都不怕的。然而，人言似刀这句话，却让他陷入了沉思。他明白自己这几年有意无意地得罪了一些人，被别人攻击诽谤也就在所难免。湖荡镇毕竟很小，历来相对封闭，一有什么桃色新闻，很快就会成为人们吃茶时的谈资，到处传开。攻击自己的人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制造敏感话题，试图让自己倒霉。

谁会这样做呢？

秋成不会没有察觉，却又不相信是事实。哎，管它呢，随便他们去搞得天翻地覆吧！

反过来，他又不免暗暗为刘甄担忧。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一个每天要与公众打交道的文化干部，一旦被绯闻所缠绕，她将如何应付呢？假使说她跟别人有什么，秋成肯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帮她澄清事实，可偏偏把刘甄与自己扯在了一起，叫人怎么办？!

回到家里，秋成尽可能地避免谈到刘甄。在夫妻感情的天地里，再贤惠的女人也会变得自私狭隘，容不得别人插足的。还好，妻子出门忙教务，回来忙家务，对秋成的心理变化，她顾不上细察，也不必细察。结婚这么多年，夫妻之间一直很平静，连口角也很少，用秋成的一句玩笑话说，彼此都是“免检产品”。

这么几年中，因为秋成太忙，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所有家务，包括女儿的学习，都由何其承担了。秋成回家来，端起碗有饭吃，换下衣服有人洗，甚至连买煤球——后来变成换煤气瓶这样的事，都不用他操心。女儿很乖，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保持前几名，学期结束时的报告单送来，秋成总是感到很满意。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家长是当得最轻松的。然而，太轻松太平淡的家庭生活，又让他的心里滋生出某种缺憾。究竟缺了什么呢？

是荡漾于心的激情？还是不同以往的新奇？

或许什么都不是。

野雉湖渡口改建成了停车场，每天有很多辆大巴士从四面八方驶来，

停在这里。自然而然的，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形成了。秋成把它取名龙灯街，希望它像龙灯一样，引领游客进入景区。

白天，那些出售旅游纪念品的摊点，千方百计招徕游客，到了晚上，闪烁的灯火、忙碌的人群、低沉的音乐，以及在风中飘浮的咖啡、食物和化妆品的香气，交织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诱惑。

那儿有一长排门面房，招牌参差不齐，有兰州拉面，有意大利披萨饼，又有馄饨总汇。除了这些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店铺，旁边还有七八家标志着“温馨理容店”、“白玫瑰按摩厅”、“舒美足疗中心”字样的店铺。每当夜晚，格外引人注目。

门面房中，有好几间的产权属于王海东。修筑在老街的水泥房子好不容易被拆除后，王海良给了秋成一个任务：

“下一步，渡口那边要改建停车场，做一条商业街，海东如果有兴趣，让他也参与参与，算是一种补偿吧！你看怎么样？”

“拆了水泥房子，他确实也损失了。”秋成点头说，“同等条件下，肯定优先他，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王海东自己并不经营，而是把门面房租给了外地客商。只要收到租金，随便他们做什么。有两三家做餐饮的，看来生意不太好，门口常常贴着“旺铺转租，租金面议”的小广告，过一段时间就换个老板，乒乒乓乓搞装修，可是生意依然不太景气。

这些门面房中，还有两间的房东是李惠根。他自己不经营，租给外地人，开设了一家“舒美足疗中心”。湖荡镇上的人都说，给李惠根买这两间房子，也算是“鸡毛菜”良心发现。

讲起来，这对夫妻的关系时好时坏，谁也弄不清风雨阴晴。李惠根的身体很差，三天两头要吃药，请病假。他从农机修配厂出来，进了旅游公司，但先后换了几个工作岗位，都觉得不如意。摇游船不内行，扫地搞卫生嫌低档，收门票又太单调，回到家里还要自己动手烧饭，照顾读初中的女儿，每天唉声叹气。

“鸡毛菜”却潇洒得很。

她什么时候想往外跑，就山清水秀地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回家了。如果高兴，她会拎着一网袋的人参蜂王浆、荔枝罐头和可口可乐

之类的东西丢给李惠根，把几件漂亮的衣服送给女儿。然后，手脚麻利地操持起了家务。桌上的尘垢擦去了，脏乱的衣物洗净了，零零落落的房间变得整洁了，家里顿时增添了光亮和生气。

看到这一切，憋了一肚子气，只想狠狠地臭骂一顿的李惠根，有火也发不出来了。

夫妻俩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鸡毛菜"又换了一身时髦的衣衫，把头发和皮肤弄得香喷喷的，又要往外跑。

"你到哪里去？"

"哪里去？赚钞票去啊！亏你还问得出来！都像你这样坐吃山空，日子怎么过？"

"不，我不准你出去！"李惠根伸手拦住了她，"要赚钱我去赚！从前是我养你，以后还是我养你！我不准你老是在外面不着家！……"

"鸡毛菜"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哟，就凭你李惠根这副痨病腔，能养得活我？能让我穿这样的衣服？算了吧，你还是安安逸逸躺在床上睡觉吧！"

"不，你……"

"你缺钱了是不是？喏，这些你先拿去！""鸡毛菜"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扔给他，"给女儿买点好吃的！"

不料，李惠根突然来了蛮劲，伸手将她手里的钞票打落在地：

"呸，我要你的人，不要你的臭钱！难道我没有见过钞票，稀罕你的卖×钱？……"

"鸡毛菜"心里也蹿起了怒火："好啊李惠根，我好心好意，你还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给我滚开，让我走！"

"我偏不许你走！女儿天天晚上哭着要妈妈，你……"

李惠根拦在门口，死活不让。

"杀坯，滚开！"

"鸡毛菜"冲上一步，双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门上咚咚撞了几下，痛得他哇哇乱叫。可是他毫不示弱，发出狠心，也一把揪住了她的衣服，"哗"的一下，纽扣迸溅，衣服被撕裂了，半边白花花的胸脯都露了出来。

两人顿时扭打成一团。

当邻居们闻讯赶来，进门一看，夫妻俩已经偃旗息鼓了。李惠根伛腰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像一只斗败了的蟋蟀。“鸡毛菜”一手掩着衣襟，样子有些狼狈，脸上却全然是一副胜利者的神态。是啊，病恹恹的李惠根哪儿是他女人的对手呢？

地上散落着不少钞票，有儿张被踩得污秽不堪。

人们知道没有闲事好管，知趣地走了。

“鸡毛菜”随即换了一身衣服，扬长而去。

她要出去吃苦，也要出去享福。在家里憋着，和这样窝囊的却又有些神经质的男人厮守，她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果不是为了女儿，早就跟他拗断了！

“鸡毛菜”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欲念。究竟该向谁报复，怎样报复？她说不清楚。可是，只要谁敢于咬她一口，她就非要冲上前去咬他十口才算解恨！

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转眼间自己也是四十出头的人了，青春年华如此短暂，却刚刚享受到一点乐趣。这些年，酸甜苦辣全都尝遍了。那个该死的父亲，除了沉重的黑包袱，什么也没有留下；整天愁眉苦脸的母亲，给了自己好看的容貌却又有无穷的卑微和哀怨；千刀万剐的生产队长，带来无法抹去的创伤，却让自己明白什么叫男人和女人；无能的丈夫李惠根，令人感到厌倦，但又那么可怜……什么叫做幸福，“鸡毛菜”讲不清楚。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除了千方百计地赚钱，别的都可以抛开。幸而自己还不是老太婆，还能用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打扮得漂漂亮亮，让那些蠢猪似的男人围着自己转，让自己轻松赚钱。

“鸡毛菜”决定一边努力赚钱，一边爽快花钱，用钱买回失去的青春，买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把一年当作两年过，舒舒服服地享乐一番。李惠根拎不清，就把他丢到一旁。

这几年，她常常和“蟹大王”曹阿留混在一起。“蟹大王”既介绍客户，又提供的优质货源，帮她赚了不少钱，“鸡毛菜”则以女人的温柔和激情给予回报。但，世界上没有一堵不透风的墙，他们的暗中往来，“蟹大王”的妻子早已察觉，一次又一次盯梢，甚至扬言要在床上捉奸，撕烂“鸡毛菜”的

脸皮。

曹阿留是个生意人，他不愿意把船头往岸头撞，便想出了一个缓冲的办法，与“鸡毛菜”一起在龙灯街买了四间门面房子，两间挂在李惠根的名下，两间挂在曹阿留妻子名下，叫他们去经营。既有事情做，又有经济收入，对捉奸之类的注意力自然会分散的。

李惠根不擅经营，坐收房租，何乐而不为？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租的门面房里，出了事。

这天黄昏时分，游客们如退潮一般地离开了古镇，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停车场。三个中年男人从车上鱼贯而出。他们似乎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片刻也没有停留，就向龙灯街的西首走去。

这些店铺的玻璃门后，投射出粉红色的暧昧灯光，朦胧中可以发现每家都有好几个女孩，或躺在沙发上搔首弄姿，或倚靠在门楣向行人送去媚眼。虽然已进入深秋季节，北风带来丝丝寒意，她们却无不穿着单薄的吊带衫和露脐装。不仅如此，还故意扣紧文胸带子，把一双雪嫩的乳房挤得高高耸起，酥胸几乎没有遮掩，越是有人注视深深的乳沟，越是笑得花枝乱颤。

“老板，进来坐一会儿嘛！”

“来吧，休闲休闲，保证让你浑身都舒畅！”

“看呀，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

“嘻嘻，这几个男人，还怕什么呀？”

三个中年男子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玻璃门后的景致，唯恐错过了哪个细节。走在前面的那个显然熟门熟路，轻声说：

“黄局，我们就去舒美足疗中心，那里比较安全……”

“好，听你的。”被称为黄局的点点头，“不会有啥问题吧？”

“您尽管放心，我林贵生办事，什么时候都不会让您失望的，对吧，顾总？”

“那当然！”

顾、林两人是四海贸易公司的正副总经理。他们刚刚在东方威尼斯酒店宴请了外经贸局的黄俊才局长，一起品尝了鱼翅捞饭和蓝带马爹利。同

时也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急需了解的经营信息。酒菜俱佳，晚宴的气氛十分融洽。四海贸易公司是酒店的大客户了，风姿绰约的女老板心里有数，她宁可不去招呼其他客人，也要坐在他们的包厢里，频频向黄局长敬酒，又妙语连珠地奉献出一大堆迷人的话语，让黄局长听得眉开眼笑。当女老板扭动曲线玲珑的腰肢靠近他时，黄局长毫不掩饰自己色迷迷的神态，恨不得把手伸向她的丰臀。

这一切，林贵生都清清楚楚看在了眼里。他向顾总使了个眼色，顾总会意地点点头。

一顿饭，六七个人，花掉了五千有余。

顾总用纸巾擦擦嘴巴，带着几分歉意说：

“今天的鱼翅捞饭还不错，相比之下鹅肝和雪蛤就逊色了许多。黄局长，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改进，好吗?”

“好，好，可以!”黄俊才局长已经有些口齿含混了，“下一次，酒不能这样喝了，蓝带马爹利后劲很足啊！你看我已经快喝醉了……”

“哪里，黄局您这点酒量，根本不在话下！假如放开喝，您至少还能喝三杯!”林贵生扶着他走出酒店，轻声说，“请上车，我们一起去湖荡镇放松一下筋骨……”

黄俊才唔了一声，伸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于是，顾总让其他陪酒的人回家睡觉，自己亲自开车，叫林贵生一起陪着黄俊才直奔湖荡龙灯街。

舒美足疗中心与旁边的店铺一样，门面并不大，走进去才发现上下有三层楼，分隔成许多单独的小间，装潢简单而又舒适。每间都放置着一张可以调节的按摩床，床上铺设着皱巴巴的污痕斑斑的床单。迷离的灯光映照着墙上的半裸女郎图片，不由得令人心猿意马。

林贵生踏进门，就与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耳语几句。那女人立刻满脸媚笑地把黄俊才迎进了二楼的一个单间，说：

“先生，我们‘舒美’的小姐呀，一个个都是丰满性感，服务态度也是一流的。你想得到的享受，她们都会尽情提供……阿珠，你快过来照顾这位贵客，要把你的本事都拿出来噢!”

“嗳，来了!”

阿珠应声进门。黄俊才抬头一看，眼睛顿时转不动了。那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诱人魅力的女孩。薄薄的黑色吊带裙里没有穿文胸，一双乳房的轮廓随着脚步颇有节奏地颤动着。裙摆的下身清晰地透露丁字裤的粉色，勾勒着浑圆的臀部。

"先生，您请用茶！"

浓妆艳抹的女人把一杯茶递上，迅速地抽身而出。

阿珠走上一步，冲着他媚笑道：

"先生是从城里来，第一次到我们'舒美'吧？看您的富贵相，一定是大老板吧，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呀……"

"唔，马马虎虎，没有什么。"

酒，让黄俊才头脑很兴奋，阿珠的艳丽更让他眼睛发亮。但他不愿暴露身份，只含糊其辞地斜靠在床上，注视着她。

阿珠一边跟他搭讪，一边用木盆端来了泡脚的热水，放在按摩床边。蹲下身，慢慢褪去黄局长的皮鞋和袜子，把他的一双脚摆进盆里，浸入热水。随即伸出双手，给他做腿部按摩。

没想到，她的手并不老实，悄悄地伸向了不该随便伸的地方。

黄俊才四肢放松，在迷离的灯光中尽情享受着。从眼皮缝隙中射出的目光，慢慢从阿珠的身体移到脸庞，正想细细看清她的花容月貌，突然发觉有一只手在入侵自己的隐秘部位。不知是出于惊讶，还是感到异样的刺激，他忍不住叫了一声：

"哇，你……真厉害！"

"爽吧！嘻嘻，等一会儿我让你更爽……"

阿珠嘻嘻地笑了起来。见黄局长闭拢眼睛，舒舒服服地享受，根本没有一丝抗御，她干脆脱掉了黑色吊带裙。随着一股醉人的体香，她那赤裸的身体向他靠了过来。

黄俊才血脉贲张，难以自抑……

恰恰在颠云倒雨的时候，两辆警车从远处呼啸而至。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七八个警察冲进了龙灯街，直奔舒美足疗中心。他们大声喝道：

"站住，不要动！"

“把门打开，我们作治安检查！”

看见警察夺门而入，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姐早已慌作一团，纷纷发出惊恐的尖叫，想阻拦的则被推到了一边。

他们是瞄准了目标而来的，根本不容通风报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和三楼，踢开了包间的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闪光灯嚓嚓作响，按摩床上不堪入目的情景顿时成了无法逃脱的证据。

…………

龙灯街遭到冲击的消息，秋成当天夜里就获悉了。

外经贸局局长黄俊才和四海贸易公司的两个正副总经理在湖荡镇的一家足疗中心从事色情活动，当场被警察从按摩床上抓获。显然，作为公务员，黄俊才碰到了“高压线”，党内处分和行政处分都是逃不了的。顾、林两人除了罚款和行政拘留，还将受到其他的处分。听说舒美足疗中心的女老板和几个卖淫女也被警察连夜带走了。旁边的几家类似的店铺随即关门打烊。

这件丑闻，不出二十四小时就会传遍全县各镇的。还有什么消息能比这传得更快的呢？

最不像话的是那个林贵生，已经是第二次出这样的大洋相了。因为与按摩女乱搞，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他却不接受教训，竟然又重蹈覆辙。实在是太臭了！秋成想，刘甄决意和他离婚是对头的，她确实是把林贵生看到骨子里了。

是派出所长给秋成打来电话，原原本本把情况告诉了他。这次突击扫黄活动“飓风一号”是由市、县两级公安局组织的。所以对湖荡派出所都封锁了消息，弄得所长也手足无措，根本来不及布置应急对策，否则不至于这么糟糕的。他估计是旁边的店铺举报的。舒美足疗中心生意做得太猖狂，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早就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秋成搁下话筒，脑子里嗡嗡作响，再也无法入睡。

龙灯街出纰漏，是迟早的事情。旅游公司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秋成心里当然更清楚。镇上很多人在背后把它称作“红灯街”、“养鸡场”，各种鄙夷讽刺的议论不绝于耳。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龙灯街形成黄窝，自然也有一个过程，但是谁也没有跳出来表示反对。秋成作为执行者，

便处在夹逢之中。

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军万马抓经济发展，这是王海良一句公开的口号。龙灯街无疑是这句口号的产物。"三千三万"的内涵只有一个字：钱。钱，是最大的魔鬼呀，谁都惧怕它，可是谁都离不开它！

停车场也好，龙灯街也好，王镇长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引进古今公司的投资项目。旅游公司一时拿不出资金，他亲自委托南荥建筑公司投资开发。开发商南荥建筑公司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湖荡旅游公司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合同签订后不久，王镇长又出面与秋成商量，在旅游公司的股份中，能否让出百分之十给王海东？

秋成一开始心里并不愿意。凭什么要把股份让给王海东呢？即使他要股份，也应该由南荥建筑公司出让。然而，他很难反对。前些时候，为了拆除老街上的水泥房子，王海东最后作了妥协，终于缓解了矛盾。不久王镇长开了口，要在停车场附近给王海东开发门面房的机会，秋成想起自己是答应过的。现在，开发的机会不是来了吗？

王镇长又说，既然南荥建筑公司控股，就让他们派总经理负责经营。只有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这些项目才能活起来。你们几方可以派代表成立一个董事会，你做董事长，遇到重要问题，召集大家集体研究，平时就让总经理去管，你也可以把精力放到主业上去。只要保证每年都有一定收益，就算成功了。

龙灯街的门面房与游览区出入口衔接得很好，设计也颇具特色，建成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卖完了，出售的价格并不低。各家业主纷纷将门面房出租，果然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投资。各种各样的店铺纷纷开张，给停车场增添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游客们游览完景点，在上车离开湖荡前，顺便前来光顾。一时显得非常热闹。如果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还是比较理想的。

理容店、按摩厅、足疗中心之类的场所也就随之而来。

这种店，大白天似乎没有几个客人，冷冷清清的。到了夜晚，灯火阑珊时，却异乎寻常的热闹。有一次秋成偶尔走过，竟有打扮妖艳的女孩依在门口，向他招手，恨不得把他一把拉进去。

"大哥，来呀，进来敲个背玩玩呀！"

秋成不由吓了一跳。龙灯街果真变成了红灯街？

他十分担忧，不能不向王镇长汇报。

王镇长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

“你呀，实在是书呆子！什么叫做开放，什么叫做搞活，难道这是停留在嘴巴上的啊?！我问你，你当总经理，是不是很想让湖荡成为旅游目的地？”

“对呀！”秋成觉得他问得有些奇怪，“来的都是些过路客，旅游收入肯定不理想的。”

“那你该不该动脑筋，千方百计地把客人留住，留的时间越长越好？所以我们要开辟龙灯街。这条街开辟后，效果已经显示出来，税收也交了不少呐！”

“可是……那些店铺，明显有从事色情活动的嫌疑，弄得不好要出大娄子的啊！”

“这就要我们解放思想，加强管理呀！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既要放开，又要管紧。放任自流当然不行，管得太死必然会死掉。我跟派出所长也讲了这个道理。你想，出来旅游的都是人啊，人是有七情六欲的，难得到我们湖荡，就让他们尽情地玩一玩嘛。哪个男人不喜欢看长得漂亮，衣服穿得好看的女人？走遍全世界，凡是旅游热点，哪儿没有这种场所？其实呀，这中间也有竞争，只是不允许宣传罢了。秋成你想想，让小姐为他们按摩按摩，放松放松筋骨，回家后有更加充沛的精力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呢？”

秋成想不到他居然有一整套的理论，不由皱着眉头说：

“可是那些店做得太过分了，衣服穿那么少，还公开拉客，一看就是那种……”

“秋成，你年纪比我轻，思想却比我老土，衣服少穿一点怕什么？国外的天体浴场，谁穿衣服反而成了怪物……什么时候你也要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开开眼界！”

“可我总归担心……”

“搞旅游，是要用点巧办法的！”王镇长说，“当然，把握火候很要紧，明天我关照派出所，给他们敲敲警钟！”

秋成心里有一大堆的疑虑，却又无法违拗。

他下决心召开一次董事会，希望大家对那些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谁知，会上股东们议论纷纷，观点各不相同，费了很多口舌，才让大家同意这样的观点：进一步加强管理，既要多赚钱，也要不出麻烦。一旦闹出点事情来，什么话都不好讲。

哪里料到，龙灯街上的那些店铺肆无忌惮，招徕顾客的手段越来越大胆。闹出那些极不光彩的事情来，被“飓风一号”刮倒，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不肯收敛，公安局一接举报，就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了目标。

身为旅游公司总经理的秋成，心里说不尽的懊悔。都怪当初在董事会上，自己太软弱，没有坚持正确的观点，坚决反对在那里开设美容店、按摩厅和足疗中心，现在果然出了丑事。龙灯街毕竟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难辞其咎。何况，在别人看来，他以旅游公司的代表当了董事长，是决策者，首当其冲。

他发觉自己这几年磨平了棱角，变得明哲保身，不能坚持原则了。早就看出龙灯街乌烟瘴气啦！竟……

可事到如今，还能责怪谁呢？

被推上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后，秋成经历了许多风浪，批评的声音也没有少听。比如说，前些时候因为老街上店铺开得多了，到处都有人出售万福蹄、云片糕、熏青豆之类，拉客、斩客、蒙客的现象屡禁不止，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批评，说这里过浓的商业气氛大大冲淡了文化气息。假如湖荡再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被铜臭味所淹没，走向千年古镇的反面。游客们来湖荡看什么？文化。纺织、劈篾、圆作、钉秤、打铁、蒸糕等，展示江南水乡民间工艺；琴行、剪纸、面塑等，再现昔日的生活情景。这些才是文化。户户开店卖万福蹄、家家经商做小饭店只是一种商业现象，跟文化差得远呐！

可是也有人提出反驳说，湖荡之所以成为古镇，恰恰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不仅仅是湖荡，哪个水乡古镇长久的经济实力，不是由设在街市上的店铺来支撑的？由于商人在镇上定居，由“行商”变为“坐贾”，才使街市具有居住的功能，变成前店后宅或者上宅下店。商业繁荣，店铺云集，游客踊跃，不也正是发展旅游的目的，何罪之有？湖荡的店铺不是多了，而是

少了！

批评也好，反驳也好，都是针对发展中的某些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他们争论去，不需要秋成作怎样的解释，市场也会用一双无形的手作调节，何况上面还有书记、镇长顶着。然而这次出事的责任明摆着，秋成无法推卸。

他已经预感到，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议论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刃，将自己切割得体无完肤……

“飓风一号”冲击龙灯街的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化了，可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身这句话，吴秋成始终不敢忘记。舆论的作用非同小可啊！

老谋深算的唐云飞也是很懂得舆论的作用的。冷不防，他便抢在了前头。

客从何处来

深秋的清晨，三里长的石板街泛起潮润的光泽。从河面掠过的含有清凉气息的风，拂扫着纤尘不染的街沿。河港里，小船随着水波颇有节奏地轻轻摇晃。当游客的潮水还没有涌入古镇时，这里是最安谧的，雄鸡的啼鸣便分外响亮。

老街上，早早出现了一个身穿旗袍，戴着宽边眼镜的妇人。从她施以粉黛的脸庞上很难看出漫长岁月的痕迹，身边几个年轻人对她的敬重和顺从，却显出她与众不同。

她对湖荡老街并不陌生，一路信步游览，一路不停地比划着，绘声绘色地给年轻人讲解着什么，看得出来，年轻人也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她复杂的神色中又分明透露，千里迢迢重返故地，对于她并非易事。离开这里太久了，久得让自己都难以相信，眼前的人事景物变化那么大，昔日的记忆忽而清晰，忽而模糊。

古镇依然是那么完整。看，市河两侧的石驳岸上，有形态各异的缆船石，有设计巧妙的泄水孔，也有拾级而下的河埠，艺术性与实用性结合得十分完美。再看那层层叠叠的岩石，或完整，或残缺，或精巧，或粗拙，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映衬，与河上躬身而卧的拱桥一起，成为稳固的整体，护卫着岸上的砖木建筑和内河水道。千百年来它们几经修葺，最初是武康岩，接着是青石，然后是花岗岩……于是驳岸从元、明、清走到了近代。

驳岸、石板街、拱桥和河埠构成的建筑体系，是古镇难以漂移的内核。石板街下暗藏着泄水系统，不管是什么季节，只要雨脚收停，穿着布鞋就能

行走。也不用打伞——四处连通的廊棚，让你在盛夏晒不到太阳，寒冬刮不到西北风。廊棚犹如一条青黑色的缎带，镶嵌在驳岸与街巷的相接处，使古镇分外安谧。

近乡情更怯，真是一个凝炼的词句。她想见到熟人，也有些担心镇上的居民认出她来。事实上，街头地人们很少注意这几个台湾来的客人。一年四季来的游客太多了，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陌生面孔出现，人们也就无动于衷了。

在石拱桥堍的阶沿上，坐着一个手艺人。他的手里拿着一大束用芦叶编成的蚱蜢，静静地等候买主。那些蚱蜢是绿色的，浅绿、墨绿、明绿，栩栩如生。她看了一眼，就再也不肯离开，随即掏出钱来，买了五六只，分给身边所有的人，也给自己留了一只，脸上竟像孩子似的，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终于，她让自己的心情稍稍平静，举起手里的照相机，拍摄那些久违的水乡景象，并在注视中默默陷入沉思。

"妈妈，我来给你拍一张，"旁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让她站在石拱桥堍，摆出一个端庄的姿势，随即俏皮地说，"你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儿子，眼前的一切，让我想起的事情太多啦！能回来看看，是多少年的梦想啊！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人情冷暖，风诡浪谲……终于有了今天。唉，可惜你阿芗阿姨在香港脱不开身，要是她一起回湖荡来，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给她打电话，她说最好晚两个月，可是你又等不及。周叔更起劲，得到消息，飞机票都帮我们定好了……"儿子说，"不过也不要紧，你不是说这次太匆忙，明年清明节的时候还要回来祭扫祖父母吗？我们和阿芗阿姨一起回来嘛！"

"明年清明节的祭扫是一定要来的，父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在盼望。可是到明年太久了……我会先写几篇文章，在台湾的报纸上发表，然后寄给她。今天我们拍的照片也要寄给她。"

做母亲的招呼大家一起合影，又有些感慨地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我离开湖荡镇的时候，比你的年龄还小，一转眼，

就是五十年过去了。青春韶华变成了苍然白发，孩子们也长得比我高了。真像是在梦里一样啊……"

媳妇十分乖巧，在旁边挽住她的手臂，亲热地说：

"妈妈，你那些写故乡的文章，我都非常爱读，就像是一首首抒情的诗。今天到了这里才明白，因为你在文章中融入了太深太深的情感，所以非常打动人。"

"其实，文章仅仅是文章，有许许多多的感情，是文字难以表达的。真的，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说文字再丰富，也依然有局限。好了，不跟你们讲这些了。我们先去李宅，看完以后，我再带你们去看一个人。到时候，有些事情你们就明白啦！"

他们是凭门票依次进入李宅的。

检票的人依次清点着人数。这几年港澳台游客很多，他们跟别的游客没有什么不同。

雪涵堂里已经陆续进来了不少游客，几个导游手里拿着小喇叭，像背书似的讲解这座清代厅堂的来历和它的建筑风格，各种声音在嘈杂中交叉。台湾来的女客人听了一会儿，觉得导游讲的过于粗略，也太俗气。为了迎合人们的祈财心理，把砖雕和木雕上的象征富贵吉祥的图案讲了半天，却忽略了李宅所经历的深刻变迁。也难怪，导游太年轻了，她们或许刚刚从学校里毕业，涉世不深，对很多事情没有切肤之痛。岁月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财富积累啊！

她的脸上浮起微不可见的笑意，随即避开人流，退到后堂楼，很顺当地找到一个木楼梯，缓缓走了上去。

儿子、媳妇和其他随行者，也跟她上了楼。

木楼梯的出入口有一扇门，门板放下来以后，与地板一样平，还可以上锁。这依然是原来的格局，连锁孔都保留着。然而，楼上所有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作了重新摆布，摆布得面目全非。她怔怔地看着，又四处寻找着，不免有些失望。记忆中的家具，似乎一件也找不到了。也难怪，多少年弹指一挥间，不是主人，谁还会记得昔日的景象？

沉吟片刻，她才指指西侧的一个房间，轻声对儿子说：

"这，是我当年的闺房。你的祖父母住在东面，喏，就是那一间。当年

我就是在那个房间里出生的。”

“真的吗？看起来这房间不太明亮呀！”儿子露出纳罕的神态，“住在里边舒服吗？”

“今天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永远是温馨的。你不知道，江南的老房子都是讲究暗房的。木质的窗户，镶嵌着一片片蠡壳。那是为了冬暖夏凉，也可以隐蔽一些……”

“阿芗阿姨住在哪一间呢？”

“哦，她比我小三岁，起初是和父母亲住在一起，五六岁的时候搬过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姐妹俩感情很好，从小就一起玩耍，互相照顾，一直到我离开大陆去台北，她还去上海送我。她自己却陪祖母留在这里，唉，她们吃了不少苦头啊……”

她突然发觉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连忙收住。

儿子却饶有兴趣地问：“她们也住在这座楼上吗？”

“不，她们不住在楼上，”她摇摇头，“我后来才听阿芗阿姨说，她们搬出去了，住在后面的平房里。房子非常简陋，简陋得你们无法想象……不过，这个特殊的时期早已过去，全都成为了历史，我们没有必要再提起了……”

媳妇察觉到了她神色黯然，忙说：

“妈妈，您很早就在上海读书，当报馆的记者，为什么写的许多文章却都是跟湖荡镇有关的？我记得，有一篇写湖畔的晓雾，在晓雾中捕捞的渔船，赤着脚丫沿街叫卖蚬子的渔妇……每一个细节都令人难忘。”

“读书的时候，寒暑假我都要回湖荡镇来。古镇会让人的心境变得很安宁，周围的一切又那么熟悉……”她沉醉在回忆中，“到了台湾，每逢喝牛奶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白蚬汤，用白蚬煮成的汤，浓得像牛奶，却无比鲜美。算起来，有五十多年没吃到啦！”

“妈妈的故乡情结，真是浓得化不开。这次回来，您一定能如愿以偿了吧？”

“你们呀，不是长在台北，就是长在纽约，对江南古镇根本没有感性印象。台北好吗？台北确实很繁华，台北的夜色，一片灯光的海洋构成熠熠生辉的壮丽景观，每盏灯代表着一个人，每个人代表着一堆货币。可台北繁华景象的背后却是人口爆炸、资讯爆炸、金钱梦爆炸。每个人都竭力追

求经济利益，努力出人头地，假如不如此，势必会成为边缘人。台北人活得太累太累……”

“妈妈，自由经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生目的是不容置疑的。”儿子似乎不太赞成母亲的观点，“人人都去努力赚钱，这社会也就发展了。在你的心目中，古镇永远是世外桃源，可我相信，古镇也同样充满市场竞争。你想，街边布满了摊点，那些小贩为了赚钱，不也是拼命地劝我们去买东西吗？”

她无意和儿子争辩，只是颇有些感慨地说：

“我们活着的生命，在宇宙间是何等的短暂和渺小。我们竭尽全力地迸发光亮，以为自己实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其实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的。人仅仅是风中的微尘。真的，假如回首往事，能够有一段温馨的记忆，有一片美丽的天空让你留恋，已经足够了！”

“妈妈，你总是这么诗化，可惜有些悲观。说句不恭敬的话，这跟你的年龄有关，你如果年轻十岁，就不会老是回首往事啦！”

“不，我并不悲观。也许是厌倦了周遭的事物，有些怀旧，想回到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去。尽管心里明白，手里只有一张单程票。这次下决心回湖荡，正是这个原因。”她说，“以后，我会常常回来，只要把大酒店的案子做好了……”

“做一个大酒店，我并不担心。周叔也讲过，差别只在于投资回报期长短罢了。”儿子说。

“你们想得最多的，就是投资回报！”

“不想回报，那老远地跑过来投资干什么呢？”儿子很不赞同她的观点，“妈，难道你想来做慈善募捐？做生意跟写文章是两回事，来不得温情脉脉！”

“我哪儿是这个意思！”她很有些不高兴，“除了赢利赚钱，就不想着别的意义吗？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我拉到湖荡来做大酒店，还不是因为有一段特殊的缘由？”

“妈，你这样意气用事，那……”

媳妇不想让母子俩在这种场合争论，一边挥手向丈夫示意，一边走上前，又一次挽上她的手臂，转移话题说：

“妈妈，你不是说让我们去看一个人吗？这个人在哪里？”

“这个人原来也住在李宅的，可是她很早就搬出去了，搬了几次家。不知住在哪儿。她不识字，即使给她写信，也得不到答复。我委托报社的朋友帮我寻找，他们找到了镇文化站。我想，中午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真的，阿琪从台湾回来了？”秋成从电话里听到刘甄传来的这个消息，感到很意外，“她是来探亲，还是来旅游？”

“我看，是两者兼有。”

雪涵堂李家的大女儿阿琪——李清漪去往台湾时，他们还没有出生，但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才女的传说，在修葺和开放李宅时，湖荡人议论得更多。最有意思的是翁中杰，知道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鸥之梦》，还专门托台湾游客买了给他寄来，他逢人就说这本书写得如何如何感人。

没想到，李清漪真的回来了。

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刘甄似乎甩掉了一个包袱，浑身轻松。她每逢周末便回县城看母亲和儿子，同时买了一张 VIP 卡，去刚刚开办的女子健美俱乐部活动——成为“单身贵族”以后，她的精神状态好多了，人也显得洒脱了许多。

林贵生与黄局长他们在龙灯街被警察抓获的消息，第二天她就知道了。如果说上次林贵生出事，她还感到震惊和痛楚，这一次却连连说“活该”。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林贵生既然甘心为金钱所役使，整天沉浸于声色之中，便在劫难逃。

与此同时，她不免暗暗为秋成担心。

外界对这位旅游公司总经理的议论，沸沸扬扬，也难免传到刘甄的耳朵里。尤其是这条龙灯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旅游公司的门面，竟变成了偷鸡摸狗的“红灯街”，让人嗤之以鼻。湖荡旅游区好容易构筑起的知名度、影响力……被击得粉碎，秋成的脸上真是什么光彩都没有了。有人甚至有鼻子有眼睛地说，龙灯街上有姓吴的私人股份，其中有两个门面是他的，他捞了不少横财呢！这个世道，谁假如不抓住机会捞钱，那肯定是精神上出了毛病！

有人把李惠根或者“蟹大王”的门面房当作秋成的了。秋成绝不是这样的人。刘甄绝不相信秋成会变得这么贪婪——即便贪婪，身为总经理，在旅游公司开辟的购物街上私人参股，这种做法也太笨拙了。

然而，外面乱七八糟的议论对他必然不利，他却偏偏无法作解释，这才是令人懊恼的！

旅游局开过一次业务会议，秋成让刘甄代替他参加，并且在散会后，特意去一趟交通局。刘甄见到梅智君，告诉他说，秋成瘦了些，脸色也不太好，看来睡眠不足。但从表面上看不出他内心有怎样的波澜。其实很多事情由不得他，也不能全怪他。

梅智君颔首说：

“小刘，你给我带一个口信，告诉他，工作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处理不当。无论如何要把握好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

“梅局长，还是你最理解他。”

“嘿，你不也一样？”

刘甄羞涩地笑了，说：“我就担心，如果没有领导支持，他会顶不住。整个湖荡的旅游都会受损失啊！”

龙灯街事件发生后，秋成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书，上报给旅游局和镇党委，觉得自己应该从思想深处寻找原因，接受教训。不管怎么样，龙灯街是旅游公司管辖的地盘，作为总经理，他愿意承担主要责任，也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在上级还没有作出结论前，他丝毫也没有停顿，与公司分管经理、派出所民警一起，严肃整顿了龙灯街。那些挂羊头卖狗肉，涉嫌色情活动的不三不四的店铺，全都被毫不留情地关闭了。秋成斩钉截铁地说，哪怕影响旅游收入，我们也不能再允许死灰复燃！

党委会上，王镇长作了一番解释，说：

“龙灯街属旅游公司管辖，秋成自然要负行政责任。但这件事也不能全都怪他，镇政府——当然主要是我，也应该承担领导责任。这个问题政府办公会议讨论过好几次，是集体决定的。俗话说多做多错，可要是什么也不做，湖荡镇怎么发展？”

王海良站出来，主动为自己辩护，这让秋成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哪怕受到再大的处分，他也没有怨尤了。

接到刘甄的电话，他匆匆赶到文化站，问：

“阿琪她们要看望姚家婄嬢吗？”

“当然，她们回湖荡，主要是这个目的。”刘甄收拾着桌子上的一大堆创作资料，说，“我马上要去县文化馆开会，谁也不允许请假。台湾客人只好拜托你接待了。”

“怎么这样客气？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刘甄从拎包里取出两瓶洋参丸，不由分说地塞给他：

“拿好，每天早晚吃两粒，不要忘记了。这是买了西洋参，请药店的亲戚自己磨成粉灌装的，质量更加可靠些。唉，你就是机器，也应该加加油呀！”

“那谢谢你啦！”秋成诙谐地敬了个礼。

“去，谁让你谢啦？！”

刘甄不由分说地关上门，走了。

秋成目送她走远，好一会儿才转过身。他根据自己的猜测，很快找到了正在五婶婶家里吃茶的姚家婄嬢。

“婄嬢，雪涵堂李家的女儿回来看望你啦！”

“阿琪，还是阿芗？”姚家婄嬢丢下茶盏，睁大眼睛望着秋成，“从台湾来的？”

“刘甄告诉我说，是台湾来的阿琪，不会错的。”秋成非常肯定地说，“她们一清早就到了，看了李宅，看了野雉湖，还看了翁中杰的瓦当博物馆呢！”

“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阿琪是十五岁那年去上海读书的，后来就去了台湾岛……一转眼，她也是近七十岁的人啦。没想到她回来了，没想到啊！”

其实，姚家婄嬢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晨阿琪她们来在瓦当博物馆门口，被翁中杰察觉了。这一群人有些不同寻常，一边看一边议论台北故宫里那棵非常有名的翡翠白菜。说整棵翡翠白菜，是用一半白一半绿的翠玉做成的，绿色的部分雕菜叶，白色部分雕菜帮，白菜的叶片上居然还雕着两只小虫，一只是蝗虫，一只是螽斯虫！……那个雍容华贵的女子，跟他们说

话时似乎流露出浓浓的本地口音，这让翁中杰感到很奇怪。可他一时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见过她。她也盯住他看了又看，也觉得面熟吧？最终却没有相认。

一会儿，恰好秋成要去文化站找刘甄，从这里走过，翁中杰拉住他问，是不是李家的人从外面回来了？秋成笑着说，是的，你眼力真好，怪不得要当收藏家！

“真是阿琪呀，可我怎么也不敢认？脑子里只有她小时候的样子。”

翁中杰说罢就朝姚家婶孃那里走去。

姚家婶孃不由急切地问：“秋成，除了阿琪，还有几个谁？她的丈夫也一起回来了吗？”

“她的丈夫没回来，阿芗也没回来。除了她，好像还有她的几个小辈，他们都没有来过湖荡的……”秋成说，他也是从刘甄嘴里得到的消息，“婶孃，你不要急，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们了。中午我想请他们吃饭，你一起去，好吗？”

“那当然好啊！不过，不过，我这老太婆场面上走得出去吗？……”

姚家婶孃手忙脚乱地拉拉自己的衣服，摸摸头发，不知道自己这样出去见阿琪她们是否妥当。

“你哪一天不是清清爽爽？快走吧，他们等急啦。”秋成笑道，“我还叫了翁中杰和五婶婶他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姚家婶孃用木梳梳理了头发，又换了一件衣服，才说：

“秋成，那我们走，走！”

李清漪——阿琪的学名，也是她从事写作后一直使用的名字，和她的儿子儿媳一行数人，在留春桥堍的四季春饭店已经等候了好久。本来她坚持要请客，秋成却不答应，说你半个世纪才难得回家乡一次，还买了门票进李宅，我这后辈已经很欠缺了。你是主人，也是客人。这顿饭必须由我请，否则姚家婶孃要骂山门的。

他把姚家婶孃的牌子掮出来，清漪只好让步。

此刻，她有些按捺不住地坐在包间里，一会儿站起身，往窗外探望，一会儿又陷入深深的沉思。

一幕幕往事，闪现在眼前。

……1949年，台北，动荡不安的冬天。从海岸线吹来的寒风凋零落叶，让每个人的心里愈加渴盼暖意，然而，连灯光都因电力供应不足而暗淡无力。

阿琪在上海经商的丈夫，本来与军界有许多交往，生意做得还不错。到了台北后，却发现自己失策了。有多少人仓皇越过海峡，聚集在小小孤岛上，残酷的生存竞争迫使凡人也长出三头六臂。岛上商品匮乏，尔虞我诈的生意人却比比皆是。他一下子举步维艰。眼看带去的钱一天比一天减少，不由得愁容满面。

阿琪同样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从小对医学感兴趣，闲暇时读过不少医书，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中医，虽然不必像华佗扁鹊那样享有盛誉，却也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可后来却被文学所吸引，继承了父业。现在不能从文，行医的念头便又钻了出来。

她自然明白，在台湾当中医，比在上海困难得多。连草药都不知该如何寻找。但既然有这样的理想，就应该努力为此去奋斗。于是她千方百计地找各种医书细细阅读，一有机会就向懂行的人们请教，并悄悄地打听关于申请行医执照的事项。

在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她常常会想起湖荡镇的好婚孃。每年腊月，西北风呼呼地吹，李宅的灶屋却热气腾腾。好婚孃往堆着糯米粉、粳米粉、红糖的木盆里倒开水，然后伸手将它们拌和。她的一双手，掌心里满是老茧，关节上留着疤痕，与雪白的米粉堆一比，更显得又黑又粗，然而手指一旦沾上米粉，竟变得那么灵巧，那么有力。一大堆米粉在她双手有节奏的揉动下，很快变成柔润的粉团。阿琪和阿芗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这双神奇的手——一会儿，这双手就会从蒸笼里端出来喷香喷香让人流口水的红糖糕。

从小，她和阿芗的身体都比较弱，每次遇到头疼脑热，浑身乏力，好婚孃总是耐心地用陶罐熬煮中药，然后一匙一匙地给自己服用。常常是服用过十帖八帖，身体就康复了。雪涵堂上飘散的汤药清香，成了她永久的回味……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连考了三次，阿琪如愿以偿考到了行医执照。这让很多人都感到惊讶，也很为之钦佩。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居然被

她做成了。她在丈夫的支持下，拼凑了一些钱，在台北厦门街上开设了中医诊所“德生堂”。

当医生需要声望，一个刚刚出道的年轻女子挂牌行医，难免门可罗雀。没想到，她有老天相助。恰好那一年台北痨病——肺结核流行，许多人因为无力医治，或者医治不及时，竟丧失了性命。于是到处人心惶惶，急切地求医问药。

阿琪觉得应该为那些病人多想想办法，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是一个机会。她经过反复实践，终于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不是靠价格昂贵的抗生素药物，而是采用价廉效高的中草药，为病人治疗。病人花的钱不多，却能很快恢复健康。于是许多原来在别的医院治疗的病人，纷纷转到“德生堂”来看病。

当了几年医生，李清漪有了声望，也有了积蓄，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正当人们以为她要添置设备，扩大诊所时，她却改弦易辙，重新拿起笔，专心从事写作。其中有一个直接的因素，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在看病时和她相识，知道她酷爱文学，便约她写长篇小说。于是，她开始了《鸥之梦》的写作。

她发觉，行医对于自己是一段人生珍贵的经历，然而，情感所归却是文学。只有在倾诉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之情感和对流年往事的回望之忆想时，自己的生命才显得更加绚丽多姿。飘零在台湾岛的外乡人，他们无法排遣的乡愁，是深入膏肓的，她用满蘸情感的文字去医治，其意义远远在开设“德生堂”之上。

…………

一群人走进了四季春饭店。

门一动，阿琪抬起眼睛，好婶孃出现在面前。

是的，这肯定是好婶孃，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不会错的。不不，她已经明显老了，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布满皱纹的脸庞上，散落着黑黄色的老人斑。额角那里似乎还有一道疤痕。但，满头的银发梳理得很熨帖，熟悉的目光中慈爱依旧，祥和依旧。

阿琪快步冲上去，搂住了老人，大声喊道：

“好婶孃！我是阿琪呀……”

姚家婠孃也紧紧抱住阿琪的肩膀，仔细端详着她。

"阿琪，你回来了！让我看看你，这么多年，你跑得太远了，跑到了天边，喊你都听不见啊！……"

"好婠孃，我也喊你，梦里都在喊你呀！"

"阿琪，你真是阿琪！"

眼前的阿琪，跟想象中的阿琪已大不一样，她眼角边也已密布着鱼尾纹。尽管她开口时讲的也是湖荡方言，终究掺杂了别的口音，身上的打扮也很洋气。然而，回到湖荡家里，她依然是阿琪。渗透在血液里的脾气性格，是无法改变的。

"好婠孃，我这次回来，看到你还健在，就心满意足了。在台湾，多少次从梦里醒来，拿起电话要打，又放下了……"

"我呀，身体很健康，什么也不用操心！每天和这些婶婶孃孃吃茶，谈天说地，要多少开心就有多少开心。"姚家婠孃笑着说，"不相信，你可以问秋成。"

"是啊，婠孃现在比谁都开心，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秋成把各位乡亲一一介绍给了阿琪，又招呼道，"各位长辈快入席吧，我们也不分宾主，一起高高兴兴吃顿团圆饭！"

翁中杰还没有坐定，就笑着说：

"小时候，我就知道阿琪是最喜欢看书的，一边在路上走，一边还捧着书。家里有那么多的书，让人羡慕死了。有一次，我悄悄溜到你们家的后堂屋，偷了一本书。我至今还记得，是新版的言情小说《玉梨魂》，上海四马路明华书局出版的。那天，我是因为被小说感动流眼泪，你是因为寻不到这本书，哭了半天……"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秋成故意说："怪不得你家里的书也很多啊！"

"不要这样说，"翁中杰急忙辩白，"那都是我买的呀！偷书的事情，一辈子就只做过一趟……"

"哈哈，窃书不算偷，多乎者，不多也！"秋成故意用孔乙己的话来逗他，"翁老师，人家都说你有特异功能，手掌能认字，今天在这里露一手，让我们都开开眼界，怎么样？"

"不，不，我哪里有什么特异功能，玩的，玩的。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哦，原来你是戏法?"

"究竟是什么，属于个人秘密，不能公开，不能公开……"翁中杰狡黠地一笑，"嘿嘿，反正信就是真的，不信就是假的。"

大家又笑了。

阿琪说："翁老师，这次回来，我带了几本在台北出版的书，有小说，也有散文，等一会儿就送给你。"

"那太好啦！说来也巧，去年，有几位台湾游客来看瓦当，我发现他们手里拿着一本小说《鸥之梦》，署名李清漪。他们说李清漪就是这一带的人。我想这个李清漪会是谁呢？不正是我们湖荡出去的阿琪嘛！我抓住机会，请他们回台湾后帮我买一本《鸥之梦》寄来。不久，他们真的把书寄来了。小说写得真是感人肺腑！我冒昧地问一句，阿琪，那个主人翁身上，也有你自己的影子吧?"

阿琪笑笑，却不作答。忽然想起了什么，忙从随身小包里取出一只红锦盒。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钻石戒指。阿琪拿起就往姚家娒嬢的无名指上戴。谁知姚家娒嬢的手指骨节粗大，好不容易才戴了上去。

"好娒嬢，我买这枚戒指的时候，就想送给你。可是一直没办法回来，足足等了四十几年，今天才总算能如愿以偿了……"

"阿琪你……"姚家娒嬢急忙推辞，"这么贵重的礼，我哪里能收？我一生一世没有戴过戒指，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戴过!"

"好娒嬢，从小，你照顾我们姐妹，就像我们的亲娘一样。因为我们，你吃了很多的苦，可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却不能帮上一把，心里实在太愧疚。"

"不，我没有做什么，我……"

阿琪的媳妇在一旁，用不太标准的苏州话说：

"好娒嬢，我的父母亲都是苏州人，我就按照苏州人的规矩，叫你娒嬢婆婆吧。你就收下这件礼物吧！妈妈常常说，你是她在大陆唯一的亲人。要是不收，她会很难过的!"

"是的，"阿琪点点头，"自从祖母和母亲故世以后，大陆的亲人只有你

了。坐在飞机上，我就想，这次能不能再听你唱唱湖荡的田歌？‘结识私情隔条河，手倚杨柳望情哥……’真是太动人了！台湾人唱的歌仔戏，怎么能跟你比呀！”

姚家娒嬷的眼睛立刻亮了：“听我唱田歌，那还不容易？你想听，我立刻就唱！”

“是的，我想在湖荡听你唱，也想在台湾听你唱。我这次回来，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好娒嬷你接到台北去，住上一段时间，让你也能享福几天，你看好吗？”

“台北？不不，我不去。我在湖荡住惯了，哪里都不去。到台北要乘飞机的，飞得那么高，我心里要发慌的……”

姚家娒嬷慌忙摆手，仿佛马上就要让她上飞机。

五婶婶不由说：“你平常能干得很，怎么会不敢乘飞机呢？”

翁中杰也说：“换了我，拔起脚就走！”

“嗬嗬嗬……”大家都笑了。

秋成见大家笑够了，便举起酒杯，说：

“阿琪这么多年在台湾，回来一趟不容易，来吧，让我们大家为欢迎阿琪回到家乡干一杯！”

“慢！等一等，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讲。”阿琪敛住笑容，转而对秋成说，“我这次回来，除了看望好娒嬷，还想做一件事情。我有一位朋友周伯弢是做酒店业的，希望在大陆投资，建一家五星级的旅游饭店。如果有可能，就建在湖荡镇，你看可以吗？”

“当然欢迎呀！”秋成忙说，“几年前，上海古今文化投资公司就想来湖荡投资建宾馆，可是谈判了几次，他们由于担心客源不够，没达成协议。不过他们最近又来了，想投资更大的项目。如今政策开放了，从台湾过来投资办工厂的越来越多，办饭店当然也可以，我们也确实需要高档次的服务设施啊！”

“那好，等一会儿我就和你草签一个协议。”

秋成感到十分意外：“你和我马上就签？这么快？”

“对呀！打算来投资的周伯弢董事长，对我很信任，他全权委托我处理这件事。早晨我们已经在镇上兜了一圈，这就是考察。确实，湖荡的旅游

是方兴未艾，前景不可估量，很需要旅游饭店，我觉得与其晚建，还不如早建！”

“话是这样讲，那么，他对选址有什么要求，其他方面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呢？”

“周先生唯一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最高的要求，是宾馆一定要临湖，建在湖岸线上。客人住在饭店里，推开窗户可以看到银白色的湖鸥在空中飞翔，多美啊！早晨我们一到湖荡，就先去了野雉湖。假如漂亮的湖岸线上出现一座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建筑，与古镇区遥相呼应，充满了诗情画意，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我在写《鸥之梦》的时候，脑子里就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个想法非常好，要求也合情合理。同济大学宋教授给我们做的古镇保护与开发规划，野雉湖沿岸全部是配套服务区，正是要建酒店宾馆。”秋成笑了，说：“那么……他是想合资还是独资？”

“恐怕是要独资，这对于经营管理比较有利。两岸分隔了这么多年，理念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我想，要办好五星级的旅游饭店，还必须引进国外的管理经验。”

秋成点头道：“坦率地说，这方面湖荡镇是欠缺的。但我们会从各方面积极配合，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能引进这样的项目，将来接待国外旅游团队，就方便啦！我想，王镇长他们听到湖荡要建五星级旅游饭店，也会非常高兴的。”

“我也高兴呀！”阿琪说，“有了这个饭店，我到湖荡的机会就更加多啦，以后每年都可以回来了。”

“哪里，没有这个饭店，你也可以经常回湖荡来呀！”

“对呀，你一家人说两家话了！”

“湖荡是你的家啊！”

姚家婄嬢说：“下次来，你就不用上饭店了，我烧的‘千岁鱼’，你有几十年没尝过了，一定要让你好好尝一尝！湖荡的万福蹄，从前是逢年过节吃的，现在天天都可以吃……”

“是啊，我做梦都想尝呀！”

“真的？那，我现在就到厨房里去，帮你烧‘千岁鱼’！”

姚家婄嬢很高兴，迫不及待地走向厨房。

“我和你一起去，让我也见识见识！”这时的阿琪，仿佛是个充满好奇的孩子。

知心难得

镇长王海良坐在办公室，拨弄着崭新的摩托罗拉手机，耐心地选择来电时的乐曲声，显得踌躇满志。

这是他刚刚更换的。手机更换的速度很快，不久前流行的“大哥大”，拿在手里比一块黄道砖还要厚实，三万多块钱一只，却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很多人想要还轮不上。可是转眼之间那种笨重的东西就被淘汰了，连同它使用的模拟网。

官场的变化也有相似之处。

从副县长沈江平那里得到的消息说，湖荡镇党委书记即将调往县直机关，任外经贸局局长。原外经贸局长黄俊才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丢了党籍，也丢了职位。他申请提前退休，去宏图建筑工程公司当顾问，赋闲。宏图公司是他的亲家开办的私营企业，具有国家二级企业资质，规模还不小，在县内外做了不少建设项目。黄某今年才五十一岁，离退休还有一大段路呢！这样做，显然是让他体面地下台。按理说，他在龙灯街是碰了高压线的，应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上面有领导为他说情，考虑到种种因素，作了委婉的处理。

对于湖荡镇来说，也是将负面影响尽可能地缩小了。黄俊才的职务由湖荡镇党委书记接替，这很有戏剧意味。尽管不少人心知肚明，这位书记在湖荡干了四年，早就动脑筋想离开了。当初从县城调他去湖荡任职前，县委主要领导许愿，只要他认真干满三年，就可以离开。有人开玩笑说，黄俊才也许是中了圈套，不得不让位。外经贸局局长的位置，让多少干部朝

思暮想呀！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没有意外，镇党委书记将由王海良接替。这也算是顺理成章。

王海良从部队转业后才明白，在地方上，镇长必须听从党委书记。尽管镇长是一镇之长，实际上却是第二把手。哪怕他主管经济、财政，重要项目的经费开支仍不能不向党委书记请示汇报。假如党委书记不开明，镇长甚至等同虚设。

现在，多年的媳妇总算要熬成婆了！

果然，组织部派人对湖荡镇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

无论是党委内部、镇级机关，还是基层单位领导，对王海良的评价都比较高。大家认为他执行上级指示很坚决，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善于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在开发旅游，发展第三产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性格直爽，要讲就讲，有时也可能讲错了，却不会背后捣鬼。在镇政府机关也比较关心群众。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他在某些政策的把握上，在某些人的使用上，在某些项目的管理上……还存在某些不妥之处。然而，谁的身上不能找出几条“某些”来呢？人无完人嘛！客观地说，缺点鲜明的干部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那种看到了上级，前面的衣服比后面长；看见了下级，前面的衣服比后面短的干部，什么错误都不会犯，却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得知组织部要来考察的消息，王海良隔天就把秋成找去了，随即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跟你说句知心话——秋成，你的机会，来啦！”

“我？”秋成眨着眼睛，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要当书记了吗？”

“你呀，当了几年总经理，书呆子气还没有丢光。告诉你，镇里的班子马上要变动啦！书记的位置空出来，下面的人就挨一挨二地替补上去……你难道没什么想法吗？”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秋成明白了，摇摇头，苦笑道，“能够不受处分，不被撤职，就心满意足啦！”

给上级部门递送的检讨书，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表态。唯独旅游局长在

一次会议上作了批评,说湖荡的旅游发展不稳健,新景点开发迟缓,却总是闹出点乱子来。假如不好好接受教训,将来会吃大亏的。

外面的议论终于淡化了。随着生活节奏变快,每天都可能冒出各种各样的让人议论的新鲜事、奇异事、意外事,天塌下一角也未必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秋成的心里仍然悬悬的,不太踏实。

从上海游客落水身亡,到龙灯街涉黄曝光,湖荡旅游公司确实闹出了一连串不光彩的事情。媒体一直说新闻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实际上都颇有倾向性。他们把事件发生的过程渲染得栩栩如生,还不是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扩大发行量?凭良心说,记者们来湖荡,不管是正儿八经的采访,还是带了朋友亲戚来休闲,秋成都好菜好饭地招待,临走时还要派个车子,送上永福食品公司的产品,谁也不会亏待。说句良心话,新闻媒体说话好坏,直接影响到旅游公司的门票。话语权在他们的手中,那几个事件的报道,他们能够不指名道姓,不添油加醋,已经算是帮了大忙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句话的含意,你这读书人怎么不懂?"王海良却跟他想得不一样,"出了一点事,不见得都是坏事。上面对湖荡不是更加关注了?他们看问题是全面的,尤其是旅游开发,已经成为湖荡的一个亮点。你总经理是立下功劳的!"

他说,人无完人,一个镇也是如此。哪个镇永远形势一片大好,反而让人觉得很虚假。不管怎么样,从旅游局领导到县委领导,对湖荡镇始终持肯定态度。自从架设大桥、筑通公路后,湖荡镇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每年几乎以百分之三十的幅度增长。百分之三十,谈何容易啊!开发旅游所带来的效应,不仅仅是财政收入,更有知名度的提高。你看,好几家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前来考察后,愉快地签订了投资合同,包括欧迪亚电子公司、日安制衣公司、银梦大酒店等等,批租的土地一块又一块地圈定了,还有一些项目要跟着进来,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显然,旅游公司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这就叫做两翼齐飞嘛!在大力吸引外资的潮流中,一向落后的湖荡冲到了前头,党委书记调任外经贸局局长,也在情理之中。

"要论湖荡镇的功劳,不都是党委书记的。所以,这次领导班子变动,很可能会想到你呢!"

"提拔你是应该的,"秋成觉得他在讲笑话,"我,怎么可能?想都不

想的！”

“嗬，秋成呀秋成，你的政治敏感到哪里去了！”王海良责备道，“谁不是一步一步提上去的？告诉你吧，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我王海良当兵出身，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死都不怕，这几年在工作上你给了我很大支持，我不会忘记的。该推荐的时候，肯定会推荐。”

秋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王镇长真是把自己当作兄弟一般看待了！镇里的班子要变动，不少信息灵通人士早已四处活动了，只有秋成无动于衷，仿佛那完全是别人的事情。现在王镇长点破了窗户纸，才知道机会就在前面。是啊，一旦王海良当了党委书记，副镇长接替他当镇长，五个副镇长中不就出现一个空缺了吗？

王海良拍拍他的肩膀，十分亲热地说：

“秋成，跟你是知己，所以把不该讲的话都讲了，对外可绝对不能透露什么！”

“我懂，”秋成感激地点点头，“我不会对外面人说的。”

“对了，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你，上次古今公司唐云飞来湖荡，跟我谈得不错，最近又请我到上海去，在锦江宾馆喝了一次酒，嗬，三十年的茅台都拿出来了，好久没有喝得这么痛快！不是因为要谈项目，我真的要一醉方休了。我们双方谈得很好，过几天他们就会到湖荡来，草签一份合作协议。”

“他们是不是还想投资宾馆？”

秋成想，阿琪的朋友周伯筬所投资的银梦大酒店项目，进展非常顺利，规划图、设计图都拿出来了，建成后一定很漂亮，假如再搞一个宾馆，怕是会有冲撞的。

“不不，他们怎么会做小项目！他们最宏大的计划，就是做‘新江南’，把湖荡树立为江南水乡古镇的典范。说起来，这里的名堂就多了。古镇博物馆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气的项目，构思也很不一般，要把江南水乡所有古镇的精华，包括建筑、饮食、服饰、戏曲、民俗等等，都纳入到这个博物馆里来，充分展示，真正是集古镇文化之大成呀！游客只要参观了这个博物馆，就不用再到其他古镇去啦！”

“哦，这个想法可真大胆！”

"不仅大胆，而且超越别人的想象！他们的项目计划书，很快就要邀请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论证。投资额，唐云飞是说八千万元，看来一个亿元是起码的了。我们湖荡镇可以用土地和旅游景点作价入股，跟他们合作。湖荡旅游的品牌，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呀！"王海良情绪有点激动地说，"秋成，既然让我们当湖荡的家，我们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干出点名堂来！前景好得很呀！"

秋成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使劲点点头。

"我让他们把项目计划书寄过来，你抽空看看，提出一些意见，让他们及早完善。"

"嗯，好的，让我也学学。"

"学什么，该挑刺的时候就挑刺！"

"嘿嘿……"秋成笑了。

秋成有一个不知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每天忙得筋疲力尽，晚上捧一本书，没读几页，头一歪，就睡着了。子夜时分往往是被一泡尿逼醒，起来上厕所，再躺到床上，脑子就显得特别清醒。许多白天遗忘了的事，会一一闪现，许多困惑、疑难或棘手的问题，会突然出现如何处理的灵感。直到思考得疲倦了，再次入睡。

这天与王镇长分手后，他顾不上多想，就忙自己的事了。午夜梦回，他却清清楚楚地记起了王镇长的那些话。王镇长这是为了什么呢？拉拢亲信，提前组阁？讨好下属，为自己拉票？在组织部考察时，让自己赢得美誉，还是有别的什么用意？无论如何，这个举动与王海良平常摆出压人势的首长作风相比，完全不同。但平心而论，王海良身上的那股不可遏制冲劲和激情，还有他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不能不令人佩服。讲得俗气一点，他这个人既有基层干部的狡黠，又有军人的豪爽之气。上次的龙灯街事件，要不是他挡在前面，为自己辩解，岂是一个检讨能过关的？又怎么会向组织部推荐？

难道，他真的要给我机会？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命运。说无所谓，是假话，那是因为机遇尚未出现。然而，一旦机遇出现了，木知木觉，不伸手抓住，就太傻瓜啦！

三天后，上海古今文化投资公司果然给吴秋成寄来了一份《新江南·古镇博物馆（主题公园）项目计划书》。洋洋洒洒几十页，显然是下了很大功夫，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秋成一边仔细阅读，一边拿起笔，在几处比较重要的地方粗粗地划下了红线。

"新江南"项目实施的意义：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具有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江南水乡古镇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结点，蕴涵多重的价值。

"新江南"项目的建设，将利用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资源，整合水乡古镇的经济、社会、历史、区位等多方面的优势，以弥补自身经济和文化结构的不足，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太湖流域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强劲龙头与沿海开放经济带的交汇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高，生产和消费规模大，只要科学选择主题和投资规模，主题公园会成为朝阳产业，其经济带动力将是1∶4。在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满足人们文化娱乐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推动与示范效应。

古镇博物馆（主题公园）作为"新江南"的一个重要项目，可分为吃、喝、玩、乐、游、购；成、败、荣、辱、身、心十二个功能区。主要从江南所有的水乡古镇中选取相应的题材，今后逐步增加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体内容包括：

1. 古典建筑。包括民居厅堂、布店、茶馆、酒楼、米行、妓院、戏院、会馆、客栈等的微缩展示。

2. 民间艺术。包括梁祝传说、董永传说、吴歌；江南丝竹、道教音乐、吹打、古琴演奏；秧歌、龙舞、挑花篮、高跷、荡湖船等。

3. 传统戏曲。包括昆曲、沪剧、锡剧、苏剧、越剧、宣卷、木偶表演和苏州评弹等。

4. 美术。包括桃花坞木版年画、剪纸、苏绣、农民画、东阳木雕、徽州砖雕、泥塑、灯彩等制作表演。

5. 传统手工技艺。包括紫砂陶制作技艺、手工制瓷技艺、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缂丝制作工艺、雕漆技艺、宣纸制作技艺、制扇技艺、风筝制作技艺等。

6. 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诊法、针灸、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等现场应用。

7. 民俗。包括节庆(春节、清明、端午等)和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演示,灯会、书会、服饰等内容展示。各地食品、小吃。

…………

(A) 记忆工程。通过民间采风、调研、征集实物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用文字、图片、音像、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产生的市场:a 拍摄专题纪录片,有偿提供给电视台;b 在展示馆有偿展示;c 出版物。

(B) 与大学进行合作,建立组织网络。对项目中展示的资料进行整理建档、搜集、记录,鼓励从事传统手工技艺和表演艺术的老艺人,通过俱乐部、协会的形式,与年轻人及其他的爱好者进行交流、传授,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产生的市场:a 可申请课题经费;b 出版物,如图书、影像制品等。

(C) 文化策划。

…………

古镇博物馆(主题公园)经济效益:预计收入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

1. 游客门票收入;
2. 园内游客消费收入;
3. 园内场地出租、销售收入;
4. 配套设施如饭店、宾馆、商店等的衍生收入。

…………

"嗯,这倒是一份颇有见地的计划书,做成以后,对湖荡旅游的推动力是难以估量的……"

秋成自言自语地赞叹了一声。谁都明白,太湖流域旅游资源丰富,既

有古典园林和古镇、古城，又有风光旖旎的湖泊与河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没有哪句广告词会有如此长盛不衰的生命力。然而，从这些年的发展态势看，江南水乡古镇不仅各自为战，而且相互争夺客源，不仅忽略了差别化发展，且有共同的弱点——缺乏独特的创意。唯一的出路是整合优势，扬长避短，差别化发展。

“可是，古镇博物馆会不会成为一具假古董呢？”

他又冷静地反问自己。

这些年，文化界、考古界对新建主题公园的抨击时有耳闻，全国各地投资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古镇博物馆这个项目，宋迪教授听说以后，十有八九会投反对票。他最让人钦佩之处，就是不会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而坚守保护古建筑的原则。耐人寻味的是文物专家一再批评假古董，假古董仍不断制造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彼此的视角不相同吗？

秋成陷入了沉思。

是的，只要真品天下闻名，难免无赝品传世。普通的游客并非文物鉴赏家，他们来古镇旅游的目的是多元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很多人希望获得知识，或增加见闻，也有不少人由于平时工作压力大，离开办公大楼，在大自然中放松一下心情，满足一下怀旧意识，回来觉得高兴就满足了。他们到古镇，也未必真的要看珍稀的文物，诸如司母戊鼎、成化斗彩鸡缸杯或者王羲之的《雨后帖》等。所以旅游项目的大众化，被很多专家称为“媚俗”，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

江南古镇，是古镇居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所在。人们世世代代创造了这个空间，也经营着这个空间。古镇的文化元素，体现在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方面，从本质上说，要保护古镇，首先要保护古镇居民的这种“活的文化”，让他们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人们世世代代在狭小而又熟悉的老街完成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甚至终老一生。水乡古镇的本质，就是平平淡淡，从来也没有祈求轰轰烈烈。然而，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升温，这种传统特色正在逐步丧失。投资商最不喜欢的，就是平淡，他们无论如何要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炒作成天皇巨星。殊不知，经过整容的脸，起初看看很漂亮，若干年以后可能会变得鼻子歪、眼袋大，又得花更大的代价再整容。

然而，人们的审美情趣往往会随着经济利益的策动而变化。不是吗？这几年由于经济利益的刺激，不少古镇陷入了过度开发的怪圈。越来越多的汽车取代了欸乃小船，酒楼饭店的泔脚水污染了河流的清澈，拉客的摊贩扰乱了街巷的宁静。有些地方干脆把河道填平了，修筑马路，建造起豪华的宾馆饭店。新潮的生活方式每天以不可阻拦的姿态闯进来，与古镇的明清风貌格格不入。

人也在变。镇上的老渔夫酒家、四季春饭店的老板，只要有客人来用餐，总是会送一包云片糕给他们尝尝。很多客人觉得老板很淳朴。有一次，四季春饭店来了一个日本客人，恰巧云片糕送完了，老板让客人留下地址，第二天就将一包云片糕寄往了日本，尽管邮寄的费用已经超过了餐费。现在，云片糕仍然是送的，却连本带利加在了餐费中……

钱，像一个恶魔似的将人驱使。前些年人们为了钱，无序开办乡镇企业，造成了自然生态的失衡，而旅游景点的过度开发，同样会造成文化形态的对立与冲撞。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古镇，在短时期内草率开发，就不怕老祖宗在九泉之下骂娘吗？

秋成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王海良对这个项目的积极支持，已不言而喻。他的确需要政绩，尤其在近期仕途呈现上升趋势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人做镇长，恐怕也会这样做的。招商引资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每年都必须靠一系列的数字来说明问题。只要把“新江南”项目这枚棋子押下去，就足以压住阵脚。

唉，旅游公司只是如来佛手掌心的孙猴子，随你本事再大，又怎么能跳得出去？吴秋成啊吴秋成，你别无选择，你太嫩了，只能跟着王海良一步一步干下去……

阿琪从台北连续给秋成打来几次电话，谈的几乎都是银梦大酒店的项目。她说，设计图出来后，董事会进行了讨论，总体感觉不错，但是有一个方面大家都认为要加强，这就是环保设施。银梦大酒店建成后，客流量不会小，必然会对野雉湖造成环境污染。妥善做好环保，也是为了保证酒店持续发展。

这个项目是以她的朋友周伯弢为主投资的，有几位台湾实业家入了股，他们组成了一个董事会。

秋成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周伯弢，大小事宜他们都派阿琪出面，阿琪却也不辞辛劳。台北和上海分别设立了银梦大酒店的筹备处，不时派几个年轻人过来，作为阿琪的助手，与湖荡镇领导协商、谈判，处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银梦大酒店的筹建，王镇长亲自挂帅，同时责成旅游公司配合。秋成明白这个项目的意义，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东奔西忙的间隙，他偶尔也暗自猜测，周伯弢跟阿琪是什么关系？情人关系、主仆关系，还是真如她所说的知心朋友关系？

这种事情很微妙，不便多问，就搁到一边了。

说来也完全是偶然，这天早晨，王海良在野雉湖畔察看大酒店规划现场，不慎扭伤了右脚踝。

其实那个地方他去过好多次，熟悉得跟自己家的客堂一样，谁知他性子急了一点，右脚突然在杨树根上一绊，又像木棍子撬石缝似的，斜斜地插进了水沟里，身体便猛扑下去……他拼命用双手撑住，挣扎着站起身，哪儿想到右脚一落地，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不由得“呲”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又跌坐在沟渠上。

跟随他的文教助理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背回镇政府。

王海良说：“快，去叫翁中杰来，快……”

扭伤了脚不去医院，而是叫翁中杰，文教助理觉得有些不解。但他没有犹豫，以最快的速度把翁中杰叫了过来。

翁中杰让王海良在椅子上坐稳，俯身拉起裤管，伸出两个指头，小心地搭上了他的右脚踝。哦，扭得确实不轻，关节都脱了臼。皮肤出现红肿，足背那里还泛了青。翁中杰不由痛惜地啧了啧嘴：

“王镇长，你太忙啦，忙得不顾及自己……唉，看这样子，恐怕要歇息几天啦！”

“歇息？你看我哪里歇得下来！银梦大酒店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啊！”王海良苦笑一声，“翁老师，你帮我动动手，我不会喊痛的，只要等一会能够走路……”

"哦，不急，不急。你只管闭拢眼睛，坐着休息。"

翁中杰仔细观察一番，吸了两口气，人突然变得利索起来。他微微叉开腿，摆出了功架，又运足力气，双手把右脚踝紧紧握住。"嗨……"随着一声吆喝，轻巧地一拍，一拉，王海良下意识地想把右脚缩回，只听脚踝那里"咯"的一声，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好了，你站起来试试！"

王海良似信非信地站起身，脚踝间虽然仍有些胀痛，却已明显活络了许多。他试着走了几步，立即跷起大拇指：

"翁老师，你什么都能来一手，真是名不虚传！"

翁中杰说："你不要急着走路，我再给你按摩按摩，然后用热毛巾敷敷，活活血，就不要紧啦！"

"人家说，碰到扭伤，只要让属老虎的人捏一捏，就好了。可你并不属老虎呀！"

"我不属老虎，这一手本事是家传。你知道的，我父亲当年也常常帮别人做正骨按摩，还开过一个诊所呢！"

翁中杰的父亲从小拜师学医，偏重于中医伤科。他开设的诊所，由于医术高明，收费公道，在湖荡镇上颇有名声。有时候穷人上门来求诊，付不起诊金，他不仅分文不取，还奉送几帖草药，所以邻里们都很尊重他。后来，在年过半百时，也许是想在政界插一脚吧，他竟然心血来潮，参加了一次县里的伪参议员竞选。他清楚，自己毕竟只是个医生，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影响力也比较小，不玩玩花招是不行的，灵机一动，便有了办法。他偷偷地请人伪造了两百多张入场券，分发给亲朋好友。按照规定，选举时，每人凭入场券领取选票。假如他多出两百多张选票，岂不是稳操胜券了吗？哪里想到，县里派来监选的家伙，鼻子特别灵，一下子就嗅出了内中的蹊跷。结果，翁中杰的父亲非但没有当选，反而在世人面前丢了丑。后来，他死心塌地做自己的中医，悬壶济世，惠及百姓，再也不敢涉足政界了。

有趣的是翁中杰在解放后，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培养出了不少好学生。显然是因为他有很好的人缘，当选过一届镇人民代表，得到的选票还很高呢！

王海良觉得脚上舒服了许多，再三表示感谢：

“翁老师，谢谢你，妙手回春呀!”

文教助理也非常钦佩，泡了一杯碧螺春，让翁中杰坐下歇口气。

“不客气，不客气!”翁中杰笑着说，“我再给你配几帖中草药，晚上睡觉时，把它敷在脚踝这里，不出三天，脚伤就能完全恢复了。不过这三天里，你不要多走路。”

“好，好。喔哟，嘘……”

王海良嘴上答应着，却想，这几天是关键时刻，怎么能不走路呢？哪怕脚再不听话，也不能不动呀！谁知他刚刚站起身，脚踝那里一阵疼痛，他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叫你不要乱动，怎么刚说过就忘记啦!”

“唉……”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出乎人们的想象。王海良扭伤了脚，吃了苦头，在镇政府机关内外却赢得了一片赞扬声。看，王镇长为了银梦大酒店项目，身先士卒，做了大量踏踏实实的工作。王海良毕竟是当兵出身，干起事情来真是舍得豁出去……

恰恰在这一天，组织部的考察组到了湖荡。

银梦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论证会。

会议是在野雉湖畔的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举行的，主办方邀请了上海、苏州、杭州和南京的几十位各方面专家参加。阿琪——李清漪带了五六个人特意从台北绕道澳门飞了过来。

周伯彀仍然没有到。他在日本投资的饭店收益不错，但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麻烦，必须亲自出马处理。同时要从那里调动资金过来，以筹建湖荡的这家酒店。“银梦”的前期筹备工作，仍然委托阿琪处理。好在如今通信十分发达，电话、传真、E-mail，转瞬之间就能把信息传递，满足遥控指挥的需求。

开会前，所有人都上了两条大船，去湖中游览了一番。

船渐渐向湖心行驶时，人们看到了苍鹭。它们站立在网箱的竹竿上，不知是飞累了还是在等待着什么，它们停在那里凝止成一道风景。猛一看还以为是野鸭呢，而野鸭喜欢凫游于芦苇丛中，将身体贴着水面，与那些灵

巧的翠鸟一样，眼睛盯着湖里的小鱼和虾。

阿琪俨然以懂行的口吻，对几个台湾来的朋友说：

“野雉湖的美，真是胜过日月潭。假如是秋冬季节，这里还常常能看到银白色的湖鸥，它们在湖面划出长长的弧线，捕捉鱼虾，那姿态是够潇洒的，所以我们的酒店才命名为‘银梦’呀。”

清澄的湖面，被养鱼的围网分割着，中间留开几条供船儿行驶的水道。一条渔家的木船歇息在围网中央，夫妻俩一个在船头，一个在水中搭起的竹架上忙着修补拾掇。船头似乎装有小型的风力发电设备，螺旋桨转得飞快，供他们使用的电也许就够了。

召开论证会的工棚也通了电，并安装了电化教育设备。

会议的开法很有趣，根本不设主席台，而是每个人一张椅子，团团围坐。只在靠墙处设一只长桌，上面摆放着茶水、点心和水果，供与会者随便选用。这让人感到很温馨。

开会时，阿琪没有讲多少话，先让大家依次作自我介绍，并且说说对野雉湖的理解或对本专案的意图。然后，她给每个人发一支笔和三张卡纸，请大家用一句精炼的话，写出银梦大酒店当前与未来最有前途的功能。写完后，把卡纸钉在活动板上。

大家思索片刻，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意见。果然是众说纷纭：“真正的江南水乡”、“身心灵的休憩场”、“最有价值的旅游配套区”、“创造神奇的场所”、“回归的大自然”、“湖上游览，其乐无穷”……

随即，她让大家走上台去，把比较接近的卡片归类，允许随意调整。结果“银梦”被分成了四个功能区。

她又发给每人一张贴纸，上面是五个红色的圆点，权作选票，让大家在四个区域，也就是四套方案中自由投票。由于见解不同，红色圆点的分布很不均匀。这还不够，她又拿出一张贴纸，上面是五个蓝色的圆点，说每个圆点代表着一百万美元，如果您用自己的钱，将选择哪方面的功能项目去投资？蓝点的分布与红点不太一致。显然，有些项目虽然令人神往，却未必值得投资；有些项目可以体现与国际接轨的理念，但目前实施还有困难……

从相对集中的选票看出，有很多人主张开发湖上游览，就是说，银梦大

酒店建成后，要拥有一个上乘的水上码头。客人可以直接从码头进入酒店，入住以后，也可以从码头乘船下湖游览。与湖景融为一体的酒店，其魅力是不言而喻的。

王海良、吴秋成和刘甄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也像大家一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吴秋成发言结束时，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子走到他跟前，笑眯眯地望着他，说：

"吴老师……不，吴总，你还认识我吗？"

秋成仔细分辨，顿时想起来了：

"哦，你是陆焱啊！好几年没有看见你了，你好像变了很多……"

"是啊，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变化。"

陆焱告诉他，她现在是市里一家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这次她是跟随总设计师来参加会议的，没想到会在野雉湖上与秋成见面，真是让人太高兴了！

秋成说："你成了建筑设计师，真不错呀！"

"哪里，我还在学呢！"

"谦虚了。谁不是要学到老，干到老？"

秋成跟她说笑着，一段尘封的往事浮现在心头。

那个燠热的夏天，对于刚刚离开乡镇、去地区师范学院进修的秋成是不同寻常的。记得是一天下午，他为了购买一本资料书，特地去市中心的新华书店寻找。大街上，柏油马路被太阳炙烤得发软，空气像在熊熊燃烧。躲在路旁悬铃木树叶间的知了起劲地与汽车喇叭交相呼应。

"唻……雪糕棒冰，雪糕棒冰！"

一阵脆亮甜美的女中音，在喧嚣市声中透出来，格外引人注目。

秋成有些口渴，更感到燥热，也许吃一根雪糕棒冰可以降降心火。抬头看去，那棵如巨伞一般撑开绿荫的大树下，一字儿摆开四个棒冰摊，摊主纷纷敞开嗓子招徕顾客。也许是嫌喊得不够响，他们还用木块在棒冰箱盖上敲得砰砰响。

一个身穿湖蓝色裙子的姑娘，戴一副银白色边框的眼镜，文文静静地守着棒冰箱。她那一阵阵脆亮的叫卖声，犹如一脉清泉给人们送去舒适的凉意。人们走近她的身边，都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伸手去掏口袋，这让旁

边的几个小贩无可奈何。

这时，几辆崭新的自行车疾驶而至，突然在树下刹住。随即跳下三个小伙子。一个留长发、穿红背心的，抢先一步，丢出一张“大团结”：

“来，雪糕棒冰！”

“要几根？”

“有多少拿多少——全包了！”

姑娘微微一怔，笑道：“对不起，我这里只零售，不批发！”

“怎么，怕阿哥我没有钱？”红背心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往她的箱盖上一摔，“这些都给你，够不够？”

旁边的几个跟着起哄：

“对，全包了，连你的人也包了！”

“嘻嘻，这么漂亮的女孩也卖棒冰，连我都感到难为情……”

“算啦，赚这几个钱，我们指缝里都漏得出来。跟我们玩去吧，有空调、有音乐、还有咖啡，多舒服呀！”

“……”

姑娘那被衣衫裹着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镜片下的那双眼睛里，差一点儿沁出泪水。可她咬着嘴唇，拼命忍住。

红背心死皮赖脸地打开箱盖，伸手就拿棒冰，旁边的几个也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还故意将汗水淋淋的身体朝姑娘那边挨过去。

秋成终于克制不住，大步走上前去，拍拍红背心的肩膀说：

“好了，兄弟，不要寻姑娘的开心啦！这么热的天，她晒在太阳下，容易吗？走吧，走吧！”

几个小伙子吃不透他是什么人，闹了一阵，讪讪地离开了。

姑娘一边整理棒冰箱，一边感激地望着秋成，发现他胸前挂着地区师范学院的校徽，不由眼睛一亮，说：

“你……也在师范读书？”

“是的，我是来进修的。听口气你也……”

姑娘点点头，告诉他，她也是师范学院的学生。由于家境不太好，更为了锻炼自已的生存能力，她才上街卖棒冰。

一个女孩子能有这般勇气，让秋成十分钦佩。不由暗忖，如果叫我上

街买棒冰，我还不一定拉得开面子呢。看来，做什么事都要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

后来，师范学院举办五四青年联欢会，秋成也参加了。有一位名叫陆焱的女孩上台朗诵了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一首《在夏天的田野》。不少人都很熟悉诗人写的《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还能唱这两首歌，可是对《在夏天的田野》比较陌生。其实这首诗非常精彩：

或许有一点儿
她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最可靠的地址
就在我的心里……

多么令人痴迷的句子啊！

朗诵者，不正是那天在大街上买棒冰的女孩吗？

从此，秋成对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离开师范后，各忙各的，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想不到今天会邂逅。

陆焱笑着说，她始终对建筑设计很感兴趣。师范毕业后，她没有去学校当教师，而是顶替即将退休的父亲，进了建筑设计院，同时在业余时间进修设计专业。幸运的是恰恰赶上了大发展、大建设的好时机，给了她用武之地。她说，这几年多次到湖荡看古建筑，也听说旅游公司总经理叫吴秋成，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你。难怪同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常常来湖荡呀！仅仅西栅一条街，就充分体现了江南传统建筑的特色，硬山顶、悬山顶、歇山顶……屋顶形状多种多样。这次，他们单位也参与了银梦大酒店的设计工作。而他们的设计理念，正是从湖荡的古建筑中得到启示。

“太好了，”秋成说，“湖荡的魅力，就在于古建筑，只要银梦大酒店的风格能体现古建筑的文化元素，就成功了一半。陆焱，希望你们的设计方案能中标啊！”

“我们会努力的。”陆焱说，“即使这次不成，还有下次。我听上海华博设计院的老师说，古今公司正在湖荡做‘新江南’项目，要拆掉一些民房，建仿古建筑，是吗？”

“是的，”秋成说，“你的消息很灵通呀！他们是有这个项目，古镇博物馆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就建在银梦大酒店附近，其他项目在西栅。据说他们请了美国的一家设计事务所设计。”

“那家设计事务所跟华博关系密切，想请华博配合。可是，我……我不太同意他们的理念，这样做，肯定会有负效应的。”

“哦？”秋成感到意外，“你说说看，有什么负效应？”

“建造大量的仿古建筑，对古镇的原生态保护不利，肯定会造成建设性破坏的，你相信不相信？”

陆焱讲得很直率，丝毫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仿佛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生活给她的磨砺，使她愈加有了锋芒。

秋成很想多听听她的意见，可惜正在开会，不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交谈。他说：

“陆焱，我们找机会再谈吧。你要帮我多出出主意啊！”

“放心，该说的我肯定会说的。”

会议仍在进行中。阿琪用投影仪播放了一些水结晶的图片，她一边播放，一边解说道：

“其实，我们熟视无睹的水，也是有感知的。如果你以善意的语言向湖水道谢，它的形态会产生相应的回应，水结晶美丽极了。但如果发出恶意的诅咒，水随即大惊失色，水结晶也就丑陋不堪。

“假如你在水边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藏传佛教音乐或者流行歌曲，由于感应，水结晶会产生微妙的变化。日本富士山顶的雪水、瑞士日内瓦湖的水、非洲大草原的水，它们的结晶都是那样的晶莹剔透，每一条轮廓线都很对称，散发着极其动人的光芒。而受到了污染的日本琵琶湖水，则显出变形虫的模样，惨不忍睹。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播放的这些水结晶的图片，来自日本医学博士江本胜的一本奇书《水知道答案》。在很多年中，这位江本胜先生奔波于世界各地，采集了不同的水样。他将水样放在冰箱里，温度控制在零下五摄氏度，取出后，在冰即将融化时用高倍显微镜拍摄结晶照片。这些颇具魔幻效应的照片，不同凡响，更揭示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远离污染的水，才会呈现美丽的风貌。”

会场里，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很多人纷纷举手要求发言。

论证会一直到午后一点钟，才宣布休会、吃饭。

饭后，阿琪不急着开会，而是让大家去湖边散步。三四个人一组，一边走一边观察、议论。节令刚刚交立春，阳光暖暖地晒在脸上。隔年收尽了庄稼的土地，袒露出潮润的沟壑。芦苇尚未返青，嫩绿的野草却迫不及待地冒出了尖芽。放眼望去，湖畔这片沃土，氤氲着淡淡的雾气，素朴而又神秘。谁能想象，很快它将改变命运，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呢？

阿琪毕竟小时候是在湖荡长大的，也知道野雉湖变迁的史实。她一边与参加会议的几个人漫步，一边讲述那个沧海桑田的过程。

“我们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办事，不把人的意志强加于大自然，这个理念是从深重的教训中得来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繁华的城市居然会陷落成一片湖水，不仅国民财富毁于一旦，人们也失去了一片美丽的生存空间，这样的悲剧不能再让它发生了……”

人们纷纷发出喟叹：

“是啊，保护自然生态太重要了！”

“野雉湖很珍贵……”

“银梦大酒店可不能损害了水环境……”

王海良悄悄地对秋成说：“嗬，这样的论证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呢，好像是在学校里上课！”

刘甄说：“我们开会，往往开得很呆板。领导在台上讲，大家在台下听，一二三四，ABCD，甲乙丙丁……讲得大家打瞌睡了，还说最后要强调三点！做领导的也真辛苦呀！”

“是啊，这样的会议，把每个人的思维都调动起来啦！”秋成很有同感，“这才是集思广益。”

论证会的成功，让每一个人都对银梦大酒店有了很大的期待。

王海良说：“秋成，假如在大酒店的旁边建成古镇博物馆，沿湖的这一片就非常精彩了！对了，那份计划书，只是他们‘新江南’项目的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我……我最大的担心是不要弄出什么假古董来，最好能请一些专家论证论证。”秋成说，“宋教授知道有这个项目吗？”

“唐云飞说他会跟宋教授沟通的，相信宋教授一定会支持。唉，改天再说吧。”

也许是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答，王海良的脸庞顿时笼上一层阴影。他一言未发，转身走开了。

晚上，秋成和宋教授打了个电话。宋迪没有多讲什么，只是嘱咐秋成把那份计划书复印一份，立即给他寄去。“新江南”项目他已经听说了，看来古今公司真的有大动作了。

班　子

国家旅游局举办的旅游交易会，地点放在山西。灵溪县旅游局局长要求几家旅游公司的老总都跑出去看看，说：

"你们要出去推销自己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开开眼界。不学习人家，自己怎么提得高？这次开会你们先跑国内线，将来还应该跑国外。尤其湖荡镇，一定要看看平遥是怎么保护古城的，这对于你们的工作会有所启发的。"

去一趟山西，这自然很对秋成的胃口。当了好几年旅游公司总经理，往外跑的机会是有的，但他常常让给别人，说只要多看书、多思考，也会学到不少东西的，"卧游"也是一种旅游。这次他却不能让了。为了尽快把湖荡镇的形象推出去，王海良还让刘甄跟秋成一起去。旅游局派了一位办公室秘书做这支旅游团的后勤，同时跟刘甄作伴，住一个房间。有两位女性同行，大家的情绪就愈加高涨了。

旅交会很隆重、很热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界人士。湖荡镇是新开发的景区，第一次在会上散发图片资料，效果超出了预期。有几家北方的大旅行社特意过来与秋成和刘甄见面，希望跟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说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清晨乘大巴过来，当天傍晚就能到达湖荡镇，很方便的。江南水乡太吸引人了，虽然很多游客去过周庄、同里、西塘、南浔，但再去就没什么新鲜感了。现在湖荡成了新的热点，能使旅行社的业务不断扩大。

秋成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都是交换来的名片，心里也充满了从未有

过的自信。以前总觉得湖荡太小了、太没有名声了，其实湖荡景区并不比别的地方差。

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们结伴去了平遥古城。

就像北方人看江南觉得很新鲜，到了平遥，他们也到处看到新鲜事。第一次听到“烤姥姥”，秋成不由一怔。后来看到菜单上写着“栲栳栳”，更加大惑不解。在江南水乡，栲栳是指用柳条编织而成的，专门用来掮运稻米的。可是在平遥，竟是一种用莜麦面做成的美味食品。

摆上餐桌的“栲栳栳”，在蒸笼内排得整整齐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仔细看去，它们好像只是空心的烧卖，黑糊糊的皮子内什么也没有，但试探着夹一只放进嘴里，除了淡淡的甜味，还很有韧劲，别有一番风味。与“栲栳栳”相媲美的是“捏猫耳朵”，黑糊糊、香喷喷的样子，是用荞麦面做成的。食用时蘸上猪肉臊子荤卤汁，也深受好评。此外，还有搓个卷、推刨渣、搓鱼儿等等，听听名字就很形象。

这里的三轮车也与众不同，看起来仿佛是倒着踏的，即使在古老的城垣上爬坡，车夫也倒踩着踏板，堪称一奇。

秋成刚坐上一辆三轮车，刘甄也跳了上来。她在紧身的牛仔裤上套一件白色T恤，显得动感十足。她说既然出了门，就是名副其实的游客，应该彻底放松。

坐在三轮车往下看，古城的四周一片灰蒙蒙的，古朴而又宁静。秋成不由想，湖荡镇的主色调是黛青色的，而古城丽江则是银灰色的——都是因为水的缘故。

“秋成你看，这里的屋顶那么平坦，根本用不着担心漏雨的！”

“咦，这古城墙竟然是泥土做的，至今仍然很结实。看来这里不像江南水乡，空气比较干燥，也没有多少雨水冲刷吧？”

“是啊，平遥最有名的是票号，聚集的银子像流水一样，就是缺乏雨水……”

“哎哟，当心！……”

三轮车刚刚踏出几十米，轮胎便砰的一声爆了。车子猛然一侧，秋成使劲忍住，才没有撞到刘甄的身上。刘甄却嗔笑瞪了他一眼：

“你看见我害怕呀？”

"不，没有，没有！"

"那为啥坐得那么远，怕挤到你呀？"

"我……"

秋成颇不自然地向她靠拢了些。刘甄附在他耳边说：

"你呀，真是个谦谦君子！"

秋成摇摇头，没说什么。

车夫没办法修理，连忙去换了一辆车，继续拉着他们游览。耽误了一些时间，同行者的三轮车已经走远了。刘甄却并不催车夫，单独走，跟秋成说话更便当。

一路逆风而行，车夫用浓重的方言夹杂着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向秋成和刘甄他们指点，哪儿是魁星楼，哪儿是城壕，哪儿是瓮城。原来他还兼着导游的角色呢！

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在，秋成与车夫攀谈了几句。车夫告诉他，这样拉客人走一趟城墙，不算怎么辛苦，可惜收入太少，每趟五块钱，一天还只能走两三趟，要是能多走几趟就好了！

刘甄想想，突然说："秋成，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的三轮车，将来也会出现僧多粥少的问题。"

"是呀，多安排一些三轮车，是为了解决就业，可是增加得太快，超过游客增长的速度，矛盾又来了……"

一路前行，两人的话语渐渐多了起来。刘甄非常活跃，似乎有很多话要跟他讲。秋成却碰碰她的手臂，让她听听车夫的讲解。车夫只管往下说，这些明代初年修筑的城墙上，一共有敌楼的马面七十二个，上面有射孔、下面有瞭望孔的垛口三千个。这恰好和孔夫子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门徒数字是一样的。

秋成不由想，当年金老师常常问他，历史上苏州的特产是什么？不是采芝斋的枣泥麻饼和黄天源的糕团，而是梨园子弟和状元。可是在明清两代全国十八省的举子科考中，整个山西省没有一个人考中状元的。充满了智慧的山西人便去经商，巧妙地摆弄金钱，用票号、银号、钱庄、典当和地毯业、煤炭业、油盐粮业占据了北京市场。"京师大贾多晋人"的说法尽人皆知，而平遥的票号更在晋商中遥遥领先，竖立起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重要

的里程碑。

北方的秋季来得早。阴天，没有阳光，迎面吹来的风含着几分凉意。与刘甄坐在一起，随意地闲聊，秋成的精神很快松弛了，觉得有一股暖意在体内荡漾。是呀，心里没有鬼，为啥要怕别人闲话呢？刘甄是个有内涵的女人，很贤惠，也很能干，可惜她的丈夫太浑。假如婚姻不是这个格局，也许她各方面会更出色……

刘甄用胳膊搡了搡他："嗳，你在想什么？"

"我？我没想什么……"

"骗人，你的心不知飞到哪里去啦！"

"我，我在看这古城墙，"秋成急中生智，忙说，"整整六百年过去了，它仍然保持原有风貌，就像我们湖荡古镇，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很多年的贫穷与闭塞，避免了别处常见的建设性破坏，使古城得以幸存。湖荡古镇不也是这样的命运？"

刘甄笑笑，没有说什么。从她的神态，秋成却隐隐约约感觉到，她已经忖度到了自己的心思。

在一道狭窄而陡峭的斜坡前，三轮车终于无法倒踏而过了。秋成和刘甄下了车，"一，二，三！"一齐用力，将它推上了坡顶。

他喘息着，悄悄对刘甄说：

"其实我看，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到真正的平遥古城，三轮车应当从城墙上消失。"

"算了吧，你不怕砸了他的饭碗呀？"

"可是，每天有这么多三轮车在城头上碾过，日久天长，古城肯定会受损的。"

"你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可是没有三轮车送来游客，收入又大受影响。北京故宫不也是这样？一会儿说限制人数，一会儿又说要穿鞋套……"刘甄说，"唉，我们还是多想想湖荡镇的保护吧！"

"我也是杞人忧天呀！"秋成自我解嘲地笑了，"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很难处理这个矛盾！"

看了古城，自然不能不去看山西民居。

在一位导游的指引下，他们走进了乔家大院。秋成一路仔细观察，发

现乔家大院几乎是一个砖砌的城堡。厚实稳重的围墙遮挡了街市的喧闹，偶尔可见的门洞透露着内宅的神秘。抬起头，那些更楼、眺阁以及雕刻精美的门楼，都颇有气势，显示着乔氏的兴旺与富庶。不过，只要细细体味，在久远的静穆中，仍令人感到一丝枯凋。这与粉墙黛瓦、精巧细致的江南民居有不小的差异。幸而那悬挂着的一串串大红灯笼，给密密层层的民居增添了亮色。

“乔家大院的名声，是大红灯笼带来的吧？”

“是啊，灯笼一点，气氛就不一样。游客还真的很拥挤呐！”

导游正娓娓道来。他说，“在中堂”主乔致庸是1907年去世的，他八十九岁时才寿终正寝。其后代很开明，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民国初年时，家里就买了电影放映机、三枪牌自行车、摩托车乃至英国进口的小轿车。女眷不仅要放足、理发，穿的衣服叫作礼拜服——只穿了七天就再也不愿穿啦！可是乔氏家族的奢华并不永恒。当卢沟桥的炮声无情地炸响，乔家大院的宁静和富足就像脆弱的纸片一般被捅破了。居住在城堡里的合家老少六十多人惊慌失措，纷纷离开老家祁县，去往北平和天津避难。如日中天般辉煌的“在中堂”，从此黯然失色……政治联姻是商人红灯高照，永葆财源的唯一手段。但，看似不可一世的豪富，在政治风浪面前丝毫也经不起打击。

秋成很注意听导游的讲解。导游讲得很不错，并不把那些资料照本宣科，而是有自己的观点，还常常引导游客作深一层的思考。是的，同一个旅游景区，不同的游客会有不同的兴奋点；同一个故事，他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全靠导游去引导。

“张艺谋的那部电影，其实应该在湖荡的李宅拍摄的！”秋成颇有些惋惜地对刘甄说，“妻妾成群的故事背景，就在江南啊！”

“是啊，张艺谋也真是乱来，怎么把故事弄到北方了！”刘甄很有同感，说，“以后要让他们多到湖荡拍电影，一部好的电影能提高多少知名度，引来多少游客！”

“阿甄，以后这些事就都归你管，毕竟你懂行。”

“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秋成发觉她的话有弦外之音，笑道：“你不怕，我怕什么？再说也没什

么可怕的嘛!"

"秋成,我发觉这次出来旅游,你跟在家乡不一样。"

"不一样,哪儿不一样?"

"你活跃多了!在家乡一天到晚那么严肃,只知道忙啊,忙啊,别的什么也顾不及……"刘甄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嗳,昨天在平遥古城乘三轮车,我就想,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哪里都不回头,该有多好啊!"

"你说,就我们两个人?你……"秋成紧张地向四周一看,还好,都是陌生面孔,没有自己旅游团的人。

"傻瓜,我不跟你说了!"刘甄含情脉脉地斜睨一眼,"你这天下第一大傻瓜……"

秋成心里一热,脸上顿时泛起潮热。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当秋成他们从山西考察旅游回来时,湖荡镇领导班子调整的方案终于揭晓了。王海良如愿以偿地成为党委书记,他提名的镇长人选,县委也接受了,并且进行了考察。但没有安排在湖荡,而是调去邹港镇当镇长,说是干部轮岗交流的需要。

接替王海良的,是原交通局副局长梅智君。

很多人觉得意外。但仔细一想,这并不奇怪,县委对发展湖荡旅游寄予很大希望,当然要挑选合适的人充实班子。

决定把梅智君从交通局调任湖荡镇代镇长时,县委郭书记找他去谈了一个小时。郭书记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以十分坦率地口吻说:

"湖荡的旅游方兴未艾,正逐步成为我们灵溪县的一个亮点。你是个善于学习的干部,不管是在教育局还是在交通局,都能很快进入角色,做出显著的成绩来。常委会讨论人事安排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加强湖荡镇的领导,乘势而上,开拓新的局面,所以举荐你担任一镇之长。智君同志,你以前在湖荡镇工作过好多年,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也了解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相信你能够协调各个方面的人际关系,派你去当镇长是合适的。县委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啊!希望你去了以后,一定把旅游事业向高层次

推进，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抓紧抓好，协调发展。当然，面临的困难也不少……”

“郭书记，我在交通局的工作刚刚顺手，没想到组织上会让我去当镇长。说实在的，我对旅游是一个门外汉，尽管有点兴趣，但是真正要挑起担子来，恐怕……”

“我让组织部查了所有干部的履历，整个灵溪县，没有发现哪个干部是学旅游专业的。事实上，谁都是边干边学。我学的是审计，让我做党务工作，还不照样做了？老梅，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本质上是相通的，这就是科学管理。你的情况我很了解，肯干，也肯学，只要认真对待，在湖荡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郭书记的目光里蕴含着深意。

“那，我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一定努力工作……”

尽管梅智君很为这个任命感到意外，但他心里明白，郭书记既然找自己谈话，就意味着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于是他当即表了一个态，意思是决不辜负县委领导的期望，到了那里一定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开拓进取，在王海良书记的领导下，不遗余力地当好副手。

“嗯，你有这个想法很好。王海良书记是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同志，工作热情高，也非常有闯劲，只是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有时处理问题比较急躁。你和他配合好，就能扬长避短。县委在作人事安排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郭书记又和他扯了一会生活上的问题，诸如妻子、孩子、住房、交通工具等等，问他有没有困难需要提出来。

梅智君忙摆摆手说：

“没有，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有困难也容易克服的。”

家里的情况，他不愿跟任何人说。

他的家在北山县，那儿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妻子在县中当数学老师，她个子高高的，很有女性的风韵，教书也教得很好。奇怪的是她很少来灵溪看老梅，老梅也很少去北山看她，即使去，往往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按常规，这么多年，夫妻早该团聚了，要么梅智君调过去，要么妻子调过来，他却迟迟不肯。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才知道，梅智君是一个典型的“孝子”，

他始终坚持与守寡的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的生活起居必须由他照料。他每天出门之前和回家以后，都要到母亲的房间里问候一下，从来也不会忽略。婆媳不睦是社会上一个通病，然而像梅智君这样因为母亲而冷落妻子的，非常少见。

去年，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妻子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难治之症。母亲听说后，逼着梅智君请了假，日夜守候在妻子身边，倾尽全力服侍她，仿佛要把十几年来所欠缺的全都弥补似的。妻子对他十分依赖，如果一天听不到他的声音，她宁可不吃药。说来也奇怪，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妻子的脸色居然变得红润起来，再三地吵着要出院回家。梅智君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笑着说，你对她的照顾，简直比药物还灵啊！

梅智君对郭书记说，湖荡通了公路后，交通比他当中学校长那时候方便得多了。坐公交车也只消个把小时，如果开小车就更快了。女儿长大了，刚刚升初中，没什么牵累，妻子去年患病住院，但最近健康状况很平稳，她肯定会支持的。

郭书记听他这么讲，满意地点点头，顺便告诉他说：

"过些日子，一位中央领导要来江南视察，省委办公厅已经把湖荡列入了视察点之一。整个灵溪县，就看你们一个点，这可是政治任务，我不说，你也明白……"

"真的？郭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县委也会全力以赴配合你的工作。我让办公室查了一下资料，新中国成立五十几年，到灵溪县的中央领导同志，几乎没有。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呀！听说省市旅游部门的领导也会陪同一起来，平常想见他们都难的。"

梅智君立即从郭书记的话里领悟到了什么："是呀，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能要点政策呐！"

郭书记又告诉他，旅游公司总经理吴秋成将被推荐为副镇长人选。当然，他和梅镇长前面暂时还有一个"代"字一样，尚是候选人。要在下个月召开镇人代会，获得代表半数以上的选票以后，才能正式成为湖荡镇的镇长副镇长。

梅智君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比自己任镇长还高兴。心想，看来当初推荐、培养秋成，眼光没有错。经过这几年的磨炼，秋成也确实成熟了许多，能干点事情啦！上次出了“龙灯街”事件，梅智君为秋成捏了一把汗。后来才知道，是王海良以政府集体讨论决定为由，帮他开脱了责任，让他在支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就算过去了。秋成自己也认真吸取教训，工作中表现很出色。如果各方面口碑不好，县委把他作为副镇长人选考察，能顺利通过吗？

正在这时，组织部长敲门进来。他向郭书记汇报，刚才已经找吴秋成谈过了。根据市委常委研究的意见，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他仍然兼任旅游公司总经理，主要任务是把湖荡的旅游事业做大做强，同时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

郭书记思忖着，转向梅智君说：

“按照规定，吴秋成不适宜再担任经济实体的负责人了，可是考虑到湖荡旅游工作的情况，我们不妨作灵活处理，暂时还让他兼着。一方面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物色接替对象也要慎重。智君同志，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意见。郭书记您放心，我和秋成会合作好的。”

“这一点，我当然是不会怀疑的。”郭书记朝着组织部长会意地一笑，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你们俩能珠联璧合，成为最佳搭档，县委才把你派过去的。只要你们俩合作好了，湖荡的旅游事业肯定会发展得很快！”

梅智君也不由笑了。

与郭书记和组织部长告别，走出县委机关大楼时，远远听见有人在喊“梅局长”，抬头一看，原来是王海良。旁边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吴秋成。原来，他们也是被县委领导找来谈话，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命，事先彼此之间却没有通信息。

王海良的脸上洋溢着神采，拉住梅智君的手，高兴地说：

“走走，今天这个日子，不论是对于湖荡镇，还是对于我们三个人，都是划时代的！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怎么样？”

梅智君知道他的性格，看来不能扫了他的兴，便说：

"好呀！也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不过，话说在前头，你得听我的，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辞去交通局副局长，所以必须由我安排——到了湖荡以后，我一切都听你的！"

"这还算问题吗?!"王海良豪爽地说，"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秋成你看呢?"

秋成笑着说："我没有意见，只管跟着你们走。"

他们随即来到了一家名为"友和"的日本料理馆。

梅智君说："这家店是新近开业的，店主不久前才从日本留学归国，学的是国际贸易，却没有做生意，而是搞了餐饮业。他这叫换一种方式经营，而我们则是换一种口味吃饭。"

也许是中午，客人并不多，店堂里显得很安静，根本不像其他的饭店餐厅那样觥筹交错，人声鼎沸。很快，他们点的日本菜就陆续端上来了。包括天妇罗、烤鳗鱼、生鱼片和寿司等。酒当然是少不了的，王海良气势汹汹地想喝够劲一点的烧酒，梅智君却笑笑，让身穿和服的女招待拿来了清酒。他说：

"王书记——我是第一个称呼你书记的吧？我们既然吃日本料理，就应该喝清酒。这种酒，是纯米酿造的，无色透明，芳香爽口，好像还有一种黏稠的感觉呐！"

王海良端起酒杯，咕咕喝了几口，咂咂嘴说："嗯，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味道淡了些。"

"你不要小看它，清酒后劲很足的，喝得多了，也会醉人！"

秋成很歉意地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喝什么酒，我都只能喝个意思。喝多了肯定出洋相！"

"你随意，你随意！"王海良心情好，根本不在乎酒多酒少，"反正我跟梅局长要多喝一杯！"

说话间，一盆天妇罗送上餐桌。梅智君让王海良先尝尝，他也不客气，用筷子拣了一块，塞进嘴巴，嚼了又嚼，似乎有些大失所望：

"哎哟，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是在蔬菜和虾子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一炸，就成了！看来，还是生鱼片可以吃吃……"

他夹起一大筷子三文鱼，重重地蘸了调料，放进嘴里，竟被芥末狠狠地

刺激了一下，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喷嚏，差点儿连裤带都被绷断。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梅智君说："王书记，你吃点寿司。先吃生鱼片后吃寿司，这样才能更好地品味生鱼片。去年我去日本考察旅游，日本朋友请客，也喝了不少清酒。他真有意思，陪完我们，挥挥手，又去赶第二个场子，继续喝。日本男人不喜欢下班后早回家。他们热衷于喝酒聚会，从黄昏一直到午夜，甚至喝到最后一趟班车即将启动……"

"嘀嘀，这才叫男人呀！"王海良不停地喝酒，速度又很快，一会儿就有些微醺了。"中国男人没出息，一个个是帕切诺夫——怕妻懦夫。老婆一个电话打过来，就乖乖地回家去了。记得我在部队当指导员的时候，我们的连长还因为老婆自杀了……"

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们的连长工作很出色，抓军事训练在全师都有点名气。但他平时沉默寡言，脾气急躁而又耿直，跟他亲近的人并不多。他的老家在四川绵阳，每年只有请探亲假时才回去一次，住上个把月又匆匆归队。那一年的春天，他又请了探亲假，谁知道只去了十来天就回来了，人变得更加沉默。王海良觉得奇怪，猜测是他们夫妻关系出了故障。

就在这时候，很少来部队的连长妻子，突然前来探亲了。王海良赶紧给他们安排了房间，心想让他们亲热亲热。哪儿料到，夫妻俩睡在一起，竟吵了半夜嘴。第二天清晨，所有的人在出操，营房里突然发出一声沉闷的枪声。王海良发觉不对头，急忙向枪响的地方冲出去。一看，顿时惊呆了，连长倒在了血泊中，他的身边丢着一支五四式手枪……

王海良十分感慨地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连长会朝自己的脑袋开枪！后来才知道，他回家探亲时，发现老婆跟单位里的一个男人好上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可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唉，男人娶了漂亮老婆，麻烦就多啦！"

梅智君说："想解决问题，总有办法，要么干干脆脆，一刀两断，要么脱下军装，转业回乡。"

"嗨，事情哪儿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他当了这么多年兵，转业回到地方上能干什么？再说，女人跟别的男人好上了，用绳子拴在床边，她的心仍然

会飞出去的。这家伙还固执得很，偏偏迷恋那个女人。后来，老婆确实也回心转意了，他却无论如何不肯原谅……”

他们三个人为自杀的连长唏嘘了一阵，喝了几杯酒，又把话题转向了饮食。

秋成说：“依我看，日本料理再好吃，终究比不上我们湖荡的万福蹄、千岁鱼。没办法，从小养成的习惯，我们身上只有湖荡的胃、湖荡的嘴，别的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好吃，只能难得尝尝。”

“今天就是让你来尝尝的。现在的人有得吃了，就挑肥拣瘦、挑三拣四，既要苏邦菜、杭邦菜，又要日本料理、意大利披萨，所以灵溪城里什么样的餐馆都冒出来了，听说还有一家专门吃牛头的，一只牛头能做八道菜！”梅智君说，“人们常常求新求异，希望变化，老是万福蹄、千岁鱼也会吃腻的。”

“公要馄饨婆要面，众口难调呀！”

王海良转眼间就兴致勃勃喝了几杯酒，话语愈加多了：

“哈哈，这日本料理可真热闹，吃了半天，留下一大堆的小碗小碟，数数足有一两百件吧！可是我这湖荡的胃，好像还没有填满！最好再上一只万福蹄……”

“清酒的空瓶也一大堆啦！”

“嗬，今天你是心情舒畅，越吃胃口越好，就是摆上一只整猪，也能吃个精光！”

三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腰间发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声。原来是王海良的手机响了。他用拇指一按，对方叽叽咕咕讲了很多话，他嘴里嚼着寿司，只管“唔，唔”地应声。唔完了，转过身来对梅智君和秋成说：

“是上海古今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唐云飞，他们明天一早要过来几个人，谈‘新江南’和古镇博物馆项目的实施。已经谈过几次了，可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他们说要在西栅尚书第附近拆迁民房，做出一个明清风貌的街区来，把旅游餐厅、古典艺术中心、画廊等摆在街区里。从外面看，是古色古香的，内部设施却比较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蛮新的……”

秋成忍不住说："宋教授对他们的项目有不同看法，在报纸上还发表了文章。矛盾焦点，是街区的古建筑怎么保护。说真的，我心里也很不踏实，古今公司他们会不会做得过头？"

梅智君说："王书记，唐云飞那个人我不熟悉，只听说他喜欢掼浪头。'新江南'这个项目我也听说了，投资规模还不小，如果真的要做仿古街区，就跟上海新天地差不多了。可是……"

"咳，梅镇长，什么叫掼浪头？那是工作有闯劲，有气势！我们的观念要更新呀！"王海良喝了酒，显得愈加豪爽，"你不要吞吞吐吐的，都是自己弟兄，只管放开讲，讲错了也无所谓——我本来就想听听你和秋成的意见嘛！"

"我人还没有到位，按理说不该乱发言，只说一点吧！记得是好几年前了，我去游览过一个中外闻名的石雕大佛，在大佛的附近，人们新建了一个佛像博物馆，陈列了许多风格不同的佛像。可是进去走了一圈，我感到很失望。佛像全都是仿制，与石雕大佛根本无法相比！我注意看了看周围人的神态，他们也兴趣不大……"

他的话，让秋成有些意外。本以为他会对古镇博物馆持积极态度，想不到也有异议。

"太湖流域有那么多的水乡古镇，保存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毕竟是上千年的文化遗产，要将它们一个一个克隆是非常困难的。"梅智君说，"古镇博物馆充其量只是微缩景观，可他们'新江南'一整套项目中，首先拿出来的就是古镇博物馆……"

"是的，"秋成插嘴说，"我也有相同的看法。游客到了一个地方，总是想看真品，把复制品拿出来，怕是骗不过他们的眼睛。这年头凡是人造景观，寿命都不长。"

王海良美美地呷了一口酒，摇摇头，朗声笑道：

"你们呀，实在是杞人忧天！别的地方不成功的项目，或许放到湖荡就成功了呢？事在人为嘛！'新江南'的理念，是从上海新天地引申出来的，人家能成功，我们为啥就不能成功？再说，双方合作，他们出钱，我们出土地，建设和管理都由他们负责。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个项目失败了，建成的房屋还在，我们的土地还在，谁有本事能拿走一分一寸？这比银梦大酒店

的项目还稳妥！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不过，两个项目差别还是很大的……”梅智君本来还想说什么，见他态度如此明朗，忍住了话头，“开始动迁民房，涉及面就广了，想收都收不住的呀！”

秋成却说：“王书记，既然这个项目比较重要，我还是想提一个建议，能否邀请有关方面专家，比如宋教授他们，开个论证会，集思广益，把很多问题考虑在前头？”

“这可以呀！刚才郭书记找我谈话，我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了。他也说‘新江南’这个项目比较大，应该请一些内行的人来论证论证。至于邀请谁，梅镇长，你和秋成多考虑考虑，弄个名单出来……好，来，喝酒，喝酒，项目的事情以后再谈！”

王海良显然无意跟他们弄得不愉快，举起酒杯说：

“来，梅镇长，让我再好好敬你一杯。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政治伴侣啦！说实在的，你在湖荡工作过，资格比我老，经验比我丰富，你当中学校长的时候，我在部队只是个小排长……唉，我这个人脑子比较简单，要请你多多帮助呀！”

“王书记你太谦虚啦！你帮助我们才对呀！这些年你作为湖荡的父母官，作出了多少成绩啊！没有你，旅游开发不会这么顺利的。”梅智君忙说，“政府总归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对吧？秋成，党委的决议我们肯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秋成说：“是的，这毫无疑问！”

“哪里，大小事情我都会和你们商量的，相信这点民主作风我大概还是有的。”王海良说，“在一起共事，也是一种缘分。没有缘分还走不到一起呢！”

“是呀，当初你还说过，要和我调个位置干干，没想到我们竟然调到了一起！”

“这不就是缘分嘛！”

“哈哈哈……”

三个人又放声笑了。

浓雾障目，混沌不开。黑森森的林木间嶙峋巨石如怪兽偃伏，露出狰狞的面目，仿佛随时都要将人吞噬。长蛇般的藤蔓在空中晃荡、飘浮，划出斑斑驳驳的阴影。一只玄鸟突然从阴影中飞起，扑簌簌地张开无声的翅膀，四处旋转……

远处仿佛有微弱的光亮。定神看时，光亮犹如一团火，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燃烧，将人召唤，给人诱惑。也许，越过这片荆棘之地，前面就是仙境，能给人无限的温暖和愉悦。

她鼓足勇气，向前跨了一步。

白色连衣裙在幽暗中特别醒目。不知道有多少双阴沉的眼睛在窥视自己。阴风飕飕地在耳边呼啸，湿重的雾气在脚下舒卷翻滚。"走吧，别犹豫不决，光明在前……"一个苍老凝重的声音在天穹间响起。这声音是谁？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

双头怪鸟、磨盘大的巨蝶、吐着舌信子的黑蟒、狺狺狂吼的狼狗、眉眼间全都是媚笑的狐狸，它们纷纷在翻滚的波涛间且歌且舞，一步一步向她逼近。

一股寒气直蹿脊梁，她颤抖了一下，旁顾左右，没有人影，一个也没有。她是那么孤单。那苍老凝重的声音仍在周围回响。那么，走吧，朝前走吧！

举手投足，到处碰到荆棘。连衣裙被挂破了，丝丝缕缕披在身上。赤裸的皮肤被刮伤了，流出鲜红的血，汩汩地滴在地上。远处，绰约可见一片跳跃的火苗发出魔幻般的诱人光亮，依然是那么遥远。

她实在太疲乏了。漫漫无期的长途跋涉，让人心力交瘁。她睁大眼睛，忽然发现前面有一片绿色草地，那儿还有一株大树。她欣喜若狂地跑过去，疲软的身子立即靠在了树干上。哪儿想到，那树干只是一片幻影，脚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沼泽。她觉得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往下沉落，沉落……

蓦然，电话铃声响了。

她在深沉的梦魇中被铃声拽了出来。阳光正无限灿烂地照在了窗户上，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原来是秋成打来的电话：

"嗳，阿甄，你在哪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刘甄的声音一反往常的爽脆，显得绵软无力：

"我……在床上。今天有点感冒了，头疼……"

秋成一怔，不假思索地说：

"怎么会？那我马上过来。"

从山西旅游回来后，他发觉自己与刘甄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除了曾经是老同学，又是正副总经理，如今似乎还增添了新的一层。究竟是什么呢？彼此之间都感觉到了，却很难用语言说清。

刘甄的宿舍在东栅，租借的两间民房，靠近市河，前后绿荫笼罩，环境十分安谧。

秋成走近门口的时候，恰巧看见了王海东从对面走来。自从龙灯街扫黄曝光后，这家伙好像学乖了许多，安心躲在家具厂里，难得露面。原本向外出租的那些门面房，听说被他全部退掉了，已经空在那儿好长一段时间，最近他想做家具展示馆。

远远的，海东就向秋成打招呼：

"吴总，应该叫你吴镇长啦，好久不见啊！"

"海东，你不要像广播喇叭，到处乱说……"秋成急忙阻止他，转而解释说，"我找刘站长有点事情。"

"怎么，她不在文化站吗？"

"她身体不太好，休息在家。"

"唷，吴镇长真是很关心人啊！什么时候也关心一下我们厂，来看看？我们正在做仿古家具，若是旅游公司用得着，招呼我一声！"

"你做仿古家具，王书记前几天跟我讲过的，说做得很有点水平，我过几天一定要去看！"秋成想，假如他们的产品质量好，确实可以进一批，摆在景点里。"不过海东，我们做旅游景点，家具是要定制的，尺寸也不一定标准……"

"咳，这还不是小事一桩！你想什么样式，就做什么样式，工艺上过得硬的。"

"你还要给优惠价呀！"

"那当然，哪怕送几件也是应该的！"

王海东很豪爽地说。在性格上，他跟王海良倒是一脉相承的。想起王

海良一直帮衬自己，秋成在感情上和海东拉近了许多。办企业不容易，海东这些年也经历了大起大落，有一阵欠了几十万元债务，他靠吃泡面、喝自来水硬撑，居然也顶过来了。亲戚朋友的钱，已经陆续还清，只是银行还有一些贷款。可哪家企业不在银行贷款呢？

他们在街边又聊了一会，才握手告别。

秋成推开刘甄的宿舍门。房子不大，但收拾得素雅整洁，各种生活必需品摆放得井然有序，似乎还弥散着一股女性特有的香气。她每逢周末回县城，平时就住在这里。

秋成记不起来了，究竟是什么时候踏进过她的房间。此刻，刘甄躺在被窝里，睁大着眼睛。头发有些蓬乱，更衬托得脸色苍白，颧骨那儿却有一抹病态的酡红。他不由想，女人就是这样，纤弱无力的时候反而更令人爱怜。

“你吃过药了吗？”

“上午吃了退热药，睡了一觉，出了点汗，现在好些了……”刘甄费力地撑起身体，告诉他，“可能是昨天淋了雨，又太疲劳了，晚上只觉得浑身发烧，头昏脑涨……”

“你不要动，躺着。”秋成给她端过一杯水来，注视着她，“看样子午饭还没有吃，想不想吃一点？”

刘甄点点头：“想。”

“好，让我给你服务一次。你只管闭拢眼睛养神，厨房里的东西我一定能找得到。”

显然是因为下乡插过队的缘故，秋成做家务是能手。转眼之间，他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了床前，面条上还盖了一只荷包蛋。刘甄坐起身，接过秋成递来的筷子，笑着说：

“嗯，闻到味道肚子里就咕咕响了！不瞒你说，今天连早饭都没有力气吃……好，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哦，是这样，湖荡镇的领导班子要变动，今天上午郭书记找我们几个谈话了……”

“看我，忘了祝贺你啦，秋成，”刘甄一边用筷子捞起面条，颇有滋味地塞进嘴里，一边瞪他一眼说，“以后看见你，就该称呼你吴镇长啦！可不要

架子很大，不睬我呀！”

秋成感到很惊讶：“你怎么都知道？”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聋子？镇上有的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前几天就传得纷纷扬扬，说梅智君要来当镇长了，他的徒弟吴秋成当副镇长，将来不知道是他们听王海良的，还是王海良听他们的？又说湖荡是靠旅游起家的，谁抓旅游谁就能提拔……”

“真的？”

秋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日本料理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谈到‘新江南’和古镇博物馆项目，彼此是有些意见分歧的。由于种种原因，才没有争论，但是天长日久在一起，谁也不能保证不发生矛盾，甚至闹得不可开交。牙齿和嘴唇那么亲密，也会打架的。没想到，业余政治评论员早已有所觉察！

“你下的面条真好吃……”刘甄冲着他嫣然一笑，柔声说，“好长时间没有这种被人照顾的享受了！”

“哼，让一个未来副镇长做你的服务员，成本也太高了吧？”秋成故意板起脸说，“好了，少啰嗦，把空碗给我，躺下休息吧！”

刘甄却似乎来了情绪，缠住他说：“秋成我问你，让你当副镇长，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咳，很难说什么感觉，首先是出乎意料，然后……”

“然后是跃跃欲试，对吗？”

“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更多的是担忧。真的，真人面前我说不了假话，刚才你已经点到了要害——官场的人际关系，复杂程度会超过想象，恰恰在这方面，我是弱智。”

“哟，不要把自己放得这么低！当初让你当总经理，你也担心自己缺乏经验，尤其不会理财，如今不是当得很好吗？旅游公司的家业越来越大，你是大老板啦，否则怎么会提拔你？”

“好了，你不要取笑我啦，以后就慢慢看我的洋相吧！”秋成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那份《新江南·古镇博物馆（主题公园）项目计划书》，交给刘甄，他觉得也必须让她参与意见。“等你身体恢复了，抽空看看这个。过几天我们找时间讨论讨论。古今公司想做的项目，远远不止这个古镇博

物馆，他们的‘新江南’，胃口大得很，依我看，简直要把半个湖荡镇都吃下去呐！”

“真的？”刘甄感到很惊讶，“他们有这样的野心？”

“用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秋成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谈这些，你先把身体养好……”

“你看，我现在不就已经恢复了？”刘甄望着他，一双眼睛里流露出某种闪烁不定的光彩，让秋成不敢对视，“你坐一会，我马上就看！也不用另外找时间了。”

“不了，”秋成说，“我要回镇里去，还有事情……”

“那……你给我倒一杯开水。”

他发觉床上的刘甄在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自己，她似乎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却欲言又止。

“来，请喝吧。”

秋成把开水送到她的手里，她却故意不接，嘟起嘴唇，撒娇地说：

“你喂我！”

“你呀，真像个小孩！好，喂你，喂你！”

秋成在杯沿吹了吹，觉得开水不烫了，递近她的嘴巴。

刘甄却摇摇头说：“不，不是这么喂法！”

秋成傻了，那还能有什么喂法呢？

“你呀，一点也不懂得浪漫，我来做示范，你就明白了！”

刘甄把他拉近床边坐下，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含在嘴巴里，然后做个手势，让他把嘴凑过来。秋成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个人的嘴唇已经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股温热的水流从她的唇舌间悄然流入他的嘴里，他不由自主地想逃脱，可是嘴唇被牢牢地焊住了。

她的吻比水流更火热，更强烈，把他的一切犹豫和拘谨都融化了。他终于明白她需要什么，伸手捧住她的脸颊，吮吸着她潮润的嘴唇，热烈地回应着。

盛满开水的杯子丢在床边，床单洇湿了一大片，那份《新江南·古镇博物馆（主题公园）项目计划书》也被打湿了，可他们根本没觉察。

此时此刻，喧嚣的世界全都离他们远去了……

事实上，还有更大的矛盾在等待着湖荡镇的领导们。湖畔的那片土地上，很久以前就耸立着十二座黑碉堡似的土窑——其中也包括龙字窑。但不管是建造银梦大酒店，还是建造古镇博物馆，显然都不能与乌漆墨黑的土窑为伴。

这意味着必须拆除十二座土窑。

丢卒保车，谈何容易？

王海良上任后的第一次党委会、第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协调两个项目的选址。

一个星期前，古今文化投资公司总经理唐云飞带了五个人，特地来到湖荡，与他们谈判。谈判进行得颇不顺利。对方坚持选择临近野雉湖的一个区域，而且口气比较强硬，说这是创办古镇博物馆的先决条件。同时，湖荡镇政府还必须修筑一条从镇区通往湖滨的公路，解决水电、通信等一系列问题，且在两个月内完成土窑的拆迁事宜，保证不留后遗症，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别的古镇投资。江南水乡的古镇那么多，每一家都在千方百计地吸引投资。像"新江南"这样的项目，犹如貌若天仙又身价不菲的姑娘，还愁嫁不出去吗？

王海良面露微笑，不置一词。心想，这个唐云飞真是烧熟的鸭子——嘴硬骨头酥。你逼着我们要修公路，做到"七通一平"，可是你大话三千，口袋里究竟有多少资金？

但是，从内心说，王海良也害怕这只烧熟的鸭子一眨眼飞掉。八千万元的投资额，将来会拉动湖荡镇多少 GDP 和税收呀，无论哪个领导都不肯轻易放弃的。他们提出要修筑公路、解决水电通信、拆除土窑之类的问题，镇里确实也应该投入一些，为他们创造条件，尽管镇里财政负担很重。俗话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鸡也唤不来。不过，唐云飞想要排斥银梦大酒店，这办不到。聪明的办法是在湖岸线上把两个项目摆在一起，这不仅不会相互冲撞，而且能够相得益彰。问题只在于谁的位置摆在东面，谁的位置摆在西面。台湾人似乎更讲究风水，他们来得早，已经选定的地方，怎么肯轻易改变？

费了好大的口舌，才把唐云飞他们稳住。他答应马上就召开党委会研究，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心想，这唐云飞无非是要在

湖荡镇多占一点便宜。湖荡人是傻的，愿意自己吃亏，让别人占便宜。但最后算账，湖荡人还是没有吃亏。

唐云飞说："王书记，我始终看好湖荡，你当了书记，就愈加好了。假如'新江南'的项目能顺利推进，下一步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资金，说不定会有出乎意料的动作呐！"

王海良笑道："好，我喜欢你的出乎意料，就怕事情做得平淡、平常、平庸！"

"有你这句话，我唐云飞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在湖荡投资。回去我们就开董事会，要把投资额翻一番，再转个弯！"

"唐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啦！"

临走前，唐云飞果真丢下一句话：他们很想接收湖荡旅游的经营权，在这里大干一场。至于要付多少转让费，下次找机会再谈。

"嘿嘿，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王海良没有表态，心里却被他的这句话掀起了波澜。唐云飞要做这样的动作，真的是出乎意料啊！

接下来冒出的事，容不得他细想。省委突然通知灵溪县委郭书记，北京的一位高层领导行程有所变化，将提前一天视察湖荡，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县委郭书记对此非常重视，带了一帮人坐镇在湖荡，亲自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他本来的风格就过细，这次更是连走哪条线路、坐什么椅子、喝什么茶水、让谁来导游讲解，都再三斟酌，反复考虑。考察的线路变动了四五次，才算最后敲定。

王海良和梅智君当然更加不敢怠慢，鞍前马后地奔忙，许多原来只消让秘书做的事，他们都自己动手。比如说，首长要用厕所，应该在哪儿用？现有的几座厕所，档次不够高，给游客用用还凑合，不改造恐怕不行。从停车场进镇的道路，不太平整，必须修一修。沿途的环境卫生也要突击抓一抓。然而离首长到达只有几十个小时……

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次特殊的接待。自古以来，湖荡镇还没有来过这样的高官呐！幸而那位领导在湖荡只逗留两个小时，游览几个景点后就离开，不开会、不用餐，安全保卫工作也由县委统一部署，王海良和梅智君的

压力减轻了很多。

首长是在省、市、县三级领导的陪同下来视察湖荡的。一切都不是人们猜测的那么紧张。看来首长心情不错，一路饶有兴趣地看，一路向充任导游的秋成询问，这座古建筑是什么年代的？湖荡的尚书第纪念的是谁？这里以前出过几个进士，他们的后人还在吗？有没有当教授的？今年的总旅游收入能占全镇GDP的百分之几？

秋成一一作了回答，一开始他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首长想听些什么，该如何跟他讲解，也担心在哪个环节上讲错了。但首长十分平易近人，秋成所讲的，他都听得饶有兴趣，间或还插话跟秋成讨论几句，谈的都是很普通的问题，让秋成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了。

秋成原本就了解古镇的历史文化，搞了这么几年旅游，更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一边游览，一边讲解，间或穿插一些民间传说，趣事逸闻。首长仿佛只是普普通通的游客，听得兴趣盎然。不过，首长也随时会插话，当他提及全镇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等问题，秋成便主动地请王海良书记汇报。

路边密密麻麻挤满了人。有外地游客，也有本地居民，不少穿着制服的警察散落其间。人们常常在电视上见到这位中央首长，也常常听到他的名字，如今能在湖荡见到他，感觉格外新奇。几个年轻人举起了照相机，时刻准备按快门。

就在这时候，谁也没有注意，从路边簇拥的人群中钻出一个男孩。有人认识他，是虎根的儿子阿培。他稚气未脱地举起手，向中央首长敬了一个礼，手势有些歪斜：

“首长伯伯，您好！欢迎您到我们湖荡镇来！”

首长看见阿培，顿时高兴地俯下身，搂住他的肩膀，又亲热地抚摸着阿培的脑袋。阿培怯怯地挣脱首长的怀抱，随即钻进人丛不见了，逗得首长哈哈大笑。

顿时，路边的人群响起一片喝彩声。

首长转过身来，微笑着，向那些站在街道两旁的游客招手示意：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纷纷回应：“首长好，欢迎首长！”



首长视察

首长对王海良说："看得出，这里的老百姓有文化，见多识广！"

王海良高兴地笑了："谢谢首长夸奖！"

他的话音刚落，远处的人丛中突然钻出了一个人。他衣襟歪斜，蓬头垢面，不顾一切地"扑通"卧倒在地，嘴里含混地哭喊：

"我苦啊，皇天老爷，你要救救我呀，老婆跟别人跑了，谁也不管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呀！……"

王海良顿时省悟是怎么回事，急得脸色都有些变了，忙向梅智君做了个手势。

梅智君也紧紧跟在陪同首长参观的队伍中间，王海良的神态让他吃了一惊。转眼一看，老街那头确实有些骚动。混在人群中哭喊的，竟是李惠根！这家伙真是发神经，这么重要的场合居然冒出来告状！自己没本事管住老婆，还能怪谁呢？这该死的家伙！

他没有犹豫，立即向派出所所长挥挥手，不等派出所所长下令，在街边做警卫工作的几个警察，已经冲上前去，架住了李惠根的双臂，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拖走了。

"你们不能动手，你们侵犯我的人权，我……我要告状……"

李惠根仍在叫喊，但声音渐渐远去了。

梅智君摇摇头，迅速回到了队伍中间。这小小的插曲，真是让人感到很扫兴。

首长一行人参观了湖荡的主要景点，不时啧啧赞扬，还几次停住脚步，与路边的居民聊家常，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虽然事先没有安排，居民的回答都很得体，街头的气氛就显得愈加和谐。

两个小时转瞬间就过去了。

离开湖荡的时候，首长主动走上前一步，与王海良、梅智君和吴秋成等人一一握手。首长和蔼地对王海良说：

"王书记，今天在这里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年头老百姓生活富裕了，休闲的时间也多了，很想利用双休日和黄金周到处走走。原有的景点看过了，就要看新景点。湖荡镇可要抓住机遇，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听说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些困难？"

"谢谢首长！有些小困难，我们……会努力克服的！"王海良很激动。

“作为党委书记，你很重视旅游文化建设，让这项工作与经济发展两翼齐飞，不容易呀！”首长转而又对随同前来考察的人说，“旅游开发，应该探索投资的多元化。地方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也要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有些项目完全可以放开，让大家来投资嘛！另外，让居民和农民积极参与，这一点也很重要。”

“是的，首长，为老百姓开拓致富途径，这方面我们刚起步，做得还不够，今后要多多努力！”

王海良脚不沾地忙了一阵，但接待工作做得很成功，苦和累就都化为更大的精神动力。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就有中央领导光临湖荡镇，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首长离开湖荡数天后，包括省报、省电视台在内的不少媒体报道了他视察水乡古镇、关心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关心旅游事业的消息，湖荡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这更是意外的收获。

这天上午，王海良终于下决心把什么都丢开，坐下来召开党委会。

他的神情显得有些严肃，对与会者说：

“当前，我们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招商引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这两个项目的重要性，就不用讲了。我在郭书记面前立了军令状，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说起土窑，是湖荡的一项有特色的副业生产，养活了很多人，这是不错，可是你们有没有算过这笔账，搬进窑洞的那些土坯，是每年挖废多少亩土地掼成的？中央首长亲临视察，对我们湖荡很关心，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可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我们保护国土资源，我们执行得坚决吗？即使不是为了引进资金，开发旅游，土窑也应该下马啦！”

人代会还在筹备之中，梅智君是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参加会议的。王海良话音刚落，他就明确表示：

“王书记讲得很对！我虽然刚刚调过来，也已经发现野雉湖边有很多农田遭到了毁坏性挖掘。不仅本地农户烧窑，外面也有泥贩子开了拖斗车来买泥。这些土地被挖得千疮百孔，只有少数被改成鱼塘。假如要种田，必须重新填土，但是土质明显差了。”

梅智君想了想，继续说：

“整顿小土窑势在必行，关键在于怎样把承包户安置好。我想，会议结

束后就与旅游公司商量,增加五十辆旅游三轮车。这种车若要装扮得喜气洋洋,与我们的古镇风貌相吻合,肯定会受到游客的欢迎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子很好。五十辆三轮车,就能安置五十个劳动力,从个人收入水平看,也不比烧窑低。

王海良说:"行,就这么办!小土窑下马这件事,由梅镇长负责,吴秋成副镇长配合,两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差一天都不行!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确保安定团结,一定要妥善安置好。补偿的尺寸严格把握,不能太宽了,我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承包户和窑工的思想工作,稳妥地把他们转移到新的岗位上去。他们中很多人不会踏三轮车,也不懂得揽客,要让旅游公司派人教会他们……"

"这你尽管放心,"梅智君说,"秋成很有经验,会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老梅,不要想得太乐观,小土窑下马造成的矛盾,我们还很难预料。要认真对待,千万不能简单化。"王海良点燃一支烟,思索着说,"这两年招商引资,湖荡的各方面变化都很大。引进的那些项目,是在逼我们下决心做产业转移。千年古镇,轮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老观念处理问题啦。改革开放,墨守成规是不行的!我想,为了社会稳定,是不是从批租土地的留成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拆除土窑的补偿。在这方面,即使政府吃一点亏也不怕。我们共产党干部,要的是长远收益,要的是老百姓的满意度。如果老百姓不满意,我们干得再辛苦,又有什么用呢?"

梅智君觉得他这些话讲得蛮有道理,不由插话道:

"是的,政府本来就应该为老百姓着想。其实思想工作也不难做,早几年从几家乡镇企业转岗出来的人,不管是摇游船,还是踏三轮车,收入都不比原来差。再说,那些项目办成了,确实能促进产业转移,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党委委员们对这个话题兴趣很大,纷纷议论道:

"是啊,旅游业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大。旅游总收入要达到门票的七倍呢……"

"野雉湖的水上游应该恢复,只要注意安全,不会再出事的!"

"依我看,湖荡镇的农民至少一半人要做旅游服务,这比种田养鱼的收

入高得多。”

“人家已经走在前头啦，我们要赶上去……”

这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王海良舒了口气。梅智君很支持他，有些方面甚至比他考虑得更周到，对于项目的可行性，也不再提出异议，那就可以实施了。主要领导拿出了意见，旁边的人都是很理智地服从，极少会有人反对。看来，古镇博物馆和银梦大酒店这两个项目都应该迅速上马。

接着，党委会又讨论了人代会召开的准备事项、调整种植业结构、继续加强招商引资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基本同意恢复野雉湖的水上游项目，前提是旅游公司必须加强安全管理，确保万无一失。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去了，梅智君却没有走。他说：

“王书记，有一个想法，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说。我觉得还是和你个别交换意见比较好。”

王海良嘿嘿一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古镇博物馆项目，要尽快请专家来论证，对不对？”

“你真是料事如神！”梅智君惊讶地说，“我就是想讲这件事情。王书记，看来古今公司在湖荡投资项目，并不局限于‘新江南’。这个题目不小呀！那天秋成跟我说，为了慎重起见，应该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我觉得这很有道理，起码能帮我们理清思路。”

“开论证会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请谁来论证。你和秋成很推崇宋迪，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敢于发表意见，甚至不怕与领导顶撞。不过，假如换位思考一下，也可以说他是随心所欲。因为他头上没有紧箍咒，既没有经济指标，也可以不负任何行政责任。讲对了，固然很好，讲错了，也是一家之言。横来竖去我们都要尊重他，对不对？”王海良皱着眉头，多少有些怨天尤人，“唉，我们这种当行政干部的夹在中间，是最难的！”

梅智君不由笑了：“王书记，我真佩服你，说起话来一针见血，锐不可当。”

“我哪里还有锐气，这些年锋芒早就被磨光啦！”王海良笑笑说，“看样子，这个论证会不开是不行了。你和秋成商量商量，再和古今公司通个气，能否由两家联合出面召开？邀请哪些专家，我就不拿意见了，你和他们一起拟个名单吧！宋迪是一定要请的，你不请他，他也会闯进来！湖荡镇是

有胸怀的，只要把项目推进了，我们都欢迎，对不对？”

“是的。各种意见多听听，没有坏处。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

梅智君很得体地闪到一边，让王海良先走出会议室。

黑榔头

莫里茨又一次来到湖荡镇。

秋成看见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只万福蹄，正站在街头的屋檐下，肆无忌惮地啃，直啃得满嘴流油，没有哪个游客会像他这样自在的。不知是因为万福蹄味道好，还是因为他实在太饿了，秋成走近身边他才察觉。

瑞士小伙子顿时挥舞着手里的万福蹄，兴高采烈地叫喊：

“嗨，你好啊，吴！我正要去找你呢，你看，我一到了湖荡就迫不及待想吃！”

“等等，让我把你的样子拍下来，给万福蹄做广告！”

“那行，以后我吃万福蹄就能免费啦！”

秋成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家伙神出鬼没，有两年多没见了，只顾回国找姑娘谈恋爱了，把我们都忘记啦！”

“回国了两年多，哪天不在想念你们？脑子想，胃里也想，万福蹄，千岁鱼……我呀，看样子是离不开中国了，江南水乡太迷人了。这次来，想请你吴副镇长帮忙，找个中国姑娘做太太，行吗？”

秋成知道他是故意和自己逗趣，便说：“我呀，其他忙都不会帮，就是介绍对象太内行了，推荐给你的，一个个都超过你的艾伦娜！就怕她找我算账呀！”

莫里茨说：“那不要紧啊，你再给她介绍一个漂亮的中国小伙子，不就可以了吗？”

笑了一阵，秋成说：“好了，莫里茨，不跟你开玩笑了。除了传真件上的

几条，你们这支团队，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原来，莫里茨从同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了阿尔卑斯山下的家乡，却没有从事建筑设计这一行。他先是在一家艺术品公司工作了两年，随即在未婚妻艾伦娜的支持下，创办了欧中文化交流公司。公司的十几位员工都懂一些汉语，也吸收了几个中国留学生短期打工。除了邀请中国艺术家去欧洲举办演出、展览活动，让欧洲的游客来中国江南古镇旅游，领略水乡风情，这是他们的业务之一，也是莫里茨最想做的事。下周即将飞过来的这支旅游团，全都是二十几岁的瑞士青年，他们中还有好几对是热恋中的情侣，所以这次行程被称之为“浪漫古镇之旅”。在一周时间里，他们要马不停蹄地走五个水乡古镇。湖荡镇是他们的最后一站，希望能形成一个令人难忘的高潮。游览结束后，从这里直接开车去上海浦东机场，然后返回伯尔尼。

“我想，我们不仅乘摩托艇下野雉湖，还要在湖边举行野餐，让他们尽情地唱歌跳舞，狂欢到午夜。”莫里茨热情邀请道，“吴，你也一起来参加噢！”

“好，我当然一定参加。你那可爱的艾伦娜也会来吗？”

“哦，这次她只负责把团员送上飞机，回去时在机场迎接，下次肯定会来的！”

“告诉你，我们正在筹备水乡玫瑰婚典，时间嘛，是在明年的春节期间，至少要有一百对新郎新娘举行集体婚礼。婚礼是用江南水乡的方式，比如穿传统民间服装啦，在湖上摇快船啦，戴着红头巾拜天地啦……内容非常丰富。”

“真的吗？”莫里茨感到十分惊喜，“我们也能参加？”

“当然能，如果你和艾伦娜也一起来参加水乡玫瑰婚礼，那是给我们增添光彩呀！”

“这样好的机会，我们怎么能放弃？太好了，吴镇长，我现在就向你报名，你必须接受我呀！”

“好，我接受！”秋成说，“我要请刘站长把你们打扮得比中国的新郎新娘更漂亮，做一对最佳新人！”

“结婚时用的巧克力，我从瑞士带来，你和我们一起请大家吃！你知

道，瑞士的巧克力不比湖荡的万福蹄差的。”

“那还用说吗？”

两人在街头说了一会儿，恰好看见刘甄带着一帮年轻人抱着演出服装走过来。秋成笑着说：

“莫里茨你看，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刘站长是文化人，手里有一大帮俊男靓女，要唱歌跳舞，拉出来就是。到时候请她派一批人和你们联欢，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刘甄快步过来与莫里茨握了握手，高兴地说：

“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求之不得，能学会不少新东西呢。青年人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沟通的。”

一个月前，在湖荡镇召开的人代会上，吴秋成已正式当选为副镇长。吴家世世代代是平民百姓，没有人当官，出一个副镇长也可以说是耀祖光宗了。但，秋成没有高兴得太多。与镇长梅智君相比，他获得的选票少了五六张。尽管已经过了半数，合法当选，然而从选票的多少也可以看出人心民意。

这不能不让他冷静地思考一番。

当了这么几年的旅游公司总经理，自己觉得很努力，做了不少好事，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也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以后会不会得罪更多人呢？很难说。生活中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哪怕你存心回避，也回避不了。比如说，最近以来，一些居民想把临街的住房改建成店面出租，纷纷逼秋成签字，一旦他不肯签字，难免要被人指着鼻子骂；老街上没有店铺，显得冷冷清清，店铺冒出来太多，又有人指责铜臭味冲淡了文化气息，实在很难把握；各种各样的媒体都会跑到湖荡来，觉得湖荡能出新闻，可其中也不乏拉赞助的、拉广告的、吃大户的。你不能全部满足，也不能一概不理睬，因为他们很可能有某种背景，最终让你掏了钱还再三道歉……

这就是芝麻绿豆官的日子！别人看起来你有几分权力，可是自己觉得这点权用也不好，不用也不好。每天要跟一大堆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似的麻烦事情打交道，从理论上讲，这很崇高，然而实际操作中却是那么鸡零狗碎。

就在上个星期，杭州的一位游客十分气愤地给《灵溪报》打电话，投诉湖荡旅游公司，说他们乱收费、坑害游客。报社很重视，特意派记者来调查，而且指名道姓要吴秋成总经理解释。

原来，那位游客向杭州的一家旅行社报名，三天中游览两个古镇，旅行社收了他一百五十八元钱。没想到，在游览的中途，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夹带暴雨，使他们无法继续往湖荡旅游，只能取消这个节目。杭州这家旅行社答应给他们退款。谁知退款时游客没有拿到足额，明明是收了一百五十八元，走一半行程，应该退七十九元，游客却只拿到了三十八元。他们与旅行社交涉，旅行社回答，这个团队绝对是赔钱的。退给你们的三十八元，是湖荡镇的门票和午餐费，其他费用就不能再退了。

游客一听，更加不理解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赶往湖荡，败兴而归不算，没有去旅游难道也要交钱？

秋成仔细分析，终于明白了。在出游前，旅行社的报价是成人收费每人一百五十八元，其中包括导游费、车费、用餐费、景点门票等相关费用。但总的费用中各种消费到底是多少，旅行社并没有告知游客。根据湖荡旅游公司的做法，散客的门票是每人五十元，午餐费是每人十五元，但给旅行社的价格，门票是每人二十五元，午餐费每人十三元。那些游客很可能是在售票点看到门票标价，以为退还给他们的，也应该是散客的价格。事实上，湖荡旅游公司没有错，杭州那家旅行社也没有错。由于彼此沟通不够，才造成了很多矛盾。

听他一解释，记者明白了，说我会写文章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的，相信游客也能理解。秋成笑着说，如果那些游客来湖荡旅游，我们可以免收门票，这也算是对他们的欢迎。游客是上帝，任何时候都必须真诚地对待，不可得罪。

成为副镇长后，有很多事在潜移默化。比如乍一听见别人喊吴镇长，他会怔怔的，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答应，但是没多久就习惯了。他心里想，小时候，同伴中有人天生就喜欢当领导，常常站在一张板凳上，面对着孩子们，老三老四地讲话，还指手画脚，自己则乖乖地坐着，一声不响。后来慢慢长大，看到镇里的领导，总觉得那是一个不小的官，很有些敬畏。哪儿想到自己居然也当起了副镇长，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呀。嗳，父亲要是在世，

不知他有多么感慨！湖荡虽小，也有好几万人。担当这个职务，能做一些比旅游公司更多的事情，也是人生的机遇，很值得珍惜的机遇，无论如何要抓住。

妻子何其依然像从前一样做她自己的事情。但偶尔也向他埋怨，家里不时有不太熟悉的人来敲门，秋成却往往在外面有事。他们或者送来鱼虾鸡蛋，或者送来西洋参蜂王浆，甚至也有送香烟老酒的，其实秋成根本就没有烟酒嗜好。弄得何其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非常尴尬。她想这些人假如要谈工作，完全可以到办公室去。即使有求于秋成，也应该趁他在家的时候来呀！

秋成知道何其很怕烦，晚上应该是备课或看电视的时间，硬要陪陌生的客人坐在灯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无端地耗费精力，还妨碍孩子做功课。然而她无法下逐客令，连不愉快的神色都不能流露。

听到埋怨，秋成只好用一句幽默的话向她作解释："告诉你，这就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

唉，如果换了刘甄，或许就能应付自如了。

想到这里，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怎么动不动就跟刘甄扯在了一起？是的，应该承认，刘甄在他心目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位置，可是潜意识中却总有一种排斥感。理智告诉他，千万不能热血冲昏头脑，忘乎所以。

秋成发觉自己的思绪跑得太远了，随即把那种缥缥缈缈的东西丢开，转身问刘甄道：

"阿甄，南旺村的张大龙谈得怎么样？"

"唉，水都泼不进！他哪儿会愿意去踏三轮车？"刘甄说，"湖边的砖窑都要拆掉，龙字窑也不能不拆。他说，人家拿多少钱补偿，你们也不会少一块钱给我，还是让我自己找出路吧……"

"那么其他窑上的人呢？"

"其他人，无非是多要一些补偿费。给少了不行，给多了还想更多。你看我拌嘴舌拌得喉咙都哑了，真没办法……"

让刘甄去处理小土窑和窑场的拆除问题，也是难为她了。但她动了很多脑筋，也很讲究方式方法。这件事，党委会已经作出了决议，即使在工作中碰得鼻青眼肿也要执行呀！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莫里茨把万福蹄啃完了，他说：

“我去看看姚家婶嬢，一会儿就离开这里了。还有几个古镇，这两天都要走一遍的。”

“你吃了午饭再走，也来得及嘛！”

“嗨，我已经吃过啦！有了这只万福蹄，晚饭不吃也不饿了。”莫里茨拍拍肚皮，又耸了耸肩膀，笑道，“到湖荡打前站，我是最省心的，你们都帮我准备好啦！”

“那，就下回补吧！”

“吴，我差点忘了一句话，湖荡镇千万不能动手术！明白吗？那么多的古建筑，一砖一瓦都很宝贵。听说有人想在老街上又拆又建，我第一个反对！”

秋成心里咯噔一下：“我……也会反对的。”

“那好，拜拜！”

“拜拜！”

送别莫里茨，秋成转身又对刘甄说：

“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阿琪下个月又要从台湾过来了，这次是为银梦大酒店举行奠基仪式。她在电话里说，这次董事长周伯弢要亲自过来主持仪式，希望搞得隆重一点。”

“奠基仪式没问题的。可是那片土地，古今文化投资公司他们会轻易松口吗？”

“王书记和梅镇长都出面做了工作，银梦大酒店定得早，古今公司虽然有意见，也没有办法了。其实拆穿了，他们在古镇博物馆旁边留了一片地皮，想做房地产，已经悄悄在设计了。唐云飞让人传话过来，说投资额是肯定不会压缩的，但总体规划要作调整，重点要放在西栅。”

“哦，是吗？”

“王书记一再强调，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好服务，谁也不能说不……”

“不说不，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哪！”

“顶着石臼做戏，再难也要做啊！苦点累点倒没什么，就是每天纠缠在一堆矛盾里，烦！”

“唉，我们常常陷入怪圈，论证论证，永远是找一些人来讲项目的可行

性，不可行也要变得可行！”刘甄撅起嘴说，“我不是自卑，像我们这样开论证会，死气沉沉的，能有什么效果呢？上次银梦大酒店开论证会，大家各抒己见，开得多么活泼呀！”

“人家是人家的做法，我们是我们的做法。你以为人家的做法很新鲜？也不过是换换形式而已。”秋成说，“阿甄，既然论证会开过了，大家要提的意见也提了，没有人说它不可行，那还是要支持它做下去。一两个人反对也没有用。”

“可凭我的直觉，这个项目还会有疙瘩。”刘甄皱了皱眉头，“嘴巴上很好听，什么大项目、大手笔，牛皮！一直到今天，账上只打了五十万元，搭几个工棚就差不多了！”

她的想法，秋成也有同感。

假如说唐云飞他们资金周转困难，干脆取消了这个项目，反而让人如释重负。偏偏他们始终对这个项目信心很足。不仅如此，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引入更多的资金，做一个新湖荡、新江南，要引起全世界瞩目！

上周召开论证会的时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故意回避，宋教授没有参加，他飞往日本名古屋访问去了。两位博士生代表他来参加，主要是听取情况，然后把有关资料带回去。

唐云飞在会上很高调地宣布，将给宋迪教授所在的研究室捐赠一百万元，作为他们研究古镇保护和发展的经费。与此同时，冠冕堂皇地给每位与会者发送了一个装有“午餐费”的信封。尽管谁都明白，丰盛的午餐早就准备好了。

王海良书记在会议开始时就定了基调，说这是古镇旅游的一个重要开发项目，希望专家们既要栽花，也要挑刺。其实，很多专家是不会鉴貌辨色、看风向标行事的，他们都带了准备好的稿子，争先恐后谈了各自的看法，有些意见还比较尖锐。他们说，“新江南”这样的项目，是上海“新天地”的古镇版，设想是颇有创意的，但定位比较困难。“新天地”面对的是大都市的白领阶层，“新江南”将面对谁呢？是南来北往的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是愿意在古镇休闲的投资者，还是附近地区先富裕起来的一群人？也有专家说，观念超前，可以引导市场，也容易失去市场。这项代价不菲的实验弄好了，能让古镇旅游跃上一个层次，但假如失败了，各种各样的损失谁来

买单？

秋成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如果任着性子，他早就拍案称好了。他心想，可惜宋教授没有来，假如他在场，肯定会发表比他们更加尖锐、更加深刻的意见。

前几天，秋成专门去上海拜访了宋教授，与他探讨"新江南"项目的可行性。宋教授告诉他，对于自己和古今公司的关系，外界有很多猜疑，甚至说宋迪已经被收买了，当上顾问，甘心情愿地为唐云飞说话，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我不反对古今公司在湖荡投资，湖荡也确实欢迎投资，但是做什么、怎么做，却有天壤之别。"宋迪说，"唐云飞这个人太鬼！古镇保护区内可以有一些合理的、能够体现古镇文脉的新建筑，这句话是我在一篇论文里说的，并不单独指湖荡镇。他把这句话拿出来，跟他的'新江南'联在一起，实在太诡异了！他还说是我的学生，听过我的课，我怎么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印象呢？"

关于"新江南"项目，宋教授顾及湖荡镇领导班子的态度，才没有更多批评。他说，等他出国访问回来，肯定要抽时间到湖荡去，跟王海良和梅智君认真谈一谈。如果有必要，还得去找一下郭书记。

论证会上，秋成沉思了一阵，终于发了言：

"一个项目能不能成功，最重要的是自身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必须经得起时间与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由谁说了算。不可否认，古镇博物馆在本质上是人造景观，所以规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它的胎里毛病，避免人家走过的弯路。多想想不利的方面，有好处的。另外，既然是市场行为，布馆的内容和形式要把握好，不能为了招徕游客而过于低俗，也不能死板板的太严肃……"

他这么讲的时候，王海良的脸色有些难看，尽力克制着，才没有发作。秋成的话锋很犀利，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针对王海良的。会场上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

梅智君很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在桌子下拉了拉秋成的衣角，示意说话要适度，不能太过分。王海良请专家学者们来论证，目的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做下去。与兄弟乡镇相比，湖荡的 GDP

和吸引外资、民资的额度，在全县称不上名列前茅，他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项目？

秋成省悟过来，忙收住了话尾。他想起了副镇长的身份。在这种场合，即使自己的观点与王书记有所不同，也只能保留看法，在行动上也不能有所流露。

此刻，秋成沉思着对刘甄说：

“王书记催促了几次，窑场拆除的工作我们应该抓紧。窑户对拆迁补偿提出很多要求，有一些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仍然要耐心细致做解释工作，不能生硬。”

“是啊，如果要全部满足，怕是土地款全部补给他们都不够呀！”刘甄苦笑一声，“不瞒你说，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回县城，儿子都快不认我了！可是……”

“阿甄，你先回去休息一两天。”秋成说，“拆迁的事情，我会和你一起做的。”

秋成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恰好响了。他拎起话筒，习惯地说：

“你好，我是吴秋成，你哪一位呀？”

对方不说话，只是粗粗地喘气。

秋成又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对方依然不作声。

秋成有些纳闷地搁下话筒，可是铃声又响了，他不能不接，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嘶哑的嗓音：

“你……就是吴秋成？”

秋成发觉那人的声音似乎是掐着喉咙发出来的，很不自然，但他仍然十分耐心地回答道：

“是的，有什么事，你就讲吧！”

“哎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旅游公司总经理呀，听说还当了副镇长。告诉你吧，你做的坏事我都清楚，一件一件都记在本子上，想赖也赖不掉。你要不当心，哼，没有好果子吃！……”

“你……”

这算是什么意思？恶意中伤？污蔑？威胁？秋成不听则罢，一听只觉得怒火中烧。但他咬咬牙，没有做声，任随那家伙胡言乱语。

“吴秋成，你不要以为我是胡言乱语，嘿嘿，只要一封信写到纪检委，就能把你告倒了。可是我不会这样做，这样做太笨了。我呀，还想跟你交朋友呢……”

“你究竟想干什么？”秋成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话筒扔掉，“我，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胡闹！”

“你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呀！好吧，长话短说，我就直讲了吧，吴老板，你拿三万块钱出来，就能逢凶化吉！”

“哈哈，原来你是要钱的啊！”秋成顿时明白了，不由大声笑了起来。笑够了，才说，“你是真要钱还是假要钱？”

对方一愣：“这……当然真的要呀！”

“好吧，要钱并不难——只要你敢拿！”

“你给我钱，我为什么不敢拿？”

“那好。我怎么交给你呢？”

“嘿嘿，只要你答应拿钱，总归有办法的。”

“你说吧，什么办法？”

“办法嘛……这样吧，”那人犹豫了一会儿说，“你用黑色塑料袋把三万块钱包好，今天晚上八点钟，扔在西栅水产市场靠南的一个垃圾箱里。水产市场有几个垃圾箱，记住，要找最靠南的那个，知道吗？你只要扔掉了，就可以放心地抱着老婆睡觉啦！不过，假如塑料袋里不是钱，而是一堆废纸，吃亏的可不是我！”

秋成压住满腔怒火，在听这家伙讲话的时候，掏出手机，悄悄拨打了110，很快就接通了。于是故意冲着话筒大声说：

“你是说，用黑色塑料袋把三万块钱包好，晚上八点钟，扔在西栅水产市场靠南的垃圾箱里？到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些钱被别人拿走了，那怎么办？”

“你不要啰嗦，去做就是了！”

随即，那人咔的一声把电话挂掉了。秋成打过去，听见的却是一连串忙音，再也无法接通。

一会儿，派出所所长赶到了吴秋成的办公室。

秋成说："那人以为旅游公司总经理口袋里一定很有钱，想来敲诈。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哼，真是想钱想疯了！"

派出所所长建议他暂时按兵不动。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不妨耐心等待，免得打草惊蛇。估计那家伙还会跳出来的。

秋成自然不会傻到真的给那个弄神捣鬼的家伙送钱。听了派出所所长的话，只管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乎把那个陌生人忘记了。

一连几天没有任何动静。

这一天，秋成到各个景点兜了一圈，回到办公室坐下，泡一杯清茶，开始盘算下季度分管工作的安排。这时候，忽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张大龙，他手里拎着一只纸板箱，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放在地上，仿佛怕人抢走似的，站在一边。

秋成说："大龙，箱子里什么宝贝呀？"

大龙不回答，却说：

"吴老师，哦，吴镇长，我也想在野雉湖旁边做一个项目，你批准不批准？"

"哦，你打算投资？"

"是呀，外面的人都进来投资了，我们本乡本土的湖荡人，为啥不能投资呢！"

"当然可以呀。你先坐定，慢慢谈。"

张大龙不肯坐，站在那儿，眼睛望着秋成说：

"我和小龙有一个项目，一个本乡本土的项目。"

"本乡本土的项目？"秋成一下子来了兴趣，"大龙你快把这个本乡本土给我讲讲。"

"我们想做的，真的是十十足足的农民项目，每一件东西都跟水稻有关系！你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张大龙打开纸板箱，从里面拿出一件又一件细木做成的模型。仔细看去，嗬，牛车、风车、踏水车、手牵车、扬谷车……无不十分精致。秋成的眼睛亮了，这些农具，还是很多年前自己下乡插队时用过的，可如今变得稀罕

了，几乎都找不到了。

“这是你的手艺？”秋成觉得惊讶，“做得真好啊！”

“我哪儿有这个本事？是我阿爸做的。你知道他原本是种田的好手，远近闻名的，”大龙得意地说，“他一直说种田万万年，不想烧窑。政府要把十二座窑都拆掉，他第一个赞成。他还答应帮我做犁田、耘耥和搬运稻谷的农具呢！”

“是啊，认真算算，农具真还有不少，什么栲栳、山笆、栈条、米囤，从前哪一家都能拿出几件来，现在却难得看见了。”秋成说，“还有蓑衣，用厚实的棕丝编的，披在身上，头上再戴一顶箬帽，就不怕下雨了。最派用场的是黄梅季节，田里农活脱不得时辰，老天却说不准什么时候一场阵雨就哗哗地浇下来，人人下田都带着蓑衣。可是你看现在，连站在稻田里驱赶鸟雀的稻草人，身上也披着塑料雨衣……”

“还有水牛，唉，乡下连水牛都看不见了！现在要是讲水牛，不只是城里的孩子，连乡下的孩子也眼睛扑瞪扑瞪。那天，我儿子还问我，水牛是不是也能挤出牛奶来？让我笑得饭都要喷出来。”

“是啊，牛是农家宝，哪怕牛粪也可以用来肥田，田脚越好，产量就越高。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循环的。我们的老祖宗把养牛作为头等大事，哪个村子不养一大群水牛？可现在，水牛居然被淘汰了，就是我们进动物园也见不到水牛了！”

大龙说：“干什么都用机器了，从电视里看，地球上的事情五花八门，每天都在咕噜咕噜冒出来。可是，能让我们的孩子把老祖宗都忘记，都丢掉吗？”

“是啊，你们的想法不错，”秋成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你是说——要办一个稻作博物馆？”

“对啊，我们就是这样想的。鱼米之乡既不种稻谷，又不养鱼，工厂越办越多，不像是鱼米之乡了。现在不做这个，等什么时候？”

秋成心头的一根弦被訇然拨动了。

是啊，江南鱼米之乡天下闻名，靠的是稻麦轮作制。从野生水稻到人工种植水稻，我们的先民们足足探索了几千年。先是水稻一熟制，后来有了稻麦两熟制。随着水利的发展，江南一带渐渐引种了麦类。此后，又经

历了上千年的探索，才发展到今天。水，是江南稻作文化的灵魂。水曾经肆虐横行，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但人们亲近了水、理解了水、驾驭了水，终于让江南水乡变得花团锦簇。

江南稻作地区的人们，无论是从谈吐和思维方式、服饰和走路姿势还是风俗和生活习惯，都可以看出，水稻对于人们的精神影响是无形的，却又是深刻的。然而，如今不少稻田被批租了，想种田也种不成。剩下的田，很多农民也不太想种，原因很简单，种田赚的钱还算是钱？一斤小麦换不来一只馒头，一瓶菜油的价格不如一瓶纯净水，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搓搓手，什么也不剩下。尽管政策放宽了，稻田可以开挖渔塘，养螃蟹养甲鱼养黄鳝养青虾，什么赚钱就养什么。谁知大家一哄而上，又陷入“谷贱伤农”的怪圈……

秋成说：“你的设想太好了。我也想过这件事，可惜太忙了，没有往深处想。你还有什么想法，继续讲，继续讲。”

“没有了。”大龙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就想先拿这些模型给你看看。”

“好，有这些模型足够了，我要把它们拿给王书记和梅镇长看看，即使有什么困难，我也要说服他们！”秋成望着他说，“大龙，那你们想把稻作博物馆放在哪里呢？”

“如果有老房子最好，厅堂多一些，上下两层，东西就能摆得开了。新房子做起来味道终究差一点。”

“老房子嘛，看来有些难度，修好的房子早就摆满了。还没有修的房子，做你的博物馆也不太合适……让我再想想，无论如何要给你辟一个新地方。”

秋成思忖着。当初急于要把老房子做成景点，从外面引进了几家小博物馆，难免良莠不齐，现在想调整就困难了。但是不调整，发展下去也很困难。

“眼门前最难的就是房子。我们住在乡下，镇上有什么房子一点不了解，吴镇长，拜托你了！我已经开始收集东西啦，现在不收集，将来就更加困难了。小龙说，他要陪我在附近的古镇转几天，需要多少钱，都由他出。我说你以为我穷，真的像窑花子呀？”

“他支持你，总是好事。不要看一个小博物馆，钱总是要花的，日常维护也不容易啊！”

“我都想过了，大体是能够自负盈亏的。做事情不能不赚钱，也不能光赚钱。拿出来一个东西，让大家看看，如果大家说还有些味道，我也就满足了。”

“这应该能成功的。”秋成说，“没想到，拆除了龙字窑，把你逼出这样一个项目！”

“嗨，也算是种豆得瓜！”大龙笑道，“所以吴老师，不，吴镇长，你也不要指望我去踏三轮车啦！听说虎根在食品厂做得不太舒畅，想踏三轮车，就让他去踏吧！”

说罢，他抽身先走了。

秘书送来了报纸和邮件。他随手拿起一封信，撕开封口一看。皱巴巴的信笺上，写着两行字：

吴秋成，你太不守信用！限你于十八日晚八时带五万元现金，到县城盘溪公园。否则当心你儿子的脑袋！

下面没有署名，却画着一个黑榔头。

今天正是六月十八日，离晚上八点，只剩下八九个小时了。

秋成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黑榔头太恶毒了，竟然用儿子的脑袋来威胁我！儿子刚读初中，还很小，每天独自到学校，也没有人接送，一旦黑榔头真的利令智昏，作出极端的举动，那……

他不敢再往那个方面想。儿子是父亲的全部希望，哪怕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儿子吃半点亏！如果何其看见了这封信，不知道她该急成什么样子了！

秋成沉思着、忖度着。也许，黑榔头仅仅是威胁？他不敢真的动手？不，对于这种家伙，怎么能存在侥幸心理，指望他发慈悲？

秋成明白，自己必须尽快地作出决定，究竟是按照信上的要求携款前往，还是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游戏中，千方百计掌握主动权？黑榔头是凶恶的，凶恶的背后却是黔驴技穷，否则他不会动我儿子的脑筋。那只能是最

蹩脚的办法。

他仔细研究了这封信，信纸和信封都很普通，字迹有些歪扭，显然经过了伪装，但看得出写字的人文化水平不高，那些字不是弄错偏旁，就是缺胳膊少腿。信是从邮局寄的，令人遗憾的是邮戳盖成了一个墨团团，看不清楚写信人到底寄自哪里。

经过反复考虑，他作出了决定：准时赴约。

晚上八点差五分，吴秋成乘坐的桑塔纳轿车，驶进了县城西郊的盘溪公园。这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小游园，闹中取静，环境安谧。他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从敞开的门进了公园。

夜幕已经降临，几盏路灯洒下暗淡的光，给四周笼上神秘的气氛。几乎没有游人，树荫下、花坛边只有几对情侣在喁喁私语。他绕着花坛慢慢走了一圈，然后把黑色公文包放在地上，悠闲地抽起烟来。

没想到，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并没有出现预料中应该出现的场面，不免令人扫兴。

他只好拎起黑色公文包乘车回厂。

一连数天平静如故。儿子每天上学去，老师和同学都有意识地保护他，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天。没想到，"黑榔头"的信又不期而至。信上是同样的笔迹，同样画着黑榔头。

吴秋成，二十五日晚八时将钱款放在盘溪公园东侧小花坛内，不得有任何人陪同！

他仔细一琢磨，顿时明白了。十八日晚上，"黑榔头"并不是没有来赴约，而是看到附近有几对年轻人在谈恋爱，怕内中有诈，才不敢贸然露面。他躲在哪儿了呢？也许，"黑榔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的代号，他们一起密谋、互相接应？确实，十八日晚上在盘溪公园中谈恋爱的那几对年轻人，大多是公安局的侦察员装扮的。

看来，只能再次赴约。

二十五日晚上，秋成乘坐的桑塔纳在离盘溪公园很远的地方就停下

了。他独自一人，拎着鼓鼓囊囊的黑色手提包，晃晃悠悠地走进公园门口。公园是不卖门票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今天，夜色阴沉，半空中飘洒着毛毛雨，范围不大的公园内空无一人。东侧的那只小花坛旁，一株雪松投下巨大的阴影，遮挡了本来就很暗淡的路灯。

秋成将黑色公文包放在了花坛上，让一丛月季花将它遮住。然后蹲在地上，静静地观察着四周，似乎没有异样。他咳嗽一声，便迈开步子离开了公园。

十分钟后，几位装扮成做生意的小贩、进公园找地方歇脚的公安人员，走近了小花坛。他们惊异地发现，吴秋成刚才放在花丛后的黑色公文包，竟已不翼而飞！公安人员立即用步话机作联系。早已守在几个交通要道口的公安人员，迅速行动。

然而，一个可疑的人影也没有找到。

又是三天过去了。

秋成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为了预防不测，派出所对他们家严加防范。他把情况告诉了何其，让她和儿子出门、回家时加倍警惕，晚上尽可能不出去。

这天，他回到家，打开门，屋里静悄悄的，一转眼，却发现地上丢着一样东西——一只黑色公文包。

这不正是那天放在盘溪公园的公文包吗？

他蹲下身子，拉开拉链，公文包里放得满满的，全是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纸片。纸片堆里，还有一只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定神一看，竟是铁榔头！

秋成抬起眼睛仔细看，屋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靠近屋檐的气窗被人砸破了，露出了一个大洞。显然，这沉甸甸的公文包是从气窗里丢进来的。诡秘的“黑榔头”已经光临过了，幸亏家里没有人。

原来，那天，秋成去盘溪公园赴约时，公文包里装的正是这一捆捆废纸。他想以此作诱饵，去钓“黑榔头”的。没有想到，“黑榔头”不仅叼走了饵食，还把公文包悄悄地送了回来，包里放着铁榔头！

这家伙好险恶！

公安局刑侦队仔细核对了黑色公文包和铁榔头上的指纹。指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是谁留下的。也许，“黑榔头”在作案时很有准备，不让自己留下任何痕迹。

波诡浪谲

迎面吹来的风，愈来愈强烈。

月亮不知隐没到哪儿去了。野雉湖水乌沉沉的，不停地起伏，拍打着船舷。抬头望天，一团团灰白色的云层在低空急速移动，仿佛被驱赶的羊群慌慌张张。布满楝树、荆条和芦苇的河道，犹如一条阴暗深邃的长弄，诱人深入。

曹阿留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让机动船破浪而行。船底沙沙地爬过蟹簖。刚刚整修一新的簖簾，坚硬而又有弹性，仿佛要把船底的青苔都擦刮干净。"鸡毛菜"蜷缩在船舱里，似睡非睡。昨天下午她约几个人打麻将，输了好几千，一直打到午夜时分，仍然不肯收场，一心想翻本。如果不是想到上海客人订购的一批湖鲜必须在天亮之前交货，她还不愿跳上曹阿留准备的机动船呐！

最近她运气很差。几场麻将连连失利，输得她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可是越这样越不甘心。这笔生意做完后，她打算还要和那些人搏一搏，连本带利地捞回来！

她太疲倦了，却不敢睡着。今夜的风有些异样，会不会刮台风？唉，只顾打麻将了，没有听天气预报。

曹阿留的经验比她丰富，几次想调转船头，不出湖了。

"我看这天空中的云，不大对头。嗳，我们还是回去吧，这笔生意不做，亏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呀！"

"鸡毛菜"却绝对不肯答应：

“你这种男人怎么胆小得像老鼠！湖面上稍微有点风，大腿就牵筋啦？快走吧，我们不去拿，那批货就让别人拿走了！”

“湖上刮白毛风，看样子只会越刮越厉害呀！”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做生意要讲信誉，订货的上海客人说，以后要建立长期关系，总不能第一趟就失信吧？”

船犹豫不决地驶入湖心，风力蓦然增大了。

呼啸的风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拼命扑击汹涌起伏的湖水，让机动船颠簸不已。迎面的风硬得像刀，曹阿留不由自主地让船降低速度，尽可能迂回而行。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湖对岸的渔业村，前几天就跟外号“爷叔”的鱼老板敲钉转脚，讲妥了凌晨四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去得晚了，返回也晚，肯定会耽误上海客人的时间。鱼虾是活货，尽管现在有了增氧设备，仍必须一环扣住一环，才能保证鲜灵活跳地交给下家，然后送进宾馆酒店的厨房。这样卖出的价钱是不必说的。可是一旦哪儿出了差错，不仅赚不到钱，还得赔本。

“呼啦……”

一扇放在船舱里的尼龙网，突然被狂风轻巧地卷出，散落在船头，又高高扬起，把本来就模糊的视线都遮挡了。

“阿留，网……”

“鸡毛菜”拉开嗓子，尖叫了一声，立即弓着身体，连爬带滚地钻过船舱，伸手去扑抓那扇被大风扬在了半空的尼龙网。

曹阿留发觉不对头，厉声喊道：

“网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你回来……”

话音刚落，一股白毛风已经嚯地将扬起的尼龙网裹住了“鸡毛菜”。“鸡毛菜”挣扎着，却无济于事。随即又是一阵狂风，她真的像是一棵鸡毛菜，和蓬乱的尼龙网一起，轻飘飘地被抛进了乌沉沉的湖里，几乎连声音都没听见。

等曹阿留醒悟过来，机动船已经被风浪打出几十米远，像陀螺似的旋转着。他瞪大眼睛，只看见银亮的网丝和乌黑的头发在湖面上飘忽了几下，顷刻之间便失去了踪影。夜色笼罩的湖面犹如张开喉咙的巨兽，不管

什么都被无情地吞噬了。

“老天爷，你昏头了！瞎眼了！我三天两头给你烧香，你为啥还要对我这样！我咒你三代老祖宗……”

他跺着船板发疯似的嘶叫、哭喊，语无伦次地詈骂那昏瞑的老天，可是还能有什么用？

“你在哪里，在哪里?！答应我一声啊！……”

曹阿留犹豫再三，没有跳下湖去救她。他的脑子里最终保留着一分清醒——野雉湖上的捉鱼人历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掉在湖里的人是不能救的。谁救了她，谁就一定会替她去死。与鱼虾打交道的人死在湖里，恰恰是命中注定。曹阿留并不相信这一套，然而他明白，此时此刻狂风大作，水性再好的人也无法把“鸡毛菜”救起。

风吼，浪喧。

天黑，云涌。

一阵暴雨没头没脑地瓢泼而下，眼前灰蒙蒙、乌沉沉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机动船像是一片枯树叶，在汹涌的浪涛中根本无法自主，忽而被抛上浪尖，忽而又狠狠地扔进波谷。

“訇……”

一个冲天巨浪劈头盖脑地卷来，没等曹阿留叫出声，机动船就熄火了，猛烈地摇晃了几下，像一片树叶似的，被风一掀就倾翻了。曹阿留随即被抛入湖中。

慌乱中，他抓住了座位边的一件救生衣——上船时没有穿救生衣，随手丢在旁边。

扑面而至的湖水，打得他脸上生痛，也让他头脑一阵清醒。这么大的风雨是任何人都无法抗御的。谁让你们偏偏要出湖去?！老天爷，求求你，保佑我躲过这一劫吧！

四顾茫茫，哪儿都不见湖岸……

一场从东南沿海席卷而至的台风来得迅猛，去得也很快。早晨，当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时，风力已明显减弱。满地是枯枝败叶和瓦砾，李宅屋顶的一只戗角被风刮垮，把电线都砸断了。

刘甄打秋成的手机，通了，他却没有接。打他办公室电话，话筒里传出的声音非常嘈杂，看来是聚集了不少人，吵吵嚷嚷的，什么也听不清。于是她把电话搁下，干脆直接去旅游公司。

尽管当了副镇长，政府那里也安排了办公室，但秋成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旅游公司。公司里总是有做不完的事，他也习惯了，除非梅镇长召集开会，或者直接找他，他才去政府。熟悉他的人很快掌握了规律，开玩笑说他是当官不像官。他说：

“人家当县长才是七品芝麻官，副镇长算什么？八品毛毛鱼！能做点事情就行啦！”

自从那天在宿舍里刘甄与他有了亲昵的举动，两人见面时，秋成总是流露出一些不自然的神情。刘甄不由暗暗好笑，这算什么呢？你看人家老外，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男人和女人相拥在一起，该接吻就接吻了，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再说，他们只不过拥抱在一起，让身体内的热血沸腾了一下，根本没有做什么呀！

不过，刘甄就喜欢他这样。有羞耻心的人，往往是作风严谨的人。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对待女人，都不会随心所欲、朝三暮四。秋成正是这样的。似乎从读书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形成了。班级里有不少女同学（也包括刘甄）暗恋着他，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与他说话，接近他，他却浑然不觉。后来当了教师，女学生特别爱听他的课，下了课还给他递纸条。再后来，当了旅游公司总经理，当了副镇长，对他笑脸相迎的女人就更多了，其中不乏有姿色的、有地位的、有钱财的……但他依然如故。其实秋成并非木头人，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刘甄说过，那些人不是冲着他，而是冲着他的职位来的。她们不过是想利用他这个职位。一旦他不当吴总经理、吴镇长，转眼间就可以不认人。秋成的冷静处事，使他永远不担心有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然而刘甄明白，不管到了哪一天，她不会不认他，就像他不会不认自己一样。

刘甄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从来也没有这么好，只要和秋成在一起，做什么都不感到疲劳，脑子里许许多多的新鲜想法，会不断地冒出来。比如说，这几天她正想在野雉湖畔策划一个大型的景观歌舞演出，集歌舞、音

乐、杂技、戏曲于一体，五彩缤纷，激情洋溢，还要能够吸引观众共同参与。题目嘛，暂时先叫作“湖荡之春”。假如能聘请国内著名的导演——比如张艺谋来执导，那更理想了。不过，搞一场大型演出，必然要投入很多资金，她还不知道怎么筹款……

她想起，去年在桂林阳朔旅游时，曾看过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记得那天傍晚，天空竟飘起了霏霏细雨，实在不适合露天看戏。可是到了那里一看，对岸的山峰如青罗碧玉一般绰约，宽阔的漓江幽静地泛动波光。以阳朔山水作背景，天下没有比这更自然的舞台了！

听说这部情景交融的大制作，拿出了上亿元的投入。但令人钦佩的，却是敢于以真实的山水作背景的勇气。老谋深算的张艺谋，以他惯用的手法来营造情节和气氛：非同寻常的超大场面，土得可爱的群众演员，难以复制的民俗风情，震撼人心的音乐节奏，大红大绿的浓烈色彩，以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在漓江上演绎壮族少女的爱情故事，他驾轻就熟。

那天，刘甄拿了一件雨衣，直到头发和外衣淋湿了，都忘了披上。多精彩的演出啊！假如野雉湖上也有一场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能与之媲美的演出，多好啊！

秋成一直渴望着湖荡能成为旅游目的地。是啊，有了这场高水准的演出，在一个多小时中艺术地演绎湖荡的民俗风情，就能让游客们获得精神享受。他们到湖荡，不是走马观花，转眼就离开，我们的旅游收入不就能成倍增长吗？

只有真正爱着秋成的人，才会想他所想。他要挑一千斤的担子，她情愿帮他挑起八百斤。

刘甄心甘情愿想这样做。她觉得自己以前做得太少了，哪怕从副总经理的角度看，也很不够。

还没有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已经看见路边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几十辆三轮车，人们在里边吵吵闹闹：

“不行，你不答应，我们也要出来做！”

“讲好了轮班，他们就是乱来，算啦！大家都不要规矩，也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这个年头，谁怕谁呀？有本事赚钱，就是英雄！”

"阿坤讲得对，只要游客肯付钱乘三轮车，我们为啥不出来……"

秋成很认真地听着。这些人，都是旅游公司管辖的三轮车夫。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喉咙都很响，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公司要充分放开，让他们随便上路，多拉客、多赚钱。

刘甄想，上次在平遥古城坐三轮车的时候，预料到湖荡的三轮车也会有矛盾，现在果然发生了。

这几年，他们每年都增加二三十辆三轮车，转移了不少农村劳动力。最近因为整顿小土窑，为了安置烧窑的承包户，一下子又增加了五十辆，总数竟达到了五百多辆。每天有这么多的三轮车窜来窜去，让拥挤的交通更加拥挤了。老镇区原本狭窄，也没有多少行人，开发旅游后，涌进大量游客，人们摩肩接踵，连走路都困难，三轮车既提供方便，也成为了障碍，这叫人怎么休闲游览？

秋成和公司的领导层作了研究，规定三轮车一律不准进入老镇区——事实上，市河上架着十几座石拱桥，三轮车也难以通行。镇区之外，从停车场到旅游景点间的区域，才是三轮车的营运区。但五百辆三轮车一哄而上，又太多了，会影响景观。身为副镇长的秋成，不能不考虑让大家都有就业机会。经过再三讨论，最终决定采取轮班的办法。逢单日，是穿着黄马甲的车夫上路，逢双日，是穿着蓝马甲的车夫上路。这是向别的古镇学来的经验。在正常情况下，三轮车夫每人每月都能有一千多元收入。如果是"五一"、"十一"和春节期间的黄金周，游客来得多了，他们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多。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不会十全十美。在有些人看来，从南旺村小土窑转过来的人，既拿到了补偿费，又安排了工作，还要与原来的车夫抢饭碗，就显得不公平了。他们不愿意减少收入，便在轮休的日子偷偷上路拉客，这无形中减少了别的车夫的收入。终于一个叫阿坤的人带头闹了起来，拉了一帮车夫跑到旅游公司，向秋成讨公道。

秋成正被西栅的几户居民纠缠着，他们齐声要求落实拆迁补贴。前些时候，涉及拆迁的居民跟镇政府的拆迁办公室签订了协议，保证在两个月内自己解决过渡房，把老房子腾空。古今公司催得很急，如果拆迁拖延了，其他一切都动不了。然而，偏偏有两家钉子户不肯签约，他们说，签约可

以，但必须满足这样一些条件：将来一定要搬回原址居住，扩大面积的话，价格必须优惠；自己找不到过渡房，必须由政府帮忙解决；老房子折价太低了，让人根本无法接受……拆迁办做了大量解释工作，嘴皮都快磨破了。古今公司是根据进度给办公室支付经费的，拆迁户要求不断提高，他们却绝对不肯增加经费；经费不到位，拆迁自然缓慢，矛盾就这样明朗化了。

何其父母的家，也要拆迁。尽管不愿意离开，也要带头，谁让女婿秋成当副镇长，分管这件事呢！何其什么都可以不跟秋成烦，父母家拆迁却是大事，不能不经心。然而秋成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家，精疲力竭，恨不得倒头便睡。何其难免有些怨恨，却只能自己想办法，让父母亲去镇边泖南村的亲戚家借住。这天晚上秋成回到家里，何其向他讲了父母亲到亲戚家借住的事，又说：

"外面有人在背后讲闲言碎语，你要小心呀！"

秋成咯噔一下："讲些什么？"

"有些话都传到我耳朵里了，你自己还木知木觉？"

"我，我哪有心思听别人戳壁脚？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不见得天会塌下来！"

"你的事，我瞎操什么心？反正你自己心里有数！"

秋成发觉她话里有话，想再问，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他有些郁闷。不由暗忖，难道我跟刘甄比较接近的事，有人添油加酱，编成什么新闻，传到她耳朵里了？不，似乎不太像。那么，她又指的是什么呢？

秋成耐着性子，与上门来的居民协商了很久，才算是勉强解释通了。

刚把他们送走，又涌进了一群三轮车夫。

恰好刘甄进门，秋成便让她一起来听听大家的议论。

冲在前面的虎根，正愤愤不平地吼叫什么。自从野雉湖取消摆渡后，他不再当船工，陆陆续续换了好几样工作，摇过游船、当过导游、在永福食品厂打过杂差。后来旅游公司组建三轮车队，他又报名参加。公司见他人头熟，见识广，还颇有号召力，就让他当组长，渐渐地他手下有了八十多个人。

秋成沉稳地说："大家的话，讲得蛮有道理。我们当初考虑轮班，是为

了多就业，让大家都有钱可赚，有饭可吃。不仅要吃饭，还要吃肉。这样的做法，总体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暴露了工作中的一些不足，需要改进。”

虎根说：“哼，他们刚来的吃饭吃肉，我们却吃粥喝汤，不管讲到哪里去，都讲不通的！”

“你们即使不来提意见，我们也会研究，设法腾出一些岗位来，分流三轮车工人。上了年纪的人再踏三轮车，也不合适，太辛苦了。虎根你也帮我想想，有没有更加合理的办法。”

“这跟我不搭界。”虎根并不领他的情，“副镇长是你当的，又不是我当的。要是不解决，我们也不干活了，天天坐在你这里，谅你也不会让我们饿肚皮！”

“虎根你这样就太凶了！”刘甄忍不住插话道，“难道天天逼就解决问题啦？”

“那你说怎么办？”虎根横她一眼。

“解决问题，也要有时间的。吴镇长不是已经说过了，正在研究怎么腾出岗位来嘛！”

“哼，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我就怕你们这些当权的嗨啦啦啦，嗨过了以后要啦（赖）！”

秋成笑了：“虎根，你也不要急。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件事我们尽快讨论，三天以后就给你们答复。假如我秋成说话不算数，你们把所有三轮车都堆在我的办公室，我也没有意见！”

“吴镇长讲等三天，”虎根说，“弟兄们，怎么样？”

大家纷纷点头说：

“好的。”

“就等三天！”

“只怕三天以后仍然这样呀……”

“既然这样，我们也爽快，好，大家全部出去，听候吴镇长的回音！不过吴镇长我也有一句话，假如你真有困难，我们也不会只吊在一棵树上，靠一副脑子一双手，饿不死的！”

转眼之间，在旅游公司门口挤满的三轮车就向四处散开了。虎根的话

流露出某种不信任，让秋成觉得很难堪。要说困难，政府确实有困难，但是推出手，也不是秋成的性格。

刘甄不由说："对他们太客气了。三天里你真的能拿出好办法来？"

"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也要想办法。"秋成说，"我考虑，所有景区可以划成几个片，由他们几个组长承包管理。你看那个阿坤，在三轮车夫中蛮有威信的，为什么不发挥他的作用？"

"可是僧多粥少的矛盾，总归存在呀！"

"是的，关键还是要多腾出就业岗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自谋职业，一方面也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这句话，秋成刚才就想讲，碍于副镇长的面子没有讲。"银梦大酒店和古镇博物馆开工后，马上要用一些勤杂人员，做做打扫卫生、看守仓库、运送货物之类的事。我跟唐云飞讲过了，他说，用人自然用当地的人，最快下个月就能让他们来上班。不过，年龄不能太大了，人员的素质要高一些。"

"你就这么相信他？"

"几个项目都已经立了项，很快就要开工了。一开工，我就有办法安排劳动力……"

正说着，门一动，走进来一个老人。

"翁老师，是你呀！请坐，请坐！"

翁中杰却并不坐，开口就说：

"吴镇长……我应该叫你镇长啦！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无论如何要来请教。你给我一点点时间，耐心听我讲完我的疑问，然后给一个解答，好不好？"

"我听着，你慢慢讲。"

"咳，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老人上了年纪，最近又得了一次小中风，手脚有些不灵便，本来还算敏捷的思维也明显迟钝了，说话絮絮叨叨，绕了半天的圈子，却没有讲出所以然。

尽管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秋成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讲。

"秋成你知道的，南旺村的那十二座土窑，是用十二生肖命名的。老鼠呀、牛呀、老虎呀，尤其是那座龙字窑，最有名气啦，烧出来的瓦当，实在是

非常精美！眼门前，还有哪儿能烧出这样的瓦当来呀！……天下的人都知道，湖荡是砖瓦之乡，俗话说秦砖汉瓦，其实西周的板瓦比秦砖汉瓦更早。我们湖荡的砖瓦历史也非常早……"

"是啊，我们都应该重视砖瓦文化。"

"说起砖瓦文化，所以我才办了一个瓦当博物馆。你也知道的，办起来困难重重，要增加藏品不容易呀！我年纪大了，想到外面去搜集搜集，儿子女儿拼命反对，怕我出去了回不来。唉，一点自由也没有啦……"翁中杰颇有些沮丧，"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生活好了，八十几岁也不稀奇……"

刘甄想，这老头也真是，不怕耽误别人时间，忍不住插嘴道：

"翁老师，你是想出去搜集瓦当，一个人不方便，要让旅游公司派人陪你？"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翁中杰摆摆手说，"谁陪我出去都不行的，我年纪大了，只能给别人添累赘……咳，不瞒你们说，那一大堆瓦当，就像是我的子子孙孙，这么些年了，一件都舍不得丢掉。我想每年还要增加几十件……"

刘甄眨着眼睛："那你想干什么呢？"

"唉，我还能干什么？我是不放心龙字窑啊，多么好的窑，多么好的瓦当……"

秋成终于从他啰嗦的话语中听明白了："翁老师，你的意思是龙字窑要拆掉非常可惜，不应该拆掉？"

"是啊是啊，可你们已经拆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就像一个人死了，不能让他再活过来啊！"翁中杰十分惋惜地说，"大龙是个聪明人，只有他做的瓦当我才看得中……"

"你放心，仿古砖瓦仍然要做的，而且还在原来的地方。"

"唔，你说什么？"翁中杰听不懂了。

秋成笑着解释道："拆掉十二座土窑，那是为了腾出土地，筹建两个大项目。这几年湖荡的旅游事业发展很快，没有大的宾馆、大的博物馆，吸引力就差了。不过，正如你说的，砖瓦文化是湖荡的特色，我们为啥要随便丢弃？所以，我们可以在镇区里找个地方，做一个'砖瓦吧'，或者叫做砖艺坊……"

“慢点，慢点，什么叫砖艺坊？”

“砖艺坊，讲得通俗点，就是一种专门做砖瓦的作坊。这种作坊跟以前的土窑不同，讲究艺术创作，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自己动手做砖瓦，刻上名字，或者祝福的图案，然后放在电炉子里烤熟，带回去作纪念品。”

“这跟人家的陶艺、瓷艺是一样的。”刘甄补充道，“做成的艺术砖摆在家里，可以勾起美好的回忆。”

“可……我们湖荡人做得像吗？”

“翁老师，这你尽管放心，”秋成笑道，“我们湖荡人最能干，什么事情做不像呢？”

“这样一来，既节省土地，又增加旅游收入。”

“到时候，你的瓦当博物馆要派大用场，各种各样的瓦当都要被他们看中，拿出来做样板……”

“好啊，好啊，看中我的瓦当，我最高兴啦！”翁中杰不由嘀嘀笑了，“我就是怕有些东西要失传啊！”

“翁老师，你的手掌认字，有没有人继承？”秋成故意逗他，“要不要表演一下？”

“是啊，让我们也开开眼！”

“现在？不，现在不行，你们忙得很，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啊……”翁中杰狡黠地一笑，“西洋镜可不能拆穿！”

“你看我真是像医生看门诊，这个走了，那个又来……”把翁中杰送出门，秋成终于有空和刘甄坐下来。“这几天特别忙，很多人想来投资开发。阿甄，你知道那家宏图建筑工程公司吗？”

“宏图？哦，就是那家建筑工程公司，老板是原外经贸局局长黄俊才的亲家？”

“对，姓黄的一清早就来找我。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特别顾问。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去这家公司做顾问，帮他们联系业务。这家公司有国家二级企业资质，还是蛮有实力的。”

“他们想做什么呢？”

秋成把一本厚厚的策划书拿给刘甄看，封面上有“人间天堂购物中心”的字样。“他们想在湖荡做一条商业街，建筑面积有三万多平方米，说是为了旅游配套。”

“嗬，房地产也来了，真是形势一片大好啊！”刘甄有些尖刻地说，“黄俊才那个大色鬼，对湖荡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呀！难道他就不怕在湖荡再栽跟头？”

秋成不由笑了：“好啦，阿甄你也不要把人家看得一钱不值。他毕竟当过多年领导干部，经验很丰富，社会关系也比较多，宏图公司依靠他，可以做不少事情的。这不是派他过来了？”

“哟，看样子他是把你俘虏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能轻易被俘虏吗？应该承认，宏图公司看中了龙灯街附近的一片土地，是有目光的。那里游客出出进进，是必经之途，目前却没有像样子的商铺。另一方面，老镇区游客太多，居民住在那里也太拥挤，应该迁出来一部分。我跟梅镇长通了气，他也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支持……”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房产商，价格弄得越来越高，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都掏光了！”

“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房地产呀！眼下哪儿都在大开发大建设，做房地产自然最赚钱，给政府的税收也最多。不仅宏图公司、南荥公司，还有几家公司看好湖荡镇，也要来投资开发。”

刘甄撇撇嘴，故意说：

“发展得太快了，是好事吗？老祖宗一千年才建成一个镇，现在只用三五年就建成了，大拆大建，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宋教授常常说要警惕建设性破坏，可你们这些当官的，只当耳边风……”

“阿甄，你不要当面骂人呀！谁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现在到处都在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湖荡镇能不变样吗？谁会甘心落后呢？落后要挨打的！你不知道，王书记、梅镇长肩膀上的压力，比我们重得多。县委郭书记一批评，全镇的指标立即加码；郭书记一表扬，加码的速度更快！”

“想不到，数字对领导干部会这么重要。”刘甄说，“唉，不说了，不说了，这也轮不到我乱插嘴啊！”

秋成说："我本来也像你一样愤世嫉俗。可是这些年的磕磕碰碰教育了我，在官场上做任何事，随心所欲、个性太强是没有意义的。好了，言归正传，说说你的宏大计划吧！"

刘甄把大型景观歌舞演出"湖荡之春"的构思讲了一下，说：

"如果要实施，我最担心的是资金来源。一场大型演出，包括舞美、服装、灯光、音响，还有演员的报酬，要投资不少钱，以后能否市场运作，我心里也没有底……"

"做演出，既要叫好，又要叫座，策划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坚持市场运作。"秋成颇有信心，又说，"昨天我接到阿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和我商量银梦大酒店的奠基典礼怎么做。她希望我们帮忙作准备，提供几个湖荡地方特色的节目，在奠基典礼上演出。她尤其想听姚家婄嬢的田歌，说有多少年没有听到啦！"

"这还不好办？"

"是啊，有观众，就有艺术生命。你刚才讲起'湖荡之春'，倒让我受到触动了，为什么不把演出的舞台放在湖滩上？"

"在湖水里搭建一个舞台？这个构思太妙了！"

"对，舞台建在银梦大酒店的南面，而未来在酒店的大堂、回廊和餐厅里设观众席，露天草坪上也可以安排座位，面对在湖水中的舞台，这样的演出，唯独我们野雉湖才有！"秋成笑着说，"要借助酒店的优势，由他们提供硬件，我们提供软件，双方配合起来做，你所担心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一半？"

"好是好。他们能同意合作吗？"

"我相信阿琪不会反对。当然，还需要跟周伯弢沟通。她讲过几次，说这里的事情由周伯弢调控着，他很会算账，对他们有利的才积极。"

"如果是这样，我把设想再调整一下。不过，按照我的心思，最好靠自己的力量，毕竟思想观念还是有差距，我们想做的，他们未必赞同……"

"我会跟阿琪和周伯弢协商的，"秋成说，"这场演出会给银梦带来很多客源的呀！"

"他们的客人也应该是我们的观众。"刘甄点点头，换了个话题说，"嗳，你知道昨天夜里刮台风，野雉湖上翻了船吗？"

“今天清早梅镇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了。他一早就去湖边现场，处理翻船的事情。说是曹阿留半夜里开的船，他和‘鸡毛菜’都落到了湖里。风浪实在太大了，曹阿留是漂了大半夜，才爬上岸滩。被人发现时，还昏迷在那里。‘鸡毛菜’水性不好，十有八九是丧命了，可是尸体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梅镇长让旅游公司和派出所出动了十几条船去寻找，她丈夫李惠根躲在家里，本来精神就不正常，现在更像一块木头……”

“外面有人说，‘鸡毛菜’和曹阿留最近赌博输了很多钱，被人逼得走投无路，他们是故意跳湖的。”

“这是捕风捉影，”秋成笑了，“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倒是听说‘鸡毛菜’想嫁给曹阿留。可是曹阿留的老婆知道后，死活也不肯答应跟曹阿留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殉情倒是有点依据的。不过，他们的感情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吧……”

“哟，你变成爱情专家啦，分析得这么有道理！”刘甄不由斜睨了他一眼，“真看不出来呀！”

“阿甄，你又要拿我开玩笑了！”秋成皱着眉头说，“弄得我都有思想负担了！”

“你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思想负担什么？”

“反正晚上常常会睡不着觉……”

“嘿，我就是要让你睡不着觉！”

刘甄得意地笑了，她还想往下说什么，有人“嗒嗒”敲门，连忙煞车。开门一看，原来是陆焱。

陆焱手里捧了一叠深蓝色的建筑图纸，踏进门说：

“吴镇长，这是银梦大酒店的图纸，李清漪女士说一定要请你提提意见，所以让我拿来了。喏，这是总体设计图，下一步还要做单体设计。她觉得亲水建筑风格上还应该调整……”

“那……秋成我先走了，”刘甄特意朝陆焱看了一眼，说，“我不打搅你们了。”

“什么叫打搅！你一起看图纸，也要听听你的意见呀！”秋成说，“你不是要策划演出‘湖荡之春’吗，看看酒店附近有没有适合的地方，让陆焱出出主意。”

听他这么一讲，刘甄收住了脚步，说：

“水中舞台，我想不难搭建，难的是观众席的场地……”

“要说观众席的场地，”陆焱把图纸摆到桌面上徐徐铺开，说：“我知道临湖有一片空间，原来是滩涂，长着不少芦苇。李清漪的意思是要让芦苇长得更旺盛，培育一个芦苇荡。如果把它围起来，再稍稍抬高些，可以做一个非常理想的观演区，容纳三四千名观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抬高地面会增加不少的工程量。”

秋成说：“若有一个芦苇荡，让银梦大酒店具有美好的生态环境，也十分重要啊！”

“配一个水上舞台，银梦大酒店的品位就更高了。”陆焱说，“至于芦苇荡，我们仍然可以在舞台和观演区的四周培育，这个施工成本不会很高，但这片滩涂就有了复合的功能！”

刘甄说：“规划设计我是外行，听你这么讲，倒是蛮有道理。同样一件事，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人家陆焱钻研得很，要不，周伯弢能同意阿琪把银梦大酒店的项目交给她设计吗？”

陆焱忙说：“我们设计的仅仅是配套的部分，包括绿化工程。主体项目他们坚持要请国外的公司设计。”

“你能介入配套工程设计，也不简单呀！”秋成笑道，“我们看图纸，还不如到现场去看一看，感觉会不一样。”

“好呀，走吧！”

三个人刚要出门，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秋成拎起话筒一听，不由一怔，居然又是那个“黑榔头”的声音：

“姓吴的，好久没有找你，你把我忘了吧？”

“不，我不会忘记你的。”

电话里，依然是那个伪装的嘶哑嗓音：

“吴老板，你太不够意思啦，这么多天了，你答应的事情还没有兑现！告诉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假如……”

刘甄已经感觉到了是谁的电话：“秋成，不睬他，我们走！”

秋成却摆摆手，打断了那个人的话头：“你假如怎么样？难道你不怕警

察把你抓住?”

“抓住我?哼,休想!”那人压低了声音,“是啊,你已经报告了公安局,警察每天晚上在西栅巡逻,你以为我不知道?可是他们有啥用,聋子的耳朵——摆设!明天晚上九点钟,要是不把钱送到西港桥桥洞下,你自己心里有数!”

秋成沉思片刻,静静地笑道:

“好吧,我心里有数!”

秋阵雨遽然而至。

季节已过处暑,却一连几天闷热异常。傍晚,原本晴朗得让人不敢逼视的天穹,突然间乌云密布。乌云先是在西南角聚集,一会儿就像是宣纸上的泼墨,大片大片地晕开了。乌云愈聚愈厚,愈聚愈浓,似有一股深不可测的力量在翻江倒海。终于,一道银亮的闪电,划破了沉沉的天际。那闪电犹如张牙舞爪的虬龙,亮得耀眼。顷刻间,一阵霹雳在天际炸响,人们手忙脚乱地关闭门窗。

又是一道闪电,利剑似的劈裂苍天。浓厚的乌云露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罅。来不及看个究竟,一声巨雷传来,“轰——咔!”眼前明晃晃的,除了惨白的墙壁,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狂风,飞沙走石般地卷来。风中充满了浓浓的雨腥味。随即,积聚了很多时日的暴雨倾泻而下……

足足下了半个多小时,阵雨蓦然收住了,空气竟显得分外清新。云扉也悄悄打开,露出了点点星光。

这老天变幻莫测。

晚上九点,整个湖荡镇进入了安谧时分,秋成拎着一只沉甸甸的黑色公文包,准时来到了西港桥。这座成为古镇象征的桥梁,位于镇郊的河港上,桥阶歪歪斜斜,青石的缝隙里杂草丛生。附近没有村落,也不见行人,只有一只小渔船停靠在远处岸边。

他走到桥洞下,放好黑色公文包,又远远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其实他并不抽烟,将香烟点燃,是为了告诉“黑榔头”他已经到了。

“黑榔头”却迟迟没有露面。

秋成闲得有些无聊，不由得想起了当年与何其在西港桥堍谈恋爱的情景。

那时候他们还在乡下插队。村里，家家户户装着有线广播喇叭。每天的开始曲好比报晓的公鸡，一响，人们纷纷穿衣起床。播音员用方言播放天气预报时，他们几乎都在灶前用稻草烧粥。“请记录（冒号）：今朝白天到夜里（逗号），阴有雨（逗号），雨量中等（句号）……”谁都很关心气象，因为生产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老天落雨，雨量达到中等，大家就不用出工。阴有时有零星小雨，就不在此列。有一个农民叹气道：“你们看，喇叭里的女人就知道你们想歇息，一直叫你们望好（冒号）、对好（逗号），最重要的是雨量中等，所以要记好（句号）！”

这天，白天是雨量中等，傍晚天气却放晴了。秋成与何其回到镇上，也是坐在西港桥下的石块上，并肩遥望星空，任凉风吹拂。那晚的月亮仿佛刚从湖湾里爬起来，湿漉漉的，洒下迷蒙的轻纱。四处是那么娴静、深沉，又是那么神秘。

何其侧着脸，抿着嘴，从耳鬓撩下一缕头发，在左手掌心里轻轻地扫拨。蓦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

“嗳，你看，这几根头发颜色黄黄的，每根发梢上还分了岔，怪不得人家说黄毛丫头、黄毛丫头……”

秋成看了看发梢，又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打趣道：

“黄毛丫头十八变，你可要变得越来越好看啊！”

“偏不变得好看！变得像个丑八怪、丑老太婆，丑得谁见了都讨厌，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向你祝贺呀！”

“什么意思？”

“你就永远属于我，永远也不会被别人看中啦！”

“难道……你不怕我丑？”

“别人说丑，让他们说去。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是最美的。美得像天上月宫里的仙女一样……”

“真的？”

“当然真的！”

"不变?"

"肯定不变!"

"永远?"

"永远!……"

何其猛地转过来,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月色下犹如琥珀,凝视着秋成。迎面而来的是同样澄净透彻的目光。她蓦然把头一低,身体禁不住扑向了秋成的怀抱。秋成紧紧搂住她丰满而又富有弹性的身体,只觉得有一股热浪在胸腔内奔流,将人整个淹没。何其喃喃地说着什么,秋成无法分辨,也不想分辨。只觉得她的头发摩擦着自己的脸庞,姑娘特有的幽香悄然升起,令人心醉。他寻找着她的嘴唇,她也在寻找,终于在热切的期待中相遇了。仿佛触电似的,秋成浑身一颤。他有些迷醉,但又情不自禁地吮吸,这人间最甘美的雨露……

月亮悄然隐匿到了云层后面,连星星也知趣地闭上眼睛,只有像水一般滑过的风,让他们感觉到世界没有停滞。

这是秋成的初吻。

他知道,这也是何其的初吻。

何其喃喃道说:"秋成,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了西港桥下这一幕……"

秋成说:"真傻,你不忘记,我怎么会忘记?!"

确实是如此,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像河水一般清澈而又宁静,没什么风浪。秋成是个顾家的男人,除了一份喜爱的事业,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何其更是贤妻良母,安心于相夫教子。

也许是因为工作环境变了,社会观念也变了,秋成发觉自己与何其在一起,越来越平淡,平淡得犹如一杯开水,没有新鲜的滋味,也就没有激情。这是日复一日渐渐衰减的,似乎谁也没有往深处想。当他不期而遇地与刘甄亲近、甚至亲昵,冷静思考时,才发觉自己也变了,无可避免地为俗气的世风熏染,变得有些放纵、不拘小节,与站在讲坛上的那个秋成大不相同。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根本不用分清好与坏,只是把原有的禁锢放松一些。

秋成明白,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抛弃何其,毕竟在乡下他们相濡

以沫，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每当他想起刘甄，心头又有一股热流涌动。这股热流偏偏又难以淹没内疚和自责……

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在湖面上漂移的船。

此刻，他又来到西港桥下，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却不容他朝深处思考。世界上的事多尴尬，唉，明明是不想见的陌生人，偏偏要见。秋成不由皱了皱眉头。

就在他沉思默想之际，有一个人影出现在桥洞下，幽灵似的向他逼近，像老猫一般蹑手蹑脚。秋成沉思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只管埋头抽烟。烟头一明一灭中，只见那黑影敏捷地拎起放在地上的黑色公文包，一秒钟也不停留，拔腿就走。

哪里想到，蜷坐在石块上的秋成突然如离弦之箭，蹦跳而出。

“站住，不许跑！”

那人听见吆喝声，跑得更快。秋成飞起一脚，重重地踢在了他的屁股上。只听“哎哟”一声，那家伙跌了个狗吃屎。他飞速爬起来，手里死死抓住那只公文包，慌忙向黑暗处逃去。

但，几乎就在同时，几束雪亮的手电筒光迎面射向了他。那黑影被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不由停住了脚步。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等候多时的警察。

秋成望了那个陌生人一眼，不由惊呆了。

黑榔头——竟然是曹阿留！

曹阿留脸色苍白，他似乎早已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恼人的博物馆

九月八日上午，两项重要的工程同时在野雉湖畔举行开工典礼。一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旗帜飘拂，乐声回荡。气球和信鸽把一向宁静的湖畔点缀得绚丽多彩。最引人瞩目的是舞龙，刘甄带领一帮姑娘激情舞动的断龙，把人们的豪迈推向了高潮。

王海良请来了县里四套班子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一个也不缺。旅游局、外经贸局、文化局、建设局、交通局、税务局和各大银行的领导也全都请到场。宋迪教授怎么也不肯参加古镇博物馆的仪式，秋成特意去他家送请柬，说你光去银梦大酒店一边也行呀，湖荡的项目不都跟着你们的规划走的？宋迪说唐云飞这家伙我真的不想跟他打交道，他要给我研究经费，我一分钱都不会拿的。秋成说，我这个学生你不会不打交道吧，无论如何去一趟吧！

讲了很多好话，终于说动宋迪。到了那里，郭书记兴致勃勃，拉了宋迪等几个嘉宾一起剪彩。宋迪心里不愿意，却实在拂不下面子，只好跟着他拿起剪刀。

仪式结束时，秋成到处找宋迪，想请他一起出席招待午宴，顺便请教几个古建筑维修方面的问题。唐云飞把其他客人丢在一边，也匆匆来找他，要跟他合影留念，哪儿知道，他与同车来的研究生悄然离开了湖荡，连招呼都没有打。

今天的仪式谁都很当一回事，却差点闹出矛盾来。唐云飞坚持要把他们的古镇博物馆开工典礼放在早晨八点零八分举行，说上海经济界、文化

界、新闻界的朋友请来了很多，恐怕两辆大巴士都坐不下。可是大家为了这个项目，也为了这个时辰，宁可早起赶路前来祝贺。如今这个年头，一个与“发”谐音的“八”字大行其道，八日八点八分，还有哪个数字能比这更吉利？开工典礼后，还要举行一个“新江南”项目的新闻发布会，让大家都来支持这个项目。

谁知，阿琪让上海办事处的人来跟王海良联系，也打算在八日八点八分举行开工典礼。还说周伯彀董事长这次亲自要来湖荡，他希望把开工典礼搞得隆重些。

王海良急了，让梅智君和吴秋成一道出面，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好容易才做通工作，让他们把时间往后挪一个钟头。他心想，千万不能撞了车噢！今天这个逢八的日子，县里其他活动也很多，幸好郭书记对湖荡发展旅游很重视，把其他事情摆到了一旁，一清早就赶来了。假如他不到，其他领导能到得这么齐吗？希望这一连串的“八”字能保佑两个项目发起来，湖荡在县里的地位就像直升机，呼呼地提高啦！

阿琪带了一帮人，几天前就从台北经香港飞到了上海。董事长周伯彀尚在日本，他将从大阪飞上海，与阿琪她们会合后，再一起去湖荡参加开工典礼。

阿琪住在上海外白渡桥北堍的浦江饭店。那是上海最老旧的一座饭店了。这家1846年由一个名叫礼查的英国人建造的饭店，至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上海开埠以来首家西方商人创办的饭店。据说它原先并不在这里，后来搬到桥的北堍，又作了重修，显示出这个英国商人的目光。饭店内的陈设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雍容华贵的气派，其中有一个举行礼仪活动的孔雀厅，特别金碧辉煌。

她在电话里对周伯彀说，在这种新古典主义巴洛克式饭店里，思考银梦大酒店的前景，是最有意思的。

是的，坐在礼查酒吧，透过窗户，外白渡桥近在咫尺。桥的对岸就是最能体现上海风情的外滩。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诸多欧式楼宇，与耸立在陆家嘴的标志性新建筑交相辉映。夜幕降临的时刻，五彩纷呈的灯光将古老的黄浦江渲染得如油画一般。

她想，将来的银梦大酒店也要有这样的酒吧。但，从窗户望出去，看到

的是渔家灯火，是农家房舍，是碧波荡漾的湖水。没有任何挤兑天空的都市建筑，这才别有情趣。在人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的今天，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的境界，是多么珍贵啊！

白天，在等候周伯彂的空隙，她去了一趟“新天地”。这处复古的街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改建了不少石库门房屋。建筑的外表原封不动保存着，很有沧桑感，室内却改成了现代装饰，空调、灯光和卫生设备一应俱全，颇能勾起人们的怀旧意识。

听王海良说，古今公司想在湖荡也仿照“新天地”，做一个“新江南”，有一系列的建设项目。如果做得成功，对于古镇的旅游开发，将走出一条新路子。阿琪问过秋成，秋成说，这件事争议太大了。听起来不错，然而古今公司既然是投资商，就必然以赢利为目的。他们对湖荡的文物古迹，能有多少感情呢？偏偏他们胃口还很大，正策划一个新的举动——接管湖荡旅游的经营权。一旦接管，他们愈加没有束缚，“新江南”到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拆除的房屋将更多。

阿琪知道秋成对“新江南”颇有看法，然而很多事秋成不仅无法作主，还得违拗自己的意愿，去协助他们。人，常常会处在两难之中，审时度势不容易啊！

阿琪在“新天地”那里取走了一批早已预定的杨惠珊琉璃工房的作品，准备作为奠基典礼时赠给嘉宾的礼品。杨惠珊在台湾当艺员、拍电影时，阿琪就与她熟识了，她们有过不少交往。在某种意义上，阿琪动员周伯彂投资大陆，也是受了杨惠珊夫妇的影响。七八十年代杨惠珊在台湾影坛大红大紫，没想到这位曾经的“金马影后”却急流勇退，与导演丈夫张毅一起，改行摸索琉璃艺术。

周伯彂是傍晚到达上海的，阿琪向他作了简报。

周伯彂显得十分满意。他说，前一阵忙于中国台湾、香港和日本几家酒店的管理和更新，把事情都托给了她，真是烦劳多多。幸而湖荡政府鼎力相助，一切都比较顺利。周伯彂说，他已经与一家专门从事水上休闲游览的翔远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对方将在大酒店附近地野雉湖上，修筑生态小岛、趸船区和码头，开展各种水上活动。水上活动以“自由、活力”为主题，有水上运动，也有水上游览、水上休闲、水上竞技、水上表演等，不仅能

提供让游客一起参与的项目，还拥有大型的表演或竞赛活动项目。游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在码头登船，欣赏歌舞或其他表演，在其乐融融中进行体验式消费，享受高水准的服务。

阿琪插了一句："只怕水上项目搞多了，对环境有影响，安全的压力也比较大。"

"我知道，野雉湖的游船曾经死过人，还打了官司，所以他们取消了水上项目。这不是因噎废食吗？真是太傻啦！如此美妙的野雉湖，商机无限，无限商机，谁不利用，谁就是傻瓜。翔远公司和我们一配套，把摩托艇、滑翔机、热气球拿来，野雉湖就热闹啦！我们的大酒店，就不必为客房率发愁啦！"

不等阿琪回答，周伯弢又说，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以赴在湖荡镇了，一周起码要住上三四天。不过，几个股东觉得"银梦"这名字太文气，不利于做生意，都说要改掉。

阿琪心里咯噔一下，脸色便有些不悦。

第二天清晨，他们驱车从上海去湖荡。唯恐路上堵车耽误时间，他们起来得很早，在途中胡乱吃了点牛奶面包，权作早饭。

阿琪说："到了湖荡，最鲜美的鱼虾够你们吃的！"

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

途中接到了秋成的几个电话，说姚家婄孃知道阿琪要听她唱田歌，天色蒙蒙亮就起床，喊了几个婶婶孃孃一起，等候在那里。秋成又说，开工典礼已一切就绪，连天气也是格外的好。王书记让人准备了好酒，打算跟周董事长一醉方休呢！

汽车进入湖荡镇时，一路感受到的果然都是节庆气氛。

车子停下，王海良和秋成赶紧上前去，打开车门，走下来一位陌生人。他大约四十来岁，西装笔挺，雪亮的皮鞋一尘不染。论年纪，他完全可以做阿琪的儿子，可是从相貌看却不像。

"这位就是周伯弢董事长。"阿琪介绍说，"他刚参加完一个亚洲酒店业的高层峰会，昨晚才从日本过来。"

秋成暗暗吃了一惊：他就是周伯弢？这么年轻！可是每次阿琪提起他，口气都非常敬重。

周伯弢与几位领导握着手，又转过脸来笑道：

“谢谢你们的鼎力相助啊！国际酒店业流传着这样一句行话：决定一家酒店命运的，第一是选址，第二是选址，第三还是选址。选址肯定是选对了，不过说来也惭愧，这个项目我费的心思太少，全都交给了清漪阿姨，她年纪不轻了，却比年轻人还要精神抖擞！”

“哪里，要是没有王书记和吴镇长倾力支持，我能做得起这件事情来吗？恐怕连一间草房都建不成的。”阿琪说，“好了，伯弢飞过来，我就可以卸担子啦！”

“没有你就没有这个酒店，我们要继续合作，把酒店建好！”

当王海良与周伯弢寒暄的时候，阿琪已迫不及待向在远处的姚家娒嬢连连挥手，大声喊道：

“好娒嬢，好娒嬢！你快过来，看看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姚家娒嬢在几个婶婶的搀扶下走过来，盯住周伯弢看了又看，似曾相识，却又神色茫然。周伯弢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试图寻找某些遥远的印记。

阿琪笑了，说：

“你们呀，彼此间从来也没有见过面。可是只要我一讲，好娒嬢你就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阿琪你快讲呀。”

“好娒嬢，你还记得吗，我父亲故世的那天，有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前来吊唁。突然出现不少国民党士兵，将雪涵堂团团围住，声称要抓共产党。幸亏有你的掩护，那个人就藏在他们眼皮底下，却没有被发现。”

“哦，我记得，记得，那是李先生的好朋友林帆呀！”

“其实，那个人不姓林，而姓周。林帆是他的化名。”阿琪说，“眼前的这一位，就是林帆的大儿子！”

“林帆的大儿子？哎哟，怪不得，我总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哪里见过的，只怪我年纪大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姚家娒嬢仔细端详着周伯弢，说：“像的，像的，跟你阿爸很像的，一双眼睛特别的像！”

“好娒嬢”，周伯弢走上一步，握住她的手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只要提起湖荡李宅，往往会讲起你。他说你是大家的娒嬢，最值得尊敬的娒嬢！

他对湖荡的感情很深很深，离开大陆后，一直四处漂泊，多想再回湖荡来看看呀，可惜，前几年他在美国西部遇到了一场车祸，被撞得昏迷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可惜，真可惜……”姚家娒孃喃喃地叨念，“他是李先生的好朋友，眼镜的玻璃厚厚的，我不会忘记的！”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改变了……”阿琪说：“好娒孃，我们今天要开工的银梦大酒店，就是周先生投资的。”

“开什么酒店，我是不懂的。”姚家娒孃说，“我只晓得李先生是个好人，林先生也是个好人。你看，林先生的儿子也非常了不起，这么多年，仍然没有忘记我们湖荡啊！”

“是啊，是啊！”

“湖荡也不能忘记你呀！……”

在场的人都为她这句朴实的话感染了。

“今天能在这里见到好娒孃，真高兴。这也是了却了父亲的一段心愿！他晚年在美国，叨念得最多的就是江南水乡，做梦都想吃到这里的鱼虾……”周伯弢转而对王海良说，“说真的，正是这段缘分，造就了我们今天的银梦大酒店！”

“过去的一切值得人们缅怀，”王海良朗声笑道，“但我们要面向未来，一切朝前看，为了发展湖荡，共同努力！”

这时候，唐云飞派人来请王海良和吴秋成，说是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请他们在嘉宾席入座。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意外。

唐云飞他们的古镇博物馆项目正式开工后，不仅不减少投资额，反而又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增补两百亩土地，理由是扩大休闲配套区。实际上是要开发房产，做一个临湖的豪华别墅区，面对海内外的高端客户。他们的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古镇博物馆必然是赔钱的，那就得靠别墅区赚来的钱补亏。否则怎么平衡资金？与此同时，西栅那片街区的拆迁工程，步子要加快，范围也有所扩展。他们最近吸收了几家大股东参与“新江南”项目开发，其中有中国上海、香港的，也有美国的，所以根本不担心资金的

问题。

"哦,真的要搞大?"

梅智君拿到申请后,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何况,土地问题非同一般,谁也不敢擅自作主。前些时候县国土资源局传来信息说,中央已三令五申,要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以切实保护耕地。有关部门必须依法审查。古今投资公司所需要的土地已经给足了,他们要增补土地,难度不小。

他赶紧向王海良汇报。

"好嘛,他们下决心把项目做大,是好事呀!"王海良根本不像他这么多虑,高兴地说,"梅镇长,我们湖荡镇别的不多,就是湖面多、农田多,鱼米之乡是名副其实的。可是现在形势变了,要把这么多的田变成钱,光靠种田、靠养鱼行吗?土地能批租出去,钱就哗哗进来了。我当镇长的时候,只愁没有机会,现在你看,担心用地指标不够啦!"

"土地指标我们确实有,可是……"梅智君思量着说,"我总觉得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所谓的配套,拆穿了是做房地产建别墅,在土地上做文章赚钱,功夫根本就不放在古镇博物馆上!"

"老梅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签个字,往国土局报了再说。如果让你做古镇博物馆,你也要用房地产来平衡资金的。只要国土局审核通过了,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去干什么,哪怕他们违法乱纪!"

"这些家伙精得很,"梅智君说,"第一期工程能否顺利完成,他们都难以保证,还说什么上第二期工程。我就担心事情豁了边,影响了湖荡的大局!"

"豁了边,我们也不怕,否则什么项目都落不实。反正记住一条,要想超常规发展,违法的事情决不能做,违规的事情却是不能不做的。嘿嘿,就看你有多少噱头!"

王海良语出惊人,让梅智君一时无言以对。

"老梅,你县级机关呆的时间长,做事比我谨慎,其实,按照眼下的形势,招商引资的力度是只能加强不可减弱。已经引进的项目,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做古镇博物馆,是完全符合湖荡总体规划的。宋教授可能有些看法,但他并没有公开反对。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嘛!唐云

飞这家伙，实在老奸巨猾，前几年他为啥迟迟不肯把资金拿出来？就是怀疑湖荡的大环境对他不利。现在我们旅游发展快了，人气足了，他当然不会再犹豫了。”

“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的。”

“眼下我们湖荡还没有更好的项目，谁能抓住这条大鱼，谁就胜利。从古镇博物馆开始，‘新江南’的项目一个接一个，毕竟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投资啊！假使跑到别的镇上去，你我该怎么向郭书记交待?!”

“真是叫项目不来也发愁，项目来了也发愁，”梅智君感慨道，“唐云飞这家伙，国有土地愈是控制得紧，他愈是打土地的主意。把两百亩土地拿在手里，即使不投入一分钱，也能大赚一把，土地升值的空间非常大呀！王书记，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防他一脚，第一期工程不完成，土地不能轻易让他拿去。”

“老梅，你以为他们是傻瓜？唐云飞明天又要过来，和你我谈判，这次他谈的题目你根本想不到——要拿下湖荡旅游的经营权！”

“什么，他想一口吞下湖荡?”梅智君大吃一惊。

“他财大气粗，有这个本事吞，就让他吞嘛！这年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想，十几年前上海有不少在云贵川的三线企业，都想迁移过来，我们灵溪县冒出一句口号，叫做‘不做上海的殖民地’。可你拼命阻挡，能阻挡得住吗？那些三线企业还不是来了，还不是都搞得很好?”

“可……经营旅游毕竟跟办厂不一样。”

“老梅，你的观念和我一样需要更新。告诉你，前些时候，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了县国土局局长，找了分管县长，甚至还找了郭书记，很多设想直接跟郭书记讲了。”

“那郭书记他怎么说?”

“嗬，郭书记当然不会轻易表态。他打电话给我，让我们认真思考，转让经营权的做法，国内的旅游区不是没有先例，但做起来必须慎之又慎。既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又不能违背了国家政策，既要千方百计吸引投资项目，又不能因此损坏了文物古迹。”王海良掏出香烟，丢给梅智君一支，梅智君赶紧掏出打火机，帮他点燃。王海良深深吸了一口烟，又略有所思地说，“叫人进退两难啊！老梅，你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梅智君说："招什么商，靠什么招商，真是一门很值得探究的学问。我想，明天唐云飞来谈判，我们照谈不误。但是大家要真刀真枪，谁也不许玩虚头，一切都要按照正规顺序报批。我猜想，他们是打算用这两百亩土地做房地产，再把赚到的钱投向博物馆。如果这样，周期就太长啦！'新江南'拆穿了，其实也是房地产，只不过罩了一层文化的外衣，让人家不容易看清楚罢了。"

"唔，唐云飞胆子大，手法也比别人高明。保护文物，开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口号比什么都响亮。"王海良沉思道，"可是，一旦他的房地产做得不成功呢？"

"谁也不会打包票。我觉得他是一心想赚钱，想发财，整天就像是猫捉老鼠似的，怎么能跟我们拧成一股绳？"

"这个年头，谁都是想发财想得发疯啦！"王海良未置可否，"何止是一个唐云飞？"

梅智君知道他对唐云飞抱有希望。湖荡近几年工作成绩平平，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但愿古今公司的"新江南"能带来轰动效应。争先进位，党委书记肩膀上的分量，比班子里的每个人都重啊！

为了缓和气氛，梅智君笑笑，换了个轻松的话题说：

"前几年我去过一次缅甸，恰好遇到傣族人过水灯节，那里的缅族人却过另一个节日——小偷节。这一天，喜欢顺手牵羊的小偷，可以不像平时那样担惊受怕。人们对于小偷也格外宽容，看见他们进出家门，拿走一些食物饮料和小东西，也只是笑笑，若无其事。我后来想，设立这个节日，其实是很幽默的。在生活必需品匮乏的年月，也是人们相互理解的一种精神调剂呐。"

"生活普遍富裕了，偷点小东西也变成游戏了。嗨，这很有意思！"王海良也笑了，"我们从小都吃过不少苦，肚皮饿得头昏脑涨，干什么事都没有力气，这样的日子谁还愿意过呀！所以都在尽一切努力发家致富，谁发财谁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嘛！"

"不过也不能光想着发财，我总觉得，由穷光蛋变成的暴发户，比一贫如洗的人更加可怕！"

"唔，"王海良若有所悟，"梅镇长，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宏图公司看

中龙灯街附近的一片土地，想建人间天堂购物中心，他们倒是不转弯抹角，明打明做房地产、做商铺。立项、征地、拆迁，什么手续都办好了，可我还是觉得，这个街区文化内涵不够。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增加点什么。”

“你的意思是要有文化景点？”

“是啊，我们不是请宋教授他们做了整体保护规划吗，龙灯街虽然已经在古镇区之外，可是也应该与古镇风貌相吻合，不能让他们搞得不伦不类的。”

梅智君想，看来王书记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宋教授的观点。

“秋成跟我讲过稻作文化博物馆，张大龙的想法蛮好的，完全能体现鱼米之乡的特色。他说，还有几家博物馆也想进来，比如风筝博物馆、文房四宝博物馆、家谱博物馆……都各有千秋呀！原来的几家小博物馆就显得档次低了，看来要淘汰。张大龙想把稻作文化博物馆摆在老房子里，可是老房子早就摆满了，根本腾不出来。如果‘人间天堂’建好了，就有房子可以调节了。”

“这是一个办法。”王海良说，“其实有了文化景点，吸引游客进入街区，对他们的商铺是大有好处的。看来呀，我得让宏图公司老黄给你发金点子奖！”

“这算什么金点子呀！要算，也要算在你的头上啊……”梅智君笑了，“那个黄俊才，每次来都说从湖荡跌倒，就要从湖荡站起来。他还说，什么时候王书记有空，他要请你吃饭。”

“嗬，这家伙倒是有三分英雄气概的。看样子是想在湖荡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啊！”

“是的，他们雄心勃勃，还拿下了古镇博物馆建筑工程呢！他们公司下面有几个工程公司，什么样的项目都愿意做，还说可以带资百分之四十。古今公司一听，马上对他们产生了兴趣，专门派人考察了他们以前做的几个工程，放出风声说，‘新江南’可以让他们参与。”

“这样的工程必须招投标，不能胡来的。”

“黄俊才他们参加了投标，标的比人家低，当然能中标。中标后，又陪着古今公司的几个头头，出国考察了俄罗斯，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好好地兜了一圈。”

“俄罗斯跟承建项目什么关系？纯粹是瞎弄！”

“咳，你说瞎弄，他们根本不瞎弄。这个年头，有关系的反而没关系，没有关系的偏偏能搞得有关系，这不是什么秘密！唐云飞跟黄俊才倒是一拍即合……”

“唉，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啦！梅镇长，不管怎么样，宏图公司有积极性，对推进项目肯定有利。这样吧，事情倒过来做，我们请客，跟他喝上几杯，请他把项目做得快一些，顺便把文化景点的事情跟他讲讲，你看怎么样？”

“也好。将来怎么经营，大家可以协商的。”

正说着，秋成推开门进来了。

其实他在门口已经站了一会儿，听到王书记和梅镇长的议论，觉得进退两难。他并不笨，知道他们有分歧，尤其是在对待古今公司的问题上。这或许从那天县委领导找谈话，后来一起去“友和”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就出现苗头了。但他们从来没有公开争吵，在党委会上也都心平气和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自然，更多的是梅镇长表现出克制和谦让。一个班子就像一个家庭，总是听从家长的，说某个领导有家长作风，其实意味着他敢作主、敢当家。民主集中制，并不是虚设的概念，下级服从上级，委员服从书记，在处理重大问题更是如此。七嘴八舌之后，由书记一锤定音，哪怕他的意见未必很正确。

秋成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梅镇长，可是理智告诉他，一定要服从王书记。班长——领导班子之长的权威，不可动摇。

这几天，他忙于料理“鸡毛菜”的丧事。李惠根在旅游公司船队工作的时间很短，上班也不太正常，然而“鸡毛菜”毕竟算是旅游公司的家属，她不幸落水身亡，公司怎么能不闻不问？

刮台风的那天晚上，“鸡毛菜”沉入湖底，窒息身亡，偏偏又被水草缠绕住了。旅游公司派了几只船冒着风雨到处寻找，都没有发现她的下落。后来动用了捉鱼的滚钓，反反复复搜了几遍，才把尸体从湖里弄出来。由于浸在水里的时间太长，尸体已经沤得像是一堆泡沫塑料，不堪入目。

秋成组织了不少人，帮李惠根把丧事办了。

从殡仪馆回来，李惠根一会儿呆若木鸡，一会儿在秋成面前哭哭啼啼，

嘴巴里不停地嘀咕：

“她眼睛一闭倒好了，什么也不用管了，丢给我一屁股两豁拉的债务，还有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我的身体又不好，哎哟，将来的日子……叫人怎么过呀？”

秋成问：“她这几年贩鱼不是赚了很多钱吗？”

“吹什么牛呀！赚来的钱给她打麻将还不够，要不怎么会欠债？跟了曹阿留，还能有什么好结果？”李惠根满心委屈，清水鼻涕流到了下巴上，顾不得擦一擦，又说，“吴镇长，你要帮帮我，西栅拆迁，我们家的房子也要拆，可叫我搬到哪里去？”

“你不是有几家亲戚吗？平时有没有来往？”

“本来就没有来往。现在我两手空空，连老婆都没有了，亲戚朋友看见我躲得老远，谁肯收留我，让我住到他们家里去呀？”

“唉，你这个惠根呀！”

秋成不由缄默了。这个李惠根，娶了“鸡毛菜”当老婆，本来还以为自己艳福不浅，谁知连幸福的边都没有沾到！曹阿留那家伙也是因为赌博输了钱，被人逼债，才狗急跳墙，变成“黑榔头”诈骗的。诈骗的手段一点也不高明。他实在是一个法盲，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被公安局刑事拘留，落了个可悲的下场。

这帮人真是可恨可笑又可悲可怜。

然而，这个李惠根，不帮一把又不行。谁让自己是副镇长呢？

秋成为自己叹了口气。这个副镇长当得真有些窝囊，整天纠缠在一堆矛盾之中。被“黑榔头”盯住敲竹杠，别人还以为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哪儿想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偏偏曹阿留和“鸡毛菜”弄出了事情，还要去帮他们了结。你说这个病恹恹哭泣泣又神经兮兮的李惠根，还能拿他怎么样？

考虑来考虑去，秋成总觉得有些无奈。拆迁过渡房，并不只是李惠根一家不能自己解决，看来要与古今公司商量，突击造一点过渡房。李惠根是旅游公司员工，经济上给一点补助，再帮他调整一下工作。摇船摇不动了，换成踏三轮车怕也踏不动，还是去景点收收门票，让他省力些。然而，“鸡毛菜”欠的债只能由李惠根偿还，别人无法帮他。何况，欠多少钱谁也

说不清。

秋成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觉得听王书记和梅镇长的谈话不妥当，赶快去外面绕了一个圈子再过来。

王海良看见他踏进办公室，忙说：

“哟，你们两个都来了，我倒想起了一件事。省里的几家媒体——包括电视台、报社和旅游杂志，正在联合举办评选‘古镇之星’的活动。他们给我寄来了邀请函，希望湖荡镇能参加评选。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估计，只要我们认真对待，也能够入选。”

梅智君笑笑：“要缴不少评审费吧？”

“费用总是要一点的，他们也有成本投入嘛！不过还好，才几万块钱。”王海良说，“我是看中了这几家媒体的宣传效应。一旦评上了，湖荡的知名度就跟今天不能比了。”

秋成说：“他们也给我寄了资料，电话也打了好几个。我是怕花冤枉钱，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说。”

“唉，秋成你也太胆小了。你开始当总经理的时候，我就跟你说，钱不是雷阵雨，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现在有点钱了，也不能太省，花在刀刃上，再多也要舍得！花那点钱比做广告肯定是合算的。我为啥赞成做古镇博物馆？也正是这个道理。我管乡镇企业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叫做舆论的覆盖面，就是产品的覆盖面。搞旅游，舆论的作用更厉害，你一点名气也没有，谁肯傻乎乎地赶来？”

梅智君说：“像周庄那样，一幅双桥的油画就能炒得火热。可惜我们请不到陈逸飞……”

“我倒不是这样想，一旦湖荡评上‘古镇之星’，名声搞得非常响亮，你不请陈逸飞，陈逸飞也会来的。都说他在拍电影，我们湖荡古镇的老街能拍多少镜头啊！”

“是的，他在上海拍电影，哪儿能比我们这里方便，景致都是现成的！”秋成说，“我已经托朋友给他写了信，欢迎他来湖荡看看。要拍电影，保证不收场地费，还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这就对了。我王海良就喜欢这样，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心比人心嘛！”王海良说，“老梅，评选‘古镇之星’的事，就由你负责了。你上面

人头熟，有些环节要打通，该花钱就花点，只要不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怕啥？要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懂吗？”

梅智君点点头：“我先摸摸情况。如果这样，过两天我就到省城去一趟，找几个关系，请他们帮帮忙。”

秋成说：“我陪你一起去。要花点钱、办点事，就从旅游公司开支，也便当。”

“那当然好啊！”

王海良一摆手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们两位全权处理，拿到了奖牌，我为你们庆功！”

“王书记，你下了命令，我们敢不拿到？”梅智君诙谐地笑着说，“拿不到，造也要造一块出来！”

宏图公司在湖荡的几个工程全线开工，搞得如火如荼。打桩机日夜轰鸣，运输车不断进出，碘钨灯照得雪亮。拆除了湖畔的十二座砖窑后，人们发现原来的窑墩和坯场并不大，竖立了几只施工的铁架子，地下一开挖，多少年的旧貌就完全改变了。

村上人也很快适应了自身的变化。这个年头，连千年古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凭什么还墨守成规？离开砖窑的窑工，一部分人去旅游点踏三轮车。他们是实际的，每个月的收入并不比当窑工差，也就安逸了。踏三轮车最大的好处是见识广，什么人都要打交道。他们议论的话题不再是什么白鱼阵、河泛，湖膏，也不再是什么黄道砖、瓦当、羊角火，而是各种趣闻轶事。有的说，昨天看见的黑人真是黑，一卷一卷的头发像紫檀木上雕出来的。也有的说，那几个白人，白皮肤上长很多金黄色的毛，就是有一股浓浓的汗膻味……一些年纪轻、有文化的，开始学讲英语和日语，尽管讲得疙疙楞楞，生意却明显比别人多做。

也有不少年轻人不愿意踏三轮车，等不及旅游公司给他们另外安排工作，自己出去学照相。穿一件上下都是口袋的摄影背心，拿着“宝丽来”、“拍立得”，在李宅雪涵堂或留春桥、西港桥堍拦住游客，给他们拍照。没多久又开始用数码相机，转瞬间漂亮的照片就打印出来，交到了游客手里。有啥不满意的地方，还能在电脑里增删修改，更换背景，居然做得得心

应手。

虎根和几个朋友很活络，集资开办了一家茶馆。他们弄来一辆旧黄包车摆在门口，每天还请评弹演员在店堂里唱《三笑》，唱《啼笑因缘》，甚至让他们把湖荡的旅游景点编成开篇，在正式开演前唱一段："水乡湖荡好风光，人间天堂美名扬。你若不来真后悔，来了再来不冤枉……"茶馆里各式茶点琳琅满目，很能吸引人。

秋成也带了客人去听过几回书，觉得蛮有味道。

虎根笑着对他说："你放心，三轮车再也不会去堵你的门。"

秋成也笑了："嗬，让你来堵门，你也没有空啦！"

"六十岁学吹打，做起来再说吧！"

秋成设法分流了一些三轮车夫，给他们提供场地，开办工艺品店、玩具店、饰品店、古董店。缺乏资金，不愿意经商的，就推荐给古今公司和宏图公司，根据个人的特点，安排力所能及的岗位，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原来的矛盾也就缓解了。

这天傍晚，王海良、梅智君他们在"四季春"设宴请客。黄俊才和负责建筑工程的几位经理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显然是为了表示对镇领导的敬重，他们还特地带来了一箱茅台酒。

王海良对好酒是很懂行的，他从瓶子的标签看出，那些酒都是十五年前出厂的，居然珍藏到现在，还是原封不动的一箱。当初二百多块钱一瓶的茅台摆到今天，谁知道升值了多少？他顿时兴奋了：

"老黄，今天你是存心要放倒我呀？"

"嗬，谁敢跟你'王海量'拼？"黄俊才笑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喝感情酒，喝友谊酒，能喝多少是多少，一醉方休！"

"丑话要说在前头，今天谁也不准作假，要是发现用矿泉水、自来水冒充茅台酒，假一罚十！"王海良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双方各派三个代表，来一个团体对抗赛。"

"好，都听你的。我们这些弟兄，可都是久经沙场的，不能喝几杯的，能带来见你王书记吗？"

"老黄，你果然是有备而来呀！"

黄俊才嘻嘻一笑，说：

“不瞒你王书记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喝烧酒了，喝了也没有味道啊！可是今天呀，要放开喉咙，好好地跟你喝几杯。在湖荡做工程全靠你的支持，你不支持，我们就趴下了！”

“哪里，哪里？没有你们的支持，湖荡能发展到今天？”王海良说，“来，我先敬你一杯！在座所有的人干了！”

“干，都干了！都干了！”黄俊才不甘示弱，站起身豪爽地干了一杯，又让带来的几个人统统一口干了。

梅智君诙谐地说：“老黄你这一班人厉害呀。看来酒桌上不趴下的，其他场合也不会趴下！”

“慢，”王海良突然说，“刘甄，你的杯子里怎么只有八成？”

刘甄也很干脆：“好，加满，尽管加满！我保证喝完！”

王海良有所准备，没有叫秋成，而是让刘甄参加了。一则是她酒量还不错，可以让她冲锋陷阵，让对方难以防备；二则是酒桌上有个女人，气氛完全不一样。可是他忽略了一点，黄俊才是跟了林贵生到湖荡嫖妓而落马的，林贵生恰恰是刘甄的前任丈夫。也正是因为龙灯街事件，刘甄才跟他离了婚。

谁知，王海良宴请黄俊才一行人，让刘甄过来作陪，她不仅没有拒绝，爽爽快快地来了，还作好了喝酒的思想准备。这些年，她也渐渐习惯了这种斗酒、拼酒、醉酒的场面。有时确实像打仗，有几个人趴下了，方可鸣金收兵。不过，事先她暗暗服了一帖解酒的中药“迎风散”。那是翁中杰教给她的，喝酒前服用一帖，喝酒后再服用一帖，就不容易喝醉。即使醉了，迎风一吹，也很快会醒的。

黄俊才见她十分大方，丝毫没有忸怩之态，就不再顾忌。顺手拿过酒瓶，给她的杯子斟满，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了。

刘甄把酒杯端了起来，说：

“黄局长，论年龄论资历，我在你面前只能算小字辈。请允许我敬你一杯！书记镇长为我们见证，大家都加满，谁也不许少一滴！”

“那还用说？”黄俊才一边把酒加满，一边笑道，“刘总真不愧为女中豪杰，钦佩，钦佩！”

见他们两人一饮而尽，大家纷纷鼓掌。

“好，干，干！”

黄俊才本来就想制造一点气氛，见梅智君温文尔雅地坐在那里，不知深浅，要跟王海良拼酒，又有些胆怯，刘甄第一个跳出来，他顿时有了进攻的目标。于是，又将酒杯加得满满的，端在了胸前。

“刘总，今天有缘和你在一起喝酒，真是很高兴。让我也回敬你一杯，好不好？！”

刘甄微微一笑道：“你让我喝酒，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咳，今天这个场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只管放开讲！”

“你们的购物街项目，至少要留出五百平方米房子，做稻作文化博物馆。面积多一点当然更好！”

“我还以为是什么，五百平方米房子？小事一桩！”黄俊才说，“建稻作文化博物馆，正好符合我的心愿呢！建了博物馆，游客不断涌进来，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个博物馆，我只提供房子，怎么做，还是要由你这个文化人想办法，这方面我可是外行呀！”

梅智君注视了刘甄一眼，不由暗忖，这个女人不简单，不仅有酒量，领导们心里想些什么，她也猜到了。是谁向她透露信息的？看来只有吴秋成。这个秋成，跟刘甄的关系确实很密切呀！黄俊才这家伙，轻而易举就答应了，还甘心情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刘甄说：“我们不会白拿你的房子，而是出钱租用，你只要把租金优惠一点就行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总你要做博物馆，哪里谈得上优惠不优惠。这样，你一口气喝三杯酒，头三年的租金就不收了，统统免了。这点主，我老黄还是能作的。够面子吧？”

王海良多少觉得有些意外，忙笑道：“老黄真是爽快人。刘甄你能喝这么多吗？我和梅镇长也都来陪上一杯。”

“喝三杯呀？这桌子上就我一个女人，你别人不逼，偏偏逼我喝酒，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答应了你的条件，你喝点小酒算什么呢？”

刘甄故意作痛苦状，犹豫了一会儿，才皱起眉头说：

“好吧，今天我是拼死陪君子了，就喝掉这三杯酒。醉倒了你们可不要笑话呀！”

“嘿，醉成了杨贵妃，就更加漂亮啦！”

“不，慢，”黄俊才突然灵机一动，“刘总你先换个位子，坐到我身边，我要监督你喝下去！”

“好，不准作弊！”

“喝，喝……”

所有的人都为之鼓掌。

刘甄有“迎风散”垫底，也有豁出去的思想准备，毫不犹豫地坐到黄俊才旁边，端起酒杯，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往嘴巴里倒去。接着又是一杯，不满一分钟，三杯酒就没有了踪影。黄俊才让她张开嘴巴，确实没有作弊，才准许她坐下，心里不免有些惊诧。

四周又激起一片掌声和喝彩声。

你来我往，觥筹交错，席间的气氛融洽极了。

“开工典礼那天，你们舞的那条龙，真叫活龙活现，精彩极了！”黄俊才酒喝多了，开始手舞足蹈，喉咙也响了，“我在看的时候就想，假如我的手下也有这样一支队伍，就好了！”

梅智君望了他一眼说：“那天她们的表演，说起来也是撑了你们宏图公司的场面呀！”

“从现在开始，”王海良酒也喝多了，“我的就是你的。老黄，你什么时候需要，拉过去表演就是！”

“那不行。你的队伍，我怎么能随便拉呢？”黄俊才哈哈笑着，转而又把色眯眯的眼睛投向刘甄，“王书记，看看你的这位女将，这么能干，这么豪爽，这么可爱……”

“那当然啦，老黄，湖荡的人哪有一个弱的！”王海良说，“你没有看姚家婼嬷她们唱的田歌？嗨，八十来岁的人了，嗓子还是那么生脆，阿琪还特地抱了一大束花献给她们呢！”

“这样吧，我先表个态，听说你们打算搞什么‘湖荡之春’，对，是大型景

观歌舞，我们宏图公司也出先钱，赞助一下！"黄俊才转身拍拍刘甄的肩膀，"刘总，你欢迎不欢迎？"

刘甄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悦，把他的手从肩膀上挪开，说：

"我们的'湖荡之春'，想做市场运作，当然有人愿意赞助，我们也不会拒之门外。王书记、梅镇长也会给我们支持，对吧？"

梅智君说："大家都出一份力吧！"

"镇长的钱多，可是花钱的地方更多，所以企业赞助一些也是应该的！"黄俊才的手从她肩膀滑下，又趁势搁在了她的腰间，一股酒气毫无遮掩地从嘴巴里喷出。"我们先拿十万块钱出来，供你们添置服装，让你们打扮得更加逗人喜爱！"

"不不，"刘甄豁地站起身来，"赞助不赞助，无所谓的。没有钱我们照样搞得热火朝天！"

"不用客气嘛！以后我们可以再拿钱……"

黄俊才仿佛没有听出她的含意，一只手搁在她的腰间抚摸了两下，像被黏住了似的，仍然不肯移开。刘甄却已经忍无可忍，砰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扔，一句话也不说，扭身便走。

"刘甄，你怎么啦？继续喝酒呀！"

王海良只顾兴高采烈地喝酒，不明白刚才跟黄俊才还很热络的刘甄，怎么突然变了脸色。

刘甄已经走到了门口，想起自己的小提包还在座位上，匆匆返回，拿了提包就走，连看都不看黄俊才一眼，只丢下一句话：

"有些人贼性永远也改不了！"

黄俊才不由一怔："你……"

"她家里有事情，让她先走吧！"梅智君已经觉察到了桌上的气氛不对头，忙举起酒杯，大声笑道，"老黄，我敬你一杯！今天你的水平，可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啦！"

王海良也若有所悟，忙说：

"好酒呀，喝，喝！我们不管她，让她去！"

然而，刚才的热烈气氛已不复存在。

典雅人生

翁中杰死了。

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离开人世。

前些时候，老人有过一次小中风，导致腿脚不便，但他一瘸一拐的，仍然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几天没有看见，人竟然已经不在了。走的那一天，他还去瓦当博物馆兜了一圈呢！晚上说声累了，早早躺在床上，第二天清晨，到了时辰没起床，家里人发现他神色安详，似乎仍然在睡梦中，却再也不会醒来。

这个有点灵性、有点怪癖，又有点桀骜不驯的老人，活了七十八岁。在叨念他好处的时候，乡邻们为他作了总结，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但两件事都很成功。一是教书育人，堪称桃李满天下；二是创办了瓦当博物馆，让人们知道湖荡发展旅游是多么的需要文化底蕴。也有不少人感到遗憾，说老人有“手视”的特异功能，可是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公开秘密，让人们仍然蒙在鼓里。

回过头想想，翁中杰最后的那段日子，还是颇有些异常的。每天，从早到晚，不管在哪里，他总是把一串钥匙挂在裤带上，即便是在睡觉、洗澡时都不愿意取下。瓦当博物馆的每一个展柜，都有一把小锁，这串钥匙，正是开那些锁的。老太婆感到不解，说博物馆有专人管理，你担心什么？他却瞪着眼，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肯讲。

他家的房间里有一面穿衣镜。每当他站在镜子前面时，眼睛就瞪得更大了，盯住镜子里的自己。他脱掉一件衣服，又死死盯住镜子看。老太婆

开始没在意，慢慢地就觉得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翁中杰神秘地看看四周，回答说：

“嘘，轻点！告诉你，我们家进来了一个人，每天都来的，我戴眼镜，他也戴眼镜，我穿什么衣服，他也穿什么衣服！你看，还拿了我的钥匙，想打开博物馆的门，拿走我的瓦当！”

“哪里有什么人进来呀？”老太婆注视着他，十分不解，“还说跟你一模一样！”

“不，有的，有的！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这里，这里！你千万要防备他……”

妻子终于明白，丈夫并没有疑神疑鬼，而是在怀疑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莫非他精神上出了问题？

可是，在别的地方丝毫也看不出来。翁中杰照样吃饭睡觉，照样上街和朋友下棋、闲聊，甚至有人逼着他用掌心认字，他居然一次都没有出过丑。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唯一不能见到的是镜子。只要一站在镜子面前，神色便呆滞了，瞪得圆圆的眼睛里仿佛要喷出怒火。老太婆只好把房间里的镜子——不仅仅是那面穿衣镜，还有别的小镜子，都藏了起来，然而不见了镜子，他又埋着头到处寻找。

“那个人呢？镜子里的那个人呢？”

儿子、女儿不明白老人是中了什么邪。他们去瓦当博物馆看了又看，也找不出任何原因。秋成听说后，也不知什么道理，这种事情只能请教医生了。

翁中杰终于被送进了医院。可是住在病房内，他仍怔怔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镜子，喃喃道：

“真奇怪，我在家里，你也在家里，我住医院，你也住医院，我穿病员的衣服，你也穿病员衣服！哼，我倒要看看你，你想把我怎么样！”

他一天到晚盯住镜子看。镜子里的人龇牙咧嘴，他也龇牙咧嘴。镜子里的人嬉皮笑脸，他也嬉皮笑脸。医生只好把镜子收了起来。

有几次，到了半夜里他还坐在床上，一双眼睛瞪得圆圆的，警惕性很高，似乎时刻防备有人要来伤害自己。耐心劝解，见效甚微。于是医生给

他对症下药，使他慢慢镇静下来，晚上早早入睡，尽可能少接触镜子，以化散思维的扭结点。

住了一段时间医院，翁中杰才逐渐恢复正常。

那天，秋成买了水果去医院看望他，特地拜访了医生。医生给他分析说，翁中杰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臆想症。也许是他太喜欢那些瓦当了，瓦当在他精神世界中的位置超过了一切，甚至超过了他自己，唯恐被什么人损坏了，终于让他丧失了自我，变得愈来愈不认识自己，把镜子里的自己也当成了敌人。

秋成觉得胸口被什么堵塞了，不由感慨道：

“翁老师啊，你才真正是用心做博物馆的！”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病，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的良药，也许过些日子还会复发的。”

“假如不用药物，”秋成问，“能否用心理治疗的方法呢？”

“应该可以，”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他年纪大了，治疗起来更困难些。”

秋成心想，其实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回答的。心病要用心药医，这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在这个世界上，错识自己、误读自己、肢解自己乃至把自己放置于对立面的人，又何止是翁中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可能像他那样怀疑自己、不相信自己，仅仅是不一定面对镜子里的“假想敌”罢了。

没有多久，翁中杰就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居委会主任梅姨和五婶婶她们帮忙，为老人料理丧事。姚家婿孃也让人搀扶着来向老人的遗像鞠了三个躬。尽管她比翁中杰大了好几岁，身体却仍然不错，日常生活一切都能自理，只是行动不像以前那么利索了。见了熟人，她就絮絮叨叨地念着翁先生的好处。

“可惜啊！湖荡镇古往今来多少事，都装在他肚子里，他走了，缺了一本活辞典啦……”

在为翁中杰老人送别的时候，秋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死得太早了，六十岁刚出头就因为肾脏患病，离开了人世，该享福的年月没有享到福。那时候，秋成还是乡下的插队知青，他含泪掏出口袋

里所有的钱，给父亲买了一身衣服，让父亲体体面面地离去。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最大的嗜好是地方戏曲。秋成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常跟他出去看戏、听评弹。即使他后来上了些年纪，身体有病，腿脚浮肿，行走不便，只要有机会还是千方百计地瘸出去。可惜秋成忙于自己的事，一次也没有陪他进过剧场。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往往要拍两下，才能显示图像。父亲却从来没有一句抱怨话，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现在想起来，秋成心里还隐隐作痛。难怪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按照翁中杰的意愿，旅游公司接管了瓦当博物馆，秋成让人将展品重新作了调整。还特意挑选了一幅翁中杰在欣赏瓦当的照片，放大，配上镜框，挂在了展厅里，让每个进门来参观的人都知道，这个嗜爱瓦当的老人，是用他的生命做成这件事的。

与此同时，他从瓦当馆引申到其他博物馆，认真作了一番思考。他觉得湖荡旅游开发了好几年，跟当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游客的要求也高了，现在不能光求数量不求质量了。有好几家博物馆——包括湖荡本地人办的和从外面引进的，从内容到形式都难以引起游客的兴趣，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这也是一个教训，急于求成，把门槛放得过低，往往会留下后遗症。

秋成与几位副总经理商量，能否淘汰掉几家。

刘甄说："他们都和旅游公司签订合同的，有的签了三年，有的签了五年。合同期没有到，怎么能中止？"

"合同是我签的，我当然知道。可是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呀，"秋成摇摇头，"阿甄，我想哪怕我们付出点代价、赔点钱，也绝不能影响湖荡的整体形象！"

"这恐怕有难度……"

"难度当然有。但是长痛不如短痛，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他们反复研究后，决定召集所有的博物馆负责人开会，讲清与时俱进的道理。会上，向大家宣布，谁家的孩子谁家抱，每个博物馆自己动脑筋，丰富藏品，提升档次，改善展览环境，然后由旅游公司邀请专家组评审。合格的保留，不合格的只能撤走，让位给竞争力强的博物馆。时间是三个月，

一天也不能再拖延。

这个动作，果然在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几个人马上跳出来表示反对，说：

“旅游公司真捣鬼，签订好的合同，想变化就变化！”

“那撤馆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负责？”

“哼，叫我们进来的时候，说得那么好听……”

然而秋成的态度很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们都应该按照合同办，这一点都不错。你把合同拿出来看看，最后的一条写的是什么？‘博物馆未尽事宜，双方根据形势发展另行商议’，对不对？当初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所以留了余地，今天我们就是来商议调整的。世界上哪里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运转了两年，暴露出某些缺点，就应该调整嘛！”

“你说得很漂亮，可是调整不等于撤馆呀！”

“调整可以，撤馆不行！”

“我们不撤馆！……”

秋成笑道：“说得对，调整不等于撤馆，调整是为了促使我们的景点整体提升。但坦率地说，有些馆明显滞后，不撤掉游客也不答应呀！比如说明清瓷器馆吧，大家不妨去看看，展厅里赝品和复制品占了大多数，再用毛笔歪歪斜斜写了一些文字说明，这样的馆游客能有兴趣吗？哪怕不是内行，西洋镜也一下子拆穿了。我们作过统计，一年中进门参观的游客只有五六千人次，如果不是卖联票，进去的人就更加少了。你给我算算经济账，一年要亏损多少万元？”

“这，我们可以再充实，你要相信……”

“我相信你会充实，不过，很多事不是光靠决心就能做成的。好的藏品，费尽心血才能搜集到，这一点你比我更懂。翁老师的瓦当博物馆，他几乎筹备了一辈子，所以精品很多，游客都愿意去参观。他一个月的游客，就要超过你一年！”

旁边有人插嘴道：

“都像瓦当博物馆，就不用淘汰啦！唉，现在是做什么都不能混！”

“评审组一定要公平，不要弄弄就开后门……”

“对，合格不合格，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真的通不过，也只好撤了，还丢什么脸呢？”

秋成说：“保留还是撤销，由评审组讨论决定。我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们的。撤馆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我们也会请专人评估，旅游公司也不会随意推卸责任。这一点，在这些年的合作过程中，相信大家都有体会。碰到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商议！”

刘甄也说：“因为我们刚刚起步，缺乏经验，很多地方考虑不周，也希望大家理解、支持。”

秋成的话，既态度强硬，又通情达理。何况，湖荡的几家博物馆究竟是什么状态，谁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既然到了这一步，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这段时间，野雉湖畔的几项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尤其是大酒店，地下部分的建设已经完成，地上建筑呼呼地冒出来，速度够快的。每天，各种各样的车辆在脚手架边来往穿梭，到了夜晚，雪亮的灯光下仍然人影憧憧，让人看见了感到高兴。

这天早晨，秋成刚刚走出家门，就遇到了等候在路边的王海东。

他隔着老远就笑嘻嘻地打招呼：“吴镇长，真巧哇，心里想要碰到你，果然你就出门了！”

“海东，最近家具厂生产情况怎么样？”

“家具厂终于渡过难关了，该还的债务差不多还清了，目前情况还不错……”王海东说，“唉，不瞒你说，吴镇长，我就是为了家具厂的事情找你的呀。”

“哦，这么巧？”

王海东一把将他拉住，说：“吴镇长，街上讲话不方便，到你办公室谈，好不好？”

“哟，我正要去县旅游局开会，今天早晨不到办公室了。要不，有什么话晚上等我回来再讲？”

“晚上回来，那……”王海东等不及晚上，犹豫片刻说，“吴镇长，我长话短说，是想求你帮一个忙，把我们典雅家具公司的产品介绍给台湾人，好

不好?”

“介绍给台湾人?”秋成顿时明白了,“哦,海东,你是想把产品打进银梦大酒店吧?”

“是啊,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吴镇长帮我说几句,跟我自己上门去,大不一样!”

“大酒店还在建,起码三个月以后才能开始装潢,然后购置各种设施和家具,你也想得太早了!”

“不早,不早。你不做这一行不知道,外面多少家具厂都想打进来,竞争激烈得很呢!吴镇长,我们厂虽然不大,可是产品质量没话说,这几年也很注意环保,用的都是无公害的油漆和胶水……假如他们有特殊要求,拿图纸来,要什么做什么,保证满意。”

“这件事你为啥不找姚家婚孃呢?”

“我早就找过她了。她开口,阿琪肯定会给面子的,可是你知道姚家婚孃怎么样?她说,你不要跟老太婆寻开心,什么大酒店小酒店,我不懂的,一点也不懂……她只管摇头,我还有啥办法?她不高兴的事,我怎么能勉强!”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你是说我堂兄?他呀,要他说一句话,比登天还难,我根本就不想看他的冷面孔!全湖荡镇的人都知道,他哪件事情帮过我的忙?”海东说,“翁先生跟阿琪能说得上话,我去求求他,也会帮忙的,唉,可惜他死了!”

秋成哈哈笑了:“原来你是想让我做推销员啊!”

“嗳,让你当推销员,我哪里敢!”海东压低声音说,“不过吴镇长,我们私下里说,业务费我肯定要给你的。做我们这一行的,都这样,天下通行!”

“海东,本来我还想帮你,你这么一说,我反而不敢帮了。你是存心让我犯错误呀!”

“不,不,我只不过是表示一份心意嘛,”海东慌忙解释,“做生意,就用做生意的办法,这又不算啥……”

“海东,我一直想跟你讲,做人做事,要靠真本事。玩那种虚头怪脑的东西,眼前也许见点利益,却绝不可能长久。”秋成思忖着说,“不过话也要

说回来，湖荡的大酒店用湖荡的家具，支持本地企业，还是应该的。我肯定会在阿琪面前推荐你的产品，同等条件，优先考虑，这一点你尽管放心。”

“有你这句话，我还能不放心？”

“做生意，和别人竞争，社会关系是一个方面，但根本的根本还是靠产品质量，只要东西好了，谁都会走上门来的。质量差了，亲兄弟都会闹翻天。”

“秋成，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哪天到我们公司里来看看。这几年我们拼命抓技术改造，上新产品，产品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批仿古家具，刚刚推向市场，蛮受欢迎的。”

“仿古家具？”秋成顿时来了兴趣，“真的，海东你们也会做仿古家具了？”

“当然啦。看你眼睛瞪得这么大，难道怀疑我在骗你？我们想打进银梦大酒店的，就是这批仿古家具，明式的、清式的，光椅子就有十几个品种，什么冠帽椅、太师椅、灯挂椅、木梳背椅、玫瑰椅，材料也各种各样，包括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榉木、红木、榆木、核桃木，各种各样的档次……”

“哟，真没想到，你讲起来头头是道！”

“你也太不关心我啦！以为我还在小打小闹？告诉你，现在的王海东，早已不是几年前欠了别人的钱，老想东躲西藏的倒霉鬼啦！湖荡镇发展旅游，我们做家具行业的，能无动于衷吗？龙灯街的那些店铺，我们决定不出租了，收回来做仿古家具展示厅。”

秋成很高兴：“那太好了！这样龙灯街的档次也就提高了。还有，李宅、朱宅、顾宅都有不少老家具要修复，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师傅呢！那边的家具也要补充一批……”

“嗨，交给我，我全部帮你搞定！”海东显得胸有成竹，“所有这些家具，我保证只收材料费，连人工费都不算。假如旅游公司有困难，我哪怕赞助一点也行。”

“不，该赚的钱，你还是要赚的。否则，你不要关门打烊？”

“你又小看我啦。我王海东要赚钱，也不能赚湖荡旅游公司的。台湾人的钱，只要能赚的，就不客气啦！”

“嗬，听你的口气还不小，我明天就到你厂里看看，假如真像你说的，我们马上就签合同。”

“那我在厂里等候你的光临，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知不觉中，两人在街头言来语去，讲了半个多小时，越讲越有滋味。秋成看看手表，发觉不对，一跺脚说：

“哎哟，坏了，开会要迟到了！”

第二天，秋成果真抽个空，去了一趟王海东的家具厂。

有两年多没有去，确实变化很大。门口，一块古色古香的广告牌上，明清家具的图片十分诱人。“典雅家具，典雅人生”八个大字，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随着产品的变换，早先的东风家具厂，已经更名为“典雅家具公司”，厂房也扩建了，令人耳目一新。

海东接到电话，赶快在门口等他，请他先去办公室喝杯茶，歇口气。秋成却说不歇了，先抓紧看产品陈列，于是海东让人打开展室门，把所有灯光也都打开。

这些年，为了维修古建筑，秋成几乎每年都要外出参观，看过不少东西，也了解当前新的时尚。如今，许多人喜欢在居室中摆放一组或单件的古典家具，用现代手法加以诠释，使空间散发着悠远的文人气韵，体现出一种和谐雅致的美感。

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室内转了一圈，立刻就发现了特色：

“海东，你很有本事呀，把那么多的旧家具都弄来了！看起来档次还不低呀！”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走的路子就是旧货翻新。”海东笑着说，“我有几个做家具生意的浙江朋友，前些年一起到处跑，收购了大量的旧货，然后进行修复整理。成本不高，利润却很可观，尤其是出口，比内销还要好。不仅仅是东南亚，欧美国家也很需要呀！太师椅、条几、花架、八宝格，甚至是农村里常用的藤篮，摆进外国人的厅堂，成了他们财富的象征。我受他们的启发，也开始改变经营方式……”

“是啊，古典家具很有文化内涵，哪里都受欢迎。不过现在要收购，难

度就大了，谁都知道原材料奇缺，旧家具越来越少，卖一件就少一件，有很多东西还不准出口。”

“所以我们就做仿古家具。不过，现在采购原料也不容易，光紫檀木就有十几种，每立方米价格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都有，没有点目光，就会上当受骗。”海东说，“唉，这也是逼出来的。假如还是走低档的老路，早就淘汰出局了！”

“是呀，生活水平高了，连普通人都想买红木家具了。”

“明清红木家具‘千年牢’，当然人人喜欢，但价格上涨的速度吓死人。八年前，在纽约克里斯蒂公司拍卖的一件黄花梨大座屏，成交价竟然达到一百万美元！你说，想做这种生意的人，不要发疯呀！”

“是的，各种各样假冒伪劣就出现了。从民间收集的东西，经过修复整理，价格哗哗地往上涨。即使只剩下一块桌面、几只桌腿，再配上其他仿制的部件，也要卖大价钱！”

“价钱高低还是其次，弄不好就上当受骗。买明清家具，不是买青菜萝卜，一定要留个心眼。听他们拼命吹得花好稻好，老实人很容易心动。不瞒你说，我是上过大当的……”

海东缓缓地说，几年前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经验却求胜心切，听人家说得很生动，就完全相信了。一次，有朋友介绍说，某公司一批本来想出口到日本的明清家具，被海关阻拦了，只好拿回来削价转让。怕别人抢着要，所以只在小范围内传播消息。他立即赶去看了一下，发现品种很多，成色也不错。尤其是对方能提供质量保证书，有的还盖着火漆印，丝毫也不用怀疑其真伪。于是，他咬咬牙，一口气把所有的东西都吃进，不但花掉了公司全部流动资金，还向银行贷款了一百万元。

谁知，把这批明清家具拿回来没多久，就陆续发现了问题。他用抹布擦拭清代的太师椅，抹布上竟出现黑黑的颜色。明代的一只画案，摆了十来天，居然裂开了缝。哪儿是什么巴西紫檀木，全都是普通红木新仿的！还有几把花梨木龙椅，看起来工艺特别精细，逗人喜爱。认真看去，椅背上有两个地方的花纹是一模一样的，显然是用机器雕刻的。椅子根本没有采用传统的风干技术，水分处理不当，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裂痕。这种龙椅，买来时每把标价六万六千，当时还觉得很便宜，实际上连六百六十元都不

值……

待他醒悟过来，那家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公司仿佛从人间蒸发似的，再也找不到了。楼房的门口挂上另一家公司的牌子，关于明清家具，他们一问三不知。介绍这个关系的朋友，心急火燎地向有关部门报案，可人家是存心诈骗，能轻易让你抓住吗？

这笔生意，不仅仅让他损失了一百多万资金，几乎把东风家具厂几年来的积蓄都亏空了，也挫伤了涉足新业务的信心。前几年因为经营不善，拖欠亲戚朋友的三十多万块钱，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还清。如今，他连躲藏的理由都没有，只能费尽心思拆东墙补西墙。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连旧家具都不敢看一眼。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行当里花样多得很。有些不法商贩经验丰富，只消在做好的家具上浇酒精或者高锰酸钾，点燃后让它烧到一定程度，马上扑灭，一件黑黄檀木家具就出炉了。有时为了显示家具有年份，还故意磕掉或磨掉一些边边角角，仿得让专家都看走眼。

初出茅庐的王海东，哪儿是他们的对手？

足足沉寂了一年多，在不少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他才慢慢恢复元气，重新进入旧家具行当，憋足了劲要翻身。

“说实在，我是一旦被蛇咬，看见草绳都惊心。心里明白，决不能也用假冒伪劣来骗人家，所以每件产品都标明年份，明代的就是明代的，仿古的就是仿古的。价格还可以和客户协商——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什么价格是合理的。”

秋成颇有些感动地说：“听你这么一讲，我也长了不少知识。海东，这几年你经营得很不容易，下了不少苦工夫啊！”

海东摇摇头，笑道：

“秋成你知道，我这个人脾气躁、性子急、头脑简单，在湖荡镇得罪了很多人，别人也看不顺眼。唉，自有毛病自得知，自己的毛病要自己来医。这几年做这个行当磕磕碰碰，经验教训太多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甚至想跳楼呀……”

“跳楼？”秋成一怔，“有那么严重？”

“真的，一点也不骗你。一天到晚被人逼债，逼得走投无路了，还能怎

么办？跳野雉湖算数啦！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性格倒是被磨平了很多。不过，打消了死的念头，我又不服输了，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该干的还是要干……”

“嗬，当初要是你胆怯了，典雅家具公司也就没有今天啦！”

“是啊，我不敢说已经成功，可是有这个决心，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即使以后有更大的挫折，也不怕。秋成，我为啥要把产品打进银梦大酒店？其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面子，想让湖荡镇的人都知道，海东已经不是从前的海东了！”

秋成为他坦率真诚的话语感动了：

“海东，说真的，假如今天不到你这里来，我对你的看法仍然很片面。看了你的产品，又听你讲了这番话，我觉得海东你了不起，将来的事业一定会做得更大！”

“想不到你会这么表扬我……”

海东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橱柜里拿出一只沉甸甸的锦盒，打开盖子，里面放着一只水牛，紫檀木雕的水牛。秋成仔细看去，只见它卧伏在地，安详地注视着前方。犄角盘曲，鼻孔圆正，一双眼睛里流露出憨厚的神态。纤细可辨的额毛和体毛，在油亮的身躯上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雕刻家是颇懂艺术辩证法的，他并不张扬，而是以静态来衬托动态，看似悠闲的水牛，一旦站起身，迈开步，浑身的筋肉势必会爆发出无穷力量。牛的一只前脚边，不太被人注意的地方，留了四个小字：“以逸待劳”。一句成语，也有了新的用法。

“好，雕得好！”秋成忍不住赞叹，“这四个字也很有意思。”

“吴镇长，我知道，给你什么礼物你都不会收的，可是这只水牛，你肯定喜欢，也肯定愿意收下。”

“海东，水牛我确实喜欢，可是不能收。”

“你连一件工艺品都不敢收，怕别人有闲话？胆子也太小了吧！这些年我跑东跑西做生意，请客送礼是常事，说实话，还没有碰到不敢收的人呢！”海东满不在乎地说，“你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从小就一起玩，拿一件小礼物，有什么关系呢？”

秋成说：“紫檀木雕的水牛，价值多少我不知道，这件艺术品摆在展室

里，对于你也十分重要，我怎么能随便拿走呢？”

“叫你一声秋成，你也太小看我海东了，拿走一只水牛，我的展室就不开门了？那这样吧，我不把它送给你了，送给湖荡镇旅游公司，总归可以了吧？”

“送给旅游公司？这倒是可以的，摆到大龙、小龙兄弟筹备的稻作文化博物馆，最合适了！”秋成笑道，“那我在这里先谢你啦！”

“谢什么？需要的话，我再做一套，牛呀、羊呀、猪呀、狗呀，谁看见了都喜欢的。”

“干脆这样吧，你给我们做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

“对啊！不过，不是展览这些红木雕刻的动物，而是陈列明清家具，做一个明清家具博物馆。怎么样？”

“全部摆明清家具，好是好，但实话说吧，很难。我们现有的家具论数量是不少，主要是官皮箱、梳妆盒等等小件物品，桌案和柜橱就不多了，真正有收藏价值、让专家看得上的，那就更加缺少了。蹩脚的东西拿出来，要被人骂的呀！”

“海东，我们最近在作调整，有几个馆会撤销，很想补充几个有文化内涵的馆。明清家具馆肯定能吸引人。明清两代家具，早年就有不少流失海外，甚至进入世界各地收藏家及各国博物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四旧’拆散、烧毁，要搜集确实很困难。可是你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只要再动动脑筋……”

“你要给我时间的。”

“时间长短并不是问题，这种事情也急不出来的。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两年，你认为搜集的展品够了，我们就开馆。开馆后，也还可以补充完善嘛！”

“如果这样，那我就试试。秋成，有一点你相信，我海东答应了，就决不捣浆糊！”

两人在一起越谈越热络，看着时间不早，海东要请秋成吃饭，秋成说不行，旅游公司那里还有客人等他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拔腿就要走，海东却拉住他，附在耳边说：

"你和刘甄要好，我都晓得，可我对谁也没有说过，以后也保证不说……"

"去你妈的，少跟我来这一套！"

秋成一拳捶在了他的肩膀上。

海东嘿嘿笑了。

活　法

按照最初的预算，以古镇博物馆为起点的“新江南”项目，首期将投资六千万元。然而在建造中，项目有所增加，装潢和设备的档次要提高，增加土地批租面积，再加物价上涨因素……各方面情形不断发生变化，投资额不得不逐步扩大，几乎要扩大一倍，变成一亿二千万元。资金短缺成了一只拦路虎，要在短时间内筹款一亿二千万元，谈何容易！

古今投资公司总经理唐云飞从上海赶来了几次，与湖荡镇的领导们再三探讨，希望能在他们的支持下，从银行解决一笔贷款。否则这个项目就要拖延了，说不定会黄掉。

然而，湖荡镇也有自身的困难。

王海良神色严肃地说：“唐总，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既然谈到资金，我也不能不讲了。按照我们之间的协议，古今公司每个月都应该支付经营权转让费，可是到今天为止，只付了二千万，离一亿元还远得很呢！这怎么解释？”

“王书记，”唐云飞赔着笑脸道，“你尽管放心，欠湖荡镇的钱，一分都不会少的。所以我们要加快施工进度，多投入，才能多产出呀！不瞒你书记说，我们公司投资面比较宽，但湖荡是重中之重。能动用的款子，都丢到工地上去了。香港亚洲风险投资公司是大股东，因为种种原因，要三个月以后资金才能到位。如果银行不解决贷款，那工程只好拖延啦！”

“资金怎么运筹，是你唐云飞的事情。当初是你雄赳赳、气昂昂要拿下经营权，梅镇长劝你用租赁经营的方式，比较灵活，不必一下子拿出那么多

的资金，可你不听，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其实王书记，我跟你站的角度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不就是要把湖荡的旅游业搞上去吗？我给你的经营权转让费，你拿来干什么，不也要投在旅游设施上？说句不该说的话，‘新江南’本该你做的，现在是我们帮你做啦！”

“唐总，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占了便宜还要卖乖！我王海良是当兵出身，不喜欢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吧！‘新江南’这个项目我是跟郭书记立了军令状的，假如完不成，我朝枪膛里装两颗子弹，先给你一颗，再给我一颗！”

“王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把脑袋拎在手里干了。可你总得先帮我一下，让我死也死得口眼闭呀！”

王海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心肠却像是豆腐做的。他经不住唐云飞软磨硬泡，咬咬牙，责成梅镇长出面协调贷款的事。

刚刚帮他们落实了新增土地——不是二百亩，而是一百二十亩，现在又要解决贷款，梅智君心里不太愿意，但王海良讲了话，不出面又不行。

这天，得到一个消息，省农业银行即将来灵溪县召开全系统信贷工作会议，负责信贷工作的部门领导都将出席。梅智君心里一动，立即跑到县政府，谁知分管财政的副县长沈江平出去开会了。也算巧，在门口恰好看见郭书记从轿车里跨出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拦住郭书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由郭书记出面，邀请省农业银行的信贷处处长、计划处处长以及灵溪农业银行行长一起吃顿饭，然后把古镇博物馆需要贷款的问题放在桌面上谈，争取他们的支持。

郭书记答应得很爽快：“好，我出面请他们。‘新江南’不只是你湖荡的项目，也是县政府应该支持的项目！”

喝酒吃饭，仅仅是一种形式，为了融洽感情，营造气氛，让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迅速增添友谊。果然，几杯酒下肚，脸上泛起酡红，这些金融界人士的话也多了，彼此之间的拘束也消除了。

梅智君借机提出了贷款的事情。

郭书记自己没有出席，而是委派分管财政的副县长沈江平代替。沈副县长在一旁帮着梅智君说话，希望银行的朋友们能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个

建设项目顺利地推进。

"投资建设'新江南',是一件好事,我们灵溪县确实也需要增加更多的旅游景点,把旅游业做大做强,作为当地的银行是完全应该支持的。"灵溪农行的行长第一个开口。他说得很真诚,但又表示有些爱莫能助,"我这里是有贷款指标,可是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能不能请省行帮助调度一下,解决问题?"

计划处处长想了想说:"如果这样……我想可以采取灵活的方法,让北山县农行借贷给灵溪县农行,然后由灵溪农行转贷出来。一下子要贷几千万元,恐怕比较困难,先贷一千万元,救救急吧!但是有一个条件,湖荡镇必须找一家有实力的企业担保。"

这样的条件似乎并不苛刻。然而哪家企业可以担保呢?

梅智君赶快向王海良作了汇报。王海良想,批土地打折扣,批贷款也打折扣。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贷到款,项目就可以推进了。

"对了,旅游公司是企业性质,不妨由它担保。尽管古今旅游发展公司有了经营权,但银行不会贷款给他们,银行相信的还是湖荡旅游公司。我想,只要各项法律手续齐备,就不怕它跑掉。有了这一千万元资金,项目也就能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啦……"

梅智君点点头:"唐云飞说他们在香港的合作伙伴——亚洲风险投资公司,看好湖荡的旅游前景,决定参与投资,准备拿出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三十入股,可能最近就要派人来考察。这样的话,让宏图公司再垫资百分之三十,资金的缺口至少眼前是没问题了。"

一千万元资金绕了几个圈子,打到了古今公司账户上。

工程停顿了一个多月,又继续进行。

唐云飞缠住了梅智君,让他关照旅游公司继续履行担保义务,再贷款一千万元。只要亚洲风险投资公司的钱到账,就可以还贷了。梅智君觉得很为难,只答应去试一试。

施工过程中,似乎每天都有预想不到的事情冒出来。钱,花得像流水一般,土建的速度仍然不见加快。香港亚洲风险投资公司老总关长春嘴巴上一再答应过来考察,却迟迟未见人影。所允诺入股的四千万元资金,仍是空中楼阁。

王海良让梅智君亲自督促这个项目，银梦大酒店项目则由吴秋成配合。相比而言，大酒店进展比较正常。一家四星级宾馆，光客房就要有三百多间，其中包括豪华套房、总统套房以及夜总会、游泳池、健康中心等，餐饮方面也将分设中餐厅、西餐厅、酒吧、美食街。此外，还设计了八间不同规格的中小型会议室，将配备先进的视听设备。对于湖荡镇来说，拥有这样一家上档次的酒店，不仅仅是旅游业，招商引资也更加方便了。所以，在感情上，镇里的领导都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做，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

香港亚洲风险投资公司终于由总经理关长春带领一批人前来湖荡考察。他们不仅考察了古镇区和野雉湖，也考察了湖畔的工程。关长春非常看好银梦大酒店，他测算了一番，说大酒店只要经营得法，每个月少说能获利两百万元。要不了多久，就能回收全部资金。古镇博物馆的情况就不太相同了。当然也不是没办法。如果想赢利的话，可以在新批租的一百二十亩土地上动脑筋，设计、建造一批高档别墅。这样就不分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了，甚至可以先做高档别墅，用出售后得到的资金来弥补投资缺口。他们对位于西栅的“新江南”项目，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说还可以增加沿街商铺，公开出售或者租赁。只要湖荡旅游业兴旺，这片商业地产的收益就绝对要超过古镇博物馆。

古今公司与亚洲公司在湖荡达成了协议。唐云飞完成古镇博物馆土建工程以后，交给香港方面，由关长春他们负责室内装潢和设备购置，然后开展经营。与此同时，香港方面全权负责房地产开发，迅速建造别墅区，向全世界销售。

合同签订后，关长春应该交出一千万元保证金。

如果他们真的想介入“新江南”项目的投资，不愿意放弃古今旅游发展公司大股东的权利，那么所承诺的四千万元资金，也必须在近期内陆续到位。

唐云飞拍着关长春的肩膀说：“关先生，我们两家紧密合作，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啦！”

“当然！”关长春呵呵笑道：“湖荡是一片处女地，在这里做商业地产，不知道要比深圳强多少倍！”

原来，亚洲风险投资公司前几年在深圳开发房地产、承包宾馆，经营情况良好，赚了不少钱，然而近年来深圳的竞争愈来愈激烈，随即想在太湖流域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考察湖荡镇以后，关长春觉得在这里投资确实会有大的收获，决定把在深圳赚到的钱投往湖荡。谁知商海波诡浪谲，把他们完美的计划打破了——正当他们准备转移资金时，遭到宝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暗算，以涉嫌炒卖国有土地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起因是一宗土地纠纷，他们与那家公司正争夺福田区繁华地段的一个地块，谁拿到手，谁就有可能获得上亿元的利润。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没想到，一纸传票送到了关长春的手里。

结果，银行冻结了七千多万元资金，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关长春不愿意放弃在湖荡投资的机会，咬咬牙，想方设法凑齐了一千万元，迅速投了过来。

与此同时，他们加紧在深圳打官司。只要银行的资金解冻，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然而，那宗土地纠纷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对方不仅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很热络，还有黑社会的背景，在司法界也玩得转，他们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根本不把关长春放在眼里，甚至扬言要让亚洲公司破产。关长春当然也不是软豆腐，自恃法理充足，证据完备，更延聘资深望重的大律师作辩，不怕打不赢这场官司。

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中陈述了各自的理由，谁都有一本足可信服的账，让法官一时难以决断，时间就不能不拖延下来。

唐云飞的时间却拖延不起。

他把“新江南”的希望寄托于亚洲公司，亚洲公司的资金无法解套，每天打电话催促关长春，关长春是石子里榨不出一滴油。唐云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又缠住王海良和梅智君。

王海良也很着急，但他手里没有聚宝盆，丢下去一只金元宝，会冒出来一堆金元宝，丢下去一百万人民币，会冒出来一千万。要资金，只能继续找银行贷款，然而如今哪家银行都是小心翼翼，谁也不敢胡来。一旦造成了坏账，行长是要丢乌纱帽的。政府领导出面做工作，是说明红娘在努力促成婚配，但银行与企业之间是否有姻缘，即使有姻缘，结婚后能否生出大胖

儿子，红娘能决定吗？

王海良说："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

唐云飞连连作揖："全靠你王书记帮忙啦！"

"你不是说除了香港亚洲公司，美国、上海都有人愿意入股吗？"

"是有几家股东愿意出资，可他们都瞄准了关长春，只要他拿出来，别人就紧紧跟上。关长春是大股东嘛！他眼光最凶，看中了湖荡不肯放松，谁知偏偏又资金冻结！唉，王书记你帮我渡过这个难关，我唐云飞下一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

"你又来这一套！算了，下一辈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呢！还是把这辈子的事做做好吧！"

王海良的话没有说错，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唐云飞焦虑不安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了。

这天，副县长沈江平陪同一位浙江义乌的老板，顶着大太阳，到湖荡的野雉湖畔看土地，打算开发一个小商品市场。那个老板对旅游与小商品市场的结合很有见解，说购物是旅游的六大要素之一，不能摆在后面，而是要摆在首位。浙江人做市场的本事全世界数第一，把义乌的做法拿到湖荡来，小商品市场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

也许是走得累了，他们一行人来到镇政府大楼歇歇脚、喝杯茶。王海良恰好没有会议，在办公室看文件，连忙让秘书拿出碧螺春茶和水果，热情招待他们。

沈江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王海良介绍道：

"王书记呀，这位是李行长，工商银行的一把手。你认识不认识他？"

王海良笑道："李行长怎么不认识呢？我们是老朋友啦！前些时候还去找过他呢！"

可他心里却有些疑惑。工商银行的行长姓温，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老头，几次找他贷款，都打了太极拳，一分钱都没有贷到。李行长比他年轻得多，精明能干，为人也爽快，私下里曾经说，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一把手不答应的事，副手就很难办了。但他拍过胸脯，要是我当了行长，第一分钟就给你贷款。莫非……

沈县长笑道:“你还不知道,李行长现在是工商银行行长啦! 原来的温行长年纪大了,已经光荣退休,接班人刚刚上任,今天到湖荡,是我硬把他拉过来的呀!”

“太好啦!”王海良一听非常高兴,“李行长,今天你送上门来,那我就不放过你了。你答应过的,只要你当了行长,第一分钟里就给我们贷款。这句话还派用场吗?”

李行长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过的话,当然要算数啊! 湖荡发展旅游,郭书记要求各行各业给予支持,这不仅是你的事情,也是我们银行的事情。银行不贷款,还干什么?”

王海良毫不客气地抓住这个好机会:“那太好了,有沈县长在这里作证,我就更相信你的话了。”

随即他让秘书赶快把吴秋成叫来。

李行长说:“不过坦率地说,要贷款,你王书记出面还不行,应该由企业出面。你上次说让旅游公司担保,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古今公司是一家上海的企业,虽然在湖荡办了古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有营业执照,还接受了经营权,但是靠什么来证明他们的信用度? 我想,最好是贷给湖荡旅游公司,然后借给他们。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你们再协调,毕竟你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很多……”

“嘿嘿,银行家到底是银行家,没有十分把握,不肯轻易松手。”王海良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好吧,只要能贷到款子,哪怕是刀山火海都让我去闯!”

“那你们想要贷多少呢?”

“先贷一千万吧! 以后如果遇到困难,让吴镇长再来找你商量,行不行?”

“行,”李行长笑道,“坦率地说,沈县长让我来湖荡,也是要向湖荡作政策倾斜。我在这里表态了,王书记,明后天你就让吴镇长和旅游公司的人来找我,我让信贷科给你们办。”

“那我先谢谢你啦!”

“谢就不用谢了,以后我们工商银行系统的客人到湖荡,门票优惠一点就行啦!”

"财神爷来旅游，哪儿还敢收门票？所有景点都给你一路绿灯！"

说话间，秋成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王海良把贷款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让他这两天就落实，越快越好。

秋成皱了皱眉头，没有做声。

等沈副县长和李行长他们走后，他才说：

"王书记，我心里总是不太踏实。一旦他们到期还不出，责任不都在旅游公司？唐云飞那帮人很会玩空手道的……"

"跟我玩空手道？哼，休想！他要拿到这笔款子，没有可靠的抵押，我难道肯放手？秋成，眼下银根紧，能从工商银行贷到款，已经是大面子啦！你先把钱拿到了再说。"

既然王海良讲到这个分上，秋成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还能说什么？

王海良和王海东这对堂兄弟，学历、经历和处世为人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敢作敢为。尤其是王海良，当了湖荡镇的党委书记后，雄心勃勃而又风风火火，不仅给下面的指标定得很高，还时时督促检查，几乎所有的下属单位都感到压力很重。然而平心而论，这几年湖荡各方面工作确实呈现了齐头并进的局面。"快马还要加鞭，好鼓还要重锤，你们谁想尝尝末位淘汰的滋味？"他在很多会议上瞪圆眼睛吼一声，谁也不再说话。不过，跟着他做事，也有优越之处，那就是他敢担肩胛。只要按他的话去做，即使错了，他也会帮你承担责任。

秋成不由暗忖，其实湖荡的旅游，还是应该自己经营。方向在哪里？一头是古镇区，一头是野雉湖。保护好古镇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好野雉湖的自然生态，才是我们的根本。如果有一千万元贷款进来，除了古建筑维修，把服务设施也改善一下，增添一处像模像样的"渔家乐"，让游客吃住在渔村，体验真正的水乡生活，谁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惜偏偏要帮别人做嫁衣裳，还得承担风险！经营权转让后，做领导的并没有省什么心，门票收入那一块却被拿走了。西栅街区改造，更是激起了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他的内心涌起一种十分强烈的冲动，要立刻向王海良讲出自己的想法，把他说服……

王海良说："吴镇长，我下个星期要出国，是省文化厅组织的，考察日本的建筑遗产保护。县委郭书记点了名要我出去，说让我学学人家的经验。

家里的事，你要配合梅镇长，多多费心啊！对了，有一对瑞士夫妻要来湖荡旅游，我把接待的任务交给刘甄了，她说立刻就做准备工作，不会有问题的。你还是要关心一下，外事无小事呀……”

不知怎么，在他讲这段话的时候，秋成有些走神。王海良提到刘甄，他才省悟过来，赶快收回注意力，笑着说：

“唔，我知道了，王书记。你先去看看，以后如果有机会，也让我们出去开开眼界。”

“机会？”王海良脸上露出诡谲的神色，“像你这样的干部，以后出国的机会还会少吗？”

秋成似乎听出他话中有话，却不便多问，忙说：“对了，你不太喜欢日本清酒，这次可要让你喝个够了！”

“嗐，船到桥头自会直，我就不信他们能放倒我！”

一对从瑞士来华旅游的老年夫妇，指名要到湖荡古镇。

县外事办打电话来的时候，要求讲得很清楚，一是要确保安全，二是要让他们过得愉快。这对夫妇七十出头了，身体很健康，一心想在中国江南水乡作自助游，大城市还不肯去，偏偏要走乡下，而且无论如何住在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但他们不懂汉语，又无法给他们配翻译，接待的人家最好有人懂点外语。

刘甄明白，这两个老人一定是听了莫里茨的宣传，才知道古镇湖荡的。他们愿意做两天湖荡人，太有意思啦！不过，这个任务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那么，该把他们安排在哪家住呢？

她左思右想，一时拿不定主意。去问秋成，秋成说：

“我看还是去白莲村采珍家，你那时候插队也住在她们家。白莲村近湖，风景秀丽，人也淳朴。现在村村通了汽车，从镇上过去，最多一刻钟就到了。”

刘甄点头说：“采珍的女儿比我儿子大三岁，应该读高中了，英语会话肯定没问题，就定采珍家。”

随即骑了摩托车去白莲村。

下乡插队时，有一段时间，刘甄曾经跟着采珍等几个姑娘一起种蘑菇。

雪白雪白的蘑菇很可爱，种起来却非常辛苦。每天，不说清早和下午采两次菇，单是上水，就够受的。那些菇床，好像是学校宿舍里的高低铺，不过层数多得多。她们背着喷雾器，弓着腰、斜着腿，上上下下几个来回，简直和杂技演员差不多。还时时要留神通风、灭菌、保持温湿度。真是一个黄梅紧连着一个黄梅啊！菇女们一个个眼睛里布满血丝，脸庞都不像以前那样红润丰腴了。不过，算账时，到底大大超过了承包合同上签的那些数字。苦，又算得上什么呢？

那时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纯净得像野雉湖的水一样。有一天，采珍听刘甄说，邻村的一个女知青收到城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竟夹了一双袜子。信封里怎么可能摆得下袜子？采珍是杀了头都不相信的。她从娘肚皮里出来，就只看见纱袜、布袜，缝缝纳纳的，每双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薄薄的信封里怎么可能寄？采珍跟刘甄争吵起来，说刘甄存心骗她，欺负她。刘甄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只好陪着采珍，走到邻村的女知青那里。一看，果然是一双薄得透明的锦纶丝袜。丝袜弹力很好，放在手心里使劲捏，还一点也不会皱。不知怎么，采珍突然哭了。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

刘甄从乡下上调时，采珍恰好准备出嫁。夫家也在白莲村，她只是从村西搬到村东。刘甄买了两双尼龙袜送给她作礼物，采珍很珍惜，在做新娘的那天穿了一次，然后就藏到箱子里了。

摩托车一会儿就到了白莲村。采珍看见刘甄，非常高兴，亲热地搂住她说：

“你今天可不许走，一定要在我家吃饭！吃过了饭，再去我们家的小厂看看！”

她们家办了一个小厂，有三十来个工人，专门做餐桌和椅子。原本是农技员的丈夫如今也是个小老板了。他们专门为王海东的典雅家具公司做配套。王海东把精力都放在了仿古家具上，原来的那些产品就放给村里的小厂做，他只管拿订单，检查产品质量。采珍家的厂办了几年，算是他的重点配套单位。

刘甄说：“你请我吃饭，我能不吃吗？不过，你还得准备留一对老外夫妻在你们家里吃饭，住两个晚上。”

“真的？”采珍瞪大眼睛。

“嘿，骗你作啥？有一对瑞士来湖荡旅游的夫妻，说要当两天乡下人，吃住都在乡下，你们家的小厂也可以让他们参观参观！”

“他们什么时候来？”

“下个月的五号到六号，日程都定了。要不然，我会急吼吼跑到白莲村找你吗？”

“有老外来做客，我当然欢迎呀！上次不是也有老外过来，到我们家吃饭吗？你猜猜，我婆婆请他们吃了啥？”

“当然是杀鸡杀鸭，有鱼有肉呗！”

“嗬，那有什么稀奇！我婆婆真想得出，请他们吃了韭菜炒螺蛳。几个老外咂咂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么鲜，到底是什么山珍海味，连声称赞说：‘还来蘑菇、还来蘑菇’！”

“什么，还来蘑菇？”刘甄眨眨眼睛，顿时明白了，“他们是在说‘凡立古得、凡立古得’！”

上次，是莫里茨组织的“浪漫古镇之旅”旅游团。那群二十几岁的瑞士青年，在湖荡镇待了一天一夜，不仅与湖荡的年轻人联欢到深夜，还安排到当地农民和居民家里吃饭。这个活动，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采珍说：“我婆婆听他们说还来蘑菇、还来蘑菇，忙说有，有，真的去炒了一盆蘑菇肉片。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跷起大拇指，又一股劲地说‘还来蘑菇、还来蘑菇’！”

“你婆婆真有水平，外国人讲什么话，都能听懂了！”刘甄笑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好，那对老外夫妻住在你们家，一点都没问题！”

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了一阵，采珍忽然叹口气说：

“阿甄，你看我现在生活不错，是吧？房子是新造的三层楼，买了八吨的卡车，又买了桑塔纳，小厂还在不断扩大，村里人都很羡慕，说白莲村最小康的，就是我们家了。可我心里总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阿甄你在外面人头熟，一定要帮帮我！”

“帮得上忙的，我哪能不帮？”

“我本来也想找王海良的，王家算是我阿爸面上的老亲，可是跑到镇政

府找他，要么在开会，要么在请客，身边一堆人，刚说上几句话，电话又来了……”

“采珍，你也不要婆婆妈妈的了，究竟什么事，讲嘛！”

“还有什么事，我女儿读书的事！”采珍有些愁眉不展，“你知道，我比你结婚早，女儿今年已经读高中了。可是湖荡高中就那样……你比我更清楚，女儿读书不自觉，贪玩，不像别人那样老是扑在书本上。我别的不担心，就担心她考不取大学啊！”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嘛……把她转到县城去，读好一点的高中。不管要出多少钱，我也愿意的！”

“哟，你的决心还不小呐！”刘甄笑道，“就一个独生女儿，你就舍得放出去，让她一个人在外面？”

“我就是要让她走得越远越好！唉，像我这样一辈子在白莲村，就算口袋里有点钱了，没读多少书，没见多少世面，又有啥意思呢？不能让她跟我一样的活法！”

“你想让她有自己的活法，我也赞成，”刘甄说，“采珍，我不打包票，可一定把这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听说城里有一家民办的高中，高考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不少人还考取了名牌大学，就是……收费要比别的学校高。”

“花费多少钱，我都不肉痛，真的！我们夫妻辛辛苦苦赚钱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孩子！假如她将来能考取名牌大学，比我赚到了一百万元还重要！你一定要帮我打听打听，能转过去，就马上转过去。小姑娘也巴不得出去独立生活呐！”

“让她自己管自己，对她也有好处。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却又见多识广，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

采珍笑了：“小姑娘外语读得不错，还不怕生人。”

“这次接待老外，可以派派她的用场，也是个机会，让她提高点外语水平。读书不嫌多啊！”

无意中，刘甄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每个星期回城里去一次，整理整理、收拾收拾，再出去买买东西，时间就嗖地溜走了。父母亲年纪渐渐大了，对

孩子的很多想法不理解，代沟越来越明显。叫他们更新观念，或者让儿子顺从他们，比什么都难。儿子已经长得比自己高了，真是个挺帅的小伙子，却不太愿意说话。放学回家就闷在房间里，沉默寡言地守住一台电脑，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

刘甄心头浮起一股愧疚。这段时间，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做母亲的没有尽到责任啊！

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立刻回城里去看儿子，陪儿子吃饭，一分钟也不想耽搁。随即对采珍说，不在她们家吃饭了，下次专门来吃。反正过几天还会来的。

采珍觉得奇怪，想拉住她，性急的刘甄已经把摩托车发动了。

驶出村口，她停下来，用手机给秋成打电话：

"我要去城里了，现在就去……"

秋成说："我正在城里办事，那，等你过来吧！"

接到刘甄电话的时候，秋成确实在城里。他带了几个人，开一辆轿车，不停地跑县政府、跑银行、跑旅游局，一个下午找了很多人，办了很多事情。有些事一时办不成，只能约时间，下次再来了。关掉手机后，他略一思忖，让其他人开了车先回去，自己在城里等刘甄过来。也许她有什么重要的话说？

他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竟不知该往哪儿去。

下午四点来钟，太阳仍高高地挂在天上。估计刘甄的摩托车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怎么消磨这段时间呢？荡马路逛商场，他从来没有这个兴趣，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头都晕了。游盘溪公园，也没有这个胃口，上次因为"黑榔头"，已经去得厌倦了。

他漫无目标地散步，默默打量着四周。灵溪城在大拆大建。一长排民房刚刚被拆去，废墟上，杂乱的砖瓦、石碑和梁椽随处堆积。挥舞长臂的推土机巨兽似的卧伏在地。铺设着卵石的小巷，便袒露出来了。它的深处曾经走过打着雨伞的少女，飘忽着琵琶和三弦的叮咚，散发出茉莉花的幽香。唯有历经几百年风霜雨雪的石拱桥仍躬身河岸。一株虬曲的枸杞，从驳岸的缝隙中伸出，吐露点点殷红。

不难想象，这里很快将出现大片崭新而又平庸的楼宇，千篇一律的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古城，包括它的建筑特征、文化符号、生活气息以及人们对自然的敬畏，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流变……然而，这是不可挽回的。维系昔日经济命脉的水运已衰落，前店后坊的街市形态已失去，与之相适应的商贾士绅群体已消失，城市的躯壳又怎么能一成不变呢？

他发觉自己有些杞人忧天，自嘲地笑了。

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家理发厅披红挂彩，似乎是新开张，还贴着八折优惠的广告，便信步走了进去。

当他从理发厅出来时，容貌焕然一新。心情也仿佛整理了一番，变得轻松了许多。最近以来，他始终处在忙忙碌碌的事务圈里，被诸多矛盾所纠缠，总是弄得很烦躁，脑子里乱哄哄的，常常连星期几都弄不清，对自己的存在也似乎忽略了。

在刘甄父母家附近的棋盘街街角等了一会儿，就远远看见了那辆风尘仆仆的摩托车。刘甄熟练地刹住车，左脚踮着地面，一边把头盔脱掉，一边对他说：

“我把儿子接出来，一起吃晚饭，好吗？”

“好。这样吧，我先去订三个座位。县政府北面有一家商务酒店，吃自助餐的，环境很不错，不像其他饭店那么吵闹，去吗？”

“你觉得那里好，就那里。”

“阿甄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六点之前在酒店餐厅碰面。有什么事，见面的时候我们再谈。”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刘甄嫣然一笑道，“看见你，有些想法就改变了……”

傍晚，刘甄带着儿子出现在餐厅时，换了一身淡雅而合体的套装，脚上是绛红色的皮鞋，挎一只瑞思菲尔女包，跟服饰显得很配套。脸上也化了妆，勾画过的唇线显得格外动人。那种很淑女的样子，跟她平时的风风火火颇不相同。

秋成朝她看了几眼，说：

“阿甄，你这样的打扮，快让我认不出来啦！”

刘甄笑笑:“这,才是真正的我呀!你以为现在还流行铁姑娘?穿褪色的旧军装?”

“不,我是说你这样更好!”

或许是有个大孩子在旁边,他们在商务酒店的晚餐,一开始不如想象的那么热络。秋成希望气氛活跃些,却找不到话题,便问她在白莲村采珍家落实的情况,刘甄摆摆手说:

“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好不好?放心,反正不会出问题!”

“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秋成说,转而对她儿子说,“中学生,这里的黑椒牛排不错,你要不要?”

“谢谢叔叔,我要一块。”

这孩子毕竟是城里的中学生,比乡下的孩子见多识广。在秋成面前很有礼貌,埋头品尝菜肴,不太多说话,但一旦开口,每一句都有些意思。秋成当过多年教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学生,觉得这孩子似乎有些心理障碍,见到陌生人本能地抗御。恐怕是因为他生活在单亲家庭,母亲又常常不在一起的缘故吧!

作为母亲,刘甄洞悉这一切,努力地制造话题,调节气氛,让每个人都显得自然些。

“我这儿子,心地很善良的,可是在这个社会太善良了不行。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他去参加学校的智力竞赛,是争夺冠亚军的那一场,有几道题目很难,对方选手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后来有一道容易的,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答案,却故意不回答,让对方得分。同学们在台下议论纷纷,老师也觉得很奇怪,问他为啥不抢答,猜他怎么说?他说人家一直不得分,会很难过的!”

秋成哈哈笑了:“他在竞争中考虑对方的情绪,不愿意因为竞争而破坏了友谊。这样的善良,有什么不好呢?”

男孩听他这么一讲,腼腆地笑了。

刘甄注视着他说:“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跟电脑作伴,放学回家,就再也不出去,也不跟祖父祖母说什么话。”

“电脑教给我的东西很多,老师课堂里不讲的,网络里都找得到。”男孩开口了,目光转向母亲,“不过你不用怕,每次考试,我不会落在别人后

面的！”

秋成微微点头说：“现在的孩子假如不喜欢电脑，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可是，很多家长又埋怨街上到处是黑网吧，说孩子太入迷了，不仅影响学习，还损害道德品质，大声疾呼要关闭。我的想法却有所不同。网络是先进工具，谁不用谁是傻瓜。谁用得越好，谁的收获就越多。以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脑网络，网吧肯定会消失，但你能把家里的电脑锁起来，不让孩子用吗？”

“网络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还有黄色网站，中学生不能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实在耗费精力……”

“有些孩子的自制力差，逃学出去玩电脑游戏，考试挂红灯笼。可是从根本上说，要怪老师和家长没有正面引导，电脑里的知识太多啦！”秋成说，“阿甄，你不要低估了孩子，孩子虽然年龄小，可是他们懂得的并不比我们少……”

男孩不由插嘴说：“我妈就老是对我不放心！”

刘甄笑了：“我哪里不放心？我是关心嘛！”

“咦，关心过头啦……”

“哟，中学生提抗议了！”秋成笑了，又问他，“你去过湖荡吗？”

“去，每年都去。”男孩说，“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湖荡好玩。我们一帮孩子在老房子里捉迷藏、捉蟋蟀、粘知了，非常有趣。”

“哦，那现在呢？”

“现在镇上到处是商店，到处收门票，到处是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连走路都走不动，哪儿还能捉到蟋蟀？我觉得不像古镇，倒像苏州的观前街了……”

刘甄说：“这不是发展旅游嘛！”

“古镇是古镇，旅游是旅游，你们就喜欢搅在一起！”

“哦，”秋成沉思着说，“你这句话讲得有些出格了，但仔细想想，有几分道理。被旅游经济所垄断的古镇，是在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真的不像是古镇了。宋教授他们到湖荡来，再三呼吁要保护历史文化，避免古镇变成假古董。然而湖荡不开发旅游，又太穷了，历史文化的作用该从哪里体现……”

这些年，很多水乡古镇纷纷缝补衣衫、收拾家私、修葺田园，呈现一派明清旧貌，然后满面春风地迎接四方宾客。宋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说，只要是原来的形状、原来的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修出来的就是原来的东西，即使看起来新一点也没有关系，但字里行间却让人感觉出某种妥协。就说我们湖荡，近几年变化也不小。尤其是“新江南”，在西栅拆掉不少旧房子，很多湖荡人回家来，都说快不认识了。等将来一个个项目建造出来，更不知变得怎么样。

秋成暗忖，回头看看湖荡开发旅游走过的路，确实是停留在包装、出售景观的层面上，有量的增加，却没有质的飞跃。唐云飞提出打造“新江南”的理念，要将湖荡提升为集观光、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居住为一体的综合型、多元态、国际化“度假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然而，这样的理念却包含着过于强烈的功利心。真的，还不如从湖荡的长处出发，一头保护好古镇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头利用好野雉湖的自然生态，稳扎稳打。

刘甄忽然说：“秋成，听说你可能要调动工作，是吗？”

“调动工作？”秋成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能调到哪里去？”

“提拔你去县旅游局，当副局长。”

“你从哪里听到这种谣言，谁说的？”

“外面有人在传，否则我怎么平白无故地问你？”

“我只管埋头做事，县里没几个领导认识，怎么可能提拔我？是在挖苦我吧！”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有人想提拔你，可也有人想把你赶走。”刘甄望着他的眼睛说，“你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

“是啊！”秋成若有所悟，“你不提醒我，我根本就不会往那方面想。”

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聊得很愉快，也很轻松。一顿饭吃完，秋成发觉自己跟孩子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那我陪儿子回家了。”刘甄站起身搂住儿子，又说，“秋成，你等一会怎么回去？”

秋成说：“我就在这家酒店开了房，不回去了。晚上在这里没什么干扰，可以休息休息，思考一些问题。明天早晨驾驶员会来接我，然后继续在县城办事情。”

他确实是想独处，把乱纷纷的思绪理一理，心无旁骛地思考下一阶段的工作。当然也可以什么也不想，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让自己精力充沛地回湖荡去。

晚上十点钟，秋成躺在床上，无意中想起了傍晚跟刘甄儿子的对话。男孩对湖荡的评价很朴素，但秋成的内心却受到了触动。

是的，我们开发旅游的功利性太强了，或为了政绩，或为了炫耀才能，或明打明地为了赚钱，头脑发热就什么也不顾。老百姓的居住区、生活场所，如今成了商品，每天充斥着无数游客和旅游纪念商品。原有的宁静感和私密性受到了干扰，居民在家里宽衣休息或围桌吃饭，窗口会突然出现一张或几张陌生的脸孔，好奇地向里面张望，甚至举起照相机，闪光灯咔嚓一响。连河边的一片旷地，本来是随意晾晒衣物的，现在也成为景点，每一尺土地都站满了游客。

然而，源源不断的利益，终究使古镇的人们增加了忍耐力。只要问问身穿蓝印花布、口唱小曲的船娘，为什么乐此不疲，就能得到确切的答案。把古镇像古董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任其自然衰落，怕也不行。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度，不管对于谁都是难题啊！

他感到有些疲倦了，正想关灯睡觉，门笃笃响了。

开门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竟是刘甄。刘甄的脸上露出羞赧的微笑。一股馥郁的梦幻般的香气，将人裹挟。不知怎么，秋成顿时感到一阵热血在往心头涌。

…………

第二天，当秋成兴冲冲回到家里时，没看见何其，她已经到学校去了。傍晚他招待客人，回家很晚了，浑身疲乏，房间里却没有灯光。他觉得有些奇怪，何其哪里去了呢？仔细打量一番，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他赶紧拿了起来。

秋成：

我和儿子去泖南村陪父母亲住几天。

你太忙了，但并不每件事都为了工作。我不傻，能感觉出来。你的衣服掉了两个纽扣，我看见已经有人帮你钉好了。有人愿意照顾你

的生活，我也知道。

要不要这个家，你有权利选择，我也有。

何其

秋成简直目瞪口呆，一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纸片飘落到了地上，他都没有发现。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其并不是毫无知觉的木头人。可是为啥自己眼睛里有了刘甄，就把什么都忘了？

他暗暗对自己说："秋成，你有麻烦了！"

所有的结局都是开始

湖荡镇举办首届国际旅游节的日期决定了，是在国庆黄金周之前，九月三十日上午。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这涉及全局，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了，书记、镇长亲自担任总指挥，但大量的具体安排还是要由吴秋成负责。

无数的事情堆在他的面前，一时简直理不清头绪。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纪律检查委员会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让秋成去县里谈谈，听口气还不允许拖延。

他感到很纳闷。纪检委找自己谈谈，还能有好事吗？可是，究竟从何谈起？当了几年副镇长兼旅游公司总经理，各种各样的资金往来几乎每天都有，自己觉得始终把握得很好，既不挥霍浪费，也绝不中饱私囊。哪儿出了差错呢？难道是我和刘甄的事情被谁发现了，向纪检委作了举报？是谁呢？肯定不会是何其。

几个月前的那天晚上，秋成把何其的纸条藏进口袋，急匆匆赶到泖南村。在岳父母的堂弟家，见到了何其和儿子。他想把他们接回去，可是岳父母说时间太晚了，你也住在这里，明朝一道回去吧！何其显然心里有气，闷着头，不愿理睬秋成，弄得秋成非常尴尬。此时此刻，任何解释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夜，两人背靠背，不时地翻身、叹息，可谁也不说话。秋成几次试图伸手揽住何其的肩膀，让她转过身来，何其却用力挣脱——假如另外有房间，她早就跑开了。想起明天清早她就要去学校上课，秋成放弃了努力，

让她快点入睡。

秋成自知内心有愧，只能处处迁就何其，第二天她仍然不愿意回镇上住，秋成便顺着她，再来陪她。岳父母似乎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却无法盘问。秋成想，这件事无论如何要找个机会向何其说清楚，承认自己错了，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何其看起来是个温柔的贤妻良母，实际上她的内心有很刚烈的一面，一旦认准了的理决不会轻易改变。他深深责备自己，唉，秋成啊秋成，你最大的弱点，就是经不起诱惑，管不住欲望，被一大堆乱麻缠绕却理不清头绪……

看来，要取得何其的谅解，并不容易，会有一个长长的过程。

纪检委打电话来，说是书记找他谈话，他不能不去。

谈话的地点不在机关办公室，也不在会议室，而是特意在商务酒店开了一个房间，或许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议论吧？书记请秋成落座，很客气地给了他一杯茶。拉了几句家常，才扯到正题上：

"吴镇长，知道你在筹备国际旅游节，很忙，还是把你请出来，打搅你一下。我们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了，能否请你谈谈与典雅家具公司这几年的交往？"

原来是这个。秋成心头放松了，思考片刻，说：

"王海东的典雅家具……我去参观过几次，企业办得不错。有一次，他说要送我一件紫檀木雕的水牛，我觉得不妥当，没有收，劝他送给旅游公司，摆进稻作文化博物馆去。这件木雕工艺品蛮有价值，在他的陈列室里算是一流的。"

"最近以来，他有没有求你办过什么事？"

"求我办事……哦，有的，他想让我跟阿琪，也就是台湾投资商的代表李清漪做做工作，把典雅公司的仿古家具销售给银梦大酒店。我觉得，湖荡的企业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都应该支持，所以专门陪阿琪他们到厂里去考察了一次，他们认为产品是符合要求的，但价格偏高了些。让我跟王海东讲讲。他很爽快，答应给他们优惠。后来，他们直接与王海东洽谈了几次。"

"这笔销售业务谈成了吗？"

"业务谈成了。包括总统套房、中餐厅和几间会议室的家具，都由典雅

家具公司提供，总的销售额大约有两百八十多万元。后来我听说双方签订协议后，酒店方面预付了八十万元，由典雅公司按照他们的图纸制作，工艺要求是很高的。”

“哦，是这样。你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大致就这些。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业务交往，没什么讲不清楚的。谈价格签合同，他们直接进行，我再也没有参与。”

“王海东在生意做成以后，有没有为了表示感谢，送过你其他礼物或者礼金？”

秋成连想都没有想：“没有。”

“确定没有？”

“确定。”

书记摇摇头，神情顿时变得十分严肃：

“秋成同志，今天我为什么找你？清楚地告诉你吧，是有人写了举报信，说你收受典雅公司的贿赂，帮助他们推销产品——你不必问那是谁，显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希望你再认真思考一下，想清楚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再约时间谈谈，好吗？”

“好……”

离开商务酒店的时候，秋成的心里说不出的郁闷和烦恼。如果说纪检委书记让他谈谈与刘甄之间的事，也许他会竹筒里倒豆子，原原本本一点也不保留地讲出来。前些日子，也是在这家商务酒店，那天晚上，他与刘甄有了一次难忘的激情欢娱。当时，心里只有一团烈火，其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顾不得。事后，秋成也曾暗暗自责，自己真是不会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脑子发热就冲动了，管不住自己了。但，他与刘甄的情感，又突然变得那么刻骨铭心。

如果有领导批评私生活不检点，秋成肯定会承认的。那不怪别人，只怪自己太放任，让感情决了堤。然而转念又想，这类事与别人无涉，只要能求得何其的谅解，家里不闹地震，任何麻烦都不会有的。跟何其结婚这么多年，感情基础不错，相信她不至于因为自己私生活上的一时不检点，闹得不可开交，而影响了政治前途。

谁知，纪检委书记查问的却是收受礼物礼金！

我收过王海东什么礼物呢？

秋成实在想不起来。举报者也许是捕风捉影，可纪检委那么相信，书记还亲自出马谈话，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从县城回到湖荡，已是傍晚时分。镇政府机关下班的时间比县里早半小时，整幢大楼空荡荡的，楼梯拐角处的电灯却亮着。他让司机把汽车停进车库，自己慢慢地踱进办公室。

他泡了一杯茶，狠狠地呷了一口，下意识地拿起电话，想拨给刘甄，拨了几个数字却又搁下了。跟她讲什么呢？能讲得清楚吗？即使讲清楚了又能怎么样？

茶水从咽喉流入，本来有些迟滞的胃被激发了饥饿感，竟咕咕叫了。但他不想回家吃饭。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要把纷乱的头绪理清。是的，与王海东的交往是很简单的，跟他的关系有时疏，有时密。海东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暴，但本质上并不坏，假如湖荡的企业都像他的典雅公司，经济总量哪还会是今天这个模样！那么，他给我送过礼金吗？要是送了，我怎么会一点印象也没有？要是没有送，又怎么会有人举报？举报人会是谁呢？实在太蹊跷了……

秋成感到有些倦乏，双手叩着后脑勺，阖住眼睛，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跷起的右脚踢到了什么，砰的一下，一只纸盒倾翻在地。他睁眼一看，原来是装着五粮液酒瓶的盒子。身体顿时挺直了。啊呀！这瓶酒，不正是王海东送来的吗？

脑子里仿佛掠过一道闪电，倏然把隐秘的角落照亮了。

哎啊，想起来了！

那天早晨，王海东走进办公室，告诉秋成，银梦大酒店与典雅公司的销售合同签订了，事情办得蛮顺当的。秋成正在看一个文件，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阿琪他们对典雅的仿古家具很满意。还想说什么，外面又有人敲门，还敲得很急。王海东没有再讲什么，说声“谢谢”，就走了。临走时，丢了一盒五粮液酒在秋成的脚边。秋成站起身，想追出去把酒还给他，可是外面一下子进来了四五个人。这时候，假如与王海东推推让让，反而很难看，就干脆把酒盒朝桌子下一放。

秋成大部分时间在旅游公司，难得去副镇长办公室，一个月也就四五

次。即使去那儿，不是开会，就是处理事务，那瓶酒摆在桌子下，也不占什么位置，他就不去理会。

也难怪，秋成没有喝酒的嗜好，看见了酒瓶等于没看见。换了别人，早就喝得一干二净了。

他叹口气，把酒盒拿起来。这些日子，盒子上已经蒙上一层灰尘。他用抹布擦拭一下，发现纸盒好像没有封死，顺手把它打开了。心想，这瓶酒其实应该送给王海良的，他就是喜欢喝烈性酒，度数越高，喝得越起劲，一瓶五粮液不在话下。恐怕哪天还是要把酒送给他。

酒盒内似乎有些异样，难道……还有别的？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连忙设法把酒瓶取出，酒瓶卡得很紧，用力太重了又怕打碎。拉了两下，啪，一只信封被酒瓶带出，掉在地上。

秋成急忙俯身拣起信封。

信封里重重的，装着什么东西，难道是一叠钱？

果真是钱，一点也没有错！

他的眼睛顿时发直了。

一座江南古典园林风格的唯美主义宾馆，在野雉湖畔悄然露出端倪。毫不夸张地说，不仅在灵溪县这个鱼米之乡，在整个太湖流域乡镇，也很少有如此豪华典雅、设施齐全的高档宾馆，它是湖荡旅游业达到新水平的象征。走在绿荫笼罩的长廊间，望着精美的假山喷泉、粉墙花窗，谁都会为之感慨。

不过，如今它已经不叫银梦大酒店，而叫鸿福大酒店。

董事会上，周伯弢执意要改名，觉得这才喜气洋洋，福禄日臻。在大堂里还专门请人画了一幅福禄寿三星贺喜图。与此同时，一个集水上游览、水上休闲、水上竞技、水上表演为一体的现代化的水上游乐中心，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了。

这天，恰好党委书记王海良到野雉湖工地上督查进度，让周伯弢向他介绍近期的情况。周伯弢说，酒店管理层委托县旅游局，通过各种关系，从西安和成都招收了二百多名工作人员。他们大都是旅游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年纪轻、充满活力，思想素养也很不错，经过短期培训，就能派往各

个岗位了。

王海良问起了阿琪，说怎么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大姐感觉有些力不从心，睡眠也不好。”周伯弢说，“我劝说了几次，让她回台北休养一段时间。大姐真的是太劳累了。她总是亲力亲为，她做的事别人还代替不了。不过，我到湖荡有一段时间了，她丢下来的事，我会处理妥当的。”

王海良说：“有什么困难，你只管找政府，梅镇长、吴镇长都可以，千万不能一家人讲两家话呀！”

周伯弢笑着说：“这当然，当然。离开了政府，我们寸步难行的！”

其实王海良心里明白，情况并不很简单。由于阿琪在湖荡有很多特殊的人际关系，致使前期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然而她是一个作家，会写书，却不擅长经营管理，某些理念还与周伯弢相左，在湖荡就很难做事。周伯弢已经决定不让她参与大酒店的筹建了。

银梦大酒店被更名为鸿福大酒店，是最明显的征兆。

周伯弢一边监督尚未结束的室内装潢工程，购置各类设备，一边亲自给员工作上岗前的业务培训课。他获悉湖荡将在“十一黄金周”之际举行首届国际旅游节，这恰恰是鸿福大酒店投入试营业的最佳时机。所以抓紧所有准备工作，一环紧扣一环，绝不松懈。

周伯弢毕竟有经验，参照其他酒店的做法，为“鸿福”制定了“德诚于中、礼形于外”的服务理念。

他在员工大会上说，我们的酒店，最终是要办成一所培养酒店管理人员的学校。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推行金钥匙服务。他解释道，国际金钥匙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酒店服务性组织，1929 年在法国成立，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七十多年前，一群法国人创造了酒店“金钥匙服务”这种全新的理念。通俗一点讲，“金钥匙”是指饭店通过掌握丰富信息并且使用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信息高速公路构成的服务网络，为宾客提供专业个性化服务。金钥匙的服务提倡“先利人后利己，满意加惊喜”，在客人的惊喜中找到富有的人生。

他要求鸿福大酒店的员工人人争做“金钥匙”，打开客源的通道。一家全新的酒店要成功，没有别的秘诀，关键在客源。设施与服务固然重要，但

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流，一切都是空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希望酒店一侧的古镇博物馆尽快建成开馆，希望水上舞台早日开演，更希望水上游乐中心早日开始运作。大家都赚钱，才叫共赢。

听了周伯弢的介绍，王海良自然高兴。县委郭书记很关心“鸿福”，说将来县里的不少重要会议可以安排在那里召开，中央和省城的领导来灵溪视察，也可以像模像样地接待了。一个在迅速发展中的县城，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

西栅的拆迁工作终于结束了。风风雨雨之后，复归平静。腾出的空地裸露着砖屑瓦砾和树桩，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开阔。铲车和打桩机艰难地挤了进去，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变戏法似的搭建起工棚，里边不仅有床铺，还有电视机。

令人焦躁的是古镇博物馆的建设进度，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与“鸿福”形成了鲜明反差。负责施工的宏图公司似乎已竭尽全力，黄俊才说，他们为了不耽误工期，将给工人发工资的钱买了钢筋水泥和机制砖。但是不发工资又怎么行？古今公司一再表态，只要香港方面把资金转过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亚洲公司的官司已经进入尾声，银行账上的资金肯定会解冻的。但宏图公司把有关工程分包给了几家小公司，小公司因为拿不到工程款，难以兑现承诺，前来讨要工资的工人便与包工头冲突不断，即使上了班也情绪低落，坐在工地上磨洋工。

资金周转困难，工程进度缓慢，工地上扯皮不断，这样的状态令人头疼。王海良出面找黄俊才和唐云飞协调了几次，但收效甚微。行政力量在这种尴尬时刻很难发挥威力，除非你把所有虱子都往自己头上放。王海良明白，要让工程提速，唯一的办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是迅速注入资金。也就是说，工商银行的那笔一千万元贷款，拨到湖荡旅游公司以后，应该立即借给古今投资公司。钱是已经到账了，然而秋成始终不愿意爽爽快快地转给他们。唐云飞跑到王海良办公室，恨不得拍桌子，说早就讲妥了的事，怎么在一个副镇长手里搁浅了？耽误了工期该谁负责？

但秋成始终不肯松手。

王海良当然想在湖荡国际旅游节开幕的那天，举行古镇博物馆的开馆

仪式。工程不能如期进行，他心里也不好受。然而在唐云飞面前，他显得分外沉稳。秋成扣住手里的这笔款子，原因是很复杂的。古今公司的信用度不高，是关键的关键，一脱手就很难收回。加上秋成自己最近有些麻烦，他必须慎之又慎。

那天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秋成突然敲开了王海良家的门，把一只五粮液酒盒交给他。由于懊恼、委屈和痛苦，他的五官都仿佛扭曲了，说着说着，他差一点儿落下眼泪。王海良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从酒盒里取出的那只信封，装的确实是钱，但秋成动都没有动。到了王海良家，才当面点数，是整整一万元，每张都是崭新的百元大钞。

唉，海东这家伙，整天只知道做生意赚钱，哪里晓得好心也会成坏事的啊！

王海良连忙安慰了秋成一番。

其实，纪检委书记找秋成谈话，事先是跟王海良打过招呼的。由于与堂弟王海东有牵连，纪检委不能瞒他，又不能多讲，仅仅点到为止，意思是你最好不要干预。但是纪检委与吴秋成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哪里料到，秋成回到办公室，竟无意中发现了藏在酒盒里的礼金——海东肯定是担心秋成不肯收，才偷偷藏在盒子里的。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恐怕谁都忘了这件事。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举报信来？

一万元，这笔钱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若要上纲上线，给秋成定一个受贿罪，他浑身抹油都滑不掉。然而，他没有拿这笔钱，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酒盒里有这笔钱——假如当时海东告诉他真相，按照他的性格是绝对要退还的。不过，时间太晚了。恰恰在纪检委书记找他谈话以后，他才发现酒盒里的秘密……

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充满戏剧性。

王海良当然不愿意看着秋成因为区区一万元而摔倒。那么，该怎么办呢？思忖了好久，才说：

“这样吧，秋成，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去纪检委，跟书记讲清楚。我相信纪检委是通情达理的，何况酒和钱原封不动，都在这里嘛！”

“嗯，”秋成点点头，“我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哪怕是明天就撤职回学校当老师。”

"不至于吧！纪检委也应该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处理问题。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县委有过一个考虑，想把你调到旅游局当副局长。可我舍不得放，一直没松口。你走了，湖荡的旅游怎么办？唉，会不会有人得到消息，故意在背后捣鬼？"

"王书记你放心，反正我是死心塌地在湖荡，哪儿也不去。"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王海良想了想说，"对了，秋成，那笔一千万元的贷款，古今公司催得很急，一心想从你那里转过去。我知道你很为难，担心这笔钱被他们拿去以后无法归还。可是，没有这笔钱，工程将遥遥无期……"

"王书记，不瞒你说，唐云飞几次派人到我这里攻关，一会儿来硬的，一会儿来软的，还偷偷地塞信封。我晓得他们在打什么算盘，就是不松口。一千万元，不是小数字呀，出了纰漏谁能担当得起！"

王海良皱着眉头，沉吟了片刻，才说：

"秋成，我看这笔钱还是给他们算了。这帮人很有能量，连沈江平都给我打电话了……他们逼得紧不紧还是另一回事，不给的话，影响工程进度，你我也逃脱不了责任。"

"反正我也不想当什么副镇长、总经理了，"秋成拿出了犟牛脾气，"如果党委决定给他们，我马上就签字，让财务科转出去，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你是想让党委承担责任呀？"

见他的脸色不好看，秋成忙说："我哪儿敢？不管怎么样，所有手续都必须齐备，否则到时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至少博物馆房子的产权证不能交给他们，该抵押的还是要抵押。"

"唔，这还有点道理，"王海良笑了，随即又敛住笑容说，"说实话，我也不想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湖荡镇到今天这个地步，经历了多少艰难，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眼下谁也不希望有半点失误啊！哪怕一只小卒走错了，也可能影响整个棋局的！"

秋成发觉他动了感情，不由带着愧意说："对不起，王书记，我，我可能讲得过激了……"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在意料之外。

经过再三争取，刘甄策划的大型景观歌舞更名为“湖荡春汛”，终于被列入旅游节开幕式演出。她没有去请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事实上凭湖荡的实力，也很难请得动。既然这样，干脆演员也不依赖专业团体，而以本地人为主。

湖荡历来有演唱的传统，乡间湖上演唱田歌船谣，更是寻常所见，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吴侬软语唱一段给你听听。到了今天，人们的自娱自乐已经成了一个别有风味的旅游节目。野雉湖的游船上，船工无论男女，拉出来就能唱上一曲。且不论唱的是“九连环”、“杨柳青”、“紫竹调”抑或是别的什么乡野俚曲，朴实无华、毫无矫饰，与柔美的水乡情境融为一体，足以征服任何一位尊贵的游客。

所以，在这场载歌载舞、展示湖荡特色的演出中，刘甄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段田歌，演唱的 A 角是姚家媎孃，B 角是白莲村的采珍。姚家媎孃年纪大了，身体毕竟明显不如以前，只能偶尔让她上台。

这些天，两百多个群众演员，利用一切时间抓紧排练。大家积极性很高，说只要演出成功，可以不拿一分钱报酬。

就在这时候，秋成告诉她一个消息，莫里茨组织了一支阿尔卑斯民间艺术团，打算来参加湖荡国际旅游节，并在开幕式上演出。他们将穿着十九世纪初的传统服饰，这种服装十分华美，在演出轮舞、玛祖卡舞、情舞、克朗舞等阿尔卑斯传统舞蹈时，演员们还会佩戴起各种各样的头饰、手环、项链。

刘甄顿时来了兴趣，对呀，能不能把他们的节目也组合进“湖荡春汛”呢？这不恰恰可以体现旅游节的国际性吗？不同风格的作品糅合在一起，肯定有难度，然而只要糅合成了，效果不会错。

“真正想做的，一定要做好；确实想得到的，我无论如何要得到！”刘甄越来越坚定这样的信念。

“湖荡春汛”不像舞断龙那样小打小闹，它是一项大工程，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她甘愿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段时间以来，她一个人悄悄地往外跑，请教了不少专家，看了不少类似的演出，然后将自己的作品反复推敲。“湖荡春汛”的最大亮点，是浓郁的湖乡风情、乡土气息，但这种湖乡风情、乡土气息是经过艺术提炼的，拙朴中透出优雅，平凡里蕴含精美。那些群众演员热情洋溢，但缺乏舞台经验，尤其是在大型演出中，相互间的配合默契十分

重要，这就需要反复磨合。有时候一个动作就要练上大半天。

她觉得这件事七分是为秋成做的，三分是为自己做的。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假如这些事情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做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

因为要借用鸿福大酒店的场地，刘甄去找过阿琪几次。

提起田歌，阿琪便眉飞色舞。她说：

“你的‘湖荡春汛’，一定要突出江南的田歌，这才叫原生态。不过阿甄，我也劝你一句，最好走市场路线，既要叫好，也要叫座，投入下去的资金要尽可能地回收。举办这种大型的艺术活动，不能老想着赚钱，但是亏钱也不行呀！”

这位七十多岁的女作家，显然因为蕴藏着浪漫情怀，看起来不像她的年龄那么老迈，说话滔滔不绝。

“假如在台湾，要做成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有大企业、大财团支持，然而他们一旦介入，你的艺术主张就不得不改变……”

“阿姨，你说得很对，”刘甄说，“我会朝这方面努力的。至少目前资金方面还不要紧，从政府到旅游公司都很支持，参加演出的人也都有一股很大的劲头。”

“我很理解。只要节目演好了，会有票房收入的。湖荡旅游势头不错，大陆又有那么多的客源，现在连台湾人也知道湖荡古镇，也组团过来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容易怀旧，最喜欢看你们的演唱。越是乡土的，越是有生命个性。”

“说实在，这场演出是我的一个梦想。按理说我这个年龄是不该有太多梦想了，可我不。我觉得自己还像初出茅庐，什么都想尝试一番，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你真的像是我小说里的人物！率性而为，独立不羁，却又有一副善良的心肠！”阿琪朝着她笑了，“一个人永远也离不开梦想，像我，不也有大酒店这个银色的梦幻？尽管这个梦幻会被金钱至上的现实击破，可我终究拥有过它……”

“你讲到我心里去了，阿姨，谢谢你！”

刘甄发觉她不仅支持排演“湖荡春汛”，还非常能理解自己，心里感到

热乎乎的，忍不住把内心很难对别人倾诉的话语，全都向阿琪吐露了，当然也包括自己与秋成的关系。

“你真有意思！”阿琪说，“不过，在你和秋成之间，我想保留自己的看法。女人往往是感性的，尤其在情场上，一旦放开了就难以控制自己。可是玩火难免会惹麻烦。”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生命的能量会被全部激发出来，只要擦到火星便熊熊燃烧，哪怕烧成灰烬，也在所不惜。阿姨，我想这正是爱情，珍贵的爱情！可过去那么多年，我从来也没有这种体验。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我怎么能放弃？”

“阿甄，至少在目前，秋成和何其的爱情没有死亡，他们的家庭是完整的。假如你得到了你想得到的，必然会伤害另一个人。也许，秋成的心中也在经历很多彷徨和痛苦……”

“你的话一针见血！”刘甄流露出痛楚的神色，“可我已经深深地陷入自己编织的情网，无法自拔，你说让我怎么样？”

“你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何其知道了秋成与你的关系，必然比你更加痛苦。她毕竟是无辜的，对于秋成，对于你，都没有任何伤害，可是你和秋成却无意中伤害了她——请原谅我说得有些刻薄。也许我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不能更深地理解你。”

“不，阿姨，你讲得对，假如何其责问我，我也毫无疑问会承认自己是错的，所有的错都由我承担，秋成从来就是被动的。他心里仍然保留着何其的位置，所以总想着要求得到何其的谅解。可是……”

“生活不是小说。在小说里，主人公不管遇到什么难题，最终都会解决的。越是艰难险阻，解决得越精彩。小说家的技巧正是体现在这里，否则怎么能吸引读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小说家自己遇到了难题，也常常无法解决。”

“是的，我和秋成之间的事，也很难处理。何其最近一直不理睬秋成，让秋成更加难堪，整天提不起精神来。不过我知道，他们是不会离婚的。这跟我和林贵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内心说，我不希望他们真的离婚，我不想做破坏家庭的第三者……”

“你的这些话，我很愿意听。阿甄，不能失去理智，任何时候都不能失

去。"阿琪沉思片刻，又说，"古希伯来文《圣经》中有一卷《雅歌》。这首长篇叙事诗，被称为"歌中之歌"，主要是叙述了所罗门王与书拉密姑娘的相爱和婚娶，《雅歌》一开头，就用十分奔放的语言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爱情比酒更美……'不仅仅如此，诗中随处可见对于感官享乐的露骨描写，热情恣肆，狂野不羁，丝毫也不加掩饰，显示了灵与肉在结合时产生的巨大魔力。很多人心目中的爱情也许正是这样的。然而，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吗？"

刘甄有些不解："难道不是吗？"

"是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一场盛宴、一盘珍馐、一道美味。当年我也曾有这样的想法，经历以后却觉得，任何轰轰烈烈的事物，都会盛极而衰。爱情其实应该是粗茶淡饭、家常便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维系着生命。它不必兴师动众，也不必刻意制作，哪怕有波澜兴起，仍不绝如缕……"

刘甄垂下眼睫，无话可说。阿琪的话讲得不错，一句也不错，但是……并不解渴。她终究老了，与我们这一代人的隔阂，使她很难理解我和秋成的感情。尽管讲得很艺术、很经典，却仍然是说教。对于四十几岁的人，说教还可能有作用吗？

碍于情面，她笑笑，没有跟阿琪顶嘴。心想，最近秋成压力比较重，我应该千方百计地帮他分担一些困难。即使作为工作中的伴侣，我刘甄也责无旁贷。

阿琪说："伯弢催着我休假，所以过两天我就要回台北了，以后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大酒店的事情，我不准备插手了。毕竟我年纪不轻了，与他们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们想赚钱，就让他们去赚吧……阿甄，你能陪我去看看好婼孃吗？"

"好的。"刘甄说，"我也想去跟她说说演唱田歌的事。她很起劲，想多唱一首，可是我不能让她太累了……"

暮色四合，周围弥漫着一股黄昏时分才有的闲适而又慵倦的气息。一只蟋蟀在天井里肆无忌惮地叫唤。隔壁是谁家的婴儿在啼哭，哭得那么悦耳响亮，让人感受到一股生命的朝气。

吴秋成独自坐在李宅雪涵堂的一把椅子里。

他觉得自己仿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终点。不不，又站在了起点。湖荡的旅游当初不是从雪涵堂起步的吗？总经理的第一张办公桌，不就摆在这里吗？

游客的潮水早已退去，景点内空无一人。前些时候他陪客人进雪涵堂，新来的管理员不认识他，拦住他要收门票。秋成拿不出门票，差一点出洋相。古今公司有经营权后，将管理人员作了大调动，铁面无情，拼命抓门票收入。此刻值班的管理员，倒是认识秋成，见他怔怔地思考着什么，轻轻把门虚掩，先去吃晚饭，免得打搅他。

当年也是在雪涵堂，比现在稍晚一点的时刻，秋成与不速之客莫里茨闯进了雪涵堂。一只黄鼠狼黑褐色的影子突然钻出草丛，从他们面前掠过，随即消失在阴暗的门扇后，让他们都吓了一跳。

转眼间，好几年过去了。

岁月无情啊！时间的脚步快得让人无法凝视，一切都在时间的更迭中迅捷地发生变化。

雪涵堂里游客整天熙熙攘攘，黄鼠狼再也不会出现了。那时候旅游公司还只是一个话题，如今却越搞越兴旺。全国各地的人都愿意来游玩，每年光门票就卖出三千多万元，加上其他收入，就更加可观了。多少湖荡人因此改变了生活状态呀？只要漫步古镇街道，浏览那些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店铺，就有体会了。钧窑仿古瓷器、俄罗斯套娃、西双版纳葫芦丝、贵州蜡染服饰，林林总总，与充满本地特色的竹器铺、铁匠店、土布坊交相辉映。那些店铺的主人，操着南腔北调，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游客，即使游客显出不屑的神态，他们仍笑容可掬。你无法不相信，市场经济真是一双具有无限魔力的手！

在湖荡镇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国游客走在白墙青瓦、古风依然的东栅街巷里，举起照相机到处拍照，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迷人。无意中看见了年迈却很健康的姚家婼嬢正悠闲地坐在家门口，一边品着香浓的绿茶，一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各式各样的游客。

于是老外用不甚流畅的汉语跟她攀谈起来。

“老人家，你就是这样，每天用看风景来打发时间吗？”

姚家婚孃微笑着回答道："是的，好风景啊，我已经看了几十年了，还想看几十年。"

"啊哈，"老外又说，"看来你是觉得很有意思，才这样做的。这里很安逸、很宁静，是吗？"

"是的，这里很安逸、很宁静。"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光是看风景，会感到非常单调？"老外侃侃而谈，"假如你有一份足够保证你生活的退休金，根本不愁吃喝，你就不仅能安逸地在古镇看风景，还能坐飞机、乘汽车到外地去看风景，外面的世界很大啊……"

姚家婚孃笑道："我出过门，可比来比去还是湖荡好。我每天在家门口看风景，已经很满足了，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老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满脸疑惑。

有人说，这个老外就是莫里茨。他最终还是理解了姚家婚孃的想法，确实，她享受的安逸与宁静，是别人难以享受的。别人以为她正在失去，她却说自己已经得到。所以，连老外自己也深深爱上了湖荡。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老外不是莫里茨，而是一个美国游客。

湖荡镇这几年又得到了什么呢？

旅游开发，让湖荡镇改变了很多。西栅和东栅开满了五光十色的店铺，小老板极其热情地招徕顾客，嘴里还能讲几句英语、日语、韩语。举着小旗、手持电喇叭的导游，老练地将鸭群一般的游客赶来赶去。难以描摹的电子噪音不时冒出来震动耳膜。古镇上多少年勤俭自给、不尚虚华、没有非分之想的积习，在朝夕之间就改变了。人们为利益所驱使，忙得像个陀螺似的滴溜溜旋转，不肯停歇。但不管怎样，古镇人的口袋里却是日渐鼓了起来，古镇人的脸色也愈显红润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方式变了，与世界的距离也明显缩短了。

当古镇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由自主地漂移，离往昔越行越远时，有谁会向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明，向它的未来负责？古镇又怎么愿意重新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寂寞中去呢？

与古镇相似，吴秋成也不再是从前的吴秋成了。

不知不觉中，已是知天命的年龄。知天命并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而是要顺时、顺势而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便要潜龙勿用，安于本分。那么，吴秋成你知晓天命了吗？你能顺势而动吗？假如不当这个旅游公司总经理，你的生活轨迹，又将怎样描画呢？

很多时候人并非为自己活着，或者说人往往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被时势的力量左右的，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

他苦笑一声，抬头仰望黑沉沉的屋顶，将手掌放上前额，让意念顺着血脉在周身缓缓行走，贯串顶踵，勾联四肢，又凝聚于丹田。这时候，灵魂似乎从躯壳中分离了出来，腾驾于空中，默默地注视自己，思量那已经流逝的一切。

雪涵堂的初次维修、随宋教授在东栅考察古建筑、跟王海良在"四季春"喝酒讨钱、上海游客野雉湖溺水事件、老街上冒出来的水泥房子、龙灯街涉嫌色情活动被冲击、古镇博物馆和银梦大酒店、黑榔头曹阿留的敲诈、与刘甄去平遥古城考察、两个人的情感交融、湖荡旅游经营权被转让、资金短缺与内外矛盾、周伯彀的经营理念……一幕又一幕的情景，闪现在眼前，仿佛是一场电影，一场不知由谁导演和铺排情节的电影。对了，还有王海东，那次，要不是因为去了典雅家具公司看他们的产品陈列，恐怕还很难改变对王海东的看法。

王海东实在是一个泥腿子企业家。他身上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缺点，企业也办得沉沉浮浮，但是待人直率甚至有些莽撞，不会玩花招——即使玩一些生意场上的小花招，也不至于陷害人、置人于死地。然而，任何时候都有意外。恰恰是他藏在五粮液酒瓶里的那一万元钱，让吴秋成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人也憔悴了许多。他始终弄不明白，是谁把这件事捅出去的？究竟为了什么？

今天下午，在王书记的陪同下，秋成专程去纪检委"说清楚"。他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又拿出信封里藏着的那叠人民币，交给纪检委书记，像是交出了一块沉重的巨石。坦率地说，心里有一点负罪感，更多的却是说不清的委屈。假如当初就拒收，什么麻烦都没有了。现在，任你怎么解释，都像是脏抹布擦白墙了。

从纪检委出来，王海良拍拍他的肩膀说：

"好了，秋成，不要垂头丧气了，什么都过去了。叫上几个人，我们回去喝一杯！该潇洒的时候，就要潇洒！"

秋成眉心里拧着一个结，说："算了吧，王书记，我本来就不会喝酒，今天又……"

"不行，下午是我陪你，现在你要陪我！"

王海良让驾驶员把车开回湖荡，随即不由分说地押着他，走进了"四季春"饭店。路上，他又打电话喊了几个能喝会嚼的，打算好好地热闹热闹。人嘛，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碰到点小问题，能算什么？一醉方休，醒来后什么都忘记了！

秋成无法违拗，但是趁着他们推杯换盏、喝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溜之大吉。肚子里没有吃什么东西，却丝毫也不觉得饿。此刻他最需要的是安静，在安静中把纷乱的思绪理一理。

然而，他越想理，越是理不清。

电话铃声响了。一看手机显示的号码，是刘甄的。

"你……没有什么事吧？"

"没有事，都过去了……接受一次教训吧！"秋成笑笑说，"反正我不会离开湖荡，也不想离开湖荡。"

"你现在在哪里？听你的声音，好像很遥远的样子。"

"我……我在一个你猜想不到的地方。"

"怎么啦？"

"放心，正常得很。我只是有点累了，想独自一人静静地休息。明天再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你，好吗？"

"有什么想不通的，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能闷在肚子里，嗯？"

"你看我还有哪点想不通？"

"那好吧……"

刘甄无奈地把电话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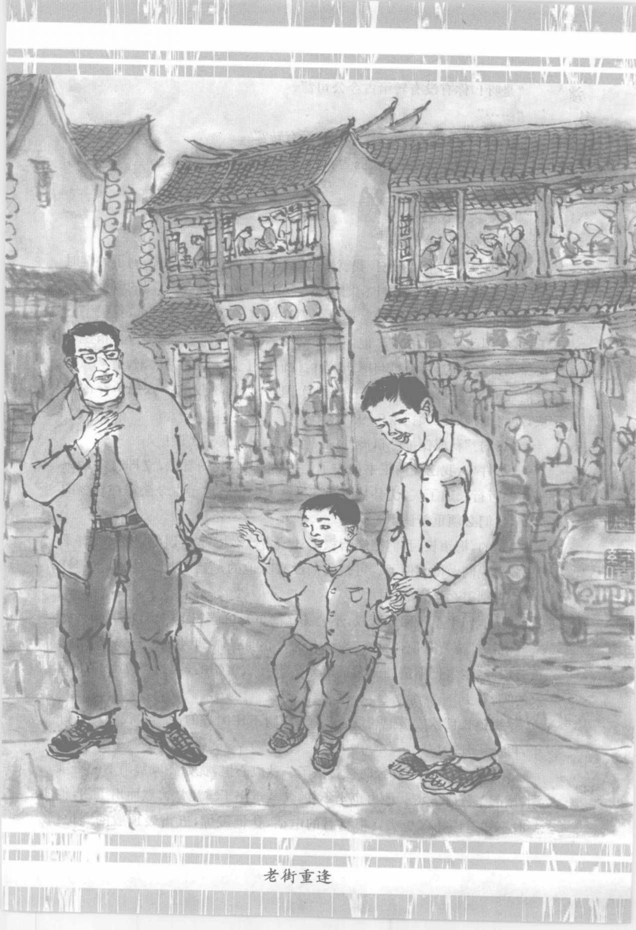
几乎在同时，手机又响了。一听，是梅智君的声音。

"秋成，事情我都听说了，王书记都告诉了我。吃一堑长一智吧！社会状态确实很复杂，以后当心点就是。"

"谢谢你梅镇长，我会注意的。"

"我要提醒你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那笔一千万元贷款。"

"一千万元贷款？"



老街重逢

"是呀！你有没有转给古今公司?"

"……"

"怎么啦,你说话呀！转了,还是没有转?"

"本来应该是今天转的,因为我急着要去纪检委,忘了关照会计给他们转了。"

"就是说还没有转?"

"还没有。"

"没有转,那谢天谢地！我就怕这笔款子被你扣住好多天,到了关键时刻却突然脱手呀!"梅智君说,"告诉你,我派人调查了古今公司的资金运转情况,返回的信息很不乐观。这家公司在浙江的两个投资项目,亏损了上千万,在湖荡也毫无收益。他们寄希望于香港亚洲风险投资公司,指望它在深圳打赢官司,可是事与愿违,恰恰他们输了。法院的判决书已经下达,香港亚洲风险投资公司涉嫌违法炒卖国有土地,不仅拿不到想争夺的地块,还将被判处巨额罚款……"

"真的?"秋成倒抽一口冷气,心想,我差一点又犯错误!

"这件事,我已经向王书记作了汇报,他同意我的看法,立即打电话跟工商银行行长通了气,沈县长明天一早就去汇报。对于古今公司在湖荡的运作,我们必须重新认识……"

"是的,梅镇长,我们把经营权转让给古今公司是错误的,宋教授讲了几次,说我们做得太傻了。可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抱着幻想跟唐云飞签订协议,否则怎么会弄成这样?"

"从他们手里收回经营权,不会那么简单。可假如不收回,情况只会愈来愈糟糕!"梅智君说,"秋成,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即使白手起家,肩膀上负着债务,也要把湖荡的旅游搞起来！没什么可怕的,当初不就是白手起家的吗?"

"梅镇长!"秋成被他的话感染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我一定好好干,再从头开始!"

刚刚构筑起的宁静顿时被打破了。秋成心里,犹如狂风暴雨下的野雉湖,掀起了阵阵波涛。他再也坐不住,匆匆走出了雪涵堂。然而出了门,他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梅智君的电话,让他震惊,五雷轰顶般的震惊!

一千万元贷款差一点从自己的手里被套走啊！与之相比，区区一万元带来的烦恼，又能算什么？

当初刚刚当旅游公司总经理时，梅智君说："你很聪明，可是最大的缺点是不会理财……"没想到竟一语成谶！自己果然是不会理财，而且始终没绕过这道门槛。

秋成啊秋成，你不聪明，你太愚蠢啦！

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朝着东栅的方向，缓缓前行。此刻，他需要独自一人静静地思索，把平日里没有想到的事情认真想个透。游客散去的老街，犹如褪去了铅华的女人，清秀、娴静、素朴、淡雅，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他却视而不见。

湖荡这几年的探索，给人的经验和教训太多太多。所付出的辛劳、经历的磨难、遭遇的挫折，全都可以忽略不计，教训却永远也不能忘记。吃一堑长一智，不是嘴巴上说说的啊！一切的开始并非结局，所有的结局却都是开始。明天，当太阳升起，我无可回避地又要面对现实、面对新的矛盾——距离湖荡国际旅游节开幕的日子，已不满一个月，大量的准备工作刻不容缓。

远远地，他看见路灯下，走来了两个晃动的人影。定神一看，原来是虎根，手里抄着一只大竹篮，与儿子阿培一起，迎面走来，显然是刚刚从他们的茶馆下班。从他们笑眯眯的神色不难看出，最近生意不错。

看见秋成，虎根很热情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吴镇长，晚饭吃过啦？"

秋成笑着点点头："你们还没有吃吧？"

"回去就吃了。"

虎根随即用浓重的乡音跟阿培说着什么，让儿子笑得那么欢快。

秋成心里一动，转过脸，凝视他们的背影，直至他们的脚步声在夜色里渐渐消逝。

2007 年 7 月—12 月　初稿
2008 年 5 月—6 月　二稿
2008 年 9 月—11 月　修改